

續碑傳集卷十六

江陰繆荃孫纂錄

內閣九卿

光祿寺卿興縣康公神道碑銘

程恩澤

道光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前湖南巡撫康公薨越明年其孤兆奎以武進李兆洛所爲行狀乞余銘神道之碑余故知公者故剟其大要以顯焯之按狀公諱紹鏞字鏞南別字蘭皋其先自陝遷山西清源數傳至登有又自清源徙興縣今爲興縣人曾祖萬方祖惇俱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生基田官南河總督次基淵卽公考也與兄皆以進士縣令起家厯官江西廣信府贈封如例公兄弟七人於次居五資性過人年十二廣信公歿於任執喪如成人乾隆壬子科舉山西鄉試嘉慶己未科成進士引

見用兵部主事補軍機章京充

會典館總纂修官厯兵部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鴻臚寺正卿公之官大理也當嘉慶十八年林清首亂畿南山東河南教匪響應公方隨扈塞外作小冊備書三省阨塞險要及將弁能否兵

如戕官例難盡行多設苗官未爲有益反益生事惟詳考其所轄道里遠近可歸併者缺出不補以次漸裁庶無後患欲陳奏之未發也而適值六年水災其醴陵茶陵數縣城郭皆敗壞民田廬無貧富皆盡捐輸不可行而費用廣視安徽旱災事尤劇分率司道分行撫卹拯民於高阜而棲之行糜粥及藥物棺槨乞

恩展振及修屋宇費皆得

俞旨公伯父河督公善言水利公幼習之撫安徽時修隄堰於濰河北股河以遏黃水由減水滾水諸壩軼入靈璧宿州者又築捍江隄千二百丈於無爲州之黃絲灘及湖南水災後復澧州田侵入夕陽湖萬四千五百畝排水去污皆可耕其不可耕者萬一千八百畝豁免起科分別奏行至道光九年入

覲陳苗疆事宜

上命與督臣熟籌之議未定而公入爲光祿寺卿旋致仕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卒於河內里第年六十五公直軍機十年受

特達知巡撫四省

賜天府圖書稠疊優渥所建立多灼灼可指白而公常慊然未盡與僚

其用二十四年調任廣東時總督祝

嘏入京兼署其任明年三月入

覲奉

命於回任時赴豫察視馬營壩及儀封漫口

今上元年有

旨查辦陋規公奏數千言大意以陋規入奏似非政體若奏減其數則不減者官吏皆明目張膽視如廉俸而已減者且額必私增若盡裁之官不能堪反益病民議遂寢在粵二年先後緝獲劇盜會匪數十案行旅以安是年六月入京署禮部左侍郎奉

命偕相國松筠赴浙查辦事件丁顧太夫人憂服闋以禮部侍郎出爲廣西巡撫旋調湖南巡撫苗疆自故按察使傅公鼐經理之畏帖者二十餘年公視事後卽修葺傅公所築碉卡二千餘處禁民人毋得入苗疆射利以兆釁端洞庭湖多盜環湖州縣以水上道里遠近不明相誘避盜不時得公定其界址爲圖常置左右嚴徼巡令無文武無敢不用命編查漁舟如保甲法盜無所容而公猶以苗疆自初平時官其桀驁者羈縻之今日久倚官作威致凌犯自相殺不治則損威治之則法重

如戕官例難盡行多設苗官未爲有益反益生事惟詳考其所轄道里遠近可歸併者缺出不補以次漸裁庶無後患欲陳奏之未發也而適值六年水災其醴陵茶陵數縣城郭皆敗壞民田廬無貧富皆盡捐輸不可行而費用廣視安徽旱災事尤劇分率司道分行撫卹拯民於高阜而棲之行糜粥及藥物棺槨乞

恩展振及修屋宇費皆得

俞旨公伯父河督公善言水利公幼習之撫安徽時修隄堰於濰河北股河以遏黃水由減水滾水諸壩軼入靈璧宿州者又築捍江隄千二百丈於無爲州之黃絲灘及湖南水災後復澧州田侵入夕陽湖萬四千五百畝排水去污皆可耕其不可耕者萬一千八百畝豁免起科分別奏行至道光九年入

覲陳苗疆事宜

上命與督臣熟籌之議未定而公入爲光祿寺卿旋致仕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卒於河內里第年六十五公直軍機十年受

特達知巡撫四省

賜天府圖書稠疊優渥所建立多灼灼可指白而公常慊然未盡與僚

友言每深慕孫文定陳文恭之為人也事太夫人竭情承歡不計費多寡深友疏客莫不意滿配

封一品夫人趙氏子二兆奎正二品廕生刑部直隸司郎中記名以道府用兆臺國學生孫錫齡縣學生與齡成齡椿齡億齡俱幼以道光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謹出納以裕封椿不積而贏是師研桑日肄金版補苴泰平要隘允猶可治川治兵篋數大事雄略偉斷憑陵談笑懦者悚懣事君事親有古名臣我稔知之於洞庭之濱流丸甌臾公稔知之我銘幽宮實無愧辭

又光祿寺卿康公行狀 李兆洛

曾祖萬方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將軍

祖惇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將軍

父基淵進士官至江西廣信府知府贈中憲大夫晉贈振威將軍

安徽巡撫兼提督

妣孫氏王氏俱贈恭人晉贈一品夫人顧氏贈太恭人晉贈一

品太夫人

公諱紹鏞字鏞南號蘭皋其先自陝遷山西清源又自清源徙居興縣

天語溫洽至此真不啻家人父子矣蓋公事母顧太夫人至孝而顧太夫人自服髮以後僑居異地持家課子備極劬勞自公釋褐卽迎養京寓體氣甚憊忽於十七年秋微感寒暑而次日吐下惡物無數宿疾盡去自是飲食漸加日昏復明齒落重生髮白還黑論者謂其吐下天然倒倉之法非公孝思所感不能致此擢鴻臚卿時謝恩

召對蒙詢家世甚悉故

上知之也抵安徽當歲大浸被旱者四十餘州縣飢民徧野待哺孔急公核各州縣倉穀積貯既乏司庫錢糧又不足用鄰省皆災無可挹注不得已先屬各牧令勸紳商士庶出資各卹其鄉眾輸銀至九十萬兩米麥至七十餘萬石益以帑銀數十萬兩分別被災輕重戶口多寡分撥銀數揭示遠近俾眾咸知而官吏扣減侵冒之弊除然皖省最爲災區靡歲不歉卽靡歲不振故尤重積貯而是時藩庫存款僅三十餘萬兩其借支款項實有出而無入於是釐剔弊竇嚴杜借支催提上下兩忙屬庫存款奏銷時遇有州縣應領之款卽爲畫抵正供錢糧以省一領一解之費各州縣既受實惠而庫貯增多三年之內實存正項錢糧三百二十九萬八千餘兩較異時已十倍矣升安徽巡撫兼提督宿靈

會典館纂修官本部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  
 駕幸遼陽木蘭五臺皆扈從自以備官禁近得窺政要勤於趨職不事  
 結納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爲急而董文恭公戴文端公盧相國  
 蔭溥皆倚如左右手所讞大獄數十以平允爲主哀矜勿喜十八年直  
 隸奸民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旬結響應公方隨扈卽以各省應行  
 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作一小冊自隨  
 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卽以其冊進

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有鴻臚之擢焉遂奉

命偕文協揆孚馳赴山海關審大名民人司敬武之獄司敬武者同夥  
 十餘人向傭於熱河及關外之錦州是秋聞亂馳歸及關司關者誣以  
 預知逆謀赴關外糾約其長馳奏械送刑部  
 上以其無左驗疑之特命公率犯集訊盡得其教供誣陷狀劾其長論  
 弁兵如律出司敬武等罪復

命稱

旨受特達之知實自此始出爲安徽布政使陞辭日  
 上命之曰爾有老母皖江一水可通無慮迎養

故今爲興縣人也高祖曾祖皆績學不仕祖英偉闊達不治生產家貧喜購書籍教子弟悉口授無所遺嘗曰吾以墳籍遺子孫其爲田宅也多矣邑有張成者負人千金憂且死見而憫之許爲代償旣而成死竟立詣債家曰吾與張有成言不可食遂易張券爲己券畢償之其行義如此廣信公兄弟始舉進士兄基田官至南河總督廣信公歷河南嵩縣甘肅皋蘭知縣肅州知州江西廣信府知府所至勸農桑修水利興學校禁溺女皆有成效爲一時循吏生七子次綸鈞嗣河督  
賚贈其父母者也公次第五生而岐嶷資性過人是時功令分經取士廣信命公兄弟各習一經而公得禮口講指畫悉能通解動止必循禮法其立身端直蓋本諸庭訓爲多年十二廣信歿于任執喪毀瘠如成人隨顧太夫人扶櫬回山西陸行至河南懷慶府將度太行山行陡峻虞於重大而河督方爲河北道公請命焉遂葬廣信公於濟源公奉母顧太夫人僑寓河內縣中道村益自刻苦於學河督有知人之鑑嘗顧公曰此子氣宇不凡他年必出人頭地也乾隆壬子舉山西鄉試嘉慶己未會試中式以部屬用籤分兵部補軍機章京在直十年歷本部主事員外郎充



壁二州縣民稱淮河北股河隄堰坍塌連年被水皆由江蘇峰山天然各牖減水下注二河所致而峰山牖引河又逐漸淤平不能容納加以新建虎山腰滾壩分洩黃水其勢更大一當開放黃水四溢民田廬舍盡被淹沒遂成積歉之區急宜修築公親往相視舊存民堰果皆殘缺不完奏請興復以資保衛潁州鳳陽泗州界連河南江蘇宵小易於竄匿而洪澤湖大江阜陽亳州水陸奔轅向爲私梟捻匪出沒之所因其扼要繕完卡房設立巡船多撥兵弁分番緝捕先後禽治李才楊七等五十餘名奏置之法奉有除莠安良化邪反正之

諭而梟匪斂跡水陸肅清商賈便之又築無爲州黃絲灘臨江隄千二百餘丈以衛民田奏豁堰廢田畝正耗銀九十餘兩米七十餘石飭各屬買補倉儲穀麥四十七萬餘石以備緩急之用整飭營伍責成鎮將實力訓練務使糧不虛糜卒成勁旅更於暇時擇撫標中年力精壯者每日五十名入內射堂輪番校藝再購募精於技勇之人爲之教習而時賞罰之蓋以

國家二百年來文武並用無偏重之見故雖有奸民屢次煽亂皆不久殄滅勢如拉朽者職是之效也故自幼卽習騎射而歷官所至必繕完

器械料簡卒伍躬親訓練增防要隘爲慎守封疆之重非止詰盜而已其在湖南尤爲用武之地則捐廉製造擡槍數十桿分給撫標二營演習施放務令嫻熟以備不虞及

今上十二年瑤人滋事猶賴其用焉調廣東巡撫督臣赴京祝

嘏兼攝其任巡緝洋面稽察夷船隨事整頓無不盡力斥浮華以敦風俗崇節儉以養廉恥官方民俗咸知兢惕時嘉慶二十四年也明年三月陛見時河南馬營壩大工方合龍而南岸儀封又成漫口

上疑之奉

命於回任時赴豫將現在漫缺口門是否無工處所挑挖引河有無不如式之處察訪情形據實具奏蓋知公不欺也

今上元年會同督臣遵

旨覆奏查辦陋規其略曰粵東負山濱海盜會諸匪甲於他省公用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穀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爲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舟車行戶鹽當規

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卽如兵米折價一項

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卽爲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

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卽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一一照數有於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卽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爲墊解是照正項尙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浮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況貪官污吏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爲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增收火耗事實相近卽能明查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於數十

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  
向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  
寡願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  
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是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卽將來積重難  
返之漸其中更有恃蠻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規禮今以  
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宜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協制互爲稟  
呈上司旣不能指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  
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稅等項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  
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旣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  
列上瀆

聖聰於

國家體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於查  
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諉而事有窒礙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  
照常辦理并隨時稽察如有於常額之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  
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等官訓諭府廳州縣力行節儉屏除浮費并  
將攤捐款項查明可以裁汰者加以裁汰可以勻減者加以勻減庶幾

以儉佐廉量入爲出省一分之費用卽以紓一分之民力入奏時惟兩江總督孫玉庭奏爲能知大體如此在粵二年先後緝獲劇盜劉老晚徐亞六劉康佐會匪黃竈朗薛亞倡陸文進等無慮數十起凡久逋巨盜皆獲而商旅安枕矣是年六月奉

旨來京月候簡用署禮部左侍郎旋奉

命偕松相國筠馳赴浙江查辦事件途中丁顧太夫人憂服闋仍署禮部左侍郎俄授廣西巡撫廣西地處邊陲土苗犛獯雜處盜賊會匪滋甚粵東公至嚴禁土司科派擾累其應徵錢糧有不循舊章格外加多於土民黃添保京控案奏明禁革土民土目之逞刁捏控者亦懲治如律寬嚴互用撫馭得宜劫盜稍戢旋調湖南巡撫湖南界連黔粵控制苗猺山谿險隘夙稱難治而苗疆自傅按察纂經理以後民得安枕而臥二十餘年矣然其輕心易變惟不激不苛以馭之耳公上事後卽循照傅公所築碉卡二千餘處一律繕完并禁民人潛入苗峒盤駁射利以起釁端飭地方各官鎮靜撫馭不得繳繞內修武備增製火器勤心操練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洞庭湖爲眾水之匯巴陵安鄉華容龍陽沅江湘陰諸縣環其四面夏秋水漲周圍八百餘里納沅漸瀟辰敘酉

澧資湘九水故又謂之九江支流汊港演漾四溢爲重險奸民往往竄居湖中爲行旅患而盜藪所在沿湖州縣輒以地界不明彼此不任致不能究詰公以輿圖所載道理探測水程分限界址爲圖置諸座右以時省覽檄地方文武並水師營汛依限巡徼毋少縱弛其湖中漁船停泊所在檄令倣保甲例某處漁船若干漁戶若干編審籍記而盜賊無所容跡矣澧州夕陽湖上承涿水下洩洞庭兩岸皆垸田上下夕陽二垸在湖之南魏家木浪熊家烏衣夜鶴大池六垸錯列其東北地低下洩水不暢上下夕陽魏家三垸積水不能耕種前撫臣奏准豁除額糧而近年以來木浪等五垸亦連年被水其錢糧蒙恩展緩已久公至以爲上虧國課下匱民生不有疏刷何以克復舊貫遂檄道府督率州縣官計畝履勘知上下夕陽垸近來設法疏消湖水平緩泥沙逐漸淤高可以耕種惟魏家垸仍未涸出不能復業至木浪等五垸當湖水直冲無從宣洩丈得夕陽二垸可耕之田萬一千一百餘畝濱湖淤田三千八十餘畝其木浪等垸實在不能耕種之田亦萬一千八十餘畝奏明可以復業者分別起科完糧積水難疏不能耕種者並予豁除以紓民力

詔從之先是道光六年六月醴陵攸縣茶陵三州縣連日淫雨如注而江西萍鄉陡發大水從醴陵橫流而下一夜水高丈餘城池廬舍盡遭淹浸同寮驚駭莫可措手公卽日率司道分途撫卹先於高阜處所架蓋席棚援渡棲止製散饜餅設廠煮粥資其口食其房竈雖遭水淹尙可棲止者量予銀米而漂流淹斃之人予棺掩埋並檄附近州縣碾運倉穀以備散放卽日馳奏懇將三州縣實在貧民先賞一月口糧其無力下戶坍塌草瓦房屋照例給與修費又奏三州縣猝被水災房廬蓋藏衝刷一空向來可以支持之家亦成極貧之戶隆冬飢寒情殊可憫懇加賞一月口糧而來春青黃不接之際米必騰踊口食維艱請預於附近州縣中酌留倉穀以備平糶其被淹田畝分別輕重蠲緩俱蒙允准九年陸見奏言苗疆設立苗弁員數過多當日平定之初擇其有才而桀驁者予以名器原寓羈縻於撫馭之中迄今年久生齒日繁苗弁閒有凌虐苗人設或激成事端雖以苗人自殺苗人然不能不以戕官論辦理殊費周章而一時又驟難裁革擬詳考其所轄道理遠近可以歸併者遇有事故缺出懸缺不補徐圖歸并則無裁革之名而苗弁自可減少似亦防微杜漸之道

上諭回楚後與督臣熟計行之督臣以爲事近更張將來或致生事沮  
不行明年奉

旨來京戶候簡用補授光祿寺卿又明年京察吏部帶領三品以下京  
堂官引見奉

旨降四品頂戴休致於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歿於河內縣里第  
年六十有五公體貌恢闔持躬彊直忠孝之性出於自然自以部員三  
年游階

簡任旬宣遂荷封疆重寄感激奮發審官詰戎知無不爲朝夕孜孜不  
敢暇逸言語議論稱心而出無所隱曲寮屬不肖不輒舉劾先教誡之  
教誡之而有不可然後劾之事母至孝所在迎養而願太夫人春秋八  
十有餘長日無事飯後或致優伶演劇三四以盡其歡而自奉儉約其  
在湖南廣西饑饉日不過干泉在安徽其長女出閣或有以珠進者公  
嚴卻之曰以是污我豈尙有不信者於是操守益勵其節廉亦天性也  
未嘗一顧生產舊有薄田數百畝竹園數十畝在太行山下才足自給  
而涖官所至故舊親戚以貧乏來者無不分俸周之各得其意尤重師  
誼業師黃東井大令罷官家居既爲刻其詩文歲時饋問不絕又爲其



子桐孫孝廉報捐鹽場大使其於鄉黨則助成三晉會館興縣崑山書院倡家塾創宗祠購置書籍以爲宗族子弟習讀之用其於學博涉經史究心經世之務長于奏牘當務達情不爲飾說區處公事無瞻徇顧慮之念或不爲巨室所喜其於

本朝名臣嘗慕孫文定陳文恭二公之爲人也歷四省巡撫蒙

恩賜

高宗純皇帝聖訓

仁宗睿皇帝聖訓

御定書籍

御製墨刻

御製詩文集及歲時頒賞

御書福字鹿肉野雞藥錠之類不可勝紀配夫人趙氏

覃恩誥封一品夫人子二兆奎正二品廕生刑部直隸司郎中記名以

道府用兆臺國學生孫錫齡縣學生與齡成齡椿齡億齡俱幼兆洛前

官安徽鳳臺於公爲屬縣及爲公子兆奎師從公於廣東知公爲詳故

錄其行事爲狀以備史官采擇焉

通政使司副使喬君墓志銘

辛從益

筆冊喬君卒京師之八月將歸葬其鄉其孤用逖囑余文其藏余於君  
同年中最知厚敢不諾而銘諸君初名遠煥字賁山官顯後值禱雨奉  
睿皇帝御筆改遠瑛遂字筆冊湖北孝感人也世居洪二里曾祖方岳  
祖士偉並有令德父曰志行字訥菴乾隆乙酉舉人品學重鄉閭著有  
疑香書屋文稿三代皆以君貴

贈資政大夫曾祖妣張祖妣周母氏夏繼母氏胡並

贈夫人兄弟三人長遠炳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季某早卒君幼穎特  
有神童稱甫離乳夏太夫人教之識字口授唐詩百餘首皆能記誦六  
歲入塾訥菴贈公以從學者眾且家貧欲壹意督其長者令君習耕牧  
君私取案頭書集及古文選本流覽試詰之歷歷能背覆私學詩文出  
語驚人同學以告贈公始決意課讀十四應童試郡守蘇公拔榜首學  
使胡文恪公取入縣庠第一旋丁外艱人言贈公聞喜大笑而終云超  
等食餼皮申雋於鄉庚戌以二甲

朝考入選用主事分戶部江南司兼山東司學習性敏慧鉤稽一切吏  
不能欺補陝西司嘉慶戊午升貴州司員外明年晉陝西司郎中壬戌

擢山東道御史君入臺後自以職司耳目雖奉查倉巡城之任未足盡言責銳意建言前後條陳甚多如言濟漕務也則請清查私典屯田贖歸運丁言誤支軍需處分也則請各按銀數定重輕言賠款宜分別也則請萬兩以上量緩追限又以贓罰庫案久未成讞請議處刑部堂司各官皆奉

旨允行甲子丁繼母憂服闋補福建道御史擢刑科給事中疏言戶部

冒領庫銀要犯萬青請通緝又請

敕督撫嚴飭州縣速結訟案捕要犯並  
允行劾湖北臬司周某劣款署鍾祥縣黃某相驗騷擾濫責庠衿周旋奪職遣戍黃降四級調用聞者快之其未準行者如山東運使鍾某改御史郎中他重聽年衰者請勿爲例又請以陳良從祀

聖廟皆有關政典壬申巡視西城轉掌戶科尋擢內閣侍讀學士晉太僕寺少卿值林清之亂疏請宣揚教化以正人心有

旨宣行道光壬午轉通政使司副使體素充腴食量過人以目翳過服涼劑驟消滅今歲夏初構疾遂卒君自服官後凡三典文衡嘉慶戊午典四川鄉試庚申戊辰分校北闈所薦多名士今夏奉

命視奉天學病不克行識者惜之為人謙退溫厚處事安詳閒有齟齬必婉商人咸樂與共事尤篤於倫常少失怙恃事繼母如所生與兄遠炳友愛白首無閒兄子用遷成進上多勸成爲文有氣魄而曲盡情理無微不入如長江大河滔滔千里隨科坎皆盈也詩清麗工對偶有奇氣惜多散佚僅存詩三卷賦一卷今古文各二卷嗚呼君學行著鄉里信僚友身歷

三朝服官勤恪奏議裨國是益民生可不朽也已生乾隆辛巳月日歿道光癸未月日配張氏

封夫人子一用避蔭生候補州吏目以某年某月日葬某銘曰

荆山挺秀漢水鍾英橋公之胄世載賢聲篤生茂德體碩神清外含溫潤內鑒精明雄文冠郡穉齒騰名春官才拔農部政成效忠言路馳譽文衡冰霜臺肅桃李門盈宏羅國俊廣益民生京堂妙選

宸簡增榮三句綸閣十載同卿怡怡兄弟奕奕簪纓天懷夷曠世味淡營方司龍納遽赴鶴迎新阡冬樹宿草春萌垂麻詰嗣永奠佳城

太僕寺卿盧公家傳

尚裕

公姓盧氏諱浙字讓瀾號容昇武甯人祖全萬考宏達及妣皆以公貴

贈如例公宅心醇粹少卽溺學逾冠補諸生食餼乾隆五十三年鄉試中式嘉慶元年縣令舉孝廉方正公以丁外艱力辭四年會試中式授戶部額外主事久之補福建司主事升陝西司郎中前後兩充本部則例館纂修官尋授掌福建道監察御史巡視濟甯漕務兼辦河道屬吏有饋獻者卻之書役有需索者懲之是年漕艘抵通州較恆期獨速一時驚異擢兵科給事中巡視中城轉工科掌印二十三年四月八日都下風沙蔽天天昏黝如夜移時乃赤霽

詔求直言先是十八年林清滋事賊首俱伏誅惟逆黨祝現等未獲員弁藉緝捕爲名大爲民害公上疏詳陳其弊請禁緝捕以安善良

詔褒納之旋升光祿寺少卿出督河南學政頃之授通政使司參議仍留督學道光二年還

朝疏請湯斌從祀孔庭

詔從之於是斌所私淑之呂坤所師事之孫奇逢後數年皆爲廷臣奏請從祀時人以公請從祀與請禁緝捕兩疏皆係民生學術之大莫不想望風采推爲正人後遷內閣侍讀學士歷通政使司副使晉太僕寺卿以十年七月二十有七日卒於位年七十有四公官科道學政時所

建白多奉

旨密奏莫能詳述爲學邃於易少授徒饒州著周易經義審合義理象數爲一書成門外產芝三本人以爲瑞徵通籍後教授不輟生徒多掇巍科去泊督學校士日坐堂皇無倦容所下條教皆采書史中粹語切近可行河南士風爲之一變公以禮繩躬仁洽內外武甯舊無試館公捐俸倡建親友告急雖囊空必多方濟之而自少至老學無虛日所著有周易說約春秋三傳評注讀史隨筆三惜齋詩文與周易經義審共數十卷多行於世

南昌後學尚鎔曰余慕公而未獲見比游成皋得交公之猶子鴻翥及其子光吉頃鴻翥以書狀求作公傳余辭不敢當而婁澗筠明府謂余君雖守古文之例不爲大傳而可爲家傳乃案狀而次之第在鄉先達中最爲純正觚生蕪筆恐未足以闡揚萬一也

通政司副使顧公墓志銘

程恩澤

公諱蕪字希翰一字吳羹號南雅其先世自江甯遷吳縣有貞孝先生名國本者載吳縣祀典爲公五世祖曾祖漸考授州同知祖階升考應昌俱

贈中議大夫妣汪氏淑人公中嘉慶七年進士官編修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七年

御試翰詹公名列一等擢翰林院侍讀是年放雲南學政廿五年授日講官秋九月擢侍講學士十一月上疏不稱

旨降編修道光九年擢右中允擢侍讀十年擢侍講學士十一年擢通政司副使十二年五月卒春秋六十有八公爲詞臣儒官凡三十餘年文學動天下而結

主知崇物望實以奏疏顯其督滇學也道河南以風聞墨吏奸民入告嘉慶十八年聞逆匪林清變疏稱中禁嚴密若輩敢闖入肆猖獗則圓明園距都城遠尤宜備其擢學士也適值

仁宗升遐後疏稱方今時勢所急惟崇君德正人心飭官方三者爲尤要

今上召見凡

稱所言都是者三其復遷學士也疏稱西域逆回滋擾不難鋤慝於目前而難弭禍於日後欲請於喀什噶爾添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密邇英吉沙爾葉爾羌又東南爲和闐皆有水草可耕

牧宜募民屯田以備戰守更請

慎簡大僚無分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者任之以廉靜寡欲通達事理者佐之其遷通政司副使也適湖南北江兩浙江皆大水疏稱飢民與鹽梟糾合易生事鹽梟不盡去終爲巨患緩治之則養禍深急治之則召禍速故欲禁其妄行必先謀其生路復請變通鹽法聽民挾貨趨產鹽地收買隨時納課收課之後卽不必問其所往俟鹽產盛丁力紓卽令課歸丁不限疆域二疏俱留中公課士嚴而恩廉閣據几口講手畫懇懇忘倦必其人領悟乃已滇士翹穎者多出其門來京輦者多就公問業或就公廬止舍凡四方士經指授者皆砥躬礪行有文學能自立而公文壇老尊宿之譽日益四馳知與不知皆欲乞書畫以自飾爲詩文師大蘇賦駢體俱師唐宋書由歐陽率更入晚乃倣褚登善閒亦作墨蹟嗚呼卽所造就已必傳無疑而公所學深醇實能通政教之源以生平所讀書反諸身驗諸事爲當世拯溺抹焚之具加以忠愛倦摯急公忘己有所見聞必獻之於

當亡或冀一行卒也屢荷

褒擢駸駸乎且大用而公衰病不能待矣史稱陸宣公言本仁義炳炳



如丹青如公其庶幾乎配汪氏以其妹爲繼室子剛曾殤以猶子條曾爲嗣女二長適程慶華次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縣某山之原銘

曰

弋名者鳴其利私其實也緇名者鳴其名沽其直也倦懷於君國近不嗜遠不噍不叩而必鳴其言夷且貞請以觀先生

又通政使司副使顧公墓志銘

張履

通政副使顧公以文章氣節負時望年六十有八於道光十有三年五月十三日疾卒京邸其子條曾將於明年某月歸葬吳縣之某鄉奉公遺命以狀來索銘履於公爲鄉後進公特深相知折年位與交故不敢辭公諱蕤字希翰一字吳羹號南雅先世江甯人明中葉有諱鵬者徙居吳縣之碧鳳坊五傳至國本歲貢生私諡貞孝崇祀吳郡名賢祠子翊長洲縣學生有聲復社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漸國子監生考授州同知祖諱階升考諱應昌皆國子監生累

贈中議大夫妣汪

贈淑人公自少工書善詞賦爲文清峻有風格極爲錢少詹事大昕所稱以嘉慶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授編修十三年充會試同

考宮十七年擢侍讀督學雲南道經河南北以風聞墨吏奸民入奏謂

睿廟以問大臣大臣顧微其事不為意明年遂有滑縣之亂公在滇為條約示諸生以正心術端行誼為首而次之以治經史辨文體每按試所至聞有束修士必進而禮之暇日與諸生講學五華書院手書朱子白鹿洞規刻石壁闢又於節署西偏顏其軒曰樹木擇士之才而貧者留讀其中使滇四年凡所甄拔多有本末可觀滇中人文由是丕振還朝充

日講官

今上即位授侍講學士疏請停捐例再疏以崇君德正人心飭官方三事為言奏入

召對中正殿

上稱所言是者三公以是益感激思奮時有

旨許大員子弟考試軍機章京公謂貴介居密地大不便請回

成命乃止會左都御史松筠除熱河都統公疏留之失

上意降編修道光九年遷右中允先是嘉慶間

國史館進呈公所撰和珅傳已經人竄改

睿廟怒其無以傳信

嚴旨詰問旋總裁以公元囊進

睿廟深是公而奪竄改者官

今上閱

實錄至此嘉公能直筆因言前保留松筠事必非阿私故有是擢未幾

授侍讀十年復侍講學士當是時

朝廷既以兵定逆回張格爾亂方圖善後策公於謝

恩日即上疏請於喀什噶爾沿邊增置重兵以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

敢窺伺又其地密邇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水草可以耕牧宜募

民屯田爲戢守備更慎簡大臣無分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有方略者

畀之此任而以廉靜明信能拊循民回者爲之佐庶可永永無事明年

遷通政使司副使時湖南北江江浙江西皆大水而有司方嚴哉私

鹽公以爲飢民與鹽梟合易於生事復上疏謂權鹽之法莫善於課歸

場竈尤莫善於唐劉晏縱其所之一言見兩淮鹽場湮沒三江兩湖勢

必仰給蘆粵宜聽民往販而納其課俟鹽場產行復即令課歸丁辦隨

人販易勿分疆界事皆下所司公秉性嚴正議論必依名節爲諸生時  
有同學子辱於吏以公憤成大獄吏羅織甚急同事者多屈公獨詞色  
不撓會

朝使廉問事得解在滇劾一教官遂撫拾公刻書事誣以營私公上疏  
自陳

睿廟知公深僅以違例奪俸其以言松筠事左遷也歷九年不調而公  
意氣不少衰及起降謫之餘疏章驟上或謂慮瀆

聖聽公亦不顧也自公卒後  
天子以畿輔久不雨

詔求直言

朝野追思公者謂使顧公少留必有格言讜論裨益

國家而公不及待矣嗚呼是可惜也夫公凡再娶皆汪氏兄弟也先後  
封贈俱淑人子剛曾蚤卒以從子條曾爲子孫二長承祖遺命爲剛曾  
後女二長適吳江程慶華次側室劉出尙幼所作有詩文奏疏若干卷  
滇南采風錄二卷藏於家銘曰

吳中先賢滄唐陸贄而公法之慷慨言事滇中建學昉漢王追而公迹

之厥化大施公有本原惟實是既以禮執喪推產同氣公之詞翰重似  
球琅我舉其大休有烈光英英毅魄閔於幽宅搗訶萬年毋隕斯刻

誥授通議大夫致仕光祿寺少卿卞君墓志銘

陳慶鏞

致仕光祿寺少卿卞君諱斌卒於家其孤乃銑以君之喪葬某縣某原  
前期因其戚姚君承輿郵狀京師以幣乞銘於晉江陳慶鏞余未識君  
竊聞其所治經若易若書若說文心焉企之及觀其爲政則又與古人  
之出處輒相合且重以姚君之請知其取友端其言可信君歟歷中外  
三十餘年爲吏去觚角絀雕琢然於義所在必侃侃以爭故總匯西曹  
平反多賴以治出知常州有疑獄懸之久矣前官莫得其狀君至鞫之  
伏遂發歲旱督濬洪濟河石塘灣戚墅壩廝丹陽以下諸水皆通饑請  
帑發振并捐廉爲倡得活者一百二十餘萬人按戶句稽輒當所屬邑  
武進陽湖額徵多有稅無田君上其事請豁并核減桑棗幾緡二千有  
奇人稱惠紅教興禽渠而外皆不治人稱慈俗尙五聖祠國若狂無敢  
問者君命毀爲民居人稱勇權蘇州五閱月而清釐者四百餘訟人稱  
公與明遷廣西左江道甫蒞篆卽陳情歸常之人聞之宣樂導扁至其  
家往來跪候不絕道光八年養畢復之粵如其任未卽篆奉權蹉政綱

畢治到左江適越南內訌震動我邊邑搖惑我民人防彌有堵而四竟  
爲之帖然西隆貞豐師宗數衝道賊起爲踞聞息星行案治吞舟之魚  
得無漏網署梧州南甯各郡其剖斷視蘇州其興除視常州攝陳臬事  
值夷氛告警督郵政甌脫皆無塵

天子曠其材遷內卿未上病羸乞骸骨歸主講紫陽書院時復留心民  
瘼遇水溢倡議捐振蘇大小村鎮一萬二千餘戶口桑梓蒙其沐余觀  
史書所載朱邑治桐鄉龔遂治渤海數事已足稱道君之事多矣其與  
相似否必有能辨之者而其所學又能多發明前哲解易乾用九爲乾  
體坤用卽繫辭取諸乾坤者是坤用六爲坤體乾用卽禮運吾得坤乾  
者是書六宗爲殷周方明九江爲兩江其說皆精至說文一書詣力獨  
瘁據敘目引經皆古文疑敘以篆文合諸古籀乃後世羈人語書中正  
文引經者正字卽古文雖附有古文不足信重文引經者重文卽古文  
雖先以正字不足疑如韋革部首皆秦篆非古文窳壯重文皆古文竝  
非篆籀廁从古文銳不應以厠爲是籀非古人部多古文不應以人爲  
非古是籀皆近時段桂諸家所未辨者而能辨之經餘復兼及天文五  
行壬遁醫筮堪輿於經有易經通解三卷尙書集解三十卷論語經說

二卷小箋二十卷樂經補說二卷於小學有說文箋正十六卷合敘例  
爲二十卷七經古文考一卷聲律二卷集古文字略五卷於雜家有緯  
雅三卷粵西風物略二卷刻鷓集三卷下氏宗譜十一卷外復有詩文  
賦若干卷梓者行於世未梓存於家君字叔均號雅堂其先濟陽人今  
爲浙江歸安人曾祖宗洛祖榮光考期元皆以君貴

贈封如其官君弱冠以古學受知阮文達公補弟子員嘉慶戊午舉於  
鄉辛酉成進士改主事籤分刑部充提牢廳補山東司主事奉天司員  
外郎江西司郎中出爲江蘇常州府知府轉廣西左江道擢光祿寺少  
卿其署篆於府則蘇之蘇州粵之梧州南甯於道則廣西之鹽法右江  
之兵備在粵三署按察使一署布政使前兩充同考官一丁卯順天鄉  
試一己巳會試退隱凡十年以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二日卒年七十有  
三母孫氏

贈淑人三娶車章孫側室胡子四曰乃銑乃繩乃諶乃詢君葬於卒後  
明年是爲咸豐元年某月某甲子銘曰

幼而聰天性粹也老而勤六書邃也出而仕於  
朝職厥位也退而隱於家澤下洎也於古循吏當無異也抑曰文苑尙

或類也銘而存之備史志也

陳通議傳

潘節

武林陳通議與予交聞余相砥則悅病之日猶然也既歿其嗣蘭培出其私志言行以示予予固知通議所以爲志者也益不能無悲也通議名鴻字叔誠號午橋錢塘人嘉慶己巳進士由翰林編修同考順天又典試山右歸遷江南道監察御史典試河南協理京畿道轉兵科給事中視學滇南晉光祿寺少卿遷通政司參議癸巳二月卒年五十有四性剛果而好廉察不可懾以利害每交游好以直言犯之初入諫院慨然以中外積習士吏風俗爲己任每獨坐一室飲食爲之不怡夜然燭禁家人近戶牖明日必有陳奏言必自貴者始無所避其子澍培每窺錄之得十餘事多見

上諭恆可風者常曰居官惟求存心吾所言未必可行所行未必有當獨此心不敢欺也每至一官輒得其前後宿弊稽查銀庫以戶部素爲利害渴不飲吏茗凡所陳諸弊後發覺悉如其言吏抵法泣曰陳公在吾輩不至此也嘗與人共一事儕憚其嚴約爲兄弟令子女父事之君大喜與飲食已謂其子曰汝父今吾弟矣無食則語我事爲吏欺吾不



能釋之矣其接物類如此爲學使時入滇境卽訪悉向日陋習支應除  
之與輿夫問晴雨稍及山川物產潛得胥吏因差科擾狀稽役徒甚眾  
無賂者飢且憊不得歸事田畝暮抵館迹至吏室吏方記所斂材物舒  
冕千餘翼笑曰是爲我饌耶我口八九尺不能吞此得其籍以付縣令  
自是所過民不知役其摘伏類如此自爲通議益讀書聞四方利弊輒  
色動如身當者壬辰冬燕地多飢人勸人收養不餘少力病中聞樹聲  
以爲兩日歲今當豐民可樂也此以知其內之難自恕也通議有子四  
人蘭培澍培繼培豐培澍培侍疾瘁先歿君卒之日呼三子庀喪具禁  
佛道事并俗習之踰於禮者此以知其毅然終不苟也嗚呼人苟不自  
輕志於進取雖剛柔異質純駁異量馴而勿輟皆可畏者其不年可惜  
也通議平日與戚洗馬善嘗共居洗馬性和通議嚴二人初無閒也然  
與交者多樂洗馬而憚通議蓋氣抗而寡容物之所以多砥激與

龔大鴻臚傳

潘諮

君名鏗字聲甫江南武進人也性剛果遇見卽發不轉計予嘗謂事理  
必熟審而後得譬如道路未有無關津閒阻者思得其理而後通君曰  
不然凡行義必有利害一轉計私念卽起無定識者殆矣故平生行意

不少挫己已成進士爲翰林不甚爲詞章聲律之學而喜讀古人佳言  
行書遷監察御史風概凜凜一日自扃一室置食飲戶內聞筆硯聲竟  
夜五鼓啟門呼家人語死後葬斂事遂登車去家人惶惶不知所謂君  
至晚怡然歸無所事是歲奉

命同考順天鄉試明年爲河南正考官轉刑科給事中

恩盼逾他日終不知其所陳何事也嗚呼士處

聖明時易爲直臣如此矣當是職者不可與乎

上御極遷順天府丞以憂歸起爲奉天府丞兼學政凡其地宿習相因  
者悉正之風氣一變旋爲太僕寺卿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甲午爲  
武殿試考官取內場格部式先是有以違式鐫級者同列戒之君曰跡  
同勢異何疑焉或言無己宜先奏君亦不聽爲御史所糾部議降三級  
得四品京職未數月

特授鴻臚卿君已得病不能起乙未八月卒年五十有四子淦

潘諡曰聲甫所奮發未必皆不得已然要無出於身謀者人所難也其  
圭角不自掩然遇所敬畏深自謹抑如對父兄人與之處用以去貪立  
懦於朋友之道深有益焉

又鴻臚寺正卿龔公墓志銘

劉鴻臚

余己巳會試同年友龔聲甫之亡余由臺灣道升陝西按察使過海後始知舟抵杭其子澐以書與狀來乞銘且曰先君子臨終諭懇至再三嗚呼聲甫交好半京師而獨於數千里外求余志其墓以余知其志也初聲甫官翰林與浙江戚容臺以名節相砥礪容臺講程朱之學聲甫不事講學惟任質行聲甫或不道容臺容臺則逢人必稱聲甫然容臺以翰詹侍從之臣經濟無所表見聲甫由翰林轉科進志在建言聲謂人臣幸遇昌言不諱之

朝職列司諫隱默苟容固非毛舉細故以瀆

宸聽亦與

國事奚濟故其有所言必斟酌州縣地方可行行之無滋流弊乃言如條陳民間地畝過糧民以為便其一端也盛京為我

朝根本之地

高宗聖訓奕世宜巡視周歷敢阻撓者誅殛勿赦嘉慶戊寅

仁宗己定議北巡首輔松筠以阻撓降責且舉

高宗聖訓宣示中外而聲甫之摺入留中不報逾日

仁宗諭竟有膽大包天之徒以身試法姑從寬免次年己卯  
欽點河南正考官余嘗與蓉臺論

本朝之諫官一洗勝國廷杖之陋如聲甫之味  
祖制違

明詔不惟當時優容尋復

恩子試差此非獨作臣子敢言之氣

先帝盛德之寬大度越古今實非唐虞三代以後之人主所能及也聲  
甫事

君以忠事親以孝蓉臺迎養太夫人於京寓聲甫封翁太夫人不樂就  
養使其妻子居家服事隻身宦京自奉人所不堪聞太夫人疾禱城隍  
神願減己算益親年道光壬午封翁卒乙酉太夫人卒皆星馳回籍哀  
毀盡禮戊子余見聲甫於金陵己丑再見於京時蓉臺以丁太夫人憂  
居杭守制忽傳其死聲甫頓足失聲今甫逾六年而聲甫亦亡矣悲夫  
蓉臺抱可以用大用之才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聲甫由給事中海升至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幾乎大用矣乃緣武闈事降補鴻臚寺正卿使  
天假之年必能再膺

聖主之眷遽爾殞謝豈非其命耶按聲甫諱鏗字屏侯號聲甫先世由江西遷江蘇之陽湖世居新塘鄉之賢德里祖考皆

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配夫人周繼盛繼劉繼張子一女一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卒於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四聲甫生平有膽識主試河南時河決馬營壩渡口流急如箭居民曰已數日無人渡聲甫命渡甫及岸船敗毫不置意中及臨終命家人扶坐精神不亂目光四射如其平時惟嘆無以答

高厚而已嗟乎知聲甫者莫如蓉臺蓉臺如在當不以余之志爲毫有溢美也聲甫未卒之前張夫人於是年正月先卒卜於道光某年某月合葬於陳灣山之新塋銘曰

陳灣之水白石粼粼陳灣之塋翠柏森森是爲聲甫之墳

光祿寺卿許公神道碑銘

陳慶鏞

光祿寺卿許公既葬十年其孤祖澗與其宗屬子姓謀曰公歿所以揚麻闡微既有史牒之文復有納幽之石維隧道有碑龜趺螭首可以明著公之碩德禕行昭示來茲假寵許氏子孫世世不絕而未得其人以紀之於誼有闕迺相與來請於同里舊史官陳慶鏞既敦促益力辭弗

獲命迺論次公胄系里居涖官行政勞烈實蹟以書而碑於神道之左其辭曰惟許氏其先太岳之後封於許春秋魯隱公十一年許始見經其子孫以國爲氏世爲顯姓蔚有聞人至公之先諱愛以侍御史由光州固始出鎮泉漳數傳至天賜枝葉盛大晉江曾祖世模雍正乙卯科舉人祖才高縣學生父繼元乾隆庚子科舉人皆

贈資政大夫妣夫人公諱邦光字汝韜號萊山年十六補郡庠旋食餼二十九舉於鄉嘉慶十七年辛未公年三十二會試中式

賜二甲七名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丙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戊寅大考翰詹

欽定一等五名擢詹事府右贊善尋轉左晉右中允公之受知

睿廟蓋於是乎始明年充會試同考官旋督湖南學政又明年轉左中允按臨途次驚聞

龍馭升遐擗踊號呼如喪所生尋除翰林院侍講秩滿入都

宣宗成皇帝詢所過地方情形及湘楚人文甚悉累遷侍讀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甲申復恭膺大考

欽定二等四名記名升用擢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與修

大清一統志公在詞垣日久文學差使絡繹充

文穎館

武英殿

國史館治河方略館協修纂修本衙門撰文

文淵閣校理

咸安宮總裁

起居注總辦凡所進奉撰擬文字

帝稱可前後兩充教習庶吉士獎拔皆位至大僚辛卯補大理寺少卿

遷光祿寺卿先是奉

派監平糶廠事竣復

命

上嘉悅諭樞臣曰許邦光朕幾忘之其為人尙自誠實遂擢今職中外咸以爲公嚮用日隆乃未幾母憂去官歸窳畢而疾作遂以道光十有三年癸巳八月辛亥卒於家春秋五十有四公溫文和厚恂恂如儒生然廉而不劌正而不阿視學楚南禁絕干謁苞苴法特峻時有衛干

總廖某恃符武斷素以架陷生童俟榜揭勒索爲生公至案遂發試保靖於內巡所搜獲鎗弊詰知爲委官李潔句引卽奏

聞辨如律无使漏網任大理明罰勅法以爲是職卽古廷尉天下所取平犴獄必適於宜嘗鞫粵犛一案與同官往復籌議再三得平反活者百數人其爲學不務艱深嘗手錄先儒理解擇其與箋注相發明者輯成帙尋繹弗倦詩古文辭一以雅正爲宗其在

睿廟時恭逢祇謁  
祖陵禮成撰孝德受釐論以進

旨悅其在

成廟時隨扈

東陵紀詩二十首至今猶膾炙京師書法噪一時爲同輩推重

內庭絹帖出自公繕爲多所著有二思堂史論四卷詩文稿六卷使湘小草三卷進奉文一卷榕軒詩賦鈔四卷湘南紀遊志五卷

國史擬稿一統志擬稿百數卷余於癸未計偕始識公都門愈殷就正比壬辰通籍公以同館爲前後輩不忘下顧凡筆法點畫訓詁聲音媿媿言之不倦誠得如公主持風教士氣何患不敦乃年未大而遽歸道



山鄉之人惜之朝之人共與惜之公聘洪夫人娶蔣夫人繼娶龔夫人  
子七祖培道光辛卯優貢試用訓導後公卒祖欽殤祖泌從九品職銜  
亦後公卒祖更祖武祖衡俱殤祖溇道光己酉拔貢刑部七品小京官  
咸豐辛亥舉人女二曾撰李雲岫其壻也銘曰

久矣許公績勤於學綺歲蜚聲神明卓犖溫山之柏文山之芝和氣韞  
結播爲蕨蕤岳儲其精河收其洵著作有才以備供奉出馳使車人捧  
香案多士如旃文囿雉茫茫湘潭拓鬢千室春銜其華秋佩其實溫  
厚和平盜倖以生與人爲善一片真誠如玉之純無石之砢如竹之文  
無節之曝孰謂徂謝曾不崇朝飄飄丹旄雪冽風蕭鼻屬蟠螭以紀碩  
德允矣許公百夫之特聲載於人名登於策以示子孫刻詞墓石

大理寺少卿亞伯金公墓記

宗稷辰

少伯舍人將葬其先公亞伯大理於湖上八盤嶺以余與公舊故請爲  
之文余曰豐碑鉅製自有燕許在若述平生之誼而記於墓舍敢弗勉  
乎憶余識公始在癸未試場後常晤於鄉邸己丑後乃以閣後進禮見  
余姻汪笑緣與公同年最親笑緣沒公益親余然公早貴在秋曹至長  
科道皆處劇地政繁少暇余性落落不數詣人雖知公之通博而猶未

暢聞緒論也迨公由外臺內遷貳大理地稍閒其時沿海有番估之擾軍書驛騷公每退

朝車過宣武門往往就余城根寓廬談海上事輒相對嗟歎在直得讀公所陳兵事疏及舟楫圖說知其精於鹿門南塘之學時望其出當一面可以制變千里之外而久任不調遂乞養以歸既而遇憂不復起曠隔八年得繼見於葢山同學王彥輔招公與余飲於澹慮齋談竟夕聞公言皆述

本朝掌故多生平所未嘗聞公方約每月當一渡江可以常親講席開益弇陋詎意去葢山才旬餘而公遽無疾而逝欲聆雅言不可復得豈不悲哉公臨別時屬余序

宣宗朝所上奏議余卒讀之見其練於事而敢爲殫其誠而無隱者非儕輩所能及且其言已行於世大者在史策無待於贊辭故稿屢擬未就非敢負諾責也今得記公之墓亦差足以報公辱愛之遺言而序可不作矣公諱應麟亞伯其字世居錢唐爲嘉慶庚午科舉人道光丙戌科進士官由內閣中書轉刑部郎升江西道御史擢給事中歷工禮戶三科拜太常寺少卿晉鴻臚寺卿除直隸按察使終於大理寺少卿曾

一典閩試三使川楚山右鞫巨獄兩巡京城階累

封至通奉大夫其生在乾隆癸丑三月六日卒在咸豐壬子三月八日  
年僅六十其所著有豸華堂詩文集丈夫子三長曰修卽少伯也次曰  
項曰均孫三人其先世與公行誼宦蹟詳於內外碑銘不具書甲寅正  
月閣臺侍生宗稷辰記

鴻臚寺少卿程公墓表

張履

昔余在京師嘗主鴻臚寺卿程公時公將棄官歸念鄉里多困欲復朱  
子社倉法屬余爲之議後事雖未行然以是知公志今公卒久矣其嗣  
子慶華以葬未有志手撰公行略乞表其墓案公諱邦憲字穆甫一字  
竹盦晚又號拙存居士系出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後明之季有諸生秉  
健者自休甯遷吳江再傳至

贈奉直大夫諱士弼有孝行於公爲高祖士弼生貢生允翼允翼生瑚  
瑚生太學生浩公之考也自考以上二世並累

封贈奉政大夫晉朝議大夫公以嘉慶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  
編修充

文穎館纂修官

今上登極充

實錄館纂修官順天鄉試同考官補江西道京畿道監察御史轉戶科給事中擢鴻臚寺少卿以終公白首修髯風神和易無疾言遽色性恬退授編修卽假歸優游林下者垂十年官御史時疏章屢上有關吏治民生之大皆蒙

俞允比爲鴻臚躋卿列矣猶僦居僧寮圖史之外蕭然無長物嘗以清虛靜泰四字顏其室題五言詩以示意旣賦歸田彌有以自樂時吳中大吏有與公爲同年者邑令某恐公言其吏事短長爲苞苴之餽公謝弗受也素愛山水東南名勝足迹殆徧工詩歌不喜與人角逐嘗謂詩以寄性情情所不至不强爲也故公詩不多而蘊藉淡宕類其爲人書法得晉人遺意持縑素求者踵相繼嘗爲余楷書六十四卦大象傳今猶挂壁閒而公之音塵已不可復接矣公卒於道光十二年十二月日年六十有六初聘王氏淞江按察使某公女蚤卒娶閔氏內閣中書某女繼娶趙氏奉直大夫某女並累

封恭人又娶沈氏奉直大夫某女先公二年卒子二慶華布政司經歷銜慶善雲南候補從九品女一適同邑朱鳳寶孫三人十三年二月日

慶華奉公樞暨厥配合葬於震澤牒房圩之新阡十八年十一月日余始爲之表

太常徐先生傳

吳敏樹

先生諱法績字定夫一字熙菴陝西涇陽人嘉慶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擢監察御史轉刑科給事中以禮科給事中主湖南鄉試旋奉命分往東河轉太常寺少卿還

朝未幾移疾歸道光二十三年卒於里先生志行正直而淡於進取始

官翰林以親老屢告歸十餘年乃轉官旣爲御史所上疏必關大體

上嘗嘉納爲刑科給事中稽查銀庫同官某與庫丁共爲姦匿雲南餉

銀四十餘萬兩先生適充禮闈同考官及出乃發之其後庫大獄興先

後管庫者以庫丁賄通姦伏法或以失察黜官而先生無預也是歲爲

道光壬辰其秋主試湖南先生於文章主其正大明切者副考入闈而

卒先生專其事自房薦外必掇取其遺者同考官至聲置先生不爲動

榜出舉者多知名士而得於遺者六敏樹與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與

焉今年同治庚午先生孫部郎某自陝以狀來且傳左公之言曰吾與

吳某以遺卷獲收於先生吾任表墓可屬吳某爲先生傳嗟乎若左公

者勳名冠世而親至先生之里撫其家人雖無爲文固不虛先生之舉矣而敏樹何爲者也且凡師門生云者大都泛泛人耳古之可道若韓退之之於陸宣公蘇子瞻之於歐陽以文章相授受垂光無窮先生之賢不減陸歐陽而敏樹窮老江湖之上聲名不徹於朝廷文又不足爲一家之史以傳先生殊自慙也承左公之命而次其本末蓋非先生藉文於敏樹而敏樹附先生以有傳也

吳孝銘傳

武陽合志

吳孝銘字伯新陽湖薛墅巷人嘉慶己巳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工部主事充軍機章京時京師林清滋事甫經削平官軍聚攻滑縣羽書紛沓孝銘隨行敏慎遇事皆如素習洊升郎中回疆之役首逆潛通議者欲以克復四城分封回部長孝銘密啟軍機大臣曰是可行於乾隆時不可行於今日行之邊患且益大事遂止旋以首逆就俘

賜花翎自道光三年天下大水厥後江浙兩湖被災尤數西方用兵度支大缺戶部言宗室日以蕃衍而衣食悉仰於官耗財之大者請自系出

世祖以上子孫皆改爲覺羅爲覺羅者以次遞革孝銘言之戶部尚書

曰茲事司農宜密陳不宜顯言法宜緩更不宜驟易宗室久受恩養一旦降爵減糧令下卽大困因而呼籲  
朝廷不得已將必復之是良法美意終於不行也尙書是其言卽使草奏上之遂罷眾議歷遷鴻臚光祿少卿通政參議授順天府丞仍留直軍機十四年擢太僕寺卿再遷宗人府丞孝銘前後在樞廷二十二年持文柄者七所至以公明著事母至孝雖貴婉戀如孩提其官江西學政母以南方卑溼不欲行乃子身赴任母歿聞訃擗躄泣血在道病幾不測還京三年以原官致仕歸





續碑傳集卷十七

江陰繆荃孫纂錄

內閣九卿

唐確慎公墓志銘

曾國藩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

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譚氏俱

封夫人譚夫人沒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甯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為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廩生入貲為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鐫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

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瓌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

命厥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甯布政使敷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徭之獄而解其仇屢磔劇盜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卽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旣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徭爲亂公出防邊圍內譏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燕猺獸擾而兒畜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羣徭大悅禽郡中煽亂者譚于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貰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君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澍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賓僚填咽味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雜撫他端以相訾毀

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

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爲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尙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敕其躬亦以

是牖於人時時論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未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賤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著易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良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寶埈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觀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

文宗踐阼有

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

諭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

天子軫悼予諡確慎配王氏楊氏皆

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世殊趨懼明戒旦篤信程朱有譏其隘或諷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

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願致吾

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斂茲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育有金皆鎔以善孳善偕之大同播此芬韻昭示無窮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吳公墓志銘

彭蘊章

公諱式芬字子苾號誦孫山東海豐人先世自恭定公諱紹詩以侍郎起家代有聞人恭定子壇官江蘇巡撫政績赫然是爲公之曾祖公祖諱之勲湖北安襄鄖荆道父諱衍曾俱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公幼而岐嶷博覽羣書道光二年壬午順天鄉試舉人充咸安宮教習選授臨清州學正乙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授職編修戊戌五月

宣廟召見翰詹每日二員有卽膺外簡者公蒙

特簡江西知府補南安府時粵東用兵轉輸軍餉以南安爲後路公措

置裕如民不擾而供億無誤甲辰授廣西右江道次年抵任權按察使  
事虛衷研鞠務得其情擢河南按察使越二年擢直隸布政使尋調貴  
州

今上咸豐建元之歲復調陝西以倡捐軍餉

賞戴花翎癸丑冬有

旨來京引見甲寅補鴻臚寺卿提督浙江學政明年補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銜充鄉試監臨官旋引疾歸抵里六閱月而卒時咸豐六年十  
月初八日也生於嘉慶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一公性和易  
平居無疾言遠色與人交必相規以道義故自京僚以至外吏莫不慕  
公之篤雅而樂與相親好金石文字凡鼎彝碑碣漢甗唐鏡之文皆拓  
本藏之於古人書畫尤工鑒別善鼓琴每訪山川名勝必攜以自隨雖  
處貴顯其意趣泊如也夫人劉氏高陽望族勤儉治家待族鄙有恩隨  
公宦轍所至賙卹貧乏助公善政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九累遇  
覃恩封一品夫人子重周廩貢生以廕生候選通判次重熹女一適同  
邑陝西知縣張守嶠孫岫庠生重周等將以咸豐八年三月十六日奉  
公暨夫人柩合葬於城南徐家莊祖塋之次而屬余爲文以志墓余與

公爲同年進士知行誼爲詳不敢以弁陋辭銘曰

海豐世閥令德遙承篤生儒雅祖武是繩詞章流譽經濟垂名蕃宣四國迴翔九卿秩遷祕省職典文衡大猷未竟沈疴遽櫻抽簪慮澹易簪神清素車會葬千里馳情澤詒後嗣積善有徵佳城永固爰勒斯銘

徐繼畬傳

山西通志

徐繼畬字健男五臺人幼岐嶷讀書穎悟工屬文年未冠領鄉薦道光丙戌成進士

朝考第一選庶吉士丁外艱服闋授編修轉陝西道監察御史前後上書皆關天下大計嘗奏言政體宜崇簡要祈酌刪部例裁抑吏權

上嘉納之因

召對與談時事至爲流涕繼畬受

宣宗知自此始丙申出爲廣西潯州知府數月擢福建延建邵道庚子調署汀漳龍道時海疆多事敵艘聚廈門與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數驚繼畬相機堵禦境卒獲安督撫交章論薦壬寅五月擢兩廣鹽運使旬日復遷廣東按察司癸卯擢福建布政司丙午授廣西巡撫調福建令辦通商事務繼畬久駐嶺表熟悉敵情得其要領蒞任後端嚴持重務

以恩信羈縻體

國家休息之意於時各國悅服咸遵約束部內瘡痍盡復會英吉利使臣謀僦居烏石山申入城之約閩人以督撫不力拒羣譁然遂爲言官所劾先是繼畬入覲

宣宗詢以各國風土形勢奏對甚悉爰命采輯爲書書成曰瀛環志略未進呈而

宣宗升遐至是言者竟以是書爲口實

文宗召見畢語廷臣曰徐繼畬乃老實人並非欺詐一流內擢太僕寺少卿會

詔求直言繼畬上三漸宜防疏一曰土木二曰宴安三曰壅蔽疏入有旨褒獎是歲壬子科鄉試

特簡爲四川正考官駿復大用矣適以閩撫任內起解犯官遲延被吏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同治乙丑

詔以京卿來見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旋補太僕寺卿

加二品頂戴居三年以老疾致仕癸酉鄉試重宴鹿鳴蒙恩晉頭品頂戴是歲卒年七十九繼畬之被議歸里也值粵匪北竄當

事奏派督辦防堵其後回捻猖獗復奉督率官紳總辦各府州團防之命駐太行年餘親歷各要隘所措置悉合機宜沈文定公桂芬時撫晉甚倚重之爲人器識深沈行政務持大體於通商事務尤老成遠慮洞悉時勢忠愛出於天性自受知遇一念報

國死生以之不解沽名罷官歸裝蕭然主講平遙書院以自給父潤第故好陸王之學幼承其教而務爲博覽記誦無遺所著瀛環志略及退密齋詩文並行於世初

宣宗旣授繼畬粵西巡撫復

命鄭祖琛撫閩粵西地徧瘠獨撫臣以食潯梧關稅稱臚仕首相某素暱鄭乃於

上前盛稱繼畬才謂粵幸無事閩方通商宜兩易

上俞之鄭故佞佛旣至粵日持齋戒殺專務姑息遂釀洪逆之亂流毒天下論者推原禍本恆追咎之而實基於首相之一言蓋粵匪初無遠志當其蠢動之始一健吏足以制之云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周公神道碑銘 楊觀



光緒元年六月丙寅朔越二十七日壬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周公卒於家明年某月某某朔越某日某某公子恩祐恩祐葬公於某某之兆神道之左禮宜銘以屬峴先是峴舉乙卯科浙江鄉試出公門公奇之峴敢自外案年譜公諱玉麒字韓城先世居江西豐城明洪武間遷湖南長沙遂世爲長沙縣人曾祖鳳翔妣張氏祖大甄妣羅氏父銑妣王氏

贈封如例公年二十入縣庠三十四選拔萃生四十舉直隸鄉試道光二十四年孫毓淮榜成進士入翰林歷充

武英殿

國史館

實錄館協修纂修等官咸豐三年夷人闕京師戒嚴設團防局公在局事事辦四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轉京畿道監察御史五年京察一等權戶科掌印給事中三月擢鴻臚寺正卿六月奉

旨主浙江鄉試復

命擢太常寺正卿十二月奉

旨督浙江學政六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督學政如故八年太

夫人疾乞養

俞焉自是歸鄉里不復出矣郡長吏咸重公延主城南求忠嶽麓等書院與弟子籍者數千人同治五六年峴客遊湖南謁公公服太夫人喪甫竟竊閒請

朝廷待治殷敢問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公仰視日舉酒曰休矣吾齒衰膂力已劣無補萬分一日夜慚媿而已峴起立負牆曰願師爲曾相公當是時曾文正國藩方剷除劇寇樹節鉞江南號郭汾陽者也七年峴南歸別公語竟日不忍舍烏虬孰知公竟不再見邪十三年五月公疾作尋愈逾年大作乃不起年七十有二公豐頤廣頰美須髯聲清揚遠聞慈惠而厚然守經據古不阿於世居諫垣持大體掌文衡請寄不行所取士如夏侍郎同善孫詹事詒經張祭酒家驤皆騰發電掣迅赴功名之塗今年夏侍郎奉

太后旨授

皇帝讀蓋古阿衡任也它日

皇帝學成比隆唐虞之際夏侍郎功多矣迹公造就於二十年以前以待

國家一日之用猶鐵炭之感陰陽見效可信者也豈不茂哉豈不茂哉  
公配陳夫人子二恩祐舉人恩祐庠生孫七啟任啟傳皆庠生恩祐出  
啟倬舉人啟俊啟偃啟佺啟俛恩祐出女二長適楊象倬次適童光澤  
公所著思益堂詩賦四卷述家訓一卷餘散佚銘曰  
道咸之閒百川沸騰湘水諸忠振厲以興而公儒者樽然獨舞有加特  
達遂儕琮琥入侍

承明出馳

使車皋牢羣能或吹而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以人報

君光億千春如何不弔山頽梁壞霜風冽蕭靈旂其邁平原阡阡  
公乎藏只君子之澤子孫昌只彼蹠者龜澤珉刻辭四隩九州敢告不  
欺

通政使司通政使朱公墓碑

張裕釗

公諱夢元字貞起號錦堂姓朱氏當道光咸豐之際以文學取科第仕  
至通政使司通政使五十有五以卒卒之七年公長子琛成進士入翰  
林追悼遺澤慨然念先烈之未章於是具輯公之行治將求當世之名  
能文章者推闡而顯大之用報公以不朽而過以墓刻之詞屬裕釗

釗既不獲辭乃爲之書曰公先世故家婺源宋建炎中自婺源遷涇爲涇人公既長應有司試其族人有占籍江西之貴溪者往就試補學官弟子於是又爲貴溪人曾祖某國子監生祖某父某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妣皆

贈夫人公自少以穎異稱從塾師學制舉文及以聲律爲詩賦出語輒能工及其後官京師同輩推公所爲稱之曰能道光丁酉選拔貢生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丁母憂歸里尋丁父憂服闋散館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授軍機章京累遷郎中監察御史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太常寺少卿轉貳大理擢太常寺卿授通政使司通政使典試山東既入都復

命署刑部右侍郎同治六年以省墓乞假歸秋九月某日以疾卒於家配葉夫人篋室王孺人皆先公卒王孺人生三子長卽琛次某國子監生次某女子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公在刑曹單心平讞庶獄以清及爲御史九卿尤以忠愨自效

文宗卽位疏請蠲諸行省積年逋賦又嘗因冬旱疏請恤刑以消殄氣江西勦於兵奏

飭撫臣錄殉難士民入告

予之旌卹其它陪補遺闕謹漸塞萌密疏屢陳不聞於外朝者其事尤眾有子能蒸蒸致孝以謂公所言於

上者當世不能盡知懼遂泯沒沈堙而欲得能傳載公者之一言以爲信裕釗惟古之君子忠誠鬱積貫澈幽顯雖奄闕於一時而卒大褻於後世彼自有不可泯滅者存於厥志耳固非區區文字所能爲其銖兩輕重然以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忍其親而思有以推大之其意不可以不答也迺爲之銘以歸之銘曰

士之不遇其十而九遇而無述又維厥詬究言其極自我而已我之不能雖顯胡裨我之無忝雖晦胡恥猗嗟我公其又奚云仕躋於朝忠迪於

君矧公有後克承公施再世詞垣有鳳在池抑抑令儀泚泚孝思刻辭貞石以塞其悲

四品卿銜國子監司業加五級沈先生行狀

譚廷獻

先生名祖懋字念農晚號恬翁先世自湖州歸安之竹墩遷杭州家世儒術曾祖鴻基祖孫連乾隆壬辰進士官福建道監察御史父學曾皆

贈資政大夫伯父學厚嘉慶丙辰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先生父魯齋公績學不遇生丈夫子三伯祖望仲爲先生季祖諫相繼舉甲乙科大益其門先生少穎異性沈篤每治經史務竟其曲折不好涉獵喋喋口說十歲時嘗私取伯父架上書誤觸酒餅倒有聲長者得其故舉藏書縱之讀不限以童子業故先生未弱冠卽博綜羣籍爲文好深湛之思於學無所不闕至老不自表襮晚更兵亂轉徙數年遺文楛落承學之士終莫測其韞初就傅卽代同學爲詩文成章師嗟異之應有司試輒冠轉偶道光十八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散館第一授編修二十三年任山西學政使旋丁贈公憂喪葬盡禮以下地致疾服除北上考取御史記名咸豐三年擢國子監司業明年顯皇帝臨離時故事稍遠國子監滿漢官議禮無所折衷先生博稽掌故證諸經典撰定師生迎

蹕位次及

朝廷禮器斟酌古近精審再三先期進御講義母串先儒推明王政上契

聖聰同寮推服四年二月上丁禮成拜緞匹之

賜園橋觀聽侍從雍容稽古之榮無與倫比時廣西寇起已三載林鳳翔李開芳之眾度河犯山東警報狎至秋九月遂寇天津京師戒嚴朝官或謀走避先生創議各部院官不許乞假以持人心已而賊渠既俘九門解嚴人服先生臨事之勇是年三月

簡放安徽學政皖北被寇深前學政孫文節公殉難太平府城羣視爲畏塗

命下門無賀者先生忼慨出使郵傳阻絕紆道輾轉至蘇州受關防奏請赴徽州甯國暫駐二郡爲入浙門戶浙江巡撫黃宗漢聞先生至大喜謂浙人經理皖防必能共濟先生入徽州府城鄰邑太平石埭皆爲賊踞先生乃檄兩校官往諭之二縣民謹呼迎曰不意今日復見長官學使者出我水火敢不如命賊所置監軍皆宵遁先生在徽州五年弔死傷問疾苦士民安之然賊去來無常欲舉試事輒中止至九年己未始受代先生遂謝病游白嶽黃山賦詩而歸矣比抵杭州賊警日徧十年移家居山陰賞祔弟編修君劬於寓廬旣而杭州陷五日克復旋竄浙東先生轉徙之慈谿十一年杭州再陷同治元年甯紹台道史致諤舉采訪忠義局延先生主之三年官軍復杭州大吏趣先生歸仍主采

訪局時善後事。有司周諮屠沽織兒皆來干政。先生遂不問它事。比議廷貢院。乃推先生董其役。費巨萬。皆出激勸。輸集不請公家一銖兩也。先生以發潛闡幽史。官舊職。采訪局纂忠義錄。實綜其成。又以寇亂數年。人士死亡。子遺廢學。主講杭州敷文書院。歸安龍湖書院。提倡後起。以經術爲教。杭舊有宗文義塾。教養孤寒子弟。先生倡義請之。有司廢者。復舉先生善病時。時杜門。然物望所繫。隱然師表。家居七載。優游山水。潛心道誼。不務爲講學。門戶而虛。和清粹見者。自化。至九年春。臥病已六閱月。枕席閒。手不釋卷。四月卒。臨終。聰明不改。先生生卽秀羸。長而劬學。差以道氣自固。又習養生家言。性情退無榮利之擾。聲色之好。故於一家昆弟。最爲老壽。伯兄以舉人官陝西同知。弟編修君出嗣。伯父後旣卒。所遺四子皆撫之。成。立在徽州。治軍勸捐。濟饑奉特旨。加五級。浙江肅清總督左宗棠。臚奏得。

旨加四品卿銜。娶孫氏。繼娶劉氏。皆先卒。孫夫人生子晉蕃。杭州府學廩膳生員。孫榮椿。乙丑之夏。獻歸自閩。中始得奉教。先生五年。撰杖若引爲忘年之交。逡遁奉手。每質所疑。徐得一言。渙然冰釋。而今已矣。獻方撰次泰輿吳少宰師行狀。先師與先生同年進士。學行最近。相繼徂。



謝海內老成何其衰也嗚呼

太常寺卿湯公墓志銘

馮桂芬

惟蕭山湯氏遠有代序二十餘傳潛德不耀先師文端公始以理學文章經濟累踐大官游躋揆席肇開厥宗而祇通紹衣克繼其美者有若太常公公諱修字敏齋晚自號泔翁曾祖成德妣王華戴祖元裕妣來贈封並如文端公官考文端公金釧歷官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誥授光祿大夫妣來

誥封一品夫人文端公二子長陝西鳳翔府知府寬公其次也以道光十九年舉京兆二十有三年例得內閣中書越三年補闕咸豐二年轉典籍其明年升侍讀記名御史補福建道監察御史轉掌雲南道尋遷順天府丞五年升通政司副使六年丁文端公憂變除補大理寺少卿擢太常寺卿無何以疾去職訪醫南行自長沙至蘇州遂僑居焉同治十年四月辛巳卒年六十有一

誥授資政大夫公少端重不輕言笑善事父母侍立逾時不遷地文端公賢而愛之來夫人之卒也聞訃於南歸道中馳至慟絕寢饋柩側者三月急人之難爲人如爲己嘗曰旣爲之則善惡皆在己天下事豈有

代人做者耶時以爲名言林文忠收繳躉船雅片一時稱誦謂煙患從此可絕公獨以不先講武備爲憂人服其遠見自政歸軍機內閣之屬涉筆占署而已公獨實事求是多所舉正見賞於祁文端公遂以議軍儲上啟累千言祁公不能用顧益重之廣東馮某叛奴過市場言其主與道員某通賊爲邏卒所誦逮馮某等下獄且置之死公以大學士檄與鞫無左驗竟白其冤馮某來謝公叱之去曰吾爲公事耳非有私於若奚謝爲在諫垣遇事敢言棘棘不阿劾皖撫某以失守革員署缺奉旨切責洎登卿寺疏陳各省團練事宜軍務各省變通開科津沽戰守之策多格於部議最後庚申之警有以北巡之說進者公聞之密疏力爭言詞激烈時尙書某與親王某相比貴盛用事公嘗忤尙書又屢言事遂積慊公而

上則不以爲忤公語及

先帝知遇未嘗不歎

盛世易爲直臣嗚咽流涕也公自以太臣子由中書不數年躋三品世受

國恩奮身圖報以疾不久於位養疴中聞四方安危治忽輒憂喜見辭

色中道殂謝不盡其用朝野惜之疾革以遺疏授紀尙訖訓之曰孝弟忠信做人根本語不及他文端公之學訓詰宗漢儒窮理主敬以靜爲本則宗宋儒而歸宿在明體達用公實承之嘗曰惟靜則艱難危苦時脚根立得定熟於古名臣言行書通知時務胚胎前光濡染典訓一變世俗貴介之習宋史稱司馬康云途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爲司馬相公子也都門之於公亦然此必有粹然根於心生於色者豈惟是車馬服御之麤迹已哉著述多散佚存者奏疏一卷古文一卷詩二卷隨筆四卷配定海葉氏繼配南昌周氏皆

封夫人筵室羅氏子二紀尙縣學優廩生學喬後公數月卒女三長適內閣學士翁同龢次適舉人趙曾重次未字孫女二紀尙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以葉夫人祔禮也憶己未歲余在都公以先師碑銘見屬恩恩南轅諾而未副迨今餘十年而以紀尙請泚筆銘公墓悲夫銘曰公之系儒門相第一經引無替純仁得忠公其繼公之學探本闡洛不黜毛伏惟古訓是淑惟庭誥是服公之德玉瑩不飾石堅不防不矜於施不變於寂惟道是則公之文漢賈董之倫衡諸宋人匪葉伊陳卓乎經綸吉光彌珍中年從政外柔內勁温温其敬嶽嶽其諍結

主知惟正伎窮儉佞九遷臺省聲方盛待濟民艱圖報稱長衢踏蹬十年謝病憂時心獨柄謂公不遇官六命謂公已遇施未竟纔周甲子歸雲鄉潔齊萬善公之藏令聞孔臧奕世不忘我銘其彰之

湯敏齋太常傳

吳昆田

湯太常諱修字敏齋蕭山相國文端公子也余咸豐初元以中書到閣於公爲後進例修謁始見如故知文端公嘉慶末年視學江蘇族叔之入學食餼者二人故於公不稱前輩而稱世長公爲人一秉文端之教治經主敬文端公薨奉柩南下過浦相見嗚咽余時丁母憂公屬以服闋入都必居其邸中邸第在長安街頭條胡同咸豐八年七月余如約就居公亦自蕭山起復至下車謂余曰江浙兩省淪陷矣余愕然曰何以知之公曰以何桂清知之因言北來過常州往存何耕雲見其衣服鮮妍舉止輕便而面有驕色卒然曰金陵指日克復矣默計此何等事此傳所謂舉趾高心不固者豈有不敗者乎無已或提督張國樑謀勇足恃乎急往見之其人起坐輕率無片刻甯定叩以軍事慷慨指陳證之平昔所聞誠爲不謬然戰將耳非載福之器也古人選將必取雄傑敦厚之士蓋有道矣其後金陵賊潰圍出國樑死桂清走蘇杭繼陷一

如公言戊午順天鄉試屆期公謂余曰比來會試無所謂關防矣其弊有甚於通關節之條子也我輩直可不應試耳八月初六日公退朝言曰今日主考柏相銜

命出面色灰敗必有大禍豈科場將興大獄邪及榜發獄起柏相伏法公何嘗讀相人書哉忠誠伉直發於至性能前知如此文端公神道碑未作公不欲以煩朝貴聞魯一同通甫文有剛直氣屬余走書爲之請文既成曰不激不隨傳矣譚祖同桐舫隸書實近代所無因乞書之歸以刻於蕭山謂余曰此碑必後百年出以示人耳蓋其時朝貴頗不喜也咸豐初國用支絀言理財者遽起公以內閣侍讀從祁壽陽相國文端公與議有上壽陽書極剴切余申明其說載之雜著中其時公弟斐齋大令江西戚喻菑臣庶常及午橋太守皆在笈中朝夕談讌賦詩論及時事輒悵然失咸豐九年粵寇未艾而皖捻復張江淮騷動余五月別公歸次年二月賊至家破出亡公郵致白金相卹其年秋夷難起文宗北狩公走湘沅乞援不獲和議成公居湘中尙與余通音問同治五年余赴杭州過蘇州知公於湘中還訪得之相見悲喜交集獲見公子紀尙力學能文歎明德之有後次年反自浙復謁公於邸舍嗣通書

尺不絕公於余之破家貧困蓋無一日不拳拳也十年余主講奎文書院五月二十四日自秋亭郡伯署飲歸得公訃慟不可忍哭以一聯曰誰知長孺真憂國從此潛夫廢箸書公憂世之志甚迫故議論不能諧俗人知公剛直如文端而或疑其迂迄今滄海橫流追念公言厯檢遺札曷禁感於無窮也

大理寺卿李公墓志銘

汪士鐸

天之期吾儒也厚矣運厄陽九其謀帷幄率熊羆顯畀以戡亂之權者皆儒臣若修其學業講明繩已濟物之術而待後王之用是為師儒師儒者吾見之於臨川李公公諱聯琇字季瑩一字小湖系出自唐太宗子曹恭王明其後王皋建中中節度江西有大功子孫家焉至宋有監大軍倉諱居信者始遷撫之臨川

國朝有以鹽筴起家桂林諱宜民者公曾祖也監生諱秉仁者公之祖刑部郎中諱秉禮者公本生祖也後皆

贈光祿大夫妣皆

封一品夫人工部左侍郎有大名世所稱春湖先生諱宗瀚者公之考事具

國史

封一品夫人朱氏者公之妣以公貴

贈太夫人漆氏者公所生母也公昆弟八人伯聯璧仲聯珂以舉人仕

中書叔聯璣伯叔皆以公官翰林時

勉贈如其官公其季也餘皆殤公生於桂林五歲始返臨川性清峻恥

苟同年十二侍郎見背甫尊服漆太夫人又卒哀慕危苦非人所堪發

憤淬厲背人夜誦倦輒自爪面繫髮坐後使不得隱几初爲文才氣灑

博及從鄧夢舟先生游益沈酣箋注講義名大家爲文軌轍自闢畦町

據其心所獨得嘗爲歲寒章文錢唐許公乃普歎賞之以國學生中式

道光二十年舉人旋丁太夫人艱服闋考取覺羅官學教習二十五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咸豐二年大考翰詹

文宗擢置一等一名補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學士充會試同考官署

國子監祭酒隨階厯充

國史

實錄兩館協修纂修總校內閣批本

咸安宮總裁扈

蹕祇謁

東陵稽查右翼宗學

日講起居注官加隨帶五級是年秋

簡放福建學政其時粵逆據金陵賊徒四竄一二師武臣未能拯阽危  
奏膚功也公急時要不爲迂談故風忠節則請崇祀陸忠烈公秀夫於  
兩廡綏地方則疏請熊守謙舒化民等諸人主鄉團誦知充沂曹捻匪  
萌牙則請巡撫督兵速勦薦知縣黃良楷顓辦緝捕慎海疆則請沿海  
弁員奉調者本缺迅遴署人裕軍餉則節次捐廉奉數千金請停放京  
官三年春季奉銀裁軍需海運各局冗員四年至福建搜采落卷多所  
甄拔斥泉州童之賄屬者風氣爲一變其年擢大理寺卿五年調江蘇  
學政留審朱璐控案蓋公清忠之忱

天眷久注駸駸乎鄉用矣六年之官江蘇其勤慎一如閩然是時髮捻  
糾結苗回鴟張外洋乘瑕蹈郟公感憤憂虞念非有威望握欽符者不  
能肅靖大局書生無補世用也八年任滿會陳痾迸棘遂請開缺髮逆  
東竄辟地通州川港困屯甚於未遇時或請主師山書院公侃侃持正  
不肯貶道求悅燔肉雖微舉比勇徹閉門掃軌辟脂若浼不受無處之



饋不詣要人門擇交矜慎不矯矯不翁翁而真素誠慤見者心折惟以  
祿不逮養佩唳霜露既而曾文正公延主鍾山惜陰兩講席賓禮殷華  
雖亂後登笈請業者投卷踰千百公評隲自昧爽至丙夜裁狂成猥靡  
怠寒暑侍坐之士奉公身教爲圭臬參倚忠篤不少蹠故一時氣節文  
翰巍爲世冠其造就品類昌學術十四年如一日爲盧抱經姚姬傳以  
來諸儒所不及公之卒人士悲悼若失親愛旣奉公栗主祀諸講舍又  
哀其學行之大者籲請督憲沈公葆楨具奏奉  
旨果宣付史館入儒林傳烏乎公官儒官言儒言行儒行非天始終欲  
公以儒報

國與除在史館時分纂

宣宗實錄外雖學綜漢宋然摛抑不欲以末技詠人及門諸子蒐輯編  
爲好雲樓初集二集采風劄記治忘日錄臨川答問纂訂崇明縣志師  
山詩存各若干卷公生於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卒於光緒四年  
正月八日春秋五十有九配趙淑人山西候補知府秉襄之女  
誥贈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繼室錢淑人烏程庠生孚威之女  
誥封夫人筵室桂韓吳三孺人子翊煌同治十二年舉人孫二世釗世

圖皆幼翊煌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謂子辱與公友言必不誣公來請銘予惟自太史公於名臣外勅傳儒林上述孔子游夏下逮經師淵源派別率有廉節不負所學其誼至美善他雖銘鼎旌常猶不得與於是其與於是者必隆於學而大裨於教化修身厲俗俾後生有所統壹如公者無媿儒者矣迺不辭而爲之銘曰

昔薄成王澤瀾江黃輪舟敬器爲猗蘭光監倉奠居司空始張篤慶在公畫衮黼裳釋祔媯典威鳳翺翔

帝顧而熙拔冠玉堂作朕耳目斗牛女旁是富元璣汝衡汝量俗學速化唯唯無詬干女同兒萬牛一榻瘡癘燥螻神用不辭公訓爲文左右攘磔必抽單微幽突載孽薦其肥脂與其膻腊本此盼睨剽舌咋調我簫勺聲滿鹹鴻番番元侯爲士求師值公引退纁璧禮之江東千里聞韶恨遲薶茶厭傑雕璞暴絲山頽哲萎輟業興悲餘姚桐城儒林魁耆公參其閒前光後儀輝茲橫舍俎豆攸宜

三品頂戴四品京堂郭公神道碑銘

王先謙

公諱崑燾元名先梓字仲毅意城其自號也晚更號樗叟湘陰郭氏曾祖熊貢生祖世遵廩膳生本生祖世詮優增生考家彪議敘八品三世

皆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太夫人公兄弟三人長前兵部左侍郎嵩燾次  
公次貴州候補道崙燾皆負時名公及侍郎尤早達以文章器識並重  
海內侍郎以名進士入翰林供奉

內廷而公方盛年會試再黜輒絕意科舉侍郎游歷封疆爲

天子大臣持節數萬里外而公優游幕府屢辭薦剡足不出里門心不  
以顯仕爲樂侍郎慷慨喜論事剖析當否必窮物情而公終日恂恂不  
見涯際至於天性篤厚接人以誠操筆落紙累數千言弗窮肆應推揚  
賢善如不及規畫當世之務發微洞遠若蒼蔡之於卜筮罔不同也公  
年十二有神童之目與侍郎同補弟子員覆試投卷學使見公幼謂曰  
得非汝兄所爲邪公請試他題就案起草立成學使歎奇之至長沙與  
羅忠節公澤南劉公蓉友善究心儒先性理書年二十以優增生中式  
道光甲辰

恩科舉人入都與侍郎同主曾文正公國藩學益進咸豐二年壬子粵  
寇圍長沙巡撫張公亮基梯城入守卽延今大學士恪靖侯左公宗棠  
暨公入幕府左公主軍政文檄函牘調發兵食多主之公張公移督湖

廣復延公及左公往張公左遷則皆辭歸又皆爲巡撫駱文忠公秉章  
禮聘贊戎政權商稅兵食大充左公奉

命督師公終始綜理駱公入川毛公鴻賓惲公世臨繼之皆倚公以辦  
是時湖南兵出四援南兩粵西蜀滇黔東豫章浙閩而曾公東征召募  
飛輓無虛日一根本湖南時其緩急應機立濟輯和將帥屏扞疆圉躬  
任不疑沛然釐然退若無事雖大吏屢易任專於公數千里外血脈貫  
輸事會靡滯故公晏處閩里其勛澤常在天下粵寇平公辭幕府劉公  
崑撫湖南以援黔剿苗復延公贊畫黔苗平遂辭不出惟

聖清用法制齊壹宇內鄉里搢紳以安靜守己自繩無敢與公事取謗  
戾及東南大亂湖湘豪俊挺奮忠義節鉞背望矛戟芻粟於是焉取資  
非邦之大賢不足以信疆吏管事樞聯洽眾志故公與左公乘時戡亂  
樹聲桑梓閱二百餘年未有之局亦遭其勢而然也然當時左公中飛  
語爲總督所齟齬幾蹈不測禍而公和平遜順不有成勞雍容進退以  
義自飭故當其任無危機竟其事無遺議可謂善自處矣光緒元年乙  
亥公子慶藩官浙江迎公就養大江南北暨浙東西名山勝蹟遊覽都  
徧益雄於詩踰數年歸以光緒八年壬午十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

始公迭卻大吏奏薦強而後受由國子監助教晉內閣中書四品京堂加三品頂戴

特旨賞花翎簪有雲臥山莊詩集二十卷尺牘八卷夫人同邑盛氏子三慶藩優廩貢生二品頂戴浙江補用道慶蓉候選同知出後從父慶護縣學生五品頂戴兩淮候補鹽經歷女六三適士族其三殤孫男七本源本常本彊本文本墀俱殤本堅候選縣丞本堯五品銜候選兵馬司副指揮孫女四某年月日葬某原慶藩泣請表公墓迺為銘曰  
皇宇熾豐巨奸煽粵孰扼其吭以翦狂孽地靈孕鍾騰衡蹕湘眾力合治遂銷寇銳峩峩羣帥奮張威略居中權衡時維左郭二妙入幕如壘叶箴左總師于繁公獨治千里赴機一以坐照軍書紛拏大府坐嘯區寓再奠澹遺世榮眾取不取高名無名羣賢交推  
九重褒美不朽有三何必貴仕孰固吾圉歷久或忘我銘公勛以詔吾鄉

又仲弟樛安家傳

郭嵩燾

君湘陰郭氏名崑燾字意城晚自號樛安生二歲母張太夫人教之識字所攜玩具一破硯及諸斷縑碎簡不隨羣兒嬉弄年十二補郡學生

又九年舉於鄉其文固已斐然傑出於時而性簡重檢束繩尺不苟言笑咸豐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之人皆曰是惟君宜時居父光祿公及太夫人喪涕泣拒之更舉今相國左公明年廣西賊圍長沙巡撫銅山張公召君與左公主軍事自是以身任安危二十餘年張公移督武昌賊始棄城東下掇拾瓦礫支木爲居公私埽地以盡城無居人於時巡撫駱文忠公方伯漱浦嚴公廉訪江忠烈公稱盛一時每日夕會事督署明日某治某事某治某事君操筆記其事以授所司明日夕報聞則更議所事以爲常興廢舉敝日新月盛張公每夕手挈總督關防以屬左公及君曰軍情緩急眉睫間耳有發先行而後告李開方擾懷慶自河南折而南夜半得報急調兵會鵝公頸驟與賊遇賊出不意大擾亂斬李開方殲其軍報至張公始知賊之分馳北竄者於是燔焉君嘗以自喜言稍逾時使賊徐行平地害可勝言哉張公自任天下之重而任人尤信不疑雖在危難日忻忻以樂也張公旋調撫山東罷歸語君吾在兩湖得君二人爲助以有成功山東求一人不得是以無成駱文忠公移撫湖南曾文正公奉

命合水陸之師東征軍資所出一倚左公及君營辦左公旋亦治師浙  
江君內簡軍實外籌天下大局援江援鄂援皖援浙援粵援滇援黔援  
蜀征兵四出隨事緩急聞警輒赴凡軍行山川險要策應遲速及將帥  
能否高下審事量敵受成於心惟所指發應弦赴節每軍出轉餉數千  
里遠輸近委未嘗有匱君一以任之自湖南始被兵訖粵匪之滅十餘  
年以一省之力支柱東南大勢君之力爲多君名能知人察幾觀變自  
守尤嚴涇縣翟公權撫事旬日君急引歸遣官四五輩就家強起之君  
辭益堅吾問曰此其禮隆意勤不可少屈乎君曰矯亂者持其敝辰沅  
道請保防邊八百人嚴斥其濫翟公曰無然我爲正之比其摺增加至  
九百人是且爲無畦町吾亦與爲無畦町無甯已矣其後歷城毛公至  
君旦入治公牘夜常就宿釐局曰治釐吾事也吾言日夕僕僕自苦何  
爲君曰吾得進退自由無顯去之迹亦所以全交也其於駱文忠公陽  
湖惲公景東劉公二十年訢合無閒視君所爲若出其身君亦視所治  
事若治其私蓋君才志足以濟世宏務寬明仁恕不立崖岸要其心求  
利

國家不以利己介然之節未嘗一日苟安其身多人所不知者由舉人

保國子監助教內閣中書至四品卿加三品銜

賞戴花翎皆祕不使君知君知輒已去曰吾自度不任仕宦多受

國恩非所安也江南平即辭去景東劉公討貴州苗力起君苗將平又

辭去軍興有成勞又在事久名蹟顯異莫逾君而敘功莫儉於君其行

誼未知視古人何如要可謂性之安者矣年六十以無疾卒其葬也平

江李次青方伯銘其墓長沙王逸梧祭酒又為碑文樹之墓道載君行

事甚詳嵩燾因撫拾君之軼事有關大節及天下所以盛衰別為之傳

藏於家其文章志行施之家而推惠鄉里為時所傳誦不備述焉

丁濂甫墓志銘

孫衣言

同治癸酉六月同年生丁太僕濂甫以浙江學政卒於杭州先是予主

講紫陽書院濂甫以典丁卯福建鄉試特開一科補行甲子鄉試考

非丁還

朝過杭與予一相見及濂甫視浙學則予在金陵既而來皖相去益遠

予與濂甫雖時致書問相寒暄然皆以官事牽率未暇為深談而時時

聞人言濂甫在浙甚舉其職又傳其初至官時所為訓士約言四章皆

簡要可誦濂甫年方強當官勤力自喜人皆謂濂甫且大顯而竟以積



勞成疾遽卒濂甫既卒其子立瀛等以狀來乞爲銘予衰老多病又刑獄事尤甚久無以報而立瀛兄弟再三趣不已予與濂甫同年同官翰林雖憚爲文字固不能不爲濂甫銘也因取其狀序之曰丁氏故丹徒大族其先宋太府卿煜以知鎮江軍府事由汴來占籍遂爲丹徒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

贈資政大夫妣某某氏皆

贈夫人本生祖某

贈中憲大夫妣某氏

贈淑人濂甫幼穎異嗜學而尤精於科舉之文年十六補博士弟子二十領鄉薦以家貲助軍興得內閣中書遂中道光庚戌會試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中允大考仍爲編修歷湖廣京畿道監察御史內閣侍讀學士太僕寺少卿遂爲卿歷充

國史館協修

實錄館纂修功臣館纂修戊午順天鄉試同考官廣西福建副考官四川正考官提督浙江學政卒年五十有三濂甫爲人小心和謹在臺諫未嘗好爲鋒穎然嘗因天象有變疏請修省劾統兵大臣某又嘗請裁

減榷務及停止直隸米捐人以爲難及爲主考學政尤以去積弊正文體爲務故所取多知名士其在浙江適當選拔貢士異時學使者試拔貢喜取英俊少年能楷書八韻詩以謂它日館閣選也濂甫所甄錄多績學久困者人益以爲知體蓋予嘗謂

國家百餘年來不復以制科求士士之窮經學古者往往無以自見而朝廷亦不獲眞儒之用惟學政之職三年一舉優貢十二年一舉拔貢其意猶近於鴻博誠能略重教官之任使於平時稍稍留心士行而所以考試之亦務略趨於古

朝考中第則用之與進士比猶可以得通方之才爲緩急之用顧其法猶未善也而濂甫在浙果能不爲流俗所爲是其可書者已始與予同舉進士武陵楊彝珍季涵德清俞樾蔭甫江甯壽昌湘帆最能讀書爲古文予心竊好之及散館季涵湘帆皆改部蔭甫一出視學卽罷去予常爲三君者不怡也濂甫方壯年由詞林諫官驟至卿貳又以文學受知遇連出主文事所至北踰太行南極閩嶠西略岷峩皆世所謂繁富之區名勝之地及視學兩浙則又東南文學淵藪湖山秀絕寇亂之餘故家蓄藏往往散出濂甫得以恣意蒐采得宋元以來法書名畫輒手

自摹寫以為娛樂而官又日起有聲予意濂甫必將資見聞之廣益濬其文章之奇以就其業稱其志而豈謂其止於是耶豈天之於濂甫固亦有所靳歟是非予之所能知矣濂甫諱紹周娶劉氏繼室蔡氏皆封夫人子男三長立瀛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立淦廩貢生候選訓導立鈞庚午舉人而立淦出為其兄紹韓後孫女三銘曰

山蒼蒼江茫茫有崇其封深其藏有繼起者其世昌

張佩綸

二品頂戴大理寺卿軍機處行走朱公神道碑  
公諱學勤字修伯仁和朱氏其先隨宋南渡定居塘棲之豐田介杭湖兩郡間五世祖諱世榮領康熙間鄉薦為南康令有聲曾祖諱華祖諱椿均入仁和縣學故今為仁和人考以升道光二十年進士順天順義縣知縣公生三歲而母卓夫人即世順義君遠游教授師事伯父以泰借里中勞氏藏書晝夜鈔誦十年而學大成年十六應郡試學使姚公元之歎曰此陸敬輿馬貴與儔也侍順義君官舍質問羣經疑義盡傳父學咸豐元年順天舉人三年進士以翰林庶吉士改戶部入直軍機處補戶部湖廣司主事歷廣西司員外郎陝西貴州司郎中鴻臚寺少卿內閣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宗人府府丞大理寺卿稽察右翼羅學

左翼宗學充同治元年順天鄉試同考官六年江西鄉試正考官以金陵克復功

賞戴花翎以平盛京馬賊功

賞三代二品封典以平粵平捻方略告成

賞二品頂戴先後典機密十有七年而其為軍機領班則與同治一朝中興軍事相終始咸豐之季羣盜並起天下匆匆而端肅用事專務刻深公卿遲行緩步以養望其才者鷹擊毛摯舞智相排以取進公慨然時事之將變絜已首公一絕請寄與邵君懿辰王君拯閻文介公敬銘丁文誠公寶楨及一時魁奇髦傑講求經世之學直廬夜宿發

歷朝詔令諸名臣奏議讀之朝章國故日益洞明率以夜半趨直退而記事餘暇以接賓客詢咨天下之利病將吏長短地形險易條分件繫皆有瑣簿湘軍初起孤危日甚嘗以術調護其間英吉利入犯天津公偕大臣使通州計禽巴夏禮置之獄恭王留守奏公自隨繾綣周旋用弭大難同治建元朝局清廓王及樞廷諸大臣均深相委重公意始得發舒每議大政引古今處便宜大臣輒採用之聲名達兩宮閒騎賊橫行邊徼為遼瀋患瓜爾佳文忠公文祥以軍機大臣視

師辟公爲全軍翼長公部分諸將禽斬其渠率殆盡悔過自出者縱歸田里浹旬而定以奉天爲

國家根本地吏治不戢實爲亂首條舉利害推行郡國關東使之直隸提督劉銘傳旣平東捻引疾離軍及西捻擾近畿累檄不起公上疏責以大義銘傳承

詔卽出遂戡巨憝旬肅清曾文正公入都握公手曰學足論古才足幹時後來之重器也天下旣定公慮輦轂踵承平故事漸卽便安而一切軍興權宜苛碎之政時當有所張弛三上文忠書極言外侮之亟國用之殫人才之消長深切著明時人比之賈誼以九卿久居中駸駸大用矣而公才氣凌厲遇有所不可輒侃侃與長官力爭沈文定公桂芬參政憚公名高不能屈也而心內不平十二年秋京師大雨郊甸苦飢溺公疏請發帑五十萬振濟

天子俞之及苑囿議起言者以躔直觸怒當擬旨切責公以其語樸忠不爲峻詞譙讓也久之

上感悟竟罷其役文定益以此猜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惠直時文忠久病公亦積瘁重臄旣鬱鬱不能盡展其志王大臣留之堅又不得去

穆宗毅皇帝崩公在告中疆起仆地病日增劇光緒元年正月四日遽卒於位年五十三初公官戶部日以庫儲支絀作國用出入攷請俟賊平之後京師及邊海各行省用封樁庫法歲存三百萬以備不虞閩文介領度支據之作光緒會計錄而封樁卒不果行通商衙門始建公兼行總辦建言宜設商防文教四司今按國股分於名不順文忠不欲以通商爲經制議遂中輟佩綸預商政亟欲推明公說會使閩去國塵立海防一司而已其他所建明禁中事祕佩綸從公日淺不盡詳也三世皆嗜學劬古順義君兄弟尤潛挈經史求假善本手自勘校公益事搜討積聚篇卷最擅精博爲海內所推讀書過目不忘蒙古部落海裔地名詭異佶屈袞袞上口不誤一字有集三十卷讀書跋識二十卷樞垣日記十二卷均藏於家夫人同縣馬氏子二澂江蘇補用道潛署順天府治中北路廳同知女三長適蔡世佐季適王國楨中女歸於佩綸光緒二年二月癸未葬錢塘風篁嶺之麓越十五年始伐石以表墓道而潛來請銘銘曰

毅皇中興雲雷再造渙汗滂流公參視草滿室滿堂代言揆藻一詔風行羣孽電掃公之經術受諸嚴君萬派匯納事賢友仁洞今窺古萃於

一身贊世光國斂秋噓春貧為弱萌獨權國用憂時而巳有規無頌天  
吳跋浪公佐賢王斯禽斯縱以遏其狂銅馬負嶠公贊元輔斯懲斯恣  
以止其武猛將可御餓人可蘇黃鐘之宮不協吳歛天生隰朋為管仲  
舌天生我公一朝謨烈來宣天口去攀龍髯巖巖大理帝所光潛官不  
及諡恩不任子豫於九卿中路而止葬公何鄉龍泓風篁湖水或竭公  
名難沒季治中求銘昭功運有代謝功無虛藉兩山嵯峨一石陂陀  
更千萬禩吾銘不磨

署吏部左侍郎通政司使周公神道碑

繆荃孫

公諱家楣姓周氏江蘇宜興人曾祖汝礪祖秉鈞父蔭南均以公貴  
封贈如例咸豐九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禮部主事由員外  
郎中太僕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兩授順天府尹擢通政司使歷署吏部  
禮部侍郎都察左副都御史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十七年在大  
臣上行走者四年其實心任事有聲尤以在總署及任府尹為最著公  
初充章京時大學士王文忠公深器之其辦理四川教案上書王大臣  
略言中國地方官向來辦理民教交涉事件教民係中國人但論曲直  
不論民教川省遇有此等詞訟常多偏護教民甚至首告逆忤之案不

治其子而咎其父持平理獄之官不以爲職而以爲過者不知激烈之  
病其患在目前而爲禍迫縱庇之病其患在日後且目前亦難緩而爲  
禍尤深率此以往必至如雲南甘肅之漢回仇殺禍結兵連悔將何及  
至該將軍等咨稱教民有犯由司鐸送官究辦是轉以中國治民之柄  
畀之該教決不可行查川省教案向由將軍主稿今擬嗣後改歸總督  
主政則責任歸於地方知成敗功罪之難諉疾痛皆其赤子知閭閻性  
命之堪珍時論多譴之丁憂里居值洋教士購建天主堂紳民憤訴知  
縣問方略公告以驗契有無購爲天主堂字樣如無卽係蒙購照章不  
准執業蓋揆其事之必無故藉此以爲斷果如其言教士遂去其爲府  
尹也飭吏治通民隱培本原正風俗履任時首劾賊吏王莖官方一肅  
提審案件剖決如流京師里諺有云不怕宛平縣止怕到後店後店者  
胥役私禁處也公廉得其實嚴禁之奏設候質公所於府東偏凡府局  
大輿宛平兩縣人證咸入其中委員經理備極矜恤通州良鄉爲京東  
西孔道差徭繁重車頭奸利擾累良民公奏設官車局二適神機營調  
用大車五百輛不煩民而事集公爲政凡關繫民事廢弛已久者皆不  
避怨謗毅然規復以功德林留養貧民日久滋弊改歸官辦內務府所



管貧民棉衣銀兩亦歸府尹管理戶部給發孤貧放款改支實數奏上均如所請并增設回民義塾六所以化其好鬪之俗順天府無志書公建議創修不十年而成書別輯幽光錄一編表揚節孝刊布閭閻俾資觀感葺治金臺書院廣徵書籍加給膏火資爲肄業之費光緒八年順天府鄉試國子監暨學政咨送考生名數浮於號舍者三千餘人試期迫官吏皆愕眙公倉卒閒奏撥巨款展築闈廡鱗建席號入闈後傳語諸生遇雨勿散走府尹來同受從容蔽事故明裔延恩侯誠端因昌平陵戶控案交公查辦既奏結復附請照蒙古王公例發給十成俸銀俾充祭需奉

俞旨允准先後去府尹任皆手書事宜數十條以告新尹公之辦振也以幹濟之略行惻怛之心募捐之數多於帑項私函之告密於公牘始於光緒四年永清等縣水災公遣員往振或請緩惻然曰固知例須勘報然被災以後勘報以前小民何所依賴趣卽行仍照章籌蠲振至九年夏淫雨河溢順天二十四州縣相續被災亟遣員紳振撫旋會疏陳災

上命直隸總督截漕備振公復專摺瀝陳順天被水情形詞甚迫切奉

旨迅速籌款妥爲振卹公手定章程十條札行州縣且諭之曰各該州縣需用之款立稟本衙門以資籌畫如有災不訴所訴不實及籌請之數不足振濟或領銀領米不能盡心實惠及民致有捏冒遺漏可救不救救非所救皆各該州縣之咎若各該州縣災實必訴所訴必實籌請之數足以振濟而本衙門不能照數籌備俾得盡心紓災活人則係本衙門之咎寤寐各求所安災黎環集而視天日鑒之鬼神知之聞者感泣維時順天庫存振餘款項僅萬餘金已撥助東振三千外無專款迺徧告各疆吏海關及施振紳士先後得款逾百萬武清寶坻災較重放款各以十餘萬計嗣後各直省屢告偏災復以其閒協撥直隸山東江蘇浙江江西湖北等省比去任庫儲尙存十餘萬兩遂奏請發典生息以備凶荒公又謂以工代振爲荒政要策畿東水利以北運河青龍灣及筐兒港兩減河并沿河各隄工爲最自怡賢親王督理後未議重修因慨然以籌款自任偕直隸總督李鴻章區分督辦費帑三十萬有奇他工程所費略稱是而平糶施粥官醫典牛給種各局咸次第舉行災民慶更生焉卒年五十三公生平孝友篤於倫誼慷慨好施同鄉有求者無弗應不以境之豐約易其心自爲諸生以至卿貳如一日一爲丙

子科四川鄉試正考官癸未充

殿試讀卷官所得多名士如毛澂喬樹柎光典張預其尤著者京畿十七縣紳士懇請建祠通州

特旨俞允配潘氏夏氏賈氏蔣氏皆

封夫人子志匡先歿志程志劬皆幼荃孫計偕入都卽與公莫逆迨供京職情好尤篤公葬已十餘年而墓門之碑未立志程昆弟屬以草創其敢以不文辭爰作銘曰

海禁大開艤幢四來兵機禍胎英商法教胡雛夜嘯熒惑兩曜矯矯我公偕文文忠詢謀僉同太亢則折太卑則劣理明語決當局危疑旁觀詆謫謗語橫施公旣去位歲遷月異非愚則媚寰宇震驚列強競爭應思前型愛才籌振李衛富鄭古今輝映書法過庭詩才長卿後先抗衡公墓廿載鐫銘猶待敢辭煩猥國山魂魂瀟湖渾渾同此長存

太常寺卿袁公墓碑

譚廷獻

國家治亂安危之際倚藉諸臣工而臣僚之得所藉手措海寓於平定左右匡弼造邾密陳與夫封章上達洞燭夷險之機緘貫通中外一言九鼎偶涉世變以死報國餐鉞如飴然而有遺痛焉吾友袁太常遇之

公諱昶字重黎一字礪秋浙江嚴州桐廬人生有奇秉夙慧冠羣少遭  
寇亂考世紀公任俠好奇井里推敬摘文瑰岸咸豐之季出入兵間計  
馘酋豪潔身旋里卒以狎視兵革沒於行陳家亦毀燼公十九歲已冒  
百艱游學杭州厲志讀有用書恆聞雞卽起展卷待旦不問饗食循是  
淵雅親賢廣友術業大就同治六年中式鄉舉光緒丙子成進士以部  
曹用觀政司徒時事漸非隱微多患幾欲終隱師友敦勸入都遴總理  
衙門章京公於是究心中西交涉舊贖手鈔盈數篋本股當陳利病記  
誦滔滔承詢必答

朝廷屬意使才恆辭之然於樞要如燭照數計閱九年

特簡皖南觀察駐蕪湖通商設教措注裕如素所蓄積馳譽民夷欣若  
創見公以仕爲學師表人倫修中江書院擴齋舍聘名師士風日盛至  
於練團衛良立先覺正氣遺愛三祠以樹教化聯營伍以靖地方東鄰  
失和甲午長江人心震恐得公禦侮倚若長城英國兵輪助順鎮靜流  
氓出入鮮敢謹者地方實政更僕數之不能盡廉以自持官廨蕭然若  
寒素友朋往來文酒歡聚悠然渙然山林同遠治蕪湖五閱歲勸農桑  
繕隄堰視百姓如家人光緒二十四年夏奉陝西按察之

命將解任猶嚴治盜以息民謠

詔下求言時方銳意變法公條陳詳論六大國形勢請去積弊整武求才安內靖外

簡在心許下六部議行擢官江甯布政使調直隸咸未赴是秋國政再變至召四鄰詰責以外部多不勝任公被

旨以京卿視外部矣公既內用銳志建白密陳慶邸保全

內廷免不測杜佞臣以卻羣疑外部方習依違公乃侃侃不阿屈與大僚論外國行教事覲縷本末時與許侍郎景澄同心同官維持調護之

明年

詔求財政公主開源首陳製土貨徵落地稅以抽釐爲萬不得已之舉惟可議減不可議增又須得人而理舉廉讓知名之士卒不能悉以才見會建儲議亟九州惶惑士民電陳政府請諍廢立公密商諸公懼致決裂幸王相國在

太后前挽救得稍緩頰公每於陳奏時晰言中外流弊王大臣側目者屢矣二十六年義和團變起其糾眾倡亂匿影北地歷有年所掠害村氓有司未有嚴治之者甚且信爲義民有幻術召神卻兵火惑亂疆臣

榮及

宮廷請撫以自強遂引酋豪覲

殿陛於是扶清滅洋妄言流布權貴招搖京師麇集榛莽盈城毀教堂  
殺教民圍攻使館公知禍已決裂約許侍郎聯銜力諍請派巨帥統率  
師旅勦撫兼施束匪徒安公使且邪說不可信各國使館攻守已斃匪  
數十燬其拳壇何術之有此主勦第一疏也未用其言時使館已密調  
洋兵來護而德國使臣塗遇拳匪槍斃攻館益亟公再上陳急速保護  
維持大局言董福祥所統甘肅軍聲勢相倚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  
行人今攻使館斃公使肇泰西之隙不獨勝敗實存亡攸關若各國忿  
忿先殺我使是易刃也方存問餽贈示懷柔匪徒擾如故外人疑縱令  
陵轍各國紛紛調兵以代勦爲辭請敕大學士榮祿剋期將拳匪一律  
驅逐出城以救燃眉再圖勦洗永杜後患亦知言出禍隨念存亡呼吸  
不忍不言此第二疏也不意大臣信崇邪術誤國誤民公悲憤瀝血仍  
請嚴懲禍首疏意以昔年髮捻猶手足之疾今拳匪乃腹心之患竟有  
大員謬視爲義民前山東巡撫臣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  
於後滅洋之說橫挑邊釁指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括五洲各

國之洋人能盡滅否不待智者知之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毀盡淨在廷諸臣欺飾錮蔽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自誤誤人竟敢斥開釁之言以爲逆說蔽塞

宸聰剛毅趙舒翹奉使宣撫涿州解散拳匪僅託空言近日天津被陷洋兵內偪將撲京城設想及之悲來填膺盈廷如醉親而天潢尊而師保大半奉拳匪神明之若立將首先袒護之臣明正其罪三百年宗社時至今日聞不容髮應請治以重典其謬妄相若者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親爲之末減庶各國咸恍然於謬妄之臣下縱匪肇隙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享和平之福此第三疏也尤觸時忌將置死地公豫知之也上陳後告子姓以誓死明日下詔獄閱日市曹受斬決又一日始見明發人間以爲矯詔疑邪信邪臨刑之頃胸前幸得雜記遺言爲匪人攫去知交幸二公子具棺斂厝逮秋聯軍入京

兩宮蒙塵倉皇幸西安我知公地下涕泗如霽矣十二月乃得

旨與許侍郎開復官階二十七年二月北京臬兀

乘輿未返子姓艱劬扶襯取道津沽達上海華夷感歎相與扶持許襯先歸嘉興故里公以當年游學眷眷西湖山水三子允櫛梁肅榮安承

志樞徑赴杭州卜地某山某原筮葬焉以礮石碑文乞於後死故人譚廷獻雪涕紀實爰爲銘曰

九重揮淚沾許公衣公時侍側泣血依依運際陽九式微式微下獄就刑死也其歸中外政績纍纍在口報主建言舍身棄首三表不用此志挾斗昔夢肅愍禮以上賓左揖堇浦示以前塵杭遣戍回優游終老視公苦辛益震襟抱葬卜湖山古人結鄰百歲千秋同爲明神

意園事略

楊鍾義

宗室祭酒盛昱字伯熙肅武親王裔孫隸鑲白旗第三族曾祖肅恭親王永錫祖敬徵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諡文愨本生祖敬敦不入八分輔國公父恆恩字雨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母博爾濟吉特夫人和林貴種通五經能詩有芸香館遺詩二卷兄盛昌早卒所居意園爲文愨公舊邸有亭林之勝度金石書畫之室曰鬱華閣生於道光庚戌年二月二十九日少卽劬學十歲時賦緣豆詩立成四句作詩送表兄鄂特薩爾巴咱爾郡王卽用特勤字由蔭生成豐十一年十二月賞戴花翎同治六年由玉牒館謄錄以主事用九年庚午科順天鄉試中式第一名舉人出烏



齊格里文端公門光緒二年丁丑科會試中式第一名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庚辰散館授職編修簡貴清謐崇尚風雅所交皆一時魁傑以文章道義相友善文譽滿海內益自淬奮於學無所不窺讀書日盡數十卷博聞強識其攷訂經史及中外地輿皆精覈過人尤練習

本朝故事大至朝章國憲小至一名一物之細皆能詳其沿革改革之本而因以推見前後治亂之迹若撮其言錄爲一書三百年來閱博之君子未有能及者也和而介與人無町畦喜獎成後進一介不遺天下魁壘之士至京師者莫不以爲歸七年五月補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閏七月補授翰林院侍講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九年二月轉侍讀厯充

武英殿纂修協修

國史館協修五月充

日講起居注官是時言路方開特蒙

獨對十月補右春坊右庶子十年二月轉左庶子七月補授國子監祭酒與司業顏札治麟大治學舍加膏火定積分日程懲荒惰獎勤樸弦誦蒸蒸改石經刻石鼓購置書籍命諸生分輯通假彙編專取

國朝經師成說依今韻排類得二十餘冊諸生所專撰者如禮記類鈔程說文通例古音表七經緯內外編西遼紀事皆已成書校輯之書如隋唐以前音切衛宏古文官書諸葛穎桂苑珠叢釋靜洪韻英皆具草藁十二年二月充

東陵隨扈官自通籍至祭酒居官十有三年侃侃自將忠規讜論中外歎仰然不能盡行其志某學士承要人風旨撫芸香館集中送兄詩謂為忘本請

旨削版將以傾昱也仰荷

天恩不允所請十四年戊子科鄉試

簡放山東正考官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為題衡藝過勞每申旦不寐自是得心悸之證試竣回京不數月而疾大作貌素豐澤病起乃清羸頓異平昔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因病奏請開缺家居劇門日惟攷訂古籍益陳三代彝器法書名畫以自虞樂手寫

康熙幾暇格物編付石印耽醫理集藥方韜光潛寶物亦莫能窺也顧天性忠愛自以宗支世胄盱衡朝局怒焉傷之甲午之役喪師失地外侮紛乘擬復出有所贊畫疏已具矣會有尼之者以易筮之內斷於心

遂不復出端居深念攫心蒿日益鬱鬱寡懽由是寄情山水游屐所經  
動淹旬朔不復關預人事丁酉躡雪飛狐戍戍浮渡徐水九日游上方  
山翁先生舉贈薊嬰老人手鈔詩謂是紫幢一流薊嬰查夏重以宗室  
高人序其集者也二十五年春病足牽引臂痛與海城李鑑堂督部雅  
故十月海城自瀋陽按事回觴之於意園清話竟日是夕疾作卽屬同  
年樊山先生撰神道碑戚友來視疾者語涉目錄源流尚媿媿不倦客  
去時拄杖行室中督門人鈔補宋槧倚松老人集十二月十四日微吟  
六言詩云怕死作爲已死有生本是無生縱然百有餘歲不過多得浮  
名飾巾待盡神明湛然二十日丑時卒年五十歲葬廣渠門外楊莊新  
阡福山王文敏公爲請於

朝入

國史文苑傳卒之明年而京師之亂作使其尚在則當時重臣敬信而  
聽其言必不至崇妖亂而召戎寇以貽

宗社阽危之患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慨也哉妻額爾德特氏後五  
年卒子榮軾榮旂善寶八旗人爲古文詞者未有撰集之本雍正閒奉  
敕纂八旗志詳於事實不及文辭嘉慶閒棟鄂尙書鐵保選錄

熙朝雅頌集八旗之詩爛然矣而文尚闕如道光朝納蘭恭勤公那清  
安有梓里文存之選皆制藝也他文未遑及謝病家居十年念蟲沙  
鶴萬劫蒼茫皆由風移俗易而無學以持之八旗之士至今而文  
教爲尤亟乃發其藏書旁加蒐訪尋碑閱肆哀集叢殘表弟漢軍楊  
鍾義贊助之京城表裏兩人躑躅得文六百五十首作者一百九  
十七家爲書五十六卷名曰八旗文經合作者攷三卷敘錄一卷都  
爲六十卷茲集以文爲主凡當官論事之作近於吏牘者概置不  
錄仿新安文獻志不題撰人郵寄武昌付書局刊印揭糞未竟驚  
飆折柯二十八年南皮張文襄公作刻書序稱其亮節多聞習於  
掌故今日之劉中壘朱鬱儀也此編豈特傳八旗之文固可以爲  
四海九州之文式矣其善詩爲餘事不自收拾多散佚游小五  
臺五古凡八首奇偉警拔雅似姜白石記游詩沈鬱處亦復近  
杜歸以示樊山云此詩罔也倡和蓋自茲始連日酬答語多悲  
苦乃疊韻別作樂詩曰石湖田園樂天閒適古人亦有不  
得已者乎近體如和柯鳳孫韻題劉尾岑侍讀梅抱篋讀書圖  
同鄭東甫錫聘之游上方山和楊子勤表弟瀏亮雋逸偶然不羣  
爲門人劉菊農題崔子湘畫花鳥四絕句沈絲婉曲子夜之遺詞  
雄放似辛稼軒旣

卒鍾義遺書苑孤索其遺藁壬寅秋九月寫刻於武昌詩三卷詞一卷  
 名之曰鬱華閣遺集三十一年門人蒐其詩得百二十八首有出於集  
 外者膠州柯紹忞爲之序晚歲網羅金石鬱華閣金文以根據典禮流  
 傳古文裨益經訓爲宗旨所輯雪辰尋碑錄爲當世所推重精鑒別臧  
 本東坡寒食詩刁光胤牡丹睢陽五老圖烜赫藝林論畫入微嘗語張  
 度辟非曰公解書而不解畫實則書畫一理譬如顏體書必不謂是歐  
 趙體書必不謂是董各有家法面目故也惟畫亦然荆關李郭亦各有  
 家法面目迥不相同惟董巨最相似卽前輩賞鑑往往有某謂是董某  
 謂是巨者卻絕無以董巨爲李郭者以家法面目截然不同故也張文  
 襄公讀盛伯熙集詩密國文詞冠北燕西亭博雅萬珠船不知有意還  
 無意遺集都無奏一篇鍾義編次意園文略雜文一卷奏議一卷宣統  
 紀元十月刊於江甯郡齋

續碑傳集卷十七

續碑傳集卷十七

三

續碑傳集卷十八

江陰繆荃孫纂錄

道光朝翰詹

秦承業傳陳作霖

秦承業字補之號易堂江甯人天資超卓所讀經史闡誦不遺一字乾隆三十五年舉于鄉四十六年成進士

廷試二甲第一承業初舉一甲第一長洲錢棨第十是散館授

編修五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尋選授

皇子書五十四年典山西鄉試六十年升國子司業嘉慶三年丁母憂

服闋補原官以事降編修旋擢右贊善與纂

高宗實錄十三年從

幸淀津呈進詩冊蒙文綺之

賜轉右中允司經局洗馬存至侍講乞病歸生平性嚴冷言真率有睥

睨一世之概其直

上書房最久

宣宗在藩邸承業盡心啟沃每陳說大義根據經訓即音讀務求詳覈

宣宗在藩邸承業盡心啟沃每陳說大義根據經訓即音讀務求詳覈

受知遇最深善論書法宣宗曰余喜柳師工小歐皆未得書

繳還諭將御政徹去仍以畀之入諭侍及

踐位首被徵召先是十九年江蘇大旱米石銀八九兩承業因總督百

齡詢救荒策對以請帑百齡曰豫陝餉需資江浙即得請亦緩當就本

省勸捐此非德望素孚者不能先生之責也承業家故寒素貨其壽星

橋居宅得銀三千兩為鄉里倡積捐三十餘萬兩自總督以下又捐十

餘萬兩采買平糶散振施粥諸善政次第舉行以故是歲雖大饑而民

食無害百齡欲據情入告承業笑曰攘人之有以為己功非義所安也

辭不受獎至是

詔江甯布政使恆敏存問敦勸就道承業聞

命即行當事厚贐皆卻之抵都猶在穿孝期內承業白袍跪午門外具

摺請

旨

詔遣侍衛趨迎並

命先叩

梓宮再召見承業伏地慟哭



上揮淚不止是日

召見數次

賜克食四器

上與語輒稱師傅即與臣工言亦呼秦師傅而未嘗名也嘗

諭及前直書房時事因語左右曰使非天假師傅之年朕焉得再與晤

對時承業年七十八矣嘗進見帶扣墮斷為二侍臣皆失色承業從容

此係燒料非玉質賜繫並命無庸撻還其承御用金鑲貓兒眼黃舊

賜第在東華門外其再

召用

上欲以第賜之承業奏來京僅攜子一人毋須大宅叩辭不受

賞給人淺一劬

上欲以工部侍郎官承業諭大學士曹振鏞傳知承業面奏曰臣兵刑

不知錢穀不知若在位而不謀其政是曠官也不敢奉

詔

上嗟歎久之遂除翰林侍講學士仍在

上書房行走承業既受

上倚任益勤獻替其造膝所陳語悉外弗得聞適當事有加賦之請承業疏謂江浙自遭災歉後元氣未復戶鮮蓋藏且

祖宗遺訓昭然胡可不遵于是用事者不便之道光元年九月坐語言不謹罷歸承業雅善藻鑑嘗飲百齡署中見江夏陳鑾賞其俊偉以兄子妻之後鑾仕至兩江總督六合姜士冠應童子試奇其文妻以第五女士冠旋以科第顯江蘇知縣李某緣事下獄眷屬皆沒遺二女無所歸將墮樂籍亟贖出爲擇士人嫁之江甯把總裘安邦有將略承業一日過其居與縱談良久不告姓名而去會入覲

上問江南武弁有力能挽強而嫺謀略者乎承業以安邦對卽曰召用安邦知薦由承業來謁謝承業拒不見曰吾以爲公也豈欲人感哉安邦仕終徐州總兵人皆服承業之有卓識也年四十妻徐卒遂終身不娶亦不置妾媵晚好形家言曰徘徊山水間年八十四卒贈三品卿十二年

上追念承業忠諤有訓迪情殷景懷落淚書齋風味宛如昨日之諭并

特贈禮部尚書二十七年

賜諡文愨并祭一壇

賞銀三百兩立碑建祠所著有和

養正書屋詩瑞芝軒文集

詹事鮑覺生先生墓志銘

陳用光

道光六年三月十九日詹事鮑覺生先生以疾卒於京師之寓齋公邃

於文學質厚性直敢任事有明斷才皆為

兩朝所深知故中嘗躋而終顯使公不乞病卿貳旦晚可復乃不能留

其身以慰今

天子之眷注朝之士大夫莫不重公學行為

朝廷惜而余與公遊從至久且熟其以文字相質證蓋誼在師友間一

旦失所瞻侍其為悲尤深矣今執筆銘公之墓言之安得不痛也公諱

桂星字雙五一字覺生歙之巖鎮人也曾祖善基祖倚樓父嘉命三世

皆以公所歷官得

封贈如例公兄弟四人次居長少有異稟八歲能詠詩本生祖嘗奇其

才十五補縣學生居貧授徒為養丙午中江南鄉試副榜壬子舉京兆

試己未成進士由庶吉士授職編修癸亥

廷試翰詹列高第擢中允自是進奉文字輒拜文綺之

賜甲子典河南試乙丑督河南學丙寅擢洗馬旋擢侍講侍讀戊辰典山西試庚午擢侍講學士督湖北學轉侍讀學士擢少詹事癸酉擢詹事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當受代聞林清之變上書陳十事疾馳至京

仁宗亟稱之曰已次第見之施行矣顧以未經明發

諭旨遂削其稿雖余習於公而未嘗以示余也甲戌擢工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條奏

武英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摭公平日語中公遂落職使居京師閉門思過逾五年而復之編修及

今上卽位以編修

召對

上語之曰汝所劾者今朕褫其職矣既由侍講擢至通政司副使

上召見復謂曰欲汝習練諸事也甲申擢詹事

召對詢年齒甚悉公感

兩朝之湔濯益自奮勵思見之事以爲報而以得暑疾患胸膈痛醫逾

數月終至不起大漸時余省之至榻前執手與語呶唔不可辨蓋公自痛未能酬

國恩以余習於公欲爲明其志而以墓銘相屬也公少從吳澹泉定學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峰中年後師事姚姬傳先生於爲詩力守師說及乙亥落職居京師縱心於唐人詩益進嘗輯唐詩品八十五卷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排次之其所爲詩姬傳先生嘗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二體而自成一家者也著有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各二卷余爲庶常時公以姬傳先生語先來視余自是遂質以詩賦學及晚年過從益密嘗申之以婚姻會其子殤遂不果然公所以待余者乃獨至公叔第珊今爲乾州知州以書來敦余曰葬有期矣先兄所自爲年譜存君所其無忘銘幽之請嗚呼余安忍以不文辭公娶同里柳恭人有婦德先公卒生子二長庚嘉慶丙子舉人少爲文有奇氣公愛之甚顧得狂易之疾雖旋愈而復發公喪時乃不能執喪旣歸逾年而遂卒矣次承輝以後其從兄聰聽女一適同年朱意園太守淥第三子側室汪氏生子二慶殤虞聘白小山侍郎鎔女孫幾人公得年六十有三某月葬於某公叔第珊迎其庶嫂及虞至乾州撫教之爲之銘者新城陳用

光也銘曰

文足以繼燕許兮而才足以追姚宋也文既顯而才終闕兮何命之嗇而疾之縱也意皎皎以特立兮情落落而獨厚余痛虎賁之無人兮溯典型於遺胄

右春坊右贊善前翰林院侍講朱蘭坡先生傳

李元度

公諱琦字玉存學者稱蘭坡先生先世自姑蘇遷婺源再遷涇爲涇右族會祖諱武勳

敕祀鄉賢以曾孫理貴

贈通奉大夫祖諱慶霄以孫理貴

贈資政大夫理官貴州巡撫公從兄也公考諱安桂早世妣汪氏未婚守志嘉慶十年

旌本生考諱安邦國子生本生前妣胡氏妣趙氏公生時奉遺命爲安桂公後旣貴

覃恩累贈厥考本生考皆爲奉政大夫妣皆太宜人公生有異稟嘉慶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

武英殿纂修

國史館協修

實錄館校勘官十二年典山東鄉試充

國史館文穎館纂修十八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擢右春坊右贊善十九年遷中允教習庶吉士晉洗馬

尋除侍講充

國史館總纂二十一年教習庶吉士與修明鑑明年坐承纂官累左遷

編修充

國史館提調二十五年分校禮部試道光元年直

上書房

召對

褒勉有加

賜賚不勝紀二年復校禮部試遷贊善以汪太宜人病乞養歸至則太  
宜人已考終矣明年主講鍾山書院尋宅趙太宜人憂服闋輦下故人  
爭走書勸出山公曰祿不逮養卽萬鍾何加焉況多窀未奠乎前後主  
鍾山暨正誼紫陽書院二十有五年遂不復出公以詞壇耆宿主持風  
會後進瞻之若山斗在吳中結問梅詩社與石琢堂吳棣華兩廉訪韓

桂舫尚書彭葦閒郡守董琴涵兵備諸公迭主敦槃當是時巡撫陶文毅承宣使梁茝鄰皆同年生也寶應朱文定華陽卓文端並寓吳中公與諸公及顧南雅吳棣華相倡和續滄浪七友圖文采風流照離一世門下高材生多出取魏科壬辰會狀馬比部學易吳宗伯鍾駿並出公門而族弟榮實復領庚子解額洎丁未公重謁泮宮第三孫維垣適注學籍相攜扶以入公有詩紀事一時傳和為佳話焉明年以老辭講席三十年考終里第壽八十有二公性孝友內行純竺用文學寘身歷清要瀑直

三天疊司文枋所至皆得士若許文恪乃普文文端慶季尚書芝昌馬撫部秀儒其最也尤留心文獻為文原本經術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與桐城姚姬傳陽湖李申耆並負儒林宿望蓋鼎足而三云所著曰小萬卷齋文二十四卷詩三十二卷續藁十二卷經進藁二卷輯

國朝古文彙鈔初集百七十二卷二集百卷

國朝詁經文鈔六十二卷文選集釋二十四卷經文廣異十二卷說文假借義證二十八卷子五夢元國子生鼎元壬辰舉人蔚元增廣生起元甲午優貢葆元從九品孫十二人曾孫七人



贊曰一代之興必有鴻達魁壘之儒為斯文所繫若姚氏鉉之唐文粹  
呂氏祖謙之宋文鑑蘇氏天爵之元文類黃氏宗羲之明文海皆一朝  
文獻所薈也

聖清文治邁前古說經家尤鏗鏗顧未有甄綜為巨編者夫非操鑑者  
難其選歟公所輯

國朝文彙鈔暨詁經文鈔煌煌乎經國之巨業也諸作者且藉公以傳  
公之傳庸有既邪余夙景慕公公之曾孫憲屏司馬客吾鄉屬為公傳  
烏序異時傳儒林者抑將有取於斯也歟

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楚雄池公墓志銘

呂璜

道光十有三年春廣西學政乏員於是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楚雄  
池公奉

簡命視學粵西明年秋當更易天下學政復奉留任之

命十六年夏四月

天子擢公為國子監司業仍留視學如故既拜

命再踰月而公遂不起矣是為七月十日前二日璜入視公疾公顧謂  
曰吾滇以舟楫不利故少書籍幸陳文恭公為布政使時刊存正學之

書十餘種使士不涉於歧趨又創舉書院義學數十所所成就之材無算余幸官公故里思有以仰跂之而力不逮且邁疾矣奈何璜對曰文恭公受氣厚故耐勞公宜稍自節公徐又曰陳公處事精密不後於古名臣殆不可學其樸實則人皆可勉區區此心常恐負慚陳公因以上

孤聖主也言已氣喘甚不足以息璜亦遂出先是道光戊子公爲陝甘鄉試正考官事竣復

命奏對稱

旨遂

命入直南書房蓋

天子特以屬公而不由廷推者次日

召見養心殿

上溫語曰爲學須有體有用仰不愧俯不作能從此處下工夫乃足以當大任也公退而敬書於冊公諱生春字籥庭別字劍芝其先山東登州人今爲雲南楚雄縣人曾祖諱湘而乾隆戊申副榜諱映斗者公之祖郡庠生

誥封奉直大夫曰瑤者公之父也公自初識字有奇童之稱年十二補  
弟子員明年食廩餼嘉慶己卯舉於鄉道光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丙  
戌散館授編修嘗充壬辰會試同考官公沈毅清惠動止有儀法以不  
欺爲本以陶物振俗爲志視人世芬華泊如也課士先行誼而後文藝  
其大指曰立志曰修身曰窮經曰講學又條爲子目二十四曰塾規刊  
萬本頒示諸生蓋正學源流於是綦備又刊朱子小學挈數千帙隨使  
車所至輒分給就試者令誦習之士請謁無或不見見則首勉以植品  
問所治經心得何在或袖詩文求審定必詳指其利病詞色煦煦雖日  
數十見無倦容聞士有踰閑檢者則痛懲之於諸郡邑書院必核其實  
求所以有裨於學者費不充則與守土者議捐增必足乃已故事太平  
諸郡土司所轄之民惟佃種隸田者不許應試其佃官田者令退佃乃  
得與考其自種民田者不在禁考之列近時土官有他意凡應試者輒  
抑之或飽其欲乃錄送土童不勝冤則鳴於有司鳴於上官有走訴於  
公者公廉得其實以謂土官無聽訟之責其小大獄皆流官主之獨童  
試一端聽其操縱由己非政體且非所以廣作人之化隨具疏請改由  
流官主試事奏入格於部議不果行嘗采訪郡邑貞烈婦得六百四十

餘人孝子二人皆手書四字給之示獎勵然猶懼有所遺佚見諸生未嘗不周咨之公既惓惓於正士習扶世教而神識精緻品第士高下無不翕服善摘發隱蔽左右趨事者咸心惴然不以此弛防閑謂宵人之敢於作奸恆由馭之過寬乃得肆其志而剔奸必自近者始故於僕從及吏胥先事告戒臨事精覈既事猶博稽不已於是士驩然謂自來最難絕之弊至公無不絕也性儉素飲食服御如寒儒臨財尤耿介且嚴禁其下之多取或以過廉諷之不顧於是士驩然謂自來未盡革之費至是亦無不革也公體素羸食又少而勇於治事凡所設施審其可趣其成刻日計時有人不堪其劬者每試士宵未及分則已起啟闈唱名既畢雖夜未央不稍假寐終日坐堂皇或周行試席閒數百人作止無不在目中卷經幕客分閱者必親閱而後決去取定甲乙所爲告諭及判公牘批控詞皆手自削之纏纏數百言或千言窮日夕之力不少休以此事立辦亦以此致疾公嘗自言奉命視學之夕焚香告天苟此心有幾微不自持入於暗昧者身及子孫皆被殃跡公所爲可謂要而不忘者矣所爲文純明平易不喜作奇僻語然會文切理亦時以新藻發其摯思嘗恭和

御製重華宮茶宴詩及上元後二日對雪喜成元韻又嘗奉  
敕書

御製詩集經筵

御論公書故宗柳誠懸方嚴峭勁然亦襟抱所流露與古人同趣也直  
南書房凡五年荷

賜御書石刻及筆硯書畫貂綺食物之屬甚夥所記入秦日記一卷直  
廬記一卷詩文剩稿四卷嘗編輯節孝錄未成欲選輯廣西人詩文集  
刊之亦未成粵人士聞公之卒也無不哭之哀如喪其私親然可以觀  
公入人之深矣其生以嘉慶三年十月二十日得年三十有九配陳宜  
人無子以仲弟之子聯桂爲後璜以文字辱公知於公櫬之歸滇也徵  
諸聞見既實而預爲之銘銘曰

名臣步名儒趨或判然其歧視兮公謂無殊指也  
帝鑒顯神鑒微或倏爾其中餒兮公謂吾永矢也志維懋力維果雖天  
下重寄宜無弗舉兮且從容而就理也洪鐘萬鈞聲小發已震耳兮孰  
則虞其毀也肅肅乎公平偉乎亶乎乃如是止也

又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池公廟碑

王錫振

南書房翰林池公以道光十三年視學粵西蒞事之日揭示十二府州學曰生春奉

命之日焚香告天使吾此心有幾微曖昧者罪及其身殃及其子孫今與生徒約必率吾教而列其條目四曰立志曰修身曰治經曰講學又分子目自始就塾及成學所宜爲塾規二十四條按臨各府州攜所纂注朱子小學數千帙散予生童之試優等及補學員者輶軒所至儀從簡然及扃試星旦啟門終日肅然坐堂上生徒呈卷於座輒指畫其利病言响响若黨塾之師弟子者然而性獨沈毅生徒有舞奸及涉他事或訟於庭者必按之法不稍寬其質秀原有文者或出邊遠必導揚温拊重飲給之使就學會城十二府州之士穰穰至桂林書院至盈塞不能容乃別剏榕湖經舍數十楹於黟湖之北居之試兼經義論策詩賦延永福呂先生璜掌之其選尤嚴錫振嘗得與焉踰年天下學政當更人復留公任又二年丙申以積勞致病卒公於燕閒生徒進謁者必以禮導之學嘗爲錫振言曰詞章之學靡訓詁之學迂必將明體達用而後居則能有所守爲潔修砥行之儒出則能有所爲擔荷天下而不憂於無術錫振嘗謂學政之官天下所以爲木鐸之寄者也天下之治必

先於士王公卿詔誥之所不及者士有薰被則民從之學政者又士之羣仰而風焉者也天下之學政皆以其人而治世不亦可致哉我朝承平百年四海雍熙膏澤醇美而教士之效未詳

國家以羣經及宋儒傳注著爲令士皆誦習取科第而能體於身心者鮮一爲揣摩聲病之文以期速化坐致顯榮其閒一二魁傑之材則工顰悅習矛盾自雄文詞又其進而擊求訓音勘驗左證互相標舉見謂求是舉凡聖賢傳道經世之書悉不問其大義所歸而惟支詞旁解是尙蓋至士學離蕩若此此天下之人材惡得而不衰邪孔子教人之法由小學以入大學由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儒先發明之者備矣粵西偏遠士不爭風會則錮於簡陋而澆雜以干時好亦稀觀於池公教士之言士不可決然而有所向哉錫振受公知先而沐公教尤篤今公卒十年矣行能無狀將無以對公九原鄉人士念公勤爲祠以祀余聞而喜又懼若余者之感其德而忘其教故獨著公論學之要將揭於祠下爲來者觀焉公諱生春字劒芝又字籥庭由編修擢國子監司業卒年三十九雲南楚雄縣人

翰林院編修前山西道監察御史廉峰徐君墓志銘

彭邦疇

自古宗法不行於世一姓之子同居一鄉慶弔不相聞有無不相通遇諸塗若弗相識者比比也矧其去而之他邦者乎觀於吾友廉峰而一本之愛油然而生矣君姓徐氏諱寶善廉峰其號也徐之族望於安徽之歙縣所居曰徐村徐村之徐大宗曰皇呈析而爲朱方君系出朱方而祖皇呈者也上世自歙遷居吳之崑山伴山橋七傳至健庵尙書是爲君之高祖尙書之後又徙無錫三傳至君之本生考曰閻齋先生諱鏐慶以乾隆丙午舉人知湖北蘄州事方先生試吏時皇呈之族斗垣先生諱午由乾隆甲午舉人仕至吾江右吳城同知罷官僑寓於漢陽與閻齋先生序譜誼爲舅弟行久之情益密斗垣先生無子因昭穆相當遂以君爲嗣故君爲歙人幼而穎異且勤於學閻齋先生雖入官家故貧常以冬日負暄讀書斗垣先生見而器之先生性慷慨於資財無少靳自君嗣後恆縱之遊從師於千里外年甫弱冠卽令入都徧交海內士大夫君益自刻勵暇則訪求天下事見聞日廓遂以嘉慶戊寅舉京兆試又二年庚辰成進士改庶吉士丙戌散館授職編修壬辰進山西道監察御史旋復原官又六年而卒故以編修終此君服官之始末也君篤於天倫徐故大族兩家子姓雖疏遠者悉推先人之愛周卹之



曾葺皇呈宗祠增祀產數逾鉅萬子訝其過豐君欷歔而言曰是皆先君子所留遺且有成命其敢因以爲利耶烏乎此可知君之善繼志矣當官以經世爲務嘗謂州縣於民爲最親道府於州縣爲最近二者得人夫大吏特受其成耳然非嚴禁請託則不肖者得以優容非明定陋規卽能事者亦多所顧慮比官侍御甫十日卽具二疏以上陋規事下直隸督臣覈議雖未行識者知其務爲實用杜請託事

上命指實君雅不欲以言語中人遂自引咎坐是仍回原任然近歲以來頗有舉發私書者然後知君所見非虛語也於書無所不讀尤熟於諸史所著有五代史記樂府已刊行好吟詠初學選體兢兢守其繩墨後乃肆力於少陵昌黎兩家卓然有以自立少工舉子業每試若有可操券者予嘗戲之曰觀君通籍後蹭蹬若是恐科名亦非命中所有直君所爲文有以奪之耳君亦笑以爲然後以甲午典試浙江所取多知名士凡遺卷必抉其疵類所在故有被黜而後獲售者來則投門下以爲得力於指斥者多也歿之前三月奉

命分校禮闈時雖已臥病猶可力疾從事君恐精力少差或致屈抑毅然以病辭免蓋生平遇事之不苟如此喜交遊無貴賤咸相接亟人之

難初不計及有無都門宣南坊壽佛寺歲於冬春閒施粥五月爲前光祿卿范叔度先生所創始後因力乏止君卽踵行之所存活者無算君歿後予爲縣此善緣其規條井井皆君所手定者也君以乾隆庚戌五月十五日子時生以道光戊戌閏四月二十九日歿配陶氏先君十二年卒子三人長志導次志恭陶宜人生三志德側室周出也孫二永齡繩武憶君爲諸生時卽定交於予每與論詩古文及當世事所見無弗合者予長於君九歲君以兄事予予亦弟視之蓋廿餘年如一日耳其將葬也諸孤以銘幽之文請義不當辭乃爲之銘曰

岡迴顧主水滴歸源靈鍾兩地生此英賢其學則豐其遇何嗇其境雖順其心則鬱年未及艾官僅儒臣斯才泯歿乃世之屯隆隆者阡丸丸者柏考是幽宮以昌祖德

朝議大夫司經局洗馬戚君墓志銘

唐鑑

嘉慶道光閒儒林學士重名教立節概秉仁由義茹孝含忠侃侃自任議論證據古今天下設施心計手畫悉中窾要蓋其樹立者高所蓄積綽綽若是也於時蓉臺戚君名尤著君諱人鏡字仲蘭蓉臺其號也杭之錢塘縣人祖文榮以勤儉起家考鳳鳴邑庠生喜施族黨有事任其

勞里中稱爲善人長者均以君

贈如其官君生而孝敬祥順四歲失怙家貧母蔣太恭人以女紅佐生計延師課讀每夜自塾歸令背誦所讀以爲常戒不與羣兒嬉戲跬步必端儼如成人見者決爲大器及長孝益聞入官翰林奉色笑容婉心愉問安否無虛時遇有疾尋醫選藥立牀前審視連夜不少息親手調甘旨益飯乃喜道光元年奉

命提學貴州炎暑未克迎養旋

召歸入直

上書房

天子垂詢備至太恭人聞之且感且泣諄諄訓勉君益敬謹勿懈旣而落職自以爲負

聖恩違母訓不敢使太恭人聞閱歲復職檢討

旨下日值太恭人七十生辰吁孝之感應信矣君屢充纂修審且敬盛暑衣冠無怠容其在黔督學講明義利示以體用刊小學人譜諸書使知所趨向蒞任僅數月而士人歌思弗諉君爲人端謹和粹見之者親而敬之與人交善勸過規忠誠見於辭色尤樂獎掖後進勤勤不倦嘗

曰後進得一佳士卽

朝廷異日得一好官也其成已成物如此當是時道德賢能之士奎聚璧合皆得以平時所講求者布施於天下而蓉臺獨未獲展其懷抱遽齋志以沒亦可傷矣然以其德之純孝之篤學業之盛言行之可師可法得非所謂死而不朽者乎道光九年十一月遭母太恭人喪哀號擗踊無晝夜溢米不下咽弔者無親疏皆泣下次年扶柩回籍己更寒暑而哀未稍殺襄平節相嘗謂鑑曰吾弔人多矣未有如蓉臺之哀者嗚呼君竟以是年八月長逝耶天耶命耶君甲子舉人已已進士由檢討擢至侍講黜後復檢討擢司經局洗馬山東山西副考官順天鄉試同考官貴州學政配金氏同邑國學生廣聚女子二長恆十九歲殤次貞邑庠生女一適同邑河南布政使費丙章子候選通判茂林君生於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卒於道光十年八月十二日年四十七貞余壻也十七歲而孤讀書自立有父風將以十五年十二月初口日奉其祖母與其父並其幼殤伯父桂生及其兄恆之柩敘葬於錢塘門外小青山之原謂余與其父交最深請銘焉余不獲辭銘曰性篤而醇德充以粹有孝如斯而志未遂仁存義立裏方外和油油易

與棘棘不阿人裸我藏人趨我避不耀其章有道大備生孰與全歿孰與正琢詞墓石以鴻厥慶

丁君墓志銘

晉國藩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之白沙里幼孤從母劉太淑人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家自少而好惡欣戚不主於己惟母志之從長亦如之終身亦如之久處京師寄籍宛平由順天府學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歷階為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任職為

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

文淵閣校理奏辦院事

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為戊子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未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丙申以後迭為廣西學政君雖闇然自敕無所矜異

宣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孰為篤學曹文正公舉君以對

天子異之在廷名卿耆德亦多稱道以為令僕之器歲月可冀君以母

老懷思鄉里歸自廣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泔米必潔至是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述諸人以為至幸或有饋賜輒豐其好貨端篋而將之或體中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懌則長跪引咎既解乃起或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百物畢齎所欲立應室無纖塵庭無高語一身肅戒舉家兢兢宦遊餘財為其弟所耗君則經營置產以覆弟短而悅母心舅氏劉若珪謫官遠戍君又傾其前產以贖舅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順親外不知天地閒更有何事也母歿數年而廣西寇賊大起咸豐二年秋圍攻長沙君矢死堅守寓書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井中矣日夜令其子馴巡警周垣馴以勞致疾妻蔡氏割股療之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衛國婦割肉救夫吾門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尙何惜哉賊退則趣治戰船以濟水師立恭武社使諸生與眾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敘加三品銜論者謂謹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為不可測也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嚮堂坑莊山之陽會祖某祖某父某皆

贈中憲大夫會祖妣氏某祖妣氏某

贈恭人妣氏某累

封恭人晉淑人

旌表節孝配陶氏繼配周氏妾呂氏生子馴早卒乃以弟之子驊為後  
妾廖氏生子騏女六人孫四人焯煥煇皆驊出煥復出為馴後女孫  
二人君之學詳於治經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嶽麓書院二  
十餘年以洛閩正軌陶鑄羣弟子亦頗參陰陽感應之說警發愚蒙生  
徒翼翼無敢軼踰法度庶幾以身教者銘曰

不斲不礪不揭已以為崇公以校士毅以即戎勇以辭祿位而誠以啟  
羣蒙皆以仁孝為之本本立而用自不窮老成逝矣康此幽宮

何紹基小傳

林昌彝

道州何子貞師名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猿叟道光乙未科湖南鄉  
試省元丙申會試二甲進士改庶常散館授編修歷典福建廣東貴州  
主考官視學四川平反命案枉死者十七人奏參總督布政司按察司  
知府等員置承審官七人於法閭閻快之咸以為天眼開事詳富順朱  
舍人鑑成文集師內行出於天性處家庭間恂恂孝友其於學無所不  
窺博涉羣書於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凡

歷朝掌故無不了然於心嘗論詩以厚人倫理性情扶風化爲主其爲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長篇歌行鞭笞雷電震蕩乾坤騰驤變化得詩家舉重若輕之妙師論詩喜宋東坡山谷其自爲詩直合蘇黃爲一手臨桂朱蓮甫侍御謂師詩隨境觸發鬱勃橫恣適如其意之所欲出得吾師作詩之旨矣書法具體平原上湖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版搜輯至千餘種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子草書尤爲一代之冠海內求書者門如市京師爲之紙貴師作書執筆用懸擊若開強弓勁弩取李廣猿臂彎弓之義故晚年自號猿叟著有惜道味齋經說八卷說文段注駁正四卷詩文集十六卷試闈草一卷試黔草一卷試粵草一卷瓦屋山游草一卷善化賀耦耕中丞題其詩草云忠孝鬱至性一卷三綱繆行身式曾閱餘事兼韓歐世以爲確論

余輯師友存知詩錄三十卷凡一百八人作傳者約三十餘人以交誼之淺深別之東洲師小傳其一也名曰存知取王子安詩海內存知己之意師謂此傳入木三分直入班掾之室可謂不負所知蓋師爲昌彝己亥科鄉試座主師恩深重感不能忘此篇由詩錄采出以



記大略云

翰林院侍讀孫君墓表

吳敏樹

咸豐九年三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讀芝房孫君卒於長沙里居卒前二日力起爲書告知友爲別而及敏樹且屬表於其墓先是一年君奉母桂太恭人之喪歸自京師而君已病失音醫久不愈自以家多不幸兩弟仲嘉兵部叔孚孝廉前已連喪身又嬰疾意必不獲壽日夜取平生所爲書及詩更定其稿余輩往視則出以相質盡無憾乃止及將卒所與書詞意恬然筆札與常日不異嗚呼其於死生之際乃如是君賢矣哉君自幼少名神童子卽絕去尋常才七意態默自修厲期至於古人性好詩歌文辭窮究源流探擇體要剖析微眇旣精旣嚴然後舉其才力從之故才益豐文益高及居翰林聲譽最隆而君未屑以文人自與也益深考古今學術政教治亂所由及鹽漕錢幣河渠兵制諸大政事實利害而察其通變所宜與其所不可者爲書論數十篇其言絕明達適治體屏斥小利要歸大道蓋古之論政事議鹽鐵者不能過而君遂不及太用以究竟其志其待於後世者爲多云君諱鼎臣字子餘善化人年十四爲諸生十七舉鄉試數年考選內閣中書舍人道光二十五

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己酉科鄉試貴州正考官庚戌  
今上登極充

宣宗成皇帝實錄館纂修官咸豐二年

御試翰詹一等擢翰林院侍讀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時粵賊方出湖  
南各路民先賊驚散軍興動天下朝臣並言得失君數上疏言團練籌  
餉事而故總督琦善自黑龍江戍所釋還署河南巡撫以備賊之北竄  
君言其人不宜復用明年賊躡河南北故督師大臣賽尙阿徐廣縉並  
以

寬旨出獄赴軍前自效君又言兩人前失律罪大不誅且用之無以申  
軍法示天下罰君論事既切深時皆不能用乃請假歸賊猶出入湖南  
北閒君築室山中奉親讀書閱四年起補故官遭喪歸遂卒年四十一  
觀君之立

朝居翰林文學之官觀時之亟發憤犯難風采暴露足以信其志也然  
君爲人羸然溫秀語言徐徐甚簡少與人善意色自親無熱喜之態他  
亦皆得者然其韻度遠矣於文章力操大雅骨格矜重而出之純渾流  
麗人習觀之徒驚其美才而不知其介然甚有以自尊也君曾祖諱繩

武歲貢生

誥封文林郎祖諱先振舉人直隸隆平知縣父諱葆田舉人桃源教諭  
余爲撰家傳曰劭吾先生者祖父皆以君貴累

贈中憲大夫妻唐氏繼妻胡氏子宗錫宗穀宗翰其葬君某鄉某原以  
某年月日所著詩十卷文十卷畚塘芻論三卷河防紀略四卷總爲蒼  
篋集行於世

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

俞樾

光緒七年國史館上言儒林傳曠不修懼經明行修之士久而湮沒不  
著宜下各直省采訪以聞

從之於是江蘇巡撫以故左春坊左中允劉君事實咨送史館海內士  
大夫知其事者僉曰允哉君事實旣在史館自足傳後世無待空言表  
襮然墓道立碑自漢以來然矣君自上海以疾歸微語諸子曰如我死  
則志墓之文以屬德清俞樾君卒諸子以狀告於樾樾亦病因循未作  
而君已葬矣幽無及焉乃爲譜其系敘其出處述其行誼與其學術  
紀其生卒因及其所生而係以銘俾刻石墓道用諗來者其系曰君諱  
熙載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劉氏曾祖考諱瓚字瑟玉祖考諱銓字

衡掌考諱松齡字鶴與自曾祖妣以至於妣並姓王氏祖父皆以君貴  
贈奉政大夫妣皆宜人其出處曰君於道光十九年舉於鄉二十四年  
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咸豐三年

文宗顯皇帝召對稱旨旋奉

命直

上書房久之

上見其氣體充溢早暮無倦容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

上嘉焉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六年大計羣吏君在一等記名以道

府用君旋以病乞假十年胡文忠公特疏薦君貞介絕俗同治元年

詔起舊臣而君與焉其明年兩奉

寄諭趣入都三年補國子監司業其秋

命為廣東學政補春坊左右中允引疾歸遂不出主上海龍門書院講

席以終其行誼曰君少孤苦及貴不改其初以翰林直

內廷徒步無車馬視學廣東一介不取諸生試卷無善否畢讀之或曰

次藝可無閱君曰不觀其全而謂吾已得之欺人乎自欺也試畢進諸

生而訓之作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四箴以示之其主講龍門歷十四年

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丙夜或周視齋舍察諸生在否其嚴密如此然與之居溫溫然無疾言厲色性嗜酒招之飲欣然往雖醉不亂越時亦頻至上海至必訪君君亦數數來談諧甚樂初不覺其藐然高厲也而意所不可卒莫之能奪嘗有異邦人求見三至三卻之一日徑造其庭君在內抗聲曰吾不樂與爾曹見其人悚然去竟不得見其學術曰君幼敏悟父鶴與君曰此子學問當以悟入故晚年自號寤崖子云自六經子史外凡天文算術字學韻學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而尤以躬行爲重嘗曰學求盡人道而已所著書有持志塾言二卷藝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昨非集四卷皆刊以行世日記若干卷藏於家未刊其生卒曰君生於嘉慶十八年正月癸巳卒於光緒七年二月乙未年六十有九於某年月日葬某原娶宗氏以君官封宜人先卒生丈夫子三彝程國學生展程光緒元年

恩科舉人尊程縣學生女子子二高郵吳嵩泰州唐恩祥其壻也孫三人啟詵增詵祥詵其銘曰

士生今世學術大明貴在擇守無取更張云何漢宋若判并疆我觀君

容恭儉溫良粹然無滓元酒太羹我觀君行克柔克剛意之所可謹然承迎其所不可凜若冰霜我讀君書靡有不詳高論道德下逮文章至於聲律剖豪析芒至於詞曲乃亦所長君之所學小大具臧宜其翕然令聞令望

天子嘉歎巨公表揚名在國史澤在膠庠學無宋元亦無漢唐一言居要要在躬行躬行君子久而彌芳我作斯文刻石墓傍俾千百世知學之方學君之學吾道以亨

漱石先生行狀 何俊

先生姓何氏諱慶元字積之號漱石先世本籍江西某郡宋時有曰王者官郴州刺史其子珪仕因徙家郴之桂陽遂爲桂陽人曾大父諱恩佑縣學生王父諱光鴻例授直隸州州同考諱仁文縣學生  
敕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生幼有慧解七八歲時父指壁間鏡命作破題脫口輒誦又嘗至外祖家竊資治通鑑一帙觀之浹日皆諳貫及長傑邁豪奇騫然峻矚補博士弟子聯爲督學徐公松湯公金釗所器重遂拔貢太學是時湖南知名士桂東李希濂克鈿郴州陳雲心起詩邵陽魏默深源皆高等在選見先生爭師友因相與作爲古文又講

說前儒程張諸子學一時聲譽赫然楚南人士爭嚮附之道光辛卯  
 恩科中湖南鄉試第三名乙未登甲科改翰林院庶吉士假歸侍養益  
 遠詣遐趨肩取宏重勛志命行毅然及希古聖賢名儒無肯有出入墜  
 徙者其自將侃侃不爲小儒齷齪而趣舍大閑慄嚴峻厲不可繭髮瑕  
 尤爲文沈浸六籍涵茹百家仰規俯逮上下眇睇當其自得奧言川湧  
 麗宇霞凌鏗聲炳耀殷地燭天雖咸韶振韻黼藻揚華不能多其光響  
 也先生銳毅沈斷才任濟時而韜遏抑蔽不自暴試遠猷碩畫世莫得  
 而窺也然其在里遭厯事變臨決洵亂每一指顧禍敗輒刻候立紆籌  
 慮有出人意表者道光壬辰尙穠趙金龍亂衡永郴屬大震桂尤甚有  
 奸民李觀章者草竊興甯徼下躡縣北鄉塘聚且千人南鄉鬪劫亦哀  
 擁數百勢洶洶將亂先生聞變立見邑侯易公大來甚令昇典史楊瑤  
 壯健馳北鄉迅殄之觀章卒就禽又碁瑤至南鄉授指團練鬪劫頓息  
 縣境由是復安歲甲午大荒先生方赴縣議振民有走署告糶者市城  
 諸不逞趁喉之擁入治忽大譟易公倉黃輿出眾猝下列刃向將劫往  
 北郭焚躡先生急爲教授易公計遏之及昏眾逡巡相視散當是時微  
 先生指畫民且變易公幾不免辛丑縣有粵警民恆一日數十驚邑侯

劉公澐籌策綏定舉以詢先生爲軌伍民戶使相聲接捍屏復相擇邊  
粵阨要築八隘一墩一卡奪險防控外寇迄不得肆至今賴之丙午丁  
未閒齋匪聲擾半天下縣民多竊入匪籍窟穴南東諸鄉保廣脅絡肆  
賄斂樹黨日盛起爲寇使其徒潛入近地劫愚民從之民間猝驚潰謹  
號比里比里亦紛拏共潰粵盜乘之城野皆搶攘喘奔先生先生詣邑  
侯方公其正建議簡紳耆幹諳者數人分所鎮禦拔大姓陷染匪籍者  
開使首滌雪之賊氛頓滅民安堵里閭自後無亡失者先生性純孝侍  
養父母及大父大母竭誠盡慎無幾微拂沮者待人誠恕於故舊尤厚  
所善李克鈿歐陽泳蹇歿爲恤嫠置孤及刊其遺文遇事明銳興建縣  
邑廢墜事甚夥增修

文廟書院其大者著有知新閣散體文先生卒道光庚戌正月二十七  
日距其生之年得年五十有六將以某月日葬北鄉白芒村迴頭嶺之  
原子男四人長安仁太學生次安義安禮安智女子四人孫男二人道  
光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甲寅門人何俊謹狀

中允馮君景庭家傳

左宗棠

君諱桂芬字林一又字景庭吳縣馮氏先世由常州遷吳遂爲吳縣人



君幼穎異弱冠補縣學生員道光十二年舉於鄉二十年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編修

文宗御極大臣疏舉人材以君與林文忠同薦旋以憂歸比服闋而賊已陷金陵矣承

詔勸捐輸練鄉團事辦敘克復諸城勞晉五品銜

特旨擢中允有閒之者告歸不復出也金陵師潰賊犯吳中時泰西海舶鱗集滬上眾議藉以禦寇君亦謂然比蘇州松江陷滬益不支所望者曾侯駐皖之軍吳人畫赴皖乞援之策慮侯不遽許推君具草君爲陳危急情狀並時局利鈍及用兵先後所宜語甚辨曾侯許之令福建延建邵道今相國李公以水陸諸營東下李公益召淮陽豪俊與俱遂成平吳之功吳平李公開府吳中就君諮訪郡縣利病諸時政多取決焉如蘇松減漕額長元吳三縣減佃租舉八百數十年歷代名公卿思爲民請命不可得積歎終古者一旦如其意而滙雪之如沈疴之去體非遇

聖仁在上當事無所顧慮民間呻吟疾苦奚由徹諸

殿陛也吳人兵燹餘生蠲貸及於寬政幸矣茲如常制更減除數十萬

租賦永爲太平幸民微君有言而孰貽之第以赴皖請援謂君大有造於鄉邦抑又淺矣君著述甚富堪裨實用算學尤邃稱於時茲撮其有關國故者錄之君卒於同治十三年四月年六十有六子二芳緝芳植有聞於時余與君同壬辰鄉舉今亦七十矣頭白臨邊久荒文字因芳緝書來求爲君家傳不獲以不文辭乃書此詔史氏

論曰士之有意用世者蓋欲行其志焉而行之有難易成之有遲速則時爲之使君於大臣論薦時遠膺重寄固宜大有設施然時會未值議論或足以害其成未可知也觀君所爲如雷霆之乘風載響霖雨之因雲灑潤也事成而神功亦斂如此語曰識時務者在於俊傑諒哉

何若瑤傳

番禺志

何若瑤字石卿少穎悟十一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道光戊子舉人七赴禮闈庚子大挑二等選海康訓導辛丑成進士

殿試二甲一名改翰林院庶吉士甲辰散館授職編修戊申大考二等補授右春坊右贊善己酉丁父憂服闋回京癸丑丁繼母憂歸遂不出甲寅紅匪擾亂變起倉卒擬團練不及幾被害乃微服走會城圖剿賊是時賊氛正熾各賊目盤踞其黨散佈村落者以萬數又有賊艘千餘

往來內河隔絕城鄉聲息不通士紳之居鄉者皆爲所阻遏不得出乃與二品銜梁綸樞請於制府開局城西籌餉募勇以爲之招於是沙茭兩屬士紳稍稍出乙卯正月力集謀定遂同官軍進攻遣練勇直入大籬圍之市頭扼其中樞各鄉義民聞之羣起相應不三日而諸賊一掃蕩平於是復與紳士定議移局南村安集善良搜捕餘匪又改建局爲賁南書院以總沙茭兩屬之事大吏嘉之擬請獎敘辭焉悉以讓諸同事知縣李福泰深重之丙辰延主禹山講席並請總纂邑志發凡起例未成書而卒年六十爲人靜默恬淡遇事鎮定有執持沈幾觀變不動聲色事成而已若無所與獨未獲大用於世識者惜之生平勤學嗜古晚年於陽明先生學若有所得著有公羊注疏質疑兩漢考證海陀華館詩集文集等書

孫太史傳

方宗誠

君名樹字友琴姓孫氏明忠烈公燧之裔孫世居餘姚遷山陰曾祖某游汴家焉遂爲祥符人君少穎悟事親有至性咸豐辛亥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己未

殿試入翰林爲庶吉士君嘗負經世之志癸丑粵賊破金陵陷揚州中

原騷動君知必犯豫議守邊當事者不聽五月賊圍汴君出金四千爲  
守城資圍乃解甲寅蒙毫盜起張納荆龔德等攻陷永夏虞城  
朝廷詔舉行鄉團州縣吏奉行不力君嘗極論之以爲鄉團之役利於  
官利於民而獨不利於賊然而州縣吏往往惡團如讎者貪心蔽之遂  
輕聽反閒而不悟也時則有太康令祝塏率柘城寶鉦商人賈太徵永  
城王相廷蕭九毅等倡舉義團敗賊於張橋復永城夏邑進剿雒河集  
焚賊巢幾禽渠魁會主撫者中賊先入之言撤團練事祝令禍且不測  
君曰此天下安危機也不可不辨白其冤於學使張公爲疏於  
朝且薦其才事得解自此保障東南力挫兇鋒者累年且戰且耕而  
國家正賦得以無虧內地編氓安處鄉閭巷舞衢歌不驚烽火者諸義  
團之力也君嘗選授闔鄉縣教諭訓士以敦品勵節爲先闡鄉逼近潼  
關君以秦中富甲天下爲賊所覬覦遂託爲游山徧視險要作潼關論  
河南大勢論又與項人王丹君爲堅壁清野議人多笑之其後言皆驗  
或難君曰鄉團果可平賊乎曰勸鄉團者意在衛民使艸茅豪俊皆得  
自奮於功名則民不化爲賊賊可使復爲民縱不復爲民而殺一賊卽  
少一賊無路孳生終有時殲其醜類揚湯止沸固不如釜底抽薪之爲

愈也然則鄉團果皆能戰乎曰此視乎離城之遠近受禍之淺深風氣之強弱是在賢有司因勢利導以濟兵力之窮簡正兵以爲之主正兵角之鄉團倚之正兵衝之鄉團斃之正兵尾之鄉團要擊之其勝也同薦章其敗也同卹典中原之地其有瘳乎又曰今寨堡已成民情可用第寨自爲寨不相聯絡恐賊併力攻一寨則諸寨瓦解因爲聯寨議數十條君多病然每有賊警必力疾登陴時時以

國計民生爲念曰天下事尙可爲惜當事者不力求其本原耳辛酉十月二十五日卒年三十六卒之日猶驚呼其僕覓刀殺賊云

論曰余游河南交太康李又哲蘭儀邊農友祥符王秋鈴許汝濟孫雨農皆時彥也諸子時爲余傅太史之才而惜其言不用太史卒汝濟爲狀屬爲傳余因論次之如此云

翰林院侍讀學士林君墓表 俞樾

光緒四年十一月己酉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江蘇學政林君卒於官

巡撫以聞

皇太后以其在

穆宗毅皇帝時曾預君疇務成之列緬懷舊學有惻

聖懷

聖書悼惜

賜次子開棻爲舉人異數也於是諸孤奉其喪以歸其明年十有一月  
丁酉葬於侯官縣陣坂山之陽先期具書狀走吳下乞銘於樾書至而  
君之葬逾月矣銘幽之文無及焉乃舉君行誼之大者表於其阡按狀  
君諱天齡字受恆又字錫三姓林氏福建長樂人其十世祖由長樂遷  
省城遂家焉而仍籍長樂會祖輔廷祖逢春雄於財喜施與耗其貲父  
經光能承其志以舉人官黔中二十年歷任劇縣權牧守多惠政然性  
鯁直不能事上官年未六十引疾歸所得俸錢輒以贍族姻之貧者無  
銖金寸錦之儲而稱貸者猶踵於門解衣質錢以應之無吝也生丈夫  
子三而君爲長幼穎悟異常兒然以廉吏子又少孤一家十餘人皆恃  
君生母劉太夫人織紝以食太夫人泣君亦泣機聲鐙影閒漣如也長  
樂陳公學瀾以耆年舊德教授鄉里知君之才許以其子妻之招之就  
學畀以膏火之資每語同學者曰如林生者豈長貧賤者哉年十八充  
府學生以詩賦受知於長洲彭文敬公公授以儒門法語一書曰士先  
器識吾願子不徒以文章名也君自是始博覽先儒之書其所造於姚

江爲近然其論學曰主敬主靜一也而學者必從主敬始則程朱之說尤爲無弊矣咸豐五年應鄉試中式副榜九年舉於鄉其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請假南歸主臺灣海東書院講席者兩年臺灣懸大海中風濤滉瀆行者畏之君與陳夫人俱往舟至澎湖颶風大作碎匄淙射波而上搖而下釜甌皆毀不能具食者五六日同舟之人惶怖失措有號哭者君手一編讀之陽陽如平常既至立課程校文藝講求義理陳說古今與諸生相勉爲根柢之學暇則或爲歌詩以娛之臺灣之俗富而悍僂而不文主講席者率鄙夷之又以瘴癘之地不久輒求去無有勤懇如君者於是諸生咸大喜南北兩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同治二年假滿還

朝散館授編修瀋陽相國倭文端公方掌翰林院事獨器重君每與縱論古今學術得失未嘗不稱善又見君所擬治安策四篇奇賞之薦於朝遂有

上書房行走之命當是時朝政清明宮府無閒而不得志者有所缺望從而媒孽之意叵測君力言於文端又以書進反復數千言文端寤之事遂寢越數日廷臣亦有疏論是事者不知君已先之矣俄奉

命視學山右所至嚴關防杜弊竇試之日鍵內外門禁僕隸出入終日危坐堂皇食於是飲於是皆以一人於門隙傳送茶銚飯筥必驗也閱試卷遇有佳者或字句有疑則召而試之以定去取其或議論權奇能馳騁筆力則文雖未純亦皆甄錄曰其文如此是非庸庸者也收之或可爲

國家得一士之用棄之則鬱邑侘傺積然自放於禮法之外而其甚者以跣弛之材挾不軌之志如唐之黃巢明之牛金星李巖皆其已事也是尤可懼矣君之所慮者遠而所見者大類如此未滿三載以上書房需人

召還朝

命授孚郡王及惠王二子讀九年以贊善充江南鄉試副考官闈中積勞歐血復

命前一夕猶歐血至升許已而擢侍講轉侍讀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政府中有知君貧者議出之爲監司

皇太后以廷臣品學無逾君者命在



弘德殿行走君拜疏辭疏入

召見

溫諭慰勉之君感激流涕遂入直寅而入申而出每當天寒風勁驅車東華門輪鐵碾冰雪中輻輳然霜霰騰蹂入帷齒相擊也君素有風欬疾至是益劇然以

聖學爲重雖甚病不敢以休沐請

穆宗每間數日必問曰汝嗽稍可邪十一年轉右庶子權國子監祭酒是歲

大婚禮成

上始親政以萬幾無暇不能日御書房君與同直諸公合辭言十餘事其尤要者曰勤

聖學保

聖躬罷土木

上韙其言未幾有江蘇學政之命君出都時賦詩曰三年講幄慚無補但願羣公輔

聖明情見乎辭矣未至江蘇道拜侍講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其視蘇學

也與視晉學同而遇士較寬士亦無敢干之者手書數百言榜諸堂倦倦以砥學勵行爲多士勸又會同督撫言於

朝請以太倉陸桴亭氏從祀

文廟部議從之故事鄉試中式者必自書年貌及三代名氏呈學使者謂之親供由使者咨禮部而吏胥即因以爲利江蘇尤甚君嚴禁之士林稱焉十三年冬

穆宗崩明年正月

遺詔下君自以講幄舊臣不獲攀髯一慟北望擗踊欷歔澎溷每言

先朝故事未嘗不涕泗橫流也光緒二年學政報滿奉

命留任於是視事如故四年八月自江陰行部至太倉而疾作十月辛

未至松江甫入試院氣逆上不可止或勸回署不許力疾行試事至卒

之日天遲明即起手書四書文題四道發提調官考試童生猶以不克

親蒞爲憾午後尙進糜粥與幕中諸友談文藝相酬答薄暮小極將就

枕甫登牀奄然逝矣手加膝猶趺坐也事出倉卒故無遺疏而事聞之

日

朝廷震悼下

詔褒歎賞延於世蓋君直內廷久其學行固

兩宮所深悉矣配陳夫人賢而才主內政三十年咸有條理故君未嘗  
一問家事也子五人長開章光緒元年

恩科舉人官郎中次開榮卽君歿後

賜舉人也官內閣中書又次開暮開祐開淦女子二人孫一人胥生  
孫女二人夫以君之賢又爲甘盤舊學後之過是墓者宜何如矜式歟  
越自君視學江蘇始相識不足以知君之深謹就行狀掇大略刊貞石  
誌來世乃系以銘曰

天啟

穆宗聖神文武稍平禍亂又安區宇一二儒臣日侍禁籞啟心沃心豈  
曰小補懿歟林君宇量高雅三十登

朝通籍金馬敬奉丹書親承

天語出其緒餘聲動朝野三晉三吳同被時雨厥德之純厥學之裕雖  
齋於年垂曜千古謂余不信視此抔土

詹事府詹事丁君神道碑

俞樾

君諱立幹字桐生一字質夫生而端慤幼習舉子業封公訓之甚嚴同

治三年舉順天鄉試七年成進士十年補應

殿試改庶吉士十三年散館授職編修歷充

國史館協修

武英殿協修光緒五年順天鄉試同考官八年

簡放雲南學政滇於各行省最遠又屢經兵燹故文風稍遜而積弊叢焉外來訾讟之徒遇學政莅試則麇集其間膏其唇吻熒惑人聽或闌入試場呼甲而乙應至於聯座鋪席傳遞文字尤其恆技君耳治目治抉摘靡遺其姦宄之尤者各捕數人治如律又書賈牟利所售多承嘉入面鋒之類士子挾以就試大都雷同君嚴禁之火其書選先正遺文試畢發落人與一冊使爲楷模文風爲之一振新進童生舊有覆試之例然旣已取具額卽文字小有不符亦容忍不復黜落君疏請先提若干名覆試然後再進其提覆被黜者初頗有怨言君不爲動其後士皆悅服君防弊嚴而遇士寬徵江府考棚制度苟簡索土爲考生坐具君易以木試者便之其餘增書院膏火修復義塾等事尙不勝枚舉歲乙酉爲考選拔貢之年君選擇謹如麗江蒙化羅次馬龍元謀廣通大姚等處不得其人則闕之榜發士論翕然十一年擢司業是歲學政任滿

既受代請假回籍省親請於封公將謀歸養封公曰吾年未耄汝受恩重執不可十二年秋入都覆

命明年遷司經局洗馬充

日講起居注官累遷翰林院侍講侍讀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十八年武會試充副總裁二十年正月與慈甯宮筵宴

賜福字及珍物其年二月遷詹事府詹事君以久違封公色笑晨夕思慕又以在滇積勞恆有心悸之疾端尹一官雖號清簡而君奉職謹每入直必先同列嚴寒酷暑無閒三月大考翰詹循故事點名給卷及帶領引

見連日黎明入直感寒避疾五月五日卒於官年五十有八君氣宇和粹與人無疾言遽色內行尤純篤幼年母鄒夫人望之切僅及見君鄉舉君自詞館假歸設祭憑几筵哭失聲哀動左右處伯叔兄弟間恩誼周浹臨卒時惟言家貧親老無以為養京師同官弔者無不掩泣元配陳夫人恭儉勤慎尤善治家君讀書供職數十年無內顧憂夫人力也君卒夫人矢志以殉願以君喪未歸不自言家人亦無知者七月君之

喪南歸既至里門逾夕遂仰藥以殉一時皆大驚歎聞於有司請於朝旌表如例子四人長傳庚次傳福副貢生又次傳靖出爲兄後又次傳順皆端謹好學能世其家  
舊史氏曰君季父諱紹周字濂甫者與余爲同年生視學吾浙士林感之歿祀名宦君視滇學一以濂甫之視浙學者爲法故滇人之頌公亦如浙人之不忘濂甫云

續碑傳集卷十九

江陰繆荃孫纂錄

道光朝科道

江西道監察御史汪公墓志銘

黃桂敷

道光元年十月望敷歸自旌德聞侍御汪公病篤亟走視之公不能言者十餘日矣數以筆書紙詢敷之歸至是相見不能復舉筆但執手以指畫掌爲訣因屬以埋幽之文明日再往視畫掌申前語目送敷出戶踰時公卒嗚呼公其遂至於是耶初公之乞休也敷留之謂其猶可有所見於世也比其歸也敷踰年亦隨之謂相從里閭上下言論觀眎行止猶可舉爲里中後進矜式也公其遂至於是耶知公者莫如敷旣垂涕諾公遂謹書其世官行誼而銘之以待公之葬而納諸壙公諱桂字薌林姓汪氏先世居婺源東鄉大畈明神宗時曰可大者遷城南遂爲城南人曾祖國卿祖三省考士俊祖考皆  
贈奉直大夫戶部浙江司主事加一級前妣二王氏程氏妣張氏皆  
贈宜人公少孤伯兄沛延師教之不責以家事俾壹志於學故公初入翰林遇

國恩卽請以庶吉士

馳封其伯兄公年十五爲學官弟子有聲乾隆己酉舉於鄉庚戌會試中中正榜例授內閣中書舍人已而當事特奏通榜皆報罷考取咸安宮學教習職滿當外任旋丁內艱嘉慶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辛酉散館改主事官戶部者十有六年充

會典館纂修官丁卯順天鄉試同考官己巳

恩科會試同考官丙子由員外郎補江西道監察御史其秋九月以病乞歸歸後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公天資穎敏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務通其大義要者悉能舉其辭吾邑經學自江沅修氏後以通人稱者推汪孝廉鋼公與孝廉同館於歙數年朝夕相講習多所心得爲文章正大和雅高出儕輩顧自以爲未足不欲存橐嘗言儒者之學當內治其身心而外有補於世務考据詞章皆學者所有事然近世才士或專事纖碎務立新異多爲塗飾相矜尙游聲嗜啗獵末遺本則見之卑矣故遇後進好古能文之士甚愛之而與之言學問必引以大者遠者有所質常應如響亦絕不欲以所知先人爲同考主司閱卷有疑詢之眾眾莫答徐曰公公乃從容舉其語所出檢書證之悉合人自是始以博雅



推公居常謹身節用恂恂若無能遇事剖畫明若觀火官戶曹同列咸服其精練部中習以長官前勤白事者爲能公深以爲恥自公庭旅見外絕不一詣長官每議事輒據所見同列取白其長其長善之不知議之出於公也久而寢聞公之賢乃列公上考時戶部尙書今大學士托公語其儕曰吾雖列汪君上考初未識汪君面同列乃強以事要公自白焉公不得已始一往見尙書其介如此旣爲御史病言官之瑣細欲論列天下大事嘗一上封章事旣留中亦遂自焚其囊繼又欲陳列他事則公疾作矣數自入都服官與公相處十餘年見其處事精密識見宏遠議論卓卓皆可見之施行故於公之歸欲挽留之匪獨爲其私也嗟乎使公在部早以才能自見早得居言路或任劇郡監司其精力充裕所施爲必有赫然在人耳目之前者矣公在官和平之度中正之操士大夫多有知者至其所蘊蓄而未發者雖其平日往來密友或未盡察也公嘗念婺源山多田少米穀時乏欲於城鄉各建義倉擇紳士之公正者董之不以屬官吏用備不虞又言汪氏遷城南久當特立祠宇欲及身爲之而皆未果然則公之卒豈獨於公爲可惜亦一邑一族之不幸也公配張宜人孝事其姑勤儉治其家公官京師前後二十有餘

年宜人未嘗從獨任家政先公一年卒子起輅邑庠生起搢國學生女  
二長適董桂仙次適程肇堂孫廷鑑廷典廷煥曾孫某其葬以某年月  
日兆於某鄉某里某原銘曰

子子者孤泚泚者汙規以周於用砥以正厥趨嗚呼汪公君子之儒仕  
匪不達而光闇如學則既充而未及著書幽宮之銘信我言之不誣干  
秋而有知公者也其又何吁

誥授朝議大夫掌貴州道監察御史姚君傳

張樹

君氏姚名堃字子方又字廉山陝西澄城人父廷儀字振九乾隆丁酉  
拔貢順天癸卯舉人歷任直隸東明西甯無極宣化知縣升景州知州  
母侯氏生子二君其伯也七歲叔舞麟授之讀十歲能文十四應童子  
試十八補諸生次歲食廩餼時君父宰東明命受業於羅碧泉學士學  
日以進乾隆己酉歸試選拔考取一等一名庚戌

朝考覆試並列一等一名引

見以教職用辛亥春借補成縣訓導抵任見學署傾圮寓書院課生徒  
多士景從學使周廉堂宗伯按試到州甚器重之壬子秋領鄉薦次年  
赴禮闈不第引疾留都歷乙卯丙辰不獲雋以報病痊例應坐補原缺

丁巳冬歸家戊午夏聞振九公患疾星夜馳赴比至已謝世哀毀不欲生然念母在堂骨立支持先是乾隆五十九年景州被水災例振不敷振九公請於大吏開倉庫拯濟共用銀四萬九千餘兩未及奏而大吏卒例不准報銷接任以虧空故羈留家口君奉母居陋室朝夕不給辛酉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兼

國史館協修壬戌散館改主事癸酉八月以員外擬陪赴熱河引

見夜抵昌平州之藺溝盜十餘人突至刀斫馭夫從者悉逃君從容諭之曰爾輩欲財耳烏得傷人盜席卷而去至熱河堂官據情入奏

上震怒飭令順天府緝遂獲盜首白大白二梟示是年冬十月升職

方司員外郎兼馬館監督甲戌三月升郎中記名御史乙亥補江西道

監察御史冬奉

旨轉掌貴州道監察御史丁丑冬十二月

命巡視北城稽查太平倉戊寅春因巡視南城以御史蔣某事被議奉旨降一級調用君之爲御史也奏請補驛馬之缺額不許輪派各鄉攤出僱價及截留過客當支官差並禁濫用驛遞奉差之員執持勘台火牌各照品級應付又奏役滿書吏茅馨聞朱介夫等違例留京招搖作

弊請

敕下飭令步軍統領巡視五城御史查拏交刑部審訊治臯又奏請嚴吏部誤選之條以杜賣缺之弊又以陝西漢中興安兩郡毗連川楚甘肅深林密箐易於藏奸奏請

敕下撫臣於漢中所屬之甯羌略陽等處嚴行盤詰毋許游民竄入境界又以京師奸商設局誑騙無賴游民藉端搶奪奏請遵照定例嚴辦皆切中時弊得

旨允行其知治體也如此壬午夏返里省母以弟堅官廣文在省赴視之數數過予舍無何患時厲卒得年五十又七君性坦易與人交洞見肝膈不作一欺兜語平居無佞好顧獨嗜書一日不能離嘗手鈔十三經注疏之精要授其子告之曰昔歐陽公嘗欲刪箋注中引識緯者而不果其意可師也然漢儒解經各有師授唐宋以來專主義理二者必交相資乃善可以知君讀書之大旨矣所著有周官識小錄關中風俗考子史雜識咫聞錄隸釋補正詩賦雜文若干卷藏於家娶張氏子二人長敬之增廣生候選縣丞次義之女二人

張介侯曰余始識君於邸舍歎為周才臯掇魏科陟諫垣稱敢言可登

無仕矣因事有齷犄之者迄以不振深悲君不得大用以竟其才猶幸及見君之終以訣別也嗚乎

楊煊傳

陳作霖

楊煊字桂堂江甯人父春字靈泉一字珍予諸生工吟詠著有榮禧堂詩鈔煊少好游蕩春重懲之乃折節讀書舉嘉慶九年鄉試十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四川屏山知縣復援例為吏部郎中轉御史遷禮科給事中道光中黃河屢決東河總督張井建議由安東開河黃河即可掣低禦壩即可啟放兩江總督琦善以為多滯礙請放王營舊減壩以期掣溜通漕並乞飭戶部籌工程及撫卹銀兩煊疏駁之其略曰臣查減壩下流本有鹽河一道節經請項修濬預備減黃今若止為減洩盛漲無庸先請撫卹若欲騰空河身以便挑挖下游使黃河水面落低啟禦壩以達漕船則是以全河之水盡由舊減壩口門下注便與嘉慶十一年十六年該處兩次缺口情形無異然十一年因放壩跌塘成口十六年因下滲上漫成口固由人事失宜尙屬天災難挽其時口門下游之清河桃源安東海州沭陽五州縣田穀將熟頓付怒濤淹沒墳墓衝塌房屋比及堵合地仍水占漸次涸出已過播種之期是故災民

得歸業者十不五六卽得歸業民氣亦難期驟復雖以撫振兼施費帑  
無算豈能必一夫之不失所哉况安東海州東境南北寬百餘里盡係  
葦灘迤北又有雲臺山縣互五六十里攔截海濱阻遏黃流掛淤倒漾  
旬月之間雖沭陽桃源清河各縣地勢稍高去口門漸遠之處皆成澤  
國泛濫漫行日形頂阻上游水勢節節擡高所以十一年減壩成口之  
後湖水仍不能外注衝決運河東岸之荷花塘災及高寶興泰清鹽阜  
及各州縣繼漫黃河上游南岸之周家樓溜勢上提又漫迤上之郭家  
防爲睢甯全境及宿遷桃源南岸村莊之害又復分溜上提漫北岸之  
蘇家山淤墊微湖并窯灣一帶運道十六年減壩成事之後繼漫上游  
南岸之棉拐山穿運成渠邳州宿遷村莊多被衝沒又逆溢上游南岸  
之李家樓災及河南之歸德安徽之鳳泗江蘇之淮揚各州縣下壅上  
潰歷有明徵是減壩一成口門不僅爲安海五州縣之害已也况十八  
年於減壩迤上二里許審度形勢補還石滾壩之時因壩上壩下高低  
懸絕增做石閘三座層層擎托以資控制然迭遇盛漲滯漕逐細較量  
卒不啟放者誠以鑒於前事莫敢冒險以民生爲嘗試故也况該處虛  
名舊壩實係長隄兩次成事後塘深廣每至大汛加緊幫護尙形惴慄

今若於該處刷隄成口放水騰河在該督自爲斟酌重輕詳計利害出此變通制宜之策然壩下五州縣居民百萬豈能盡喻苦衷甘從淪胥而不悔且上游工段甚長又豈能必其不重出十一十六等年之前轍乎然而該督等非不計及開舊壩之爲害下游與上游見險也以禦壩不啟運道不通所關至鉅不能必出萬全是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之說臣請又以成案證明之十一年減壩跌塘之後司河諸臣先議就缺口以改河道嗣見減壩新河斷難改成仍復大挑舊河挽歸故道然而經行未久下游南岸之陳家浦北岸之馬港口相繼潰溢其時運河清口倒灌如初自十三年以及十六年大半借黃運河東西兩岸如千根旗桿百子堂小舟莊壯原墩二鋪王家莊白田鋪等處漫口頻仍下河爲壑況近日河身受病又非昔比是則謂開放王營舊減壩挑挖下游河身遂能掣低黃水啟放禦壩較爲得力者恐亦係懸擬之辭未必確有把握恭讀嘉慶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上諭飭南河諸臣曰從古治河皆以河決爲患未聞有言河決轉受其益者至哉

聖訓誠當爲萬世法守矣臣於前事見聞頗切伏乞

諭飭內外臣工從長計議務期漕艘可通民生無礙未幾又上防河疏  
曰竊照東南兩河所轄河身長一千五百六里於二年六月內經兩江  
督臣琦善奏明禦黃壩外河身一年之間墊高六尺有餘本年正月內  
又經前南河臣嚴烺奏明外南外北山安海防四廳境內黃河長一百  
五六十里節年淤墊又於本年三月內經前東河臣張井奏明東河之  
蘭陽一帶河身淤墊中泓深不過六尺又本年正月江督琦善等據淮  
揚道潘錫恩稟請於關家灘等處開挑引河逢灣取直於葉家社一帶  
補還大隄於大淤尖一帶接築長隄以期河道通利掣深積淤請帑六  
十餘萬本年二月張井於東河任內前赴南河查看海口請以北隄爲  
南隄自安東二門工起至龍王廟止改挑河道歸入舊海口使禦壩得  
以早啟等情各在案臣查改挑河道事關重大而張井爲此請者自以  
禦黃壩外上下河身淤墊太甚人力難施是以爲此改絃更張之策與  
潘錫恩所稟雖工程大小懸殊其爲欲使河道深通禦壩得以啟放長  
船北達免盤撥之艱用意原無殊異臣竊以爲現屆五月大汛將至改  
挑河道工長費多斷非旬月所能集事卽琦善等所請逢灣取直各要  
工亦未據有續奏是否工能速竣放水順利掣溜得力俱難懸揣臣查



河淤則槽平而消水不暢槽平則底高而容水不多底高則隄埽卑矮隄矮則形勢危險自道光三年以來陝甘一帶微旱是以黃流未經盛漲而盈虛消息天道之常設遇盛漲何可抵禦臣聞和緩之方急則治標堯舜之知物求先務河病已深汎期至迫應請飭下兩江山東河南東南兩河督撫諸臣轉飭道將廳營無分南北多集土料無分兩夜梭織巡防防守既嚴河無旁泛怒濤衝突必可刷動底沙爲以水攻沙之計即使未能全河一律衝刷通暢霜期之後河槽必有變更再行相機妥籌自本年霜降後至來年桃汎有半年閒暇自可從容疏導使河防復舊禦壩早啟糧艘直達其慶平成也疏入皆

報聞歷官至工科掌印給事中

前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君墓志銘

左宗棠

道光咸豐之際天下甚苦兵事其端發於泰西英吉利以鴉片觸禁令率島人犯中國沿海騷然粵東西奸民因而伏山莽盜兵以逞八九年閒南自嶺嶠江淮北極宛洛燕晉生民轉側於干戈之交餘患未已也御史黎君以翰林院入臺道光中英吉利闖入津門海口時上疏言島夷不可縱款議不足恃條用兵事甚悉彈主款大僚言詞切直比款議

決遂引疾歸道光三十年廣西賊起君度事急咸豐改元詣京補官劾湖廣總督程裔庸怯誤事縱賊深入湘中將爲天下患已而賊圍長沙破武漢順流而陷九江破安徽江南掠鎮江揚州遂別遣悍賊道皖北略河南渡河而擾山西及直隸時都城方戒嚴君奉

命駐東城一日語守者曰城上宜多積磚石守者慢諾之君督責急謂明日不具將治爾守者懼獲罪走懇諸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將至也大僚聞於

朝以愜擾降官適君冢嗣福疇令直隸藁城君就其養旋客保定一夕卒君性冲夷通脫不事崖岸與人交久而益和人亦樂近之至於事理是非之際毫芒不少假借少貧嗜學精舉業尤長歌詩清曠夷憚適如其人晚耽禪悅亦留意六書之學得古書善本輒自讐校不喜治生產所得錢隨手散去里居值歲大饑嘗傾資振之所活甚眾值窘乏亦未嘗芥諸懷也余少君十八歲而相爲友晚更結爲昏姻投契至深且久知君之志業可書者多茲特撮其有關世局者數端揭之君諱光曙晚更吉雲以說文無曙也道光五年舉人十三年成進士改官翰林以御史終生於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有一日卒於咸豐四年三月十三日

將以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七畝台之原午首子趾子男五福疇咸豐二年進士吏部主事改官知縣福保邑增生候選知縣福恩郡廩生福沅湖北同知福昌江西知縣福昌余三女壻也葬有日福保福昌來乞銘銘曰

質清行夷不究厥施官卑言危乃與世違觀化無疑將何所悲我訥其詞君當知之匪惟君知來許昭茲

中議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候選道特贈光祿寺卿銜崇祀鄉賢陳

公墓誌銘

陳榮仁

國朝道光之中天下稱名御史者三曰臨桂朱公琦曰高要蘇公廷魁其一則吾師晉江陳公也公諱慶鏞字乾翔別字頌南祖可德考大睿以孝

旌均

贈如公官公少而岐嶷爲淹貫甄綜之學不屑屑逐時好韓樹屏侍郎視閩學有國士之目道光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派習

國書散館以主事用己亥補戶部雲南司主事越二載擢江西司員外

郎其明年授江南道監察御史時海事方亟中外喑喑議未定羣工百僚各隱其意私相角良莠造悟迭爲興蹶公於是有申明刑賞之疏指斥貴近請收

威命得

旨嘉納且有抗直敢言之褒諫草流傳讀者咋指爭以識顏色親警欬爲幸蓋由是而公之直聲震天下矣乙巳秋進工科給事中旋以巡視東城之役註吏議左遷光祿寺署正閒一歲謁假南旋棲遲桃門日事稽譏道光三十年

文宗卽位

詔舉人材故大學士蕭山朱公以公及林公則徐上薦被召入京仍授言職補江西道監察御史復調掌陝西道公旣蹶再振銳氣不撓顧念

兩朝知遇之隆中宵屏營思圖報稱前後章奏數十上皆軍國大計可見諸施行先是軍興已來餽輸奇絀部臣有報捐軍功舉人附生之議公抗疏請止特被采納士氣爲之一振居無何閩境盜起泉漳興永之間根蔓莠延公疏陳事宜洞合機要有

詔回籍辦理本省團練公抵家則與疆吏襄團防酌勦撫籌經用通道  
 路悉心紆畫不避勞怨吏亦以公耆宿重望拱手受成惠安妖婦邱氏  
 煽眾作亂公偵獲置法下遊莠民謀不軌公計禽其魁黨遂散濱海巖  
 疆漸就清謐矣大府上公勛勤

賞戴花翎俄因積勞成疾陳請開缺丁巳逆匪林俊之變復作糾合莆  
 仙土匪鼓永春南安之寇攻掠泉州時官民宴安久驟聞變憤無措手  
 足事且急公募卒登陴嬰城固守顧士不習戰軍火守具多不供公躬  
 自撫循激以忠義兵民感奮無違命者賊攻撲數日不克而退其戢兇  
 醜保桑梓之功蓋於今人人能道之方事之殷也官或發一令斂一錢  
 必假公命諱於眾則集無迂公家附郭當賊衝賊令其黨毋輒入陳御  
 史之鄉以故家人得免於難賊雖去而醜類森布駸駸芽公復單車  
 抵其巢開陳利害黨羽多解散首逆睥眄莫誰何遂隻身遁論者謂公  
 忠誠素孚有以致之云事平第公功以道員候選而公則竟以不起矣  
 咸豐八年八月三日卒於泉州團練公所春秋六十有四

朝廷以公功爲多  
 特贈光祿寺卿銜

賜祭葬蔭一子知縣咸豐十一年郡人請祀於鄉得

旨報可於虜生都榮名沒受

渥眷公雖云亡抑亦可無憾歟公循循敦樸遇人無忤色及臨大節抒  
讜議驚擊鷗奮不顧利害自非植志崇誼樹立節概磊磊軒天地者蓋  
亦難乎其言之矣生平精研漢學而服膺宋儒嘗曰六經宗許鄭百行  
學程朱亭林之言吾輩當以自勵家富藏書披覽未嘗勸文章樸懋淵  
古晚而益進所著籀經堂稿齊侯壘銘通釋均有成書三家詩攷說文  
釋文校本古籀攷穀梁通釋屬草多未竟夫人宋氏

封淑人側室方氏洪氏淑人與公同里勤儉恭慎貴而不改公都居久  
淑人在家主饋訓子之務身任不以爲勞年八十有五光緒四年四月  
二十一日卒子男七人彥麒早逝彥麟道光己酉拔貢咸豐乙卯舉人  
後公二十二年卒彥爵乙丑補行甲子正科優貢生彥祿彥鴻均庠生  
產鵬蔭生彥鶴女三長適庠生許逢秋次適儒生林奉琳次適邑庠生  
李寶韓孫十一人翼謀同治丁卯舉人祖釗祖津祖凱祖耀祖懋祖拔  
祖萃祖瓜祖榮祖昌女孫十人曾孫七人泰源泰綬泰獻琛泰陬泰  
澤泰興公卒踰年而葬比夫人終將祔形家或咎其兆之非吉光緒六

年改卜於南安三都佛跡山之麓以七月二十六日啟公攢與夫人之  
柩合而窆焉禮也公嗣子以捫瑩告且曰公筮日有期矣而下綽之石  
所以臚族出行誼藏馨香而俟陵谷者其詞未飭願吾子之留意也榮  
仁少辱公教又與公文孫同舉鄉貢不敢以辭謹最其梗概而繫之銘  
曰

聖主休烈有檻不折有輪不墮彌違則諸公丁其昌白簡風霜從繩轉  
屬譬礫投湍騶牙將將歛而神羊斂角戢齒以惠厥里

帝庸嘉之沒有榮施曩聞紫雨兩灑公字以藥沈疴起廢瘡瘥惟天鑿  
德若雲五色天尙示瑞況在血氣清紫筍浯與公高深鐫徽幽堂敬詔  
來今

江南道監察御史梁君傳 陳澧

君諱紹獻字國樂一字槐軒姓梁氏南海人也曾祖貴若祖瓚父旺皆  
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妣皆  
贈恭人生母陳氏

封太恭人君以道光十二年中舉人二十一年考取內閣中書中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

國史館協修官纂修官二十七年充會試同考官三十年

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咸豐二年

宣宗成皇帝三年喪畢

文宗顯皇帝將居圓明園君上疏曰我

朝

列聖相承釋服之後園居聽政臣恭讀

世宗憲皇帝圓明園記曰不圖自安不求自逸又恭讀

高宗純皇帝圓明園後記曰帝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游觀曠覽之地  
然得其宜足以養性陶情失其宜適以玩物喪志宮室服御奇技玩好  
之念切則親賢納諫勤政愛民之念疏矣其害可勝言哉方今豐北河  
決未合桂林賊氛未殄各省聚眾戕官之案迭出民生日困財用日匱  
又時逾孟夏麥收歉薄甘霖未沛亢旱可虞臣伏願

皇上居宮室之安則思兵燹子遺奔走死亡之慘處苑囿之樂則念水  
災黎庶阻飢沈溺之憂以此矢心以此敷治如是而不足以拯救時艱  
速迓祥和者未之有也又以吏治積弊上疏曰臣籍隸南海竊見盜風



日熾推原其故由於地方官改劫爲竊借盜銷案之弊以一案所獲之盜結十餘案而十餘案之盜顯逃法網矣更可異者民間被劫報官委員勘驗勒索夫馬被劫之家遂有不敢報者臣風聞廣州常有盜賊駕船載礮白日搶劫佛山市鎮距省城三四十里近因賊多幾至途梗遠者可知請

旨飭令督撫認真整頓如有改劫爲竊借盜銷案勘驗勒索諸弊立即嚴參從重治罪又以械鬪之案日多上疏曰禍亂之機徵諸械鬪如近日儋州居民爭鬪乃至攻圍州城傷文武官九人以此見械鬪實禍機所由起也臣聞械鬪之風莫甚於福建之漳泉臺灣廣東之潮州嘉應及廣州府屬之東莞新安固由民情刁悍亦地方官有以致之民間詞訟數年不結愚民無所控告激而相殺納賄於官晏然無事由是輕視官長以致抗官拒捕而官亦無可如何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書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奈何不急思所以轉移之也臣以爲息鬪之道有三誠以動之恩以撫之威以克之今使爲地方官者親至鄉閭存問耆老與之道家常談風俗詢疾苦竭吾慈祥惻怛之心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迨乎誠已達矣情已通矣乃舉行惠民實政剔蠹胥除訟棍禁土

豪籌積儲立鄉規設義學使百姓曉然於睦婣任卹之足尙而械鬪之  
必不可爲民非木石有不感恩戴德者乎至於頑梗之鄉獷悍之族則  
大加懲創誅其首惡嚴治三五鄉而餘鄉斂跡剪除一二人而眾人懼  
服又何械鬪之不可息哉若爲地方擇良有司以轉移風俗此則

皇上知人之明與封疆大吏承流宣化者之責非臣所敢妄擬也當是  
時天下吏治衰壞盜賊充斥君知禍亂將作故連上三疏剴切言之未  
幾以陳太恭人老病請假回籍南海縣令聘掌西湖書院廣州郡守復  
聘掌羊城書院前後從學者數百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  
君性嚴正而坦直生平無疾言遽色尤澹泊無嗜欲惟好讀書回籍後  
日讀資治通鑑所著四書集解怡雲山房詩文集藏於家子二位修府  
學生佶修縣學生

陳澧曰君之三疏上贊

聖德下燭亂萌惓惓憂

國之心讀之而如見焉不愧爲言官矣奉母而歸讀書授徒以卒可惜  
也余與君同舉鄉試相友善君之子請爲墓銘余爲之傳嗚呼是可傳  
也矣

黃侍御墓表

吳汝綸

諫官之職重矣。獨自編修遷御史，則己不慶，徒友不賀，編修秩七品，然用文字進，不數轉，乃躋九列，御史秩稍遷，然官滿僅得給事中，給事中御史補外，乃道府耳。故編修相譏罵，必曰：「賀君遷御史也。」而御史亦自薄其官，高者默坐待滿，下乃妄議事，可否所見，小僅如牛毛，比於是諫職益輕。當道光時，有賢御史曰劉公，誼者著聲績於諫垣，疏入上，輒報可比事。下見者，未嘗不謂善也。後遷至宗人府，府丞祀鄉賢祠，劉公既去，諫垣其壻黃君席聘，繼爲御史，黃君之爲御史，自翰林編修遷也。其在翰林，嘗充乙未恩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又充戊戌同考官，所拔識多知名士。當時稍重君文學矣，而君獨潛究當時利病得失，苟得矣，雖自他人發之，不啻身爲卽不利，雖甚微細，不啻其鉅。其所處苟吾學可行，不顧問地望，卽無可表見，雖清要弗貴也。嘗謁歸省親，鍾祥道德州已至京，則語劉公：「今歲漕艘當火，已而德州果報漕艘火。」劉公之爲御史，君爲編修，疏稿具必呼君問，不可。君曰：「可。」乃上，卽不可。君意不用也。當是時，劉公奏疏重於臺諫，而曹輩亦往往識君材，謂君當爲名諫官，君亦以此自負矣。

未幾果拜君御史君諱廷珍湖北鍾祥人中道光辛卯科順天鄉試壬辰成進士始年十二出應有司之試已得復失發憤入京師從劉公就學遂以宛平學生起家及拜御史引見  
宣宗詢知非宛平人特命還隸鍾祥是時引見數人  
上意獨嚮君而君已病矣既拜

命君顧喜甚病且亟猶憑几草奏言事疏未及上也而卒故自劉公及生平師友下逮同考所得士皆以未竟其用爲憾君年卅有四其卒當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其自編修遷御史十一月也娶劉公女前公兩月卒三子皆幼孤後皆以文學仕進君卒後卅年季子毓恩繼爲編修乃燕君遺行爲狀嗚呼君在翰林而以言官自負爲御史甫旬日乃力疾草奏蓋意量過人遠矣疏雖未上以其識遭船火觀之其必不爲妄論塞職無疑也然世方輕諫官而重翰林君卽不死獨能使其職重耳其果能大竟其用以顯聞於一世哉然則君子之繼以編修進用殆非偶然矣

何其盛傳

陳作霖

何其盛字茂垣後改桂芬字新甫以諸生兩中副榜道光十五年舉順

天鄉試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庚戌科會試同考官生  
平淡定自持然諾必信交游有過諍言無隱計日所入必盡其經費無  
踰節故居京二十餘年無索逋者咸豐中轉御史歷至刑科掌印給事  
中嘗謂大吏之精神卽國家之元氣錢穀之消長繫民命之安危故於  
吏治民生必剴切入告旣而粵賊擾蘇杭上統籌東南全局疏尤有遠  
識其略曰自粵賊陷金陵已十年矣前提臣向榮督兵歷數年之久相  
傳懋著戰功實則未收復一城自三年以後賊分竄安徽河南江西福  
建浙江等處甚而回竄湖北湖南兼及廣東廣西推原其故向榮以一  
旅之師駐守金陵按兵不動攻戰時少堵禦時多以至將玩兵疲終無  
成效其餘各疆臣才並短於向榮更不知兵貴神速賊則聲東而擊西  
我則顧此而失彼無怪乎上年全軍潰覆蘇松常鎮席卷而空禍延浙  
省夫粵賊今日之勢非小弱也非僅負隅以自固也其未遽北竄者蘇  
省已據垂涎浙省浙省可圖則東南財賦之區盡歸囊括由是蓄精養  
銳一旦渡江徐州之匪應之亳州之匪應之山東河南之匪羣起而應  
之數省之間將成瓦解雖有謀臣勇士恐亦無從措手前恭讀  
上諭命督臣曾國藩統轄四省軍務仰見我

皇上念深南服信任專而事權屬矣臣愚以爲曾國藩忠義之心原非向榮可比必不至坐視成敗而責任之專籌畫之繁到處掣肘所值之時更有難於向榮者今楚師雖收復安慶而賊已竄據黃州牽掣我軍之後徽州雖捷而賊又竄據嚴州抄在我軍之前畏首畏尾進退維艱將欲大軍南下必責成官文迅速將黃州一股立卽剿滅以清後路左宗棠帶兵赴浙必先據常玉山要隘以通江西餉道會合張玉良之兵互相夾擊方能一鼓而前撫臣薛煥株守上海擁兵甚厚應令其親督將士進攻蘇州以斷賊添兵援浙之眾如此則浙圍或可望解而大軍始得由桐城舒城進謀收復廬州與水師楊載福會於東壩庶江南之門戶可得然兵有緩速亦有難易賊挾江蘇之全力以攻浙省嘉興已失人心震動其勢速而易我以孤軍繞道赴浙一深入則糧盡援絕安慶以下賊匪節節堅守我軍節節進攻其勢緩而難是曾國藩之大軍並不能遽抵金陵已可概見旣不能遽抵金陵萬一賊謀渡江其鞭長莫及更可概見爲今之計楚師固宜力圖收復而淮揚一帶尤須處處勤防江北六合縣在天長甘泉之間天長與清江尤近賊攻之最力守之亦最力意在牽掣我軍猶湖北之黃州也鎮江丹陽縣上距金陵句

容下接常州武進六年向榮退守丹陽蘇常賴以保全上年張國樑戰沒丹陽蘇常因之全陷其明徵也自蘇常失守一年有餘江以南上海之兵並無往攻蘇州之事鎮江之兵並無往攻丹陽之事江以北揚州清江之兵並無往攻六合之事率皆苟安旦夕希圖貪天之功又不肯推賢讓能以自代卽水師所帶艇船亦不過游弋江面虛耗錢糧並未聞向對岸開放鎗炮至團練一節署漕臣王夢齡及督辦之龐鍾璐晏端書等並未將沿江沿河團練如何章程如何布置詳悉入告似此敷衍了事謂足抵渡江之賊果誰信耶豈知長江天塹只此清淮數百里尚可爲南北之限三年以後曾有防河之議不知南河日徙久成平地江不能防未見有能防河者也河臣庚長已貽誤於先尙是捻匪焚掠卽去若粵賊北犯不堪設想卽將該臣等盡予駢戮毫無補於

國家應請

飭下都興阿迅簡精兵首先攻復六合并著王夢齡由天長進兵與都興阿兩路夾攻鎮江之兵則令進攻丹陽以分賊勢其水師各船亦飭其於對江之丹徒口小河口江陰口福山口各口岸燬其卡地防具務使聲勢聯絡賊膽先寒其清江蔣壩等處再飭王夢齡挑選精兵嚴加

防堵時與袁甲三會商合爲一氣其沿江沿河一帶險要之處應飭龐  
鍾璐晏端書等履勘情形速將如何章程如何布置詳細具奏再清江  
裁撤河員專設重鎮其河灘地畝跨有數縣已改作屯田現在屯兵若  
干紮營若干最爲第一要務並令王夢齡詳繪圖說奏聞以便查核總  
之現在東南制勝之兵只有曾國藩一路左宗棠分兵赴浙亦救援之  
兵而非制勝之兵其他處軍情皆遷就徘徊並未與賊交鋒力戰夫能  
戰而後能守今日之急務全在四路進兵以分賊勢並飭各路統兵大  
臣激發天良親冒矢石庶可轉危爲安誠使黃州克復則江以南之兵  
無牽掣矣六合克復則江以北之兵無牽掣矣又使上海之兵攻蘇州  
不必卽克蘇州也而蘇州之賊不及添兵援浙矣鎮江之兵攻丹陽不  
必卽克丹陽也而金陵之賊不敢屢窺京口矣而又江面師船多方以  
擾之沿江團練密布以捍之協力同心眾擎易舉夫而後曾國藩一軍  
乃能中堅直搗掃穴禽渠否則各處擁兵觀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醜  
類愈聚而愈多民財愈捐而愈竭浙省一去勢必擾及江西饒州九江  
之間一有疏虞曾軍腹背受敵安得所向有功江北又勦不成勦防不  
成防一概視爲具文盡行委之劫數是將舉東南全局棄之而不惜乎



抑東南糜爛尙能保西北高枕無憂乎相應請

旨飭下各督兵大員整頓軍聲剋期進剿其江北防堵團練各事宜亦

卽實力舉行不可苟且塞責仍請  
飭會國藩傳檄各路凡殺賊有功克復地方者重膺上賞按兵不動虛  
糜帑餉者卽加顯誅務期法立令行雲集響應俾聲威由此振作而寰  
宇可望乂安疏入

報聞同治元年除陝安道值提督雷正綰剿回敗於金積堡潰卒南下  
有勸桂芬緩行者不可甫上而捻賊竄潼關興漢警報沓至桂芬令民  
併築堡寨爲堅壁清野計捕奸民苟青一徐炳南誅之賊不敢犯六年  
十二月漢中客勇索餉勢幾不測桂芬馳往詰眾曰若輩欲爲亂耶抑  
卒歲無資欲爾軍門體恤耶語未畢眾皆投械羅拜泣且訴桂芬曰吾  
固知若輩無亂心然已紛紛若此若輩其何以辯方今劇賊皆次第平  
何故狂惑自取夷滅耶我今體恤爾給爾等卒歲資尙何說言際聲色  
俱厲眾懾其威遂散關中土宜雅片種罌粟者十居其五桂芬刊示究  
極其害以勸導民且飭隸役毋得伺察曰吾戒煙將以利民今隸役擾  
之則民未獲禁煙之利先受禁種煙之害是厲民也毋乃不可聞者轉

相傳述遂自爲禁止又嚴懲設壇勸善者曰嘉慶年間教匪之興卽由  
於此此禍胎也未幾卒官著有自樂堂遺文

刑科給事中蔣君墓志銘

錫縝

蔣君子良與縝同舉咸豐六年進士君出郭毓麓戶部祥瑞之門毓麓  
故道光二十四年與縝同門領鄉薦輒語縝曰子良故中式第一進呈  
御改第二是能讀書非科舉速化之學也顧自翰林轉諫垣歷京秩十  
有八年措衣食於文字不竟其用以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卒年五  
十七其孤以行述乞縝爲銘噫可哀也已君諱彬蔚字頌芬號子良明  
正嘉中由葑谿遷婁關爲婁關蔣氏會祖耀宗湖南武陵知縣祖元復  
乾隆四十二年舉人山西榆次知縣父兆鴻安徽蒙城知縣祖父均  
贈中憲大夫母呂氏太恭人太恭人兄名子珏復以女妻君爲呂恭人  
以是君學業生計多藉呂氏蒙城公故廉以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卒於  
官君暈絕十餘日始杖起乃扶襯歸吳肆業取膏火貲奉母六應省試  
皆不售二十七年正月呂太恭人卒君哀毀甚而家愈益貧服闋以眷  
屬寄外家獨赴順天試二十九年己酉中式又越七年丙辰始通籍貧  
如故而學益力縝嘗綜括其平生著述其治史漢三國志則取張皋文

吳仲倫諸先生評本考其天文疆域禮儀制度雌黃之無隙地再易本書之以審定其異同遂續成董方立先生之漢官譜又取李志常之丘長春西游記攷其山川道里釋以今名纍數千百言以補自來輿地書之所未備斯其可以經世卓卓乎大者他弗計焉以故充

文淵閣校理

武英殿纂修官

文宗顯皇帝實錄纂修官充鄉會試同考官江西鄉試副考官皆稱職洎乎轉御史擢給事中不輕言事陳漕務荒政輒見施行巡中西城決事而民服無敢干以私者先以

實錄館議敘得四品銜至是截取以知府用又薦以道用人益以重君然纘視君之措於外而不愛其力約於己而不慊其意不窺時類印赴勢物之會以同眾人之求是能讀書而明乎真積力久之道卒用之未必無益於天下而惜哉不竟其施也君性肫篤能濟人之事同歲生張太史亮疇范侍御熙溥張禮部錫基死皆經理其喪華太史晉芳卒釀金歸其眷屬洪給諫昌燕病侍其湯藥死焚所負券且助其歸葬呂恭人之兄堯仙中丞全孫之撫閩也其停米捐稅茶諸善政多諮於君丙

辰之秋江西賊犯閩陷光澤邵武中丞疾病甚君自京星夜馳至挈其  
眷口百餘人取道浙東而歸是非唯報呂氏抑其天性然矣呂恭人生  
子男一保忱候選鹽場大使女一適內閣中書惲彥瑄以光緒元年某  
月某日葬君於吳縣某鄉某里銘曰  
不為嶽嶽而為徐徐外博而中不虛學於眾為難遇於時為難豈遇  
之難匪時所臧道乃不昌烏乎子良

潘侍御墓表

顧雲

侍御諱敦儼字清畏雲貴總督

贈太子太保子騎都尉世職諡忠毅江甯潘公諱鐸子也性和易能詩

詞及畫然不數作頗好酒同治二年忠毅公殉回難由貢生

賜廕郎中兼襲世職補工部十三年遷御史旋斥歸貧甚不解家人生

產冬或無裘督兩江如曾忠襄左文襄劉忠誠諸公因人言知之時有

所餉油油里閘以酒招無弗往入座輒獨酌於論議鋒起中亡何頽然

斯聲作矣微不關人世事即已紆折於心可以裂后土罅皇天而告之

列祖者亦曾不一言閒過雲山中較酒戶大小或亦談詩一口中酒謂

曰石城七子指誰首屈蓋同人舊有石城七子之刻喻而笑亂之曰先

生醉矣則停杯出所枉和曰醉能云耶晚益困訪酒徒杭州臥疾孤山以卒時光緒二十八年□月日年六十有□其斥歸也到官未浹月毅皇帝既上賓

今上入立傳世傳及之辨如諸臣所議將來

今上承統之聖子即嗣

毅皇帝者未晰於當時而

毅皇后殉焉侍御痛極具疏特迂繆其言以旌表烈婦齊民且然矧

大行皇后而未敢明目張膽如後之諸臣奉

命以議心則可知也以立言失體斥

嚴旨既下名動京師具衣冠造門願一識潘都老爺其人者累旬日不

絕云既歸附

賜瑩爰甄大凡爲之表

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君傳

金武祥

君姓朱氏諱一新字蓉生號鼎甫浙江義烏人也父鳳毛拔貢生壽昌

縣學教諭

特旨賞國子監學正銜工詩及駢儷文生二子君其長也生而肫厚年

四歲與羣兒嬉戲慮有傾跌者輒趨掖之其祖見之曰此兒心地極篤異日必不肯爲自了漢咸豐十年粵匪竄浙江金華郡縣皆陷君時年十五與家人避寇山中壽昌公方集鄉丁禦賊君時來省視未嘗釋卷年十九補縣學生學使徐壽蘅侍郎亟賞之其課誥經精舍特置超等六人以異內外諸生君其一也同治庚午與弟懷新同舉浙江鄉試主考官李若農學士歎其策對精核兩應禮部試下第入貲爲內閣中書舍人光緒丙子

恩科曹鴻勛榜下進士釋褐授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轉編修嘗以九日偕友生袁爽秋朱亮生黃再同游京師西山歸途遇雨感疾作狂語所言皆民窮財盡不力求振作非祇外患必有內憂而尤以俄爲大患聞者咸慨其忠讜之蘊蓄有素也翰林俸薄授經自給時法蘭西侵越南上疏請擊之和議成復上疏言和議難恃乙酉奉命爲湖北鄉試副考官取士務崇實學一時秀異咸入其彀俄遷陝西道監察御史君志期匡國旣居言路日思陳善納誨宏濟艱難於是海軍初創規制未整其柄用者人或疑之上疏切言深中事理不避貴戚尤人所難內侍李連英稍著聲勢君憂之是年適有災變欲防微杜漸

遂以遇災修省爲言劾及連英疏入朝士震駭君坦然無懼

懿旨詰責降補六部主事乃以母疾乞歸臺省同官祖送京師士民皆  
目爲眞御史旣歸曲盡孝養布衣蔬食無異寒士粵督張香濤尙書馳  
書延爲肇慶府端溪書院山長復延入廣州爲廣雅書院山長廣雅規  
模宏大張公所新建者儲書甚富山長專課諸生以經訓性理及史事  
詞章有用之學兩廣東西高才生成請業焉其論經學深抑近時講西  
漢公羊之流弊謂其蔑古荒經其論學術謂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學  
與行亦未嘗不分迨及近世則漢與宋分文與學分道與藝分豈知聖  
門設教但有本末先後之殊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別少嗜濂洛關  
閩之書中年以後涵養益粹嘗謂進德莫先於居敬修業莫先於窮理  
窮理必兼學問思辨學問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幾於誠正之  
博而返約則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聰穎尙新奇者必導而返諸正  
大篤實久之皆信嚮二十年六月微疾數日猶接賓客易簀之頃尙云  
高麗未定神京根本可憂七月二日卒年四十有九壽昌公作詩哭之  
極哀弟懷新以進士官知縣需次嶺南獲視含殮子萃祥廩貢生遺書  
有無邪堂答問五卷漢書管見四卷奏疏一卷佩弦齋詩古文詞雜著

八卷余辱君知契又與君弟爲寅僚及余歸里乃以新刊佩弦齋詩文及行狀見寄因按狀而詮次之

金武祥曰自君歿後中日之役一蹶不振戊戌政變繼以拳禍九原有知能無深痛迄今積弱之後所謂邪說詖行生心害政者至斯而極綜念君生平拳拳君國退而設教立言常以學術之憂爲亂機所伏識微知著不惜瘖口嚔音反覆辨論讀君遺文益令我唏噓欲絕矣

亡友屠梅君別傳

繆荃孫

嗚呼

國家近數十年以來以立言得名者道咸之間曰曾文正公曰倭文端公同光之間曰浙閩總督邊公寶泉曰戶部侍郎郭公嵩燾曰今大學士張公之洞繼其後者爲吾友屠光祿仁守類能洞達古今發揮道維世教易風俗正人心行則能挽末流之弊燭先幾之智不行則文成法立理明詞達亦可供後人之誦讀非毛舉細故以攻訐爲能者可比君字梅君湖北孝感人祖之申直隸布政使署總督父道昕道光丁酉舉人君咸豐己未舉人同治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補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言事褫職



兩宮西幸召見行在

持旨以五品京堂用旋補光祿寺少卿不久卽卒年七十有一君幼嗜讀書長慕濂洛之學研究性理行止必端同人多嚴憚之習天文算學師事海甯李王叔先生主講山西令德堂士風爲之一變官御史時醇王當國政出多門太白晝見請修政治以答天變疏曰伏自往月以來太白晝見每於時加午未日光盛烈之時其星愈明市井聳觀互相驚詫此實非常變異未可以天道幽遠諉爲適然之數惟當責諸人事震動恪恭以冀消弭臣夙夜思維竊以徒考機祥旣非所以裨實政空言修省亦非所以格

天心謹就今日所當措意者綜其大綱曰杜諉卸曰開壅蔽曰慎動作曰抑近習曰軫民瘼曰重國計敬爲我

皇太后

皇上臚陳之

朝廷因時立制創設海軍衙門特以親王主之固將以圖自強恢大業也乃羣下不能深體此意恃有親王主持遂左瞻右顧各懷推諉之心樞臣不執盈廷之咎總署不廣集思之益各部院唯諾奉行更不待言

而北洋大臣深知洋務之棘手尤恃海軍衙門爲藏身之固其濟則該大臣之功脫有不濟則將引親王以分謗諸臣自爲謀則得矣其如國事何夫以極難極重之任而責之至親至貴之人臣庶稍具天良固宜咸抱不安但時局多艱臣旣不敢請勿煩親王以事惟親王愈勞諸臣愈逸親王愈勇於圖功諸臣愈巧於謝責紀綱所在治忽攸關將來成敗利鈍何所歸咎此當杜諉卸者一也臣聞古語云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蓋兼聽則眾說並陳是非無難決擇偏信則單辭易惑得失無可參稽卽如近日包徵稅釐利害顯然國人皆曰不可未嘗詢謀僉同遽以電劄開辦貪不可必得之盈餘敢不可勝防之隱患使果盡羣議於先諒無此失夫以外洋各國且設上下議院凡有舉動必眾論胥協然後施行今內廷事務上海報館往往輒述其詳

朝中政要部院臣工乃不得悉聞其概是猶一家之事傳諸疏遠而其子弟親近轉不及知隔閡不已甚乎閒有留心諮訪察見利病理宜悉意直陳然事先而爲事後之慮則似於危詞聳聽局外而議局中之失則似於阻撓成謀自非導之使言孰不嘿爾而息是以寒蟬仗馬終日寂然夫愚者干慮必有一得舍非從是其權要自上操唐陸贄有言諫

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由此言之於國何損焉此宜開壅蔽者二也比者興修

三海歷歲經營土木各行將告竣我

皇上奉

皇太后萬幾餘暇時一

臨幸娛悅

慈顏足以仰徵

聖孝頃恭閱奏定門禁章程似專爲

移鑾駐海而設臣愚竊有請焉伏查我

朝舊制如

避暑山莊

圓明園等處

列聖固常臨御聽政辦事無異

宮廷然皆不過數月之久而留鑰重寄要在

禁闈今我

皇太后訓政方勤

皇上典學尤急天下延頸望治以視當日事勢實有不同

三海處

宮闕西偏陂池臺榭既不若

內禁之深嚴

覲見論思亦較殊朝廊之肅穆上揆天時下察人事似以簡於

臨幸爲慮之善

九重端拱綏輯萬國體清淨無爲之治即日臻上理不難此宜慎動作者三也臣維內監之職所司者閭闔灑掃以及使令之役而已恭查順治十年

世祖章皇帝特頒明諭凡係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

皇城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內外交結者同官覺舉院部察奏科道糾參審實一併正法內院卽傳諭該衙門遵行著刊刻滿漢字告示自王以下以及官吏軍民人等咸宜知悉十二年復降諭旨特立鐵牌世世遵守康熙三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諭曰太監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慎之於始苟其始縱容姑息寢假事權迨其勢既張雖欲制之亦無如何等因欽此仰見

本朝

家法之嚴遠軼前代是以二百餘年來太監偶有過犯必立正刑章無敢大作威福者近者恭辦

大婚典禮銀款事務聞交總管太監經理則是漸假之以權矣奉宸苑工程處

奏定門禁三十六條內於

南海等處拈香竟以總管太監爲請則是漸委之以事矣夫以向交內務府大臣等夷以例派王公者而派總管太監是太監又將與王公

並勢在

皇太后

皇上嚴於御下若輩感於恩懾於威料不敢輒萌恣肆誠恐積習之久事權漸專氣燄必且漸盛履霜堅冰不得不防此當抑近習者四也自來所恃以立國者民心也民得其所則安民失其所則危今天下之民

水旱災傷困之錢糧追呼迫之官吏貪殘擾之釐金徵及穀米未能盡  
裁輸納責取青錢莫爲痛革百貨利奪於外洋而民之懋遷者生計遂  
窮輪船駛行於內地而民之食力者餬口無所行旅憚搜索之苦負販  
病誅求之悉教民游勇會匪蔓延潛結所在皆是無由剷除謀國者防  
之在外不知可憂之先在內儻或一方蠢動懦者轉於溝壑強者鋌而  
走險恐歷年措置海疆勢且鞭長莫及無救於腹心之內潰此宜軫民  
瘼者五也至於海防之設籌備不爲不至礮臺兵輪機器耗費無慮億  
萬日新月盛未有窮期水師學堂武備學堂平日支用浩繁其人材恐  
亦未可深恃且以近事觀之北洋大臣因將試行輪船於昆明湖特舉  
到善水之人乃方探測淺深竟爾溺斃設當緩急之際而有此失其貽  
誤何堪設想今輪船旣不可行則長河可以不開湖淤可以不浚省此  
勞費專意陸操練成勁旅翊衛

神京得力必較有實際庶不令艱難之國帑糜於無益之工程況洋款  
累至千百萬之多償還攤至數十年之後古之於財量入爲出而猶必  
計其贏今之於財卯糧寅支而彌復侈於用脍脂膏以供浮冒竭江海  
以注漏卮不待有事而先己自困矣此當重國計者六也今星變非尋

常之比周防之道固不厭其詳求治之方尤必舉其要

天心仁愛則今日殷憂以啟

聖良非偶然昔順治九年九月太白晝見時

世祖章皇帝將巡幸塞外洪承疇陳之遴奏言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於爭明

上天垂象誠宜警惕宗社重大非

聖躬遠幸之時疏入得

旨此奏是朕行即停止康熙七年五月太白見午位

聖祖仁皇帝諭曰太白晝見

天象屢示儆戒朕甚懼焉今力圖修省彌加敬慎勵精勤政以答

天心

列祖之克自抑畏若是是以變異雖大而修德納諫終竟化災為祥誠所謂遇格天之聖旋轉有權其占驗自不符矣至於馬端臨文獻通考星晝見一門起漢安帝永初二年迄南宋嘉定十七年臚列綦詳凡所述臣強陰盛以及非常之占無其應者蓋皆由不知修德以致罹咎此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三言所以亂宋可

爲千古鑒戒者也臣伏願我

皇太后

皇上深宮惕慮法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之所行於今日所有利弊察其端之所自來究其勢之所終極當改者不憚更張當守者不輕變易一以大公至正敬天勤民爲心庶幾精誠感召有以潛回天意爲宗社無疆之庥臣忝居言路遇變悚慄不敢蹈隱情惜己之咎冒昧瀆陳無任激切屏營之至疏上不省又以海軍報效雜進無次僥倖日多羣言籍籍又上請停報效以存政體疏曰竊以近年創辦海軍費用浩繁籌款無策僉王倖進遂託報效爲邀

恩之舉始猶觀望趨起頗畏清議旣而見嘗試者果如願相償也乃羣視爲捷徑交鶩爭趨其弊有五而大患有三其咎歸於亂政害民罔上行私而不可止所謂五弊者凡報效之人不究原資不責保認庸流賈豎雜出其中金幣朝輸章服夕至流品混淆其弊一也允散下僚遽擢以監司丞佐虛銜遂畀以州縣無班可敘者突而踞諸班之上無缺可



選者儼然在首選之中名器冒濫其弊二也革員楊某

諭旨所謂聲名平常不應調辦要差者也以萬金而錄用革員姚某以置房賃作妓寮被參

諭旨所斥爲卑鄙無恥者也以萬金而開復故入人罪如馬某弊混公帑如陳某係不准捐復者也皆以報效湔洗之定章無論何項勞績不准奏保

記名簡放誠重之也今則道員周某沈某等皆以捐萬金遂蒙

曠典勸懲倒置其弊三也由主事捐郎中分部遇缺先用計實銀一萬四千餘兩延某則以五千金而得之矣由郎中捐道員分省遇缺先用計實銀二萬餘兩岑某亦以五千金而得之矣其他莫不如是名爲竭誠報效實則較捐納猶不及半或三四之一名爲不敢仰邀議敘實則躡躑數等並且京平松江銀兩皆可交易以致捐納人員相形見絀裹足不前部捐爲之減色求益得損財計轉虧其弊四也報效者不能無因而至前則百計鑽營經手者不能空勞而無獲則多方需索聞報效萬金其營謀關通常三數千金不等而副都統恩某乾沒獨多甚有由木廠商人及吏胥等類夤緣而進者駟僧朋侵莫可究詰其弊五也五

弊既滋三患隨之三患者何也恩莫先於愛民報效之人類皆委瑣嗜利具有心計挾操奢望舉債而來者顧眉急以了其債傾貲而得者圖箕歛以百其資一旦踞於民上巧取豪奪恣意誅求本爲身家何知君國是無異使狼刈草生民立受其害大患一

國莫急於進賢而賢則非道不進故巨魚必有絕大之力駿馬必無戀棧之心今見報效得官易循路登用難安分而寡交者陸沈有才而無力者坐困則夫道德之彥忠義英傑懇懇報

國之心勢且招之不來未麾卽去人才消乏國乃空虛大患二

國所以立者紀綱法度而已流品淆官方何由澄敘名器濫典則何由昭垂勸懲倒置又何以厲世而磨鈍理財而財失任人而人欺以二百餘年未有之弊政一旦行之不疑既背定制又拂羣情使天下疑

朝廷惟利是視而不顧心之安惟功是圖而不念道之悖紀綱法度悉墮於冥冥之中雖欲振之其將莫及大患三且

國家頻開捐例因萬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有資格之限有識認之結有加倍加五捐復之例有加倍半不准捐復之例所以多其防閑亦爲深杜流弊若可掃而空之則自

祖宗以來有事開捐之時曷勿竟取諸報效又安用此紛紛條例爲也今海軍之設事體重大宜本臥薪嘗膽之苦心爲未雨綢繆之至計但章程所定措施所及外間無由悉知則亦不能輕議獨此報效一事街談巷議眾說紛紜士大夫相與偶語亦無不私尤竊歎戚戚於心特以由海軍衙門而達之奉

懿旨而行之無或敢苦口忠心冒昧入告遂使謗騰衢路而朝廷不聞患伏隱微而

朝廷不知羣小得志寵賂滋張若不急行停止則妨賢病國播惡殃民卽平安無事之時猶將召亂況時局孔艱而復益之以疾以壞天下之事有餘矣臣待罪諫垣職司風紀臺規所載奉以兢兢不敢稍存揣摩之見不敢稍懷死辱之私謹齋戒沐浴繕摺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剛斷施行疏上卽行停止己丑

慈聖歸政而左右僉人讒構未己名爲歸政實則未能又上請謹溯舊章直抒管見疏曰本年二月我

皇太后舉行歸政典禮軍機大臣具

奏條款內有中外臣工奏摺應恭書

皇上聖鑒一條查原奏內稱現在應辦之事有應歸復舊制者有仍應暫爲變通者思慮固極周詳臣愚稽考典章揣度時勢竊謂中外章奏亦有仍應量爲變通者洪惟我

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

傳位

仁宗睿皇帝時軍機大臣等議奏應行遵辦事宜於請安摺及隨奏事件雖有繕備二分繕備一分之分隨奉

諭旨朕於明年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著書

太上皇帝等因欽此是歸政後繕奏事件仍皆上達

聖謨深遠所以重國事裕貽謀者實永垂爲典制故

聖訓有曰朕今壽開九袞精神康健視聽未衰若來歲歸政遽思自暇自逸竟置天下重務於不問則非所以敬承

天眷亦非御極初年定期歸政不肯戀位之初心矣今恭逢

皇太后諏吉歸政

皇上幾務親裁臣擬請各部院衙門題本及奏派各項差使遵乾隆六

十年軍機大臣議奏俱按照向例進呈

皇上御覽至於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恭書

皇太后

皇上聖鑒伏懇

慈恩俯賜披覽然後施行庶幾遠符成憲近措時宜益昭我

皇上祇承之善竊思咸豐同治年間髮捻交訌生靈塗炭我

皇太后天縱聖明知人善任遂得削平大難出斯民水火之內措

國家磐石之安今天下之人父子相保室家完聚者實

皇太后之德也及西北大寇中外開釁

皇太后精勤惕慮以格

天心

聖哲運籌以消隱患今天下之人兵革不憂各安生業者又

皇太后之德也茲者歸政伊邇時事方殷我

皇上遺大投艱萬幾待理

皇太后上念

文宗顯皇帝付託之重下念薄海臣民望治之殷

慈懷眷顧知必有不能忍然者則歸政以後尤當上法

高宗純皇帝不敢自暇自逸之心於天下重務熟思審處弭患未然

皇上既有稟承更得精勤典學此時

聖德之蘊蓄者愈深他日

聖治之發皇者愈大善始善成豈不懿歟雖軍機大臣議奏在京各衙門每日具奏摺件擬請

皇上披閱傳

旨後發交軍機大臣另繕清單恭呈

皇太后慈覽自應無隔闕之慮惟是事有緩急於中多一展轉卽恐難迅赴機宜曷若直達深宮得以應幾裁斷况封奏較尋常題本摺件爲少

聖慈披閱不至過勞儻蒙俞允請恭照乾隆六十年歸政後繕奏事件之例明降

懿旨凡有緊要章奏仍恭書

皇太后

皇上聖鑒俾內外臣工敬謹遵循實天下之至幸抑臣更有請者伏讀

高宗純皇帝聖訓

慈甯宮為

聖母皇太后所居頤和益壽最為吉祥福地後世子孫逮事慈幃即可

於此承歡隆養等因欽此今我

皇上厥精圖治當事仰體

慈衷伏冀

皇太后頤養宮廷

皇上朝夕承顏足彰累洽重熙之慶西苑只備歲時臨幸以節勤勞則

有節之遊觀迥異流連之燕樂徽音禮教治道彌光至偶值

移鑿西苑之時章奏傳送尤宜嚴密舊有摺匣扇送之制片備密鑰啟

封以防漏洩應請飭循照辦理臣區區愚忱過為事外之慮謹一併瀆

陳疏上

特旨革職永不敘用而後日爭端早有灼見雖得嚴處不可謂國無人

也使早用其言何至有甲午之敗戊戌之變庚子之亂哉迨

慈聖思君言再與起用君年已衰兩耳重聽亦無能表見於世僅得以

空言傳亦可悲矣

論曰余於同治丙寅成都同人結文社始與君相遇君舉止卓然言辭  
藹然余於疇人中獨親而敬之先後通籍同官京師緩急則相通問學  
則相勸居師友之間修昆弟之好余年少喜嗜酒閒闌入聲色之場君  
聞而規之余斷斷不服以頭巾氣相誚至於不干謁權貴不趨附聲氣  
閉戶讀書自樂其樂則未嘗不同也已丑余奉諱南歸得君罷官噩耗  
爲之數日不怡非爲君惜官爲  
國家少一直諫之士惜也再入都君館太原以後書札常通而未能握  
手君歿後三疏橐在篋中爲類次如右卽以傳君矣



續碑傳集卷二十

江陰繆荃孫纂錄

曹司

昌樂閻先生墓志銘

宗稷辰

閻先生者昌樂人也諱學海字星持又號餘凡齊魯閒爲士者尊之既而海內之士類多推重莫不稱爲閻先生云先生爲恭定公季子懷庭先生之猶子而韓理堂先生之子壻也閻氏四世以文顯恭定立朝名德著聞先生生三歲而孤懷庭理堂兩公當時巨儒實導啟之以至成人故其學行高出儕輩當乾隆三十四年以後漢學大盛濂洛之緒寢微猶賴有一二人爲之維繫於今邈不可見矣其子弟如先生者尙能道其進修講論之所遺隱然若道寄於其身焉先是恭定沒數年家屢貧生母胡太恭人教育之甚苦先生甫髫鬣每讀遺書輒悲數至恭定墓側號泣稍長值歲大禋以黍餅奉母已啖灰菜甘如飴尋以能文入庠貢太學領鄉薦母以恭定所遺帶硯賜之九試禮部乃成進士官舍人方歸省慰母心而母已病侍養九閱月衣不解帶未嘗有笑言及遭母喪泣下皆血迨後數年述胡太恭人言行猶終夜泣枕上血漬殷然

也觀於事親而其立身之大本可見矣其始官文登教諭卻贊儀正士習一士好訟召至暴日中痛誠使改行士感而遷善善士爲縣役所誣力爲白之由是賢否咸知畏勸齊魯間人嘗爲余言之及入直內閣由中書署侍讀撰述票擬殫心竭慮以爲之前後輩皆莫能及顧落落不求宰執知卒出爲

起居注主事去之日舉其所心得條目留閣中繼此票本者往往疑難失措走詣其門求指畫先生欣然應之無吝色此則余所親見也厥後

起居郎積俸八年推升戶部浙江司員外郎而余兩隨先生之後

起居事簡聞其趨閒曹獨勤農部事煩知其習當務必慎則皆同官爲余稱道者道光二十六年冬部長忽奏派寶泉局監督先生衝寒赴局三數日疾遽作猶力疾行病一月遂不起鄉者余每見輒勸之歸先生聽其言以世受

朝廷恩遲遲不忍去乃竟以勤事卒官蓋年已七十有四也其志不甚可哀也夫先生體素強意氣開豁談古今娓娓聲如洪鐘乃晚境多不順幼子慧而殤長子時榕以舉人爲史館謄錄敘勞可爲令矣無何亦

勅冢婦相繼沒遺孤孫才三歲明年元配韓宜人又卒宜人明詩禮事姑極順姑患臂冷爲温衾患口瘡進食必辨火齊胡太恭人稱爲不愧名儒女先生家事賴之至是幾無以爲家摧傷悼歎交迫於中精神由是日頽憊然對客談心尙不以爲倦也稷辰七月壽吾親先生來賀八月遭母喪先生來弔嗣是不復得見先生而猝聞長往其何以釋余悲余旣爲三先友傳矣先生有甥李君湘華爲狀徵銘是余責也因爲之銘曰

選蹇而心夷何尤於天而多逢其罹尙佑乃後人以承有道之基庶乎其毋噫

陳工部傳 潘裕

君姓陳氏諱運鎮字中緯號其山漢陽孝感人也嘉慶己巳進士由內閣中書稍遷至工部主事跼踖同列後然文行常見重於大人長者自總角就塾凡五十餘年非疾痛大事未嘗一日不對書每食飲右箸而左卷臥則置書於膺醒復握之對人好議論然遇勝己則肅然聽受且注其面不辨問性實沈潛故於文章識過其力凡江漢閒士大夫多稱之其平日喜言數謂數如大水宛轉而旋物其中人苟自審閱歷則端

緒皆可細驗或從其言卽驗君平生洵若有宛轉而旋泆之者自少至老士之所望於世若科名祿位譽望皆致之謂爲數亨不然也其身不得謂窮實亦非達其行不得謂困亦未爲通其學不得謂無聞實未嘗竟其所冀就今其生又蹇矣行年六十亦不得謂無祿然居恆學文所恃激昂則自以爲體質素壯天殆不靳其壽將有餘年以求所謂宿慕遠業不欲以時日得之與之交者亦以君必七八十壽故雖當暮歲而期觀其學於十年之外皆不意數之無乎而不奇也君素寡疾癸巳夏聞長昆歿驚觸柱遂時有小疾甲午十一月病卒年六十有一有二子長紹治甲午舉人次紹涑皆孝親動行路二女長適徐次適易明年紹治以其喪歸葬於鄉

潘詒曰數出於理氣屈伸進退適然得之莫能易也古人謂之命先物渾然而爲之終始人末由倪指數則自其錯綜條析枚計而縷較之非窮究理氣往往求之於虛渺幽遠而反失其志故善言數者知所受厚薄不能力爭而生所當盡則必盡一日之事使歿無可憾此則古君子所以自爲者與

戶部江南司郎中湯君行狀

王拯

君名鵬字海秋湖南益陽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

封朝議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君生負異稟九歲能屬文年十四補  
學員道光二年壬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主事分禮部觀政之餘益  
閉戶爲學縱涉經史百氏之書庚寅充軍機章京兼

方略館纂修前太傅大學士曹文正公以禮部方冗眾需補久恐抑君  
才特奏調君戶部補浙江司主事擢貴州司員外郎充乙未科會試同  
考官人皆謂君不日月躋津要得美仕也而君獨以資求爲御史擢山  
東道甫拜官一月三上章言事最後以言工部尙書宗室載銓事回原  
衙門行走升郎中一充陝甘鄉試正考官於路聞母喪歸服闋起復補  
江南司郎中管理軍需局君以數年海疆連兵英吉利甫就撫宜善馭  
之上善後事宜三十條由本部堂上官以聞大抵言羈縻之中宜思預  
防如召募練勇修船造礮緝奸設險諸務皆指陳剴切而尤以破成格  
開特科爲用人之要往復致意焉郎中俸滿截取知府記名一年一日  
忽暴疾卒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初九日也君始由軍機得御史其勢位  
若將大起者繼浮湛曹司汶汶頗自侘傺獨時意氣感激抗言天下事  
則憤義形於言色豈謂其方強盛而遽忽然盡耶君脩髯偉貌願瞻雄

驚言詞侃侃樂交天下豪傑中外名公卿以至偏隅遠方薄技片能之士咸聞聲相傾倒而人亦皆樂就之顧性伉直於所弗合不宿中必盡言質之或相執忿爭以是人交君者始莫不曰海秋賢而或者不能終之其讀書求大義不屑屑章句尤自雄於文詞而時天下學者多好訓詁考訂或爲文嚴槩法君一皆厭苦之與建甯張際亮交際亮時以詩名莫與抗者而君初未爲詩一歲與張別數月相見出巨冊示之則已爲詩歌數百篇淋漓甚豪一發其振迅不可一世之概張撫卷大愕以謂李夢陽今復世也既復官戶部益浮湛乃益發憤爲文所著浮邱子篇九十餘其文榦立枝分以演迤於不窮設論一事必先曲盡情勢利害而後證歸經傳之言其自謂海秋之所學與海秋之生也之所目蒿而心傷者悉於是焉存又言爲天下者貴能通萬物之情以定天下之務若徒治天下事以吏胥之才而待天下士以妾婦之道惡在其爲治日也余與君同官戶部始識君數月汎然也一日於友人家讀余一詩立策馬造吾廬持其所爲詩文來縱談及暮始去自是凡相見於官所必俱文酒友朋之會必相招閒余詩文有所作以相質者必激揚之且道於人人蓋君故宏獎於人士皆然而余爲尤親方余未見君時人皆

謂君大岸異不可向者及相見乃殊率易多可愛敬君卒前日猶與余入官署時方議復米利堅國通市章程

旨行矣君呼吏持牘前張目諦視意蹙蹙若大戚者久之遽出登車去余視牘中議始知君前陳善後疏中有所逆中而至是夷果以為請者予謂君之蹙蹙者殆以是夫何意其不三日死也君生嘉慶辛酉年三月十三日卒年四十有四所為詩文集若干卷七經補若干卷浮邱子九十篇明林三十卷獨明林未成書配某宜人先卒繼即前配之妹生子五倣昭估昭什昭佑昭啟昭倣昭扶君喪歸有日余走問志狀闕如是後死者責也乃自為之狀而為倣昭請上元梅先生曾亮為志以銘其幽且以備後之為史官者采擇焉道光二十有四年九月日

又湯海秋傳

姚瑩

海秋湯氏名鵬湖南益陽人道光二年進士初為禮部主事年甫二十負氣自喜為文章震爍奇特諸公異其才選入軍機章京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在軍機得見天下章奏又歷戶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所論議及為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其人訐之

上置尙書吏議君以爲司官朝吏過失當付有司不可奴隸辱之此大臣作威福之漸也吏議輕不足以倣援嘉慶中故事爭之

上以爲不勝言官任罷回戶部員外而君方草奏大有論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見其言不用乃大著書欲有所暴白於天下爲浮邱子八十一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七經補疏明經義止信筆初藁雜記見聞事實諸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筆初藁人多未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英夷事起沿海諸省大擾

上再命將無功卒議撫通市君憤甚已黜不得進言猶條上三十事於尙書轉奏焉大臣用事者曰書生之見耳

上雖召見君而無所詢報聞而已君是時已更爲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抑鬱詩多悲憤沈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四君少爲文有奇氣初成進士所爲制藝人爭傳其藁市肆售之幾徧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漢魏六朝迄唐人詩歌追擬之必求其似務備其體已梓者三十餘卷又好爲文嘗謂其友人曰漢以後作者或專工文辭而義理時務不足或精義理明時務而辭陋弱兼之者惟唐陸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爲歸其持論如此



姚瑩曰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甯張亨甫仁和龔定菴及君定菴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轢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帶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以宗室尚書之親貴舉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彈之亦見骨鯁之風矣君又與宜黃黃樹齋歛徐廉峯及亨甫以詩相馳逐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樹齋以編修爲言官數論事洊至大用廉峯及君則以言黜幸不幸殊焉辛卯余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菴繼之癸卯臺灣之獄亨甫力疾赴余難因不起猶憶君探余獄中及出獄後與諸君置酒相賀又同治亨甫之喪依依送余出都門時也默深成進士最晚以知州需次亨甫則未一第而歿余待罪蜀中樹齋亦以事更罷爲部曹俯仰二十年閒升沈存歿若此悲夫

又湯海秋哀辭

那懿辰

壬辰余始至京師見書肆閒市湯君海秋時文善瑯繪物情而舉以大氣其源似出於方氏秋客真定從人閒得君五言詩一篇軀奇可誦益有意乎其人及庚子再至京師而君以憂去詢諸朋儕則曰海秋詩若

文今所爲不及先時之爾雅豈宦成志得不矜心而出之乎壬寅冬偕  
其鄉人曾滌生偶過君一見語合會日暮遮留寘酒驩然若故交始君  
登第年甚少山陽汪文端爲座主奇其文名是以起而君願自詭高語  
周秦廣眾中曲詆司馬遷韓愈以張其說人或觝不服輒出所爲浮邱  
子俾讀浮邱子者倣昌言論衡道古今政俗得失人情事變以二字標  
題凡九十篇篇萬餘言讀者不能終篇益愕眙對君君則鼓掌掀髯大  
喜嘗見謂曰子文筆天出慎無徇世所謂八家者余謹謝曰生平但識  
歸熙甫方靈皋猶病未能敢望八家乎然君雖放言多論特以鎮流俗  
之人至於文章徑涂出入體制佳惡自了然於心見他人所爲作卽不  
當意亦頗隱憚之晚交上元梅伯言馬平王定甫梅君老矣嘗及姚郎  
中之門定甫後出所爲文皆八家之流而旣君之沒卒狀君行者定甫  
而伯言實志其墓焉君儻不規規繩檢然豪氣任事自部曹直軍機  
處擢御史不兩月以劾載銓罷定郡王載銓未襲郡王時爲工部堂上  
官奴視其屬出俚語罵詈君聞不平入臺卽上章論之君雖以是斥還  
部而載銓自是未嘗攝部事英吉利款于江甯君條制防之策三十俾  
長官轉達郎官資深需次將出守而暴得疾以卒甲辰七月九日也年

四十有四君諱鵬益陽人癸未進士海秋其字也辭曰

眾詆訛君之人兮孰知其氣陵物而志冲眾怖君之文兮孰知其弼於外而嘽中慷慨論事兮覲攘奸凶忽蹶不振兮憤匪其躬知斯人而自斲以死兮益余心之忡忡

內閣中書汪君墓志銘

胡敬

吾鄉自杭厲後績學能文有稱於時者不多見獨山舟學士以翰林名動四裔餘事發為詩古文詞繼以曜北處素兩先生經史各名家兼通音均之學其所自出能成梁氏宅相而以著述聞者羣推吾友汪君小米君名遠孫字久也系出安徽黟縣世居鄉之宏邨十世祖文宇公諱元台始遷錢塘曾祖容谷公諱寬早世本生曾祖千波公諱憲乾隆甲子舉人乙丑進士官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祖仲連公諱潞丙午舉人官太常寺博士父孔皆公諱誠甲寅舉人官刑部江西司主事母梁宜人文莊公曾孫女冲泉少司空孫女處素孝廉之女君幼聰穎十歲遭梁宜人喪侍祖父受經通大義嘉慶甲戌入郡庠孔皆公督課嚴命寄居中表孫午泉大令家偕午泉攻舉子業夜漏未盡即篝燈起讀如是者二年丙子舉於鄉兩赴計偕循例為內閣中書戊寅在京待銓聞父疾

歸里是秋孔皆公捐館舍君銜哀風木絕意進取而一意肆力於著書先是干波公性耽插架多善本甲乙編排丹黃多所手定吾鄉之藏書家若趙氏小山堂吳氏瓶花齋杭厲輩所借觀珍惜者今皆散佚不存惟振綺堂所藏歸然具在孔皆公以君之嗜學也病中指楹書示曰他日以畀汝君著書務爲根柢之學排日讀十三經注疏以心得者著爲攷異又以抱經堂釋文多譌缺欲爲補正功雖未竟其宗尙已可槩見近人於注疏能守一經終業者已鮮矧全經攷其異耶盧氏釋文本於注疏脫誤處所載已大半增改近人讀不終篇倦而棄去矧全帙加以補正耶君讀書心敏而志定敏故洞達定故持久不輟著述之暇與同里耆彥結東軒吟社凡爲歲十爲集百薈萃所作且繪爲圖於湖濱起水北樓春秋佳日棲息其中勘經之餘焚香晏坐時復登山臨水寄其曠逸之懷因自號曰借閒居士吾鄉志乘以南宋咸淳臨安志爲最古君重雕以廣其傳他若厲樊榭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梁處素左通汪選樓三祠志俱次第梓行以及亡友詩文代爲校栞者難以悉數事繼母姚以順率諸弟以端待戚黨以睦方孔皆公棄養時君年甫二十六五弟一妹皆幼友愛兼至爲締姻舊家八年來婚嫁遞畢治家遵祖父遺

訓豐約得中不染習俗流弊重然諾見事明決與人交以至誠貧者感其施饒裕者亦倚以定是非可否易簣之日里中士大夫無親疏遠邇皆咨嗟歎息且有泣下霑襟者娶於梁爲萊子教諭女生子一曾撰女五而梁孺人歿篤於伉儷鰥居九載以內顧憂不獲已繼娶於湯未踰年又以瘵歿副室李氏生女一君卒於道光丙申五月八日年四十三所著有詩攷補遺國語攷異發正古注漢書地理志校勘記借閒生詩三卷詩餘一卷配梁孺人著有列女傳校注湯孺人著有玉壺畫史半爲君所訂定云

論曰余官京師時聞君名癸未歸田得與君締交暨丙申歲星更始矣余齒長於君二十餘歲旣老且病閒有所作謂異時當賴君訂正不圖君之先我辭世也余里中所交友凡通訓詁擅辭章者前後無慮數十輩至晨夕晤聚殷嚮往而深知性情者始則汪選樓家禧繼則陳扶雅善仁最後惟君耳選樓學博而志銳力欲抗衡古人於詩不多作扶雅明易學工古文辭詩詞亦非所長能兼而有之者君也選樓墓木已拱得君梓其遺編以行於世矣扶雅之歿後君祇半載餘所注晉書已垂成君不及與爲商推惜哉君旣承梁氏兩世學此二人亦素爲山舟學士

所稱而又皆為君所推重者志同道合故連類及之

刑部主事周君墓志銘

朱綬

君姓周氏諱孝堦字愚初自號通梅吳縣木瀆鎮人也其先為常熟紀氏明末有諱某者避兵木瀆依中表周氏遂從其姓及君凡七傳曾祖某祖某並以君叔某議敘階

贈中憲大夫父某則以君階

贈承德郎母汪繼母湯

贈封皆安人贈君有子四人君為之長五歲入塾過目成誦長而為文秀拔瀏亮其於古今體詩有篤好蓋自童子時然也逾冠補吳縣學生次年食廩餼有聲於黌序閒方是時嘉定錢少詹主講紫陽書院勵士以學各因才之所近誘掖之君以詩文見稱一時知名之士咸與通縞紵交秋試屢不售乙卯俛得而失會川楚例開入資為部主事吳有諸生獄所交知名之士多逮繫者木瀆去城四十里君時懷餽金走繫所相慰勞或行風雨泥淖中衣溼履敗不以自息凡歷數閱月獄解乃已入都分刑部廣西司尚書以下皆知君有敏練才而君虚心聽事以辭察情不隨眾畫諾疊駁兩案得實紀錄二次退食之餘與同郡之為京

朝官者文酒讌集集必有詩才名滿輦下在部一年兼安徽司行走充律例館纂修官嗣以養母乞歸初君名蘭穎服官易今名蓋以程太安人在堂而壘有伯氏之義不欲以白華潔養委於諸弟則當筮仕之初而歸志固早決矣得歸益肆於學盡發家藏圖史朝夕披覽一資之以爲詩嘗泛舟西湖湖富春江訪嚴陵釣臺所至交其才儁更唱迭和每江山幽峭風日清麗扣舷獨吟蕭然有出塵之致從木瀆定居楓橋蒔花種竹嘯歌其中春秋佳日吹笙奉輿愉愉如也行誼肫實待諸弟有恩不以私財較彼此親故有中落者必爲籌畫俾無失所里中恤嫠掩骼諸舉知無不爲歲荒助振者三堅辭獎議而自奉樸略裏衣時有補綴者恆曰忠厚節儉保家之本也林居簡外事詩之好益專先後輯瀆川耆舊諸集及友朋遺集各十數種鋟版以行蒐羅幽奧其用心甚勤君之於詩篤嗜由其性生酬答次韻屢變不竭風格灑灑近長帽老仙自餘諸作不爲葩粉不病癯棘適如意之所欲言而止胸無宿留則語無造作擬諸吳中先哲王百穀蔡孔達之亞也所著還讀小廬詩二十卷多有錄其副者他著性理析疑四卷韻學參考二卷春暉堂文集六卷並藏於家君生於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卒於道光十三年八

月初三日年七十有一

敕授承德郎娶於許

封安人子二直錫早卒經鉏例貢生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今以某年月日葬某邨之原而經鉏謁余為辭曰

靈巖之山單椒亭亭泉甘水馨鍾秀於君蔚為羽儀以昌其詩仕不違親貞不絕俗仕乃非穀既孝既友人倫克完克完所難古絃獨揮於林之下悠悠知者青松白雲蔭彼廣原高風弗護

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韋君墓表

魯一同

君諱坦字竹坪姓韋氏淮安山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隱德自祖以下皆

贈奉政大夫君少沈靜讀書寒暑不勑道光十六年成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調職方司母憂服闋加員外郎銜仍管職方司事銳意任職補主事一年擢員外郎總辦職方司事充

則例館提調

國家承平日久法令繁密事之下六部者吏引條牽例意為高下掌印官拱手受成莫得其要領少一動即挾其短長君事無鉅細反復研核



文書小疵親爲釐正而意存大體吏以故畏而服之二十六年

上謁

東陵明年謁

西陵均從是年秋隨文大司馬赴河南察振得馳驛君太息曰使臣以振荒來而重擾民乎自備車馬以行至則周歷稽察閱十五日歷十縣四千五百餘村二十六萬餘戶驗銀封訪錢價考城長葛有浮冒者密請入告郡縣肅然時大荒之後疫氣盛行君抵省病甚甫汗啜鬻一甌卽登程行風雨驟作泥淖深尺許令或以狐裘進君力卻之退而歎曰吾豈有失德與無因而至者何也君體素健及是遂羸憊而明年秋隨大學士耆英治獄綏遠城出居庸關數千里升鶴兒嶺以望青冢歸裝所攜青鹽一裹而已二十九年秋復隨相國閱兵浙江道東南兩河裁減浮費而南糧折色之議興

朝廷以度支空絀注意甚銳相國以訪君君歷陳通漕利弊及折色不可行狀相國曰然然此

上意專屬我且奈何君曰卽不可遽止姑以災荒求緩

皇上仁聖冀可得俞允遂草疏入告

報可先是相國在兩廣綢繆夷務經年少不厭時論及折色議寢東南數千里百萬戶之眾賴以紓息皆一疏之力而贊成者君也當是時相國奉

上面諭按事多多祕密惟君得與退而未嘗一語洩於外由是益重君及

新天子御極之初有

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而君病已劇相國日候起居使者屬於道比卒歎曰吾獨念韋君可恃耳今已矣遂無所薦君前後奉使者三嚴飭儻從一無所擾嘗謂辦事易防弊難每至一處左右內外百計揣摩飲食起居褒貶皆弊而褒之為弊尤甚聞者以為名言性孝友侍贈君病衣不解帶者兼旬忌日伏地哀號十年如一日嘗隨兄省試兄病即日同歸幼弟塤在都相從最久寒燠飢飽如恤童穉及病劇每見塤至輒陽為好言言無所苦至忍痛弗呻吁可悲也桃源房君以貢入太學君延教其子房病殆不起或以為言君歎曰吾豈以生死易心哉此歿封匣中金而以己財棺斂之居於主位而受弔焉其平生他行事多類此要一於克己厚物以故病歿之日知與不知無不扼腕流涕君歿於道光

三十年三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歲娶同邑張氏子二長福臻邑庠生次福英君之歿也福臻福英侍母淮上比訃至福臻病不能興惟福英奔喪至於是福英扶服泥首於一同之前曰先君行事已乞曾侍郎爲之傳而表墓之文弗敢他求一同與君交三十年知君最悉當君未卒前十日猶親問君病比禮部試畢而君柩在殯已三日矣君弟有言吾兄何者而當得死烏乎天可問哉君歿月餘一同獨遊城南之野亭遇刑部李君清鳳初不相識語及君遂相持而哭一座皆驚其公誠之心感於人心也君可以死矣是爲表

職方韋君家傳

馮桂芬

兵部四司之官凡百許人莫劇提調職方之官凡二三十人莫劇總辦非通敏練達才足以整紛剔蠹而無舐滯者則不得居道光之末山陽韋君實總辦職方司事兼提調君諱坦字竹坪號恬齋世爲江蘇山陽縣人河決失其譜上世無可考曾祖文斗妣熊祖景龍妣童父杰妣余祖父兩世咸

贈如君官贈公六子君居四年二十有一補諸生道光十二年舉於鄉十六年成進士以主事分兵部武庫司尋調職方二十一年丁余太恭

人憂歸其明年逆夷內犯駛蒙衝長驅大江陷丹徒瞰金陵江北戒嚴  
當事聞君名請君練義勇共守禦內緝土匪外遏閒謀汔乎賊退郡以  
安堵服闋敘前勞加員外郎銜補主事逾年遷員外郎總辦司事充  
則例館提調二十六年

上謁

西陵次年謁

東陵君再與扈

蹕是秋河南饑

上發帑金百萬振之

命尚書文慶公侍郎柏菴公往視焉舉君及同官四人偕抵豫分道按  
部君得尉氏等十縣時君疾甫汗日進粥一甌遂發會大風雨淖水沒  
車輶天驟寒縣令或進狐裘君笑卻之退而歎曰吾豈有失德聞於人  
與無因而至者何也歷四千五百餘村爲戶二十有六萬至則按冊審  
戶必覆實乃已廉得考城洧川長葛三邑浮冒狀請之尚書劾令如律  
郡縣肅然外省相沿凡典試視學爲循例馳驛弗貴也至奉  
詔視師若讞獄則禮之特異曹郎與卿貳惟鈞所至大吏遣弁迓境上

負弩矢先驅州縣拜道左就舍帳御飲食必珍異百官問起居侯伺顏色惟恐失其意輿馬人徒薪芑之屬徭役及閩左君一切謝去買車而行休舍一飯而已誠僕從絲毫無所染日必驗其篋厥後使綏遠城使浙江亦如之浙江之役相國耆英公侍郎季公芝昌以大閱行兼按南河事抵袁浦有

詔大閱易人君白相國曰坦所爲從公來以軍政坦淮人南河事宜避不與聞願先還相國許之單車襍被不復過驛館矣自綏遠城歸攜青鹽一裹寄公子曰此差囊物可佐齋粥也君素羸弱善病輶車四出蒙犯霜露無虛歲職任繁委性復習勤以是勞勩倍於眾今年春疽發於項猶力疾入公署逾月遂篤竟不起君之使浙也遣眷歸泊還

朝期春暮北上未至季弟爲視含斂云君性孝友侍父疾衣不解帶者兼旬居喪盡哀後官京師余恭人卒於家以不得送死爲恨毀瘠幾殆嘗隨兄應省試兄疾偕歸季弟明經墉相依京邸愛惜調護甚至疾革恐傷弟心猶忍痛不言自奉儉約而推解不吝尤重鄉誼淮人至京無親疏咸厚禮之留滯者輒資之歸館師某卒君援於我殯之義爲位而哭之自爲之棺斂而致其篋中金於家職方掌軍政武職譴罰悉主之

吏因緣爲姦利與吏部之考功等君在部十有五年馭吏持大體不苟小過遇弊必發之吏無敢欺者賢能冠其曹長官倚以爲重按事直省必請君俱

上卽位詔行舉賢之典先後大司馬爭欲薦君奏未上而君卒少工詩文通籍後銳意治官事不多作旣渡桑乾逾長城盡覽居庸倒馬之勝登鶴兒嶺望青冢壯遊所至偶寄吟詠益磊落有奇氣稿藏於家君生嘉慶六年三月十三日年五十後生日一日卒疊遇

覃恩加三級階中憲大夫配張恭人有婦德子二福臻庠生福英皆婚仕族女二一適庠生丁壽辰一未字孫女一

馮桂芬曰余與君同鄉舉越八年同官京師始識君未習也居頃之君遭太恭人之喪君兄弟走急足赴君懇驟驚君齋封二先遞病書君閱已趣駕以旦日行裝訖見赴書一慟幾絕甫七日而全家南矣京朝官奔喪無如君速者竊心異其人君家淮安河淮所交也邇來水行歲多故余有聞輒從淮人問狀類不能舉其說惟君言之燭照數計曲折如繪又心服君留心時務爲不易得也益樂就君上下議論馳騁今古語累日不厭乃有以窺君之深君負經世略郎署小試耳詎足竟其用願

所表見已卓卓如是於世方需才如君者有幾人方期君以遠大爲天下蒼生福而竟止於是命也如何公子福臻等謂知君者莫桂芬若以狀請立家傳爲詮次復之兩公子並少余嘗見其試文瞻逸絕流輩於序君已矣意天之所以厚君者將有在邪

世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刑部雲南司主事吳君墓志銘

許宗衡

士將有用於世而義與利不能辨其所設施皆其所倖致故聖賢懲之則曰見利忘義其勛之則曰見得思義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則推原神明心術之所注而非道非義不以一介取人則更重夫學問文章德業功名之本曰非是將無以制其行蓋是非羞惡之心之爲用大也惟吳君其知之君諱養原字思澄先世徽之歙縣著籍揚州實兩湖總督諡文節諱文鎔公子以一品蔭生爲刑部雲南司主事文節治軍湖北死於難君世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同治三年二月初一日歿於京師是年四月歸喪於揚州某鄉之某原年四十娶於周無子上元許宗衡哭之痛曰士無恥久矣義利之不辨也君知之而屈於枝官甫四十而歿無所設施可不悲哉君方質有節概遇事綜理精密幼從同里劉文淇明經學爲論既改他師習制舉文入爲儀徵縣學生他師不逮劉

而君知讀書不自棄其前所業以文節撫江西復移撫浙隨宦轉徙不能專於學及官刑部勤於職事退不廢書既應京兆試爲副貢生補主事缺於是不爲制舉文發篋攻苦手錄史漢司馬氏通鑑至數萬言條析疑義必精必嚴其他詩古文著錄均斐然有作者意然不輕示人生平信於友與人期約無晷刻爽素不諧俗然見客恂恂未嘗有夷然不屑之色而義不苟同者則毅然持之刑部故繁劇君汲汲不自寬雖細故人不爲意必深求焉部之尙書侍郎皆倚君議或不合則推尋律文剖析援引無少徇終雖從君議而竟阨於資後君者多遷轉君浮沈如故君不求且不言而勤於職亦如故宋王安石之志葛興祖曰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君之抑塞久矣不夤緣以致身而卒未疏曠以負職其知德者乎方文節死於難君遠走湖湘間關數千里奉喪歸當是時浙中人士懷文節舊德聞難爲位於西湖招提乞浙撫黃公宗漢爲主而往哭焉凡數千人及聞君奉喪歸復爲書招君思一見君亦欲往謝至則人爭識又深知君貧僉曰昔文節撫此邦於父老無誅求而舊有鹽關津貼銀六千文節秩滿時儲於庫曰吾行矣是奚爲者詰經精舍無膏火當留以養上今封識宛然固文節物也



君可取君悚然起立曰先公不以非祿汙己且爲養士資今先公仗節死養原敢敗先公節而動於利乎不受歸未幾黃公以侍郎官京師君隨監修東城角樓與石道工匠例視所領銀以一成納監修者是役君當得金五百君笑曰義何在亦卻之及官刑部久常調皆艱東河總督黃公贊湯河南巡撫嚴公樹森將爲君入資以知府往官豫君爲書謝之謂宗衡曰二公誠愛余然仕而乞外果易得財耶不然何京宦之不可居爲余入資豈疑余爲求利者且旣官豫二公官左右之不聽命已受其資聽則何以不失余二公雖賢不至是余固不能因以爲利也故君常困乏至死不名一錢嗚呼義之難明而利之易惑也昧然處之輒溷濁而不分其尤甚者乘隙抵巇雖毫芒不憚畢致之況其在鉅耶且名有可託而非我之謀與者方曰無傷獨辭焉眾必以爲矯廉而不知眾之所謂無傷君子實以爲大辱世特不以臨財苟得爲可恥斯無由識不苟得爲難故君雖精辨於此亦徒獲矯廉之名而無以重於時卽其不夤緣以致身而遂至無所用於世也人併以爲命之蹇而哀之蓋皆非知君者也然則君之歿其可不銘銘曰

利無君子義無小人斬斬不淆學可入神弗利而生宜義而死純儒之

亞名父之子

兵馬司副指揮劉君行狀

彭昱堯

昔司馬遷列循吏傳謂奉職循理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及敘郅都杜周諸人深惡其排擠蓋迫以刻深吏之徒騷民生也然張湯後人竟以貴顯而孫叔敖之子則窮困負薪公儀休李離之後亦不復見他傳豈天道遠而難測邪余友劉少寅少孤兄弟窮餓讀書傭筆墨以養母有達官與其先人有舊者後官廣西聲勢甚赫或謂謁之可以潤枯槁少寅終不肯投刺自通昱嘗多之謂能滌勢利之習而不墜其家聲也道光己亥少寅持其先人行略示昱且拜手曰先大夫之卒十四年矣時炳昌童孤惛迷未嘗乞銘墓者懼先德終潛夙夜憂懼復不能顯大表於阡會吾宗輯族譜先大夫行誼宜書譜示後惟吾子憐而狀之按府君諱啟元字仁卿一字心原其先籍湖南前明中葉遷廣西爲臨桂人年十九充縣學生明年補廩膳生二十八充副榜貢生三十一鄉試中式兩試禮部不遇嘉慶六年大挑府君以二等試用後調甯明州學正以邊地績勞二十三年部選甘肅環縣知縣尋丁外艱服除入都候銓適中城兵馬司指揮員缺揀發府君道光三年授東城兵馬司副指揮

五年冬御廩失馬府君率捕役黑夜走數百里得盜所在遂禽宋得才馬二禿子等五人盜猾不肯吐實府君思積誠以感卒不用刑一犬風雪寒甚府君衣羊裘熾炭危坐以鞫諸盜澆洗環跽府君惻然命出羊酒棉衣賞之曰若曹亦父母所生者不幸飢寒作賊又僭於法紀自陷刑網夜寒余裘猶凍而何以堪姑飲酒無自苦也盜叩頭哭曰使君哀而活我某等雖不肖甘爲使君死矣乃供其盜馬者七人逸其二凡大小劫十餘案不忍飾也獄詞旣具府君趨良鄉寶坻薊州察得其實上其事於部五人伏誅六年御史喻公溥薩公斌上疏密薦

上諭以知州升用以四月初十日引

見而府君已於初八日病卒矣去所生乾隆辛巳年八月二十六日得年六十有六京師爲五方輻輳之區百工商賈咸託而市利焉其黠而無賴則相聚酗酒博奕椎剽鬪狠攘竊財物者爲土棍駢闐稠雜其積習然也

國家以京畿地廣人眾設巡城御史復以兵馬司分轄五城功令殺人論死者屬正指揮論笞杖者副指揮治之然瑣屑凌雜以呈詞訴者日數十人兵馬司辨色而起日晡而食宵分而寢聽訟判牘無晷刻暇逸

故泣是職者非明察敏毅之材不能勝其任府君之治東城也時湖北  
喻公溥覺羅程公光爲巡城御史府君以廉直忤程意土棍某程家奴  
之私也恆倚勢虐民府君拘之以稟御史喻曰必懲之程曰其細可宥  
也府君笞數十而釋之家奴以府君辱其私日譖府君於程程滋不悅  
距所治四十里有聚而博者本城之隸與焉程獲之遂劾府君縱博有  
旨下刑部獄逾月刑部議以失察罰俸遂奉

旨復任適程生日府君往壽之程曰得毋怖否府君徐起揖謝程默然  
當程劾府君也御史喻公不聯銜及薦府君於

朝喻有力焉府君好施與視人之難如凶閔邁其身嘗應龍川明府聘  
途遇婦人攜幼子而泣問其故曰吾夫貧而病篤將鬻子供藥物問所  
需以萬錢對因傾橐與之生平廉於取不肯苟得自污卒之日篋中惟  
銅錢十四千同官皆爲歎息相與厚賻之其子炳昌乃輿櫬歸粵歸則  
鬻屋營葬朝餐過晡恆寄食於朋曹嗚乎可以見府君之廉矣當府君  
之卒也有扶杖來者老而瞽聞者曰父老何爲曰將訴於劉使君曰死  
矣瞽者噉然而哭嗚乎可以觀府君之政矣曾祖徵仕郎文灑祖儒林  
郎承偉父文林郎功母蕭太孺人原配諸孺人繼室蔣孺人子男二曰

炳昌曰渠皆縣學生子女三竝適士族潯州彭昱堯謹狀

又東城兵馬司副指揮劉君墓志銘 王拯

君諱啟元字心原其先自湖南瀏陽遷廣西世為臨桂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年甫冠補府學生乾隆己酉科舉鄉試副榜壬子正榜嘉慶辛酉大挑二等補天河縣訓導歷甯明歸順二州學正保升知縣選甘肅環縣君時以親老而甘肅道里遙躑躅未赴官旋聞訃京師歸服闋赴銓乃歷署中南西東城兵馬司指揮授東城副指揮方敘績得知州而君遽卒君性勤敏奉身儉而執事精懇持不倦官京師日辨色起夜分始寐城事治

御殿嘗失馬君聞率役星夜馳數百里捕獲之盜猾彊君復惠心常鞠讞不以刑盜故不服一夕大風雪寒甚君衣羊裘坐堂上慄然視階下單衣者憫之曰此可當耶徐出羊酒食之被以絮衣盜飽且温乃反泣曰就使君訊今月餘矣使君不虐我而撫我我尚蔽使君哉遂供實臺中得狀疏以

聞故君得進一階惜不獲受而遂隕也方君家居日肫肫然以為煨燠休施解之事及任學官鎮安慶遠粵中極邊遠地至則開講堂集膏火為

生徒課經史手講口畫縣州所數十年不科第者皆以君振起之以是人故謂君儒官而京師古燕趙地王會於此又數百年五方雜沓風俗健悍椎埋剽掠日有聞當事者必武健方略君猶以劬劬懇惻居之乃事皆就理及卒之日有老人來執詞方詣劉使君訴闡者曰使君死矣老人噉然哭嗚呼儒者之吏固與人殊孰謂斯民天性而獨不可以化馴也君卒貧甚鄉人集賻以歸配蔣安人生子二燧榘時皆幼今燧又名晉爲縣學生榘道光癸卯科舉人人皆知其廉吏云燧以某年月日卜改葬君某原而求爲銘銘曰

姁姁愉愉不如強渠褰裳疾趨不如善徐乃外視若不足而中則有餘忠信之良視彼後儲

王松廬先生別傳 王翼鳳

松廬先生諱協夢字渭南江西新建人稟質彊敏而居心樸誠言動不爲詭隨年二十而孤推產羣季獨以衣食奔走齊楚燕豫閒雖遭困躓而力學無怠中式嘉慶甲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籤分工部補營繕司主事向來監修工程匠作每領得百兩以二十兩餽送謂之二成例先生曰若然工尙可問乎絕弗受自是委監益繁而處境乃益苦

道光八年題升都水司員外郎九年升郎中時興修京畿西直門石道部堂各衙門大吏領工者九段分派司員每段多至四五人時尙書某獨派先生一人曰以盡君才且免牽掣先生先定條約八款請以拆卸舊石揀與新石并用用紅黑二棕印爲記其新料皆親入山采買六閱月工成計石料項下節省銀六千兩遵例呈繳尙書弗善也先生四次具呈詞曰竊職於道光八年十二月奉派督辦第六段石道工程在戶部領到銀三萬八千九百六十一兩零招商修理完竣在案查例載工竣後有應繳餘銀不遵定限繳庫將盈餘入己者革職提問勒限催追此段工程計節省餘銀六千兩於本年內當堂具呈請繳未准嗣於十月某大人調任禮部職赴私宅呈遞又復發還現值造冊奏銷之時又赴宅呈遞蒙批札令職給發該商承領竊以該商陸續領過庫銀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一兩數已與工帳相符道板代牙石職前於督工時曾將匠役鞭懲今奉

欽派查估大人查出尙有未經更換者四十餘塊此時已不將該商治罪豈宜更給工價況換過牙石卽計數算價不到五十兩現當軍興籌餉維艱奈何以六千兩現成盈餘白手付與該商而不自惜昔靳文襄

請築清水潭工工部估計非六十萬不可及至完工僅費十萬事載新城王文簡蠶尾集中職每深歎慕估用先後不無參差斷無原估若干定須用完之理伏求奏明呈繳轉還戶部俾得奏銷冊內照數劃除以免異日追繳卽有工頭某商捏情在提督衙門控圖朦領事聞

上命軍機中堂傳問先生詳具親供覆奏某尙書入對

宣宗面加指詰謂如此司員尙不謂好耶十二年考取山東道監察御史所奏多擬節省浮費核實積貯用備不虞是冬出守施南施南毘連蠻峒風氣刁敝先生單車赴任先清釐積案千餘宗農時水利政令次第備舉郡人誦其廉明至之年斗米千錢比年歲豐登價百錢凡五稔升授江蘇常鎮通海兵備道督理關部先是侯官李彥章用法嚴密人多怨之又虧累甚鉅先生到官一持以平賠補續清而正額仍足不及一年以病乞回籍舉所存廉俸分卹族昆外仍置祠祀義田若干畝家居數載終日獨坐不言時事不接賓客手持一編泊如也卒於道光二十八年年七十六著有奏稿二卷雜文二卷松廬詩鈔十卷

論曰盜惡明燭爲其不便於己而遂盡天下之明燭皆將以一己對之此盜之心也廉靜寡欲之士貪或便焉若乃明幹不阿則貪之惡之有



更甚於不廉者矣世道苟媮俗流波靡士而欲自振拔於其中難矣先生性嚴重正衣冠獨居一室不聞嗽聲戶外屢趨過肅若無行者或議其執持太過然卽其所過者學之不易及而志以帥氣其所裨益豈淺哉

石主事家傳 方宗誠

君名廣均字方墀一字渠生姓石氏安徽宿松人先世有名玉修者以孝行旌父葆元翰林院編修曾一典試貴州卽乞終養歸里君稟質醇實性和行易樂爲善而不矜名里有耆儒汪養園先生講學宗朱子及呂新吾之說君內稟庭訓又從事汪先生與其門人子弟賢士往來益以問學相切劘故終其身嗜善不倦歷盛衰治亂之變未嘗貳其行中道光丙戌進士用兵部主事時新貴多務華飾競聲援君獨衣冠如寒素每出乘蹇驢車雖舉主不輕投一刺供職數月遽請歸養時年甫逾三十自是終日侍親旁不求仕進傳受家政不使一事攖親心睦嫻任卹之行皆能推廣其親之所欲爲篤學好禮如出天性邑中義舉每樂爲之倡凡修學校培植文教者所費以巨萬計邑濱江道光閒水災尤劇君公私拯救亦以巨萬或曰頻歲勸分力億矣宜少減君慨然曰一

人減人人效之如民命何拯益力咸豐癸丑粵賊竄江南君初助縣官  
爲守禦後屢遣人迎犒官軍密團練鄉兵以待及城克復獻壺漿是時  
家燬於賊猶破產不惜曰義分所在行吾心所安耳先是編修君捐立  
義莊贍族人君復增捐田租千石其他善行鄉人類能道之不勝書也  
辛酉春君避亂楚北節帥湘鄉曾公駐師東流素重君以舟迎之至七  
月卒年六十八初編修君卒君繼志述事有德於鄉鄉人感之請祠編  
修君於鄉賢及君卒鄉人追思君德復請與君之師汪先生同祀鄉賢  
祠所著書有內訟齋隨錄亦園詩鈔人譜詩箴皆彙行未彙者有帝鑒  
芻言臣鑒詩規示孫錄若干卷子繩箝癸丑舉人荃孫按癸丑無科正字誤也候補  
內閣中書蚤卒孫三長祐光祿寺署正長嗣同治甲子舉人長祐縣學  
生

論曰昔孔子言富而無驕易而深歎好禮之難朱子以安處善樂循理  
爲好理之實事君蓋慕此而興焉者也守義介如仁心爲質不樂仕進  
而蘊其所有以施於家邦上貽父母令名下積德澤於子孫沒而父子  
俱祭於社以爲法於後世孔子所稱善人有恆者其君之謂邪

刑部員外郎何君墓表

黃彭年

嗚呼此吾故人何君願船墓也同治元年彭年自燕之蜀君代爲蓮池書院院長比入蜀聞君喪逾十年重來蓮池始知君之旅葬於此悲夫君諱秋濤願船其字世居福建光澤福民坊祖長敦直隸博野縣知縣考高華國子監生君少負異稟過目成誦自爲兒時能舉天下府廳州縣名數其四境所至年二十舉於鄉逾年試禮部爲貢士又逾年

殿試授刑部主事益廣交游博覽傳記學乃大進道光中京師言宋學者則有倭文端公曾文正公何文貞公吳侍郎廷棟邵員外懿辰丁郎中彥傳言漢學者則有何編修紹基張州判穆苗貢生夔及君鄉人陳御史慶鏞言古文詞者則有梅郎中曾亮朱御史琦王通政使拯馮按察志沂君專精漢學而從諸公遊處未嘗以門戶標異其於經史百家之詞事物之理考證鉤析務窮其源委較其異同而要歸諸實用刑部奉

敕撰律例根源多君手定陳御史壇嘗得匿名書例當毀疑以質君君言軍國重計宜上聞援引故事御史據以入告其通識類此咸豐三年李侍郎嘉端巡撫安徽奏辟君自隨侍郎罷君還京師益究心經世之務嘗謂俄羅斯地居北徼與我

朝邊卡相近而諸家論述未有專書乃采官私載籍爲北徼彙編六卷復增衍圖說爲八十五卷陳尙書孚恩言於

上

命以草藁進

上覽而稱善更

命繕進

賜名朔方備乘

召見晉君官員外

懋勤殿行走庚申之變書亡

上詢副本黃侍郎宗漢盡取君所藏藁將繕寫重進而侍郎居焚是書遂不復存君亦以憂去君故貧至是饗飧或不繼而講誦不倦彭年去蓮池薦君自代不虞君之奄逝也君卒以同治元年六月四日年三十有九其門人監生沈丙墀買地葬之保定西郭外馬池村其友河東道楊寶臣育其二子十一年彭年與布政使孫觀按察使范梁清河道陳鼎君鄉人同知陳崇砥邱銘勳知州沈枚各輸錢爲置守冢竊傷君之博學能文深識遠慮而窮困以終遺藁散失百不存一備乘一書乃至

再燬於火亦可云奇阨矣懼後世之無傳也爲之表其墓

刑部直隸司郎中余君墓志銘

許福成代

咸豐十年粵賊攻陷金陵大營乘勢東下是時兩江總督駐常州不能守退趨常熟賊遂陷常州進陷蘇州巡撫徐莊愨公有壬死之遺疏劾總督有城不守有兵不戰縱賊至此既而松江太倉嘉興等州郡數十城同時淪陷東南子黎喁喁怨望曰疆吏實爲此禍於是臺諫交章劾總督同治元年逮入都下刑部議罪擬斬立決當是時直隸司郎中武進余君實司審讞有謀緩是獄者以甘言餌君或誅以危語皆不爲動卒如讞草奏奏上

詔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議皆如刑部讞而謀緩是獄者十餘人獨爲異議以上或并劾君議獄多曲傳重典深文鍛鍊爲能奉旨改斬監候秋後處決其後卒未從末減議者以君執法之力爲多刑部諸大臣亦覆奏君在部多所平反無深文鍛鍊實迹然言者終用前事撫他案劾君撤銷記名御史及京察一等越數年以憂歸遂不復出光緒四年秋君之子思詒素服來謁手行實一編稽顙請余志其墓蓋君已於往年九月二日卒矣按狀君諱光倬字省來號幼冰曾祖慶瀛

祖王錫揀選知縣考保純廣州知府妣姚氏楊氏君少好學性伉爽重然諾平生自矢不欺人亦不受人欺以道光二十七年進士觀政刑部補安徽司主事升廣西司員外郎旋升郎中總辦秋審處累決疑獄每引刑律條分節解無少留滯同列皆斂手下之精力尤過絕人每夜襍被郎署秉燭治官書四鼓進

內廷白事請諸大臣畫稟訖復入署誦獄晝夜不息以爲常嘗夜半屬草語其子曰吾無財產貽汝曹區區之心卽貽汝曹者也戶部虧鈔票事起權貴人因此興大獄株連無辜京師騷然久之權貴人坐罪死盡心剖決省釋者百餘人歸田後徜徉山水九年以終壽六十二配周恭人先卒子三思詒工部主事思詢思謨女三其二早夭幼適戶部員外郎惲寶楨孫三人思詒等將以十二月二十日葬君武進縣德澤鄉楊巷之原耐於先墓余與君同年舉進士僅一再相見知君未審然君能蹇然當官卒躋於時而不悔萬口流傳當不誣也茲足以銘矣銘曰不豐於仕不惰於職朋謀所甚官偃名植皦然一節可矜式平生操行吾未識青原沈沈山窮劣銘幽詔遐石不泐

又余光倬傳

武陽合志

余光倬字省來號幼冰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洊升郎中光倬性警敏而慮囚詳慎不輕麗人於法咸豐九年戶部鈔票之獄起冬至日戶部稿庫火有

旨使宗令怡王載垣會同刑部審訊時步軍統領鄭王端華戶部尙書宗室肅順朋比用事意欲有所傾陷株連逮問者不下千人光倬承鞠斯獄載垣等時以密奉

聖旨相恫喝光倬執正不阿因遷延不竟其事會

穆宗毅皇帝登極載垣端華肅順坐法誅有

旨限刑部半月速結光倬句稽剖決依限奏上僅坐商人馬錫祿以罪餘皆獲釋同治元年江督何桂清始就逮至京光倬據

大清律地方大吏逃奔蹶事比照守邊將帥失守城寨斬監候律擬斬監候情罪重則擬斬立決仍請

上裁時朝中大僚多爲何桂清舊故謂不當加重冀緩其死而給事中

郭祥瑞等復交章論劾請速正典刑下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議覆由刑部主稿光倬草奏曰已革兩江總督何桂清身膺疆寄受

國厚恩豈不知軍旅之事有進無退守土之責城存與存況其時常州

有兵有餉並非不可固守乃首先棄城逃避致令全局潰散望亭爲無錫至蘇州要衝業經奏明截留長龍船紮營於此乃並未身經一戰命殺一賊忽於蘇州失陷之前一日率師船退駐福山海口是其撤兵遠遁縱寇殃民尤罪迹之昭著者至刑部歷年審辦軍營失事成案均視此爲輕惟余步雲係由斬候加至斬決情罪相等雖帶兵提督與統兵總督稍有不同然論疆寄則文臣視武臣爲重論軍法則逃官與逃將同誅論情節則聞警屢逃非被攻被圍變出不測者可比論地方則全省糜爛非一城一寨偶致疏防者可比請仍照原擬從重擬以斬立決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奏上得

旨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是日有

旨以內閣侍讀學士王拯奏劾光倬趨附迎合苛刻鍛鍊下刑部案治皆不得實其年十月何桂清竟奉

特旨誅二年給事中博桂以部有劇盜越獄復摺前事劾光倬下部覆案亦無實坐屢被參劾撤銷京察一等及御史記名未幾王拯以與人互糾獲罪降調博桂以風憲官賄賣參摺遣戍黑龍江而光倬亦以母憂歸遂不復出



道銜奉天府治中蔣君家傳

辭福成

君諱大鏞字和叔號九山無錫蔣氏以道光甲辰進士官直隸知縣垂十餘年所至得民和考治行尤異咸豐初年粵寇起大兵絡繹南下君自知雄縣調赴糧臺未至大府以淀河漫溢侵官道檄遣治之修隄建橋驛路遂通師行無滯粵寇北犯調知通州益起京東團練張聲勢賊亦不至

上嘉其能嘗召諭大臣近畿防務宜法通州累遷西路同知順天府治中積勞以知府用加道銜會同列有基之者陰屬御史撫款劾君按驗不實而繼之者劾益力君坐罷職已而自悼曰吾爲清白吏二十年今言路恣爲謾誣汗我已甚且官可去名不可玷於是援例赴都察院剖辯

朝廷命大臣廉得實還君官並議原驗大臣罰俸選奉天府治中奉天陪都也官多俸尤儉率仰贍州縣吏州縣地曠瘠困於積耗皆浚民侵公以償所費又與旗員錯治政令歧出其下緣爲姦利上官力不能禁滋相容隱貨賂公行吏道益刑不肅君獨傲然自振厲上官諷以稍去崖岸毋自苦君正色謝不敏頃之頌聲翕然近遠交稱蔣君清官也旋

隨大臣勘事吉林先是吉林將軍等私以庫金寄市權子母事頗覺大  
臣馳至卽閱庫君請勿發封驗視戒俟三日後詳閱大臣尤之曰不發  
封焉知不受給邪君曰某固知受給也今其金多在市倉卒窮治之則  
將軍以下罪皆死而金不復還庫矣貫期三日庫金數十萬可盡歸也  
越三日復閱庫果如君言大臣以是服君智略奏

聞將軍以下得減罪遣戍然皆感君甚瀕行集金數萬爲餽贐君峻卻  
之曰吾爲國家保鉅帑也敢有私哉復隨大臣赴朝鮮會議邊界設辭  
辯答不窮俾朝鮮讓甌脫地博六十里縣二千里其後方展邊牆未竟  
以同治八年十二月卒官君內行純篤事上馭下與待交游一以謹恕  
遇義所宜執則廩然不可干卒用伉直不諧於時宦久不達以終然以  
君所樹立視世之鬪茸輒媚以躡顯貴而聲施闐如者其得喪何如也  
君審之熟矣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汝修直隸候補知州汝  
儻候選府經歷汝傳兵部車駕司郎中汝倫早卒

薛福成曰余聞前盛京將軍滿洲都興阿公有古名臣風勳滿天下而  
行廉介不苟其沒也幾無以爲斂方蔣君爲治中時公嘗謂曰此閒不  
嗜財者惟吾與子二人烏呼公其有激而云然邪然以蔣君之賢處此

猶持圓鑿入方柄也君之所有百不一施宜哉今聞朝廷力顧陪都根本且懲舊法末流之弊議所以更張之道甚具而君不及少待以有所爲也悲矣

吳先生傳

元樹滋

同治四年十月同縣清如先生卒於里第越明年其嗣君文杜狀其行徵傳於余且曰先大夫素善子文子其無辭余按其狀而不禁慨然太息曰噫先生卒而吳中之風雅不可復作矣先生姓吳氏諱嘉淦清如其字也生而聰穎自爲諸生卽以詩古文詞知名於世有吳中七子之目一時名公鉅卿皆以國士相待舉道光戊子科鄉試戊戌成進士由內閣中書入直軍機升宗人府主事戶部河南司員外郎充癸卯鄉試同考官丙午四川副考官所至靡不稱職而尤能得士何少司農彤雲馮文介公培元其最著也在都日值座主宜黃黃公初度諸門生欲爲壽公必得先生文乃喜人有以疑義質相國穆公必曰問吳某其爲當代器重如此然先生謙謹自守絕不以所長敖人又淡於榮利嘗以退齋榜其廬故舉朝無忌嫉之者丙午考試差宣廟諭諸大臣曰吳嘉淦寫作俱佳何以不入翰林嗚呼以先生之才

自當備著作之任顧浮沈郎署識者不能無憾而

宣廟獨知之深惜之至古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而先生竟得此於

當亡宜其晚年感及知遇之恩猶形諸篇什而低徊不置云及  
宣廟崩先生遂解組歸掌教平江書院時值寇警當事設局措置兵食  
延先生董其事先生以利藪所在辭不就築室鯨溪之旁名曰退園有  
水木明瑟之勝春秋佳日恆與諸故人談讌其中不與外事不營生產  
時人莫不仰其高而羨其達也爲人和厚與人交不間存歿居鄉時有  
譖某紳於大吏者大吏怒訪諸先生先生爲之解釋事乃已平居無疾  
言遽色雖僕隸下人不輕呵叱先世饒於貲及先生之身爲仲兄折閱  
殆盡不名一錢略無幾微忿恨故識與不識皆稱先生爲長者晚經喪  
亂貧益甚猶時時與同志飲酒賦詩以自樂焉所爲古今體詩出入唐  
宋不拘一格而古文則專法廬陵清真雅正卓然可傳自謂平生詞不  
如詩詩不如古文亦定論也著有珠塵集秋綠詞儀宋堂詩文集乘桴  
小草各若干卷卒年七十有六

論曰吾吳爲文章淵藪比年以來爲士者競馳騫於聲利而一二鄉先  
生率擁資自封不復以傳世行遠爲計惟先生績學嗜古猶有

國初諸老遺風焉曩余嘗以詩文就正先生謬加推許余愧不敢當而先生虛懷樂善之心可概見矣今幸以文字受役私心竊喜因摭其梗概而書之如此

端木侍讀傳

陳作霖

君端木氏諱垞字子疇江甯人貌清古長身鶴立弱齡作梅花詩有飽經霜雪無寒相能返陽和亦大才之句爲江浦韓介孫先生所賞旣補諸生枕經腓史尤喜離騷歲科試屢冠其曹旋以優行人貢錄用知縣未謁選會壽陽祁文端公疏薦賢才首列君名遂除內閣中書俄丁母憂歸廬居雨花臺安隱寺不入城市旣葬每晨必徒步二十五里往省墓兆陰雨積雪無閒服闋補典籍性兀傲不與時俗諧獨居京師自甘冷僻布衣蔬食無謙從之奉出門卽以御者爲僕最惡權貴人意所不愜必面斥之同鄉中惟與夏伯音少司寇往還最密然亦時有齟齬事過輒如故書得顏平原家法小楷尤工

穆宗初元手繕經史粹言進呈

今上光緒十二年又獻讀史法戒錄皆蒙

留覽尋充會典館總纂升侍讀以疾開缺未及歸卒年七十有三著有

名文勛行錄賦源楚辭啟蒙及詩文詞筆記凡若干卷  
陳作霖曰君巖巖道貌於後進不甚酬答予初未敢修士相見禮也當  
分纂縣志時得讀君粉漿錄耆舊軼事多所甄采知其爲有心人及計  
偕入都介朱子期往謁卽蒙招遊崇效寺展玩某和尚紅杏青松圖自  
竹垞漁洋以後題詠積成卷軸粗若牛腰君因紀同觀歲月并代書名  
紙尾此境猶依依在目也老成徂謝鴻泥亦溼誰爲編葺遺文以永不  
朽之業乎予日望之矣

續碑傳集卷二十一

江陰繆荃孫纂錄

道光朝督撫

前湖南巡撫李公神道碑銘

陳用光

公諱堯棟字東采又字松雲李氏世居上虞後遷山陰之趙墅村曾祖諱士珍河南彰德府通判祖諱光昭直隸東安縣知縣考諱浚原舉乾隆庚午順天鄉試仕至臺灣兵備道妣梁太夫人文定公國治妹也有子三人公為長公少秉異資讀書過目不忘為文章清麗雅贍操紙筆立就十八舉於鄉二十成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散館授編修

四庫館開充永樂大典纂修官其奉使事庚子丁未兩與會試分校癸卯典試江西丙午典試福建其官階充

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右春坊右贊善左春坊左中允乾隆庚戌京察一等授常州府知府調江甯丁父艱歸服闋選授雲南東川府以母年老改近調山東泰安再調濟南以迴避門生方提刑維甸歸里居二年謁選授

江南徐州府調福建延平丁母艱歸服闋授四川雅州府調成都擢建昌兵備道晉貴州按察使調江蘇按察使署江甯布政使調雲南布政使晉雲南巡撫調福建巡撫未之任署雲貴總督調湖南巡撫  
今上卽位

命來京以三品京堂候補道光元年九月初八日卒於寓享年六十有九公少以文學有聲館閣中而勤敏其職警校祕書詳覈審慎

高宗旣知公矣又嘗代撰進日下舊聞考表文

高宗覽之而亟稱善焉公又工於應制文字屢任衡文之役向例主江西試正考官多卿貳而公以編修被

命異數也其前後所拔取多名士後多厯卿貳任封疆者人謂公久居京職旦晚可躋卿相而公顧乞外迴翔二十餘年乃終陟封疆之任雖未足以盡公然觀公爲政知大體能因地措施以宜民而不爲趨避矯激之行則知公固有幹濟才而非徒以詞章著者也公在濟南時巡撫陳大文治尙嚴公輒侃侃與爭是非及居延平則一以簡靜爲治其在建昌中瞻對土司洛布七力抗拒官兵大府命總兵羅思舉剿之公駐打箭鑪籌辦餉糧設議置礮以擊碉樓歲役敘績



賞戴花翎其自雲南布政使入

覲而歸也於途次膺

仁宗擢任巡撫之

命馳驛往滇助總督進剿臨安夷民高羅衣爲亂事至滇而事已平公助鞫囚誅渠魁數人而分別治其脅從者所全活甚眾既奏請緩征建水蒙自二縣之被兵而誤春耕者又以爲滇南夷番錯處易起爭端思患豫防奏陳十款下部議施行邊民德之嘉慶戊寅緬甸之木邦新街夷民爲亂緬甸遣兵攻捕議者慮夷民竄入煽動內地公乃嚴飭邊防而於所獲竄入夷民許緬甸求請發還自爲懲治邊境以安其在湖南湘潭商民互鬪彊言至京師獄久未決公至旬餘廉得其實定讞具奏戮十三人而已眾咸以爲允也蓋公之爲政得大體如此其爲雲南山川地理圖二卷夷人圖二卷圖後各係以說蓋續成前巡撫陳若霖奉仁宗諭旨特辦未就之書及其創修四川通志詳實不蕪而以公帑五百緡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士子則又公博聞精識嘉惠士民之大者若其爲江甯建長干橋繕莫愁湖瞻園而志以詩築補梅亭於湖南節署以志嗣美梁文定撫楚之名蹟風流輝映世豔稱之又其餘也

用光當乾隆癸丑歲謁公於江甯嘉慶辛未遇公於蘇州見公手寫十三經而質以所業公所以期許者愧未足以副之也今年公來京謁公於法源寺詢公詩文公笑曰予生平未嘗禍黎棗不以自信也詢湘潭事公曰讎言不足信也始釁由江西商民而繼則湖南之報怨其所云掠殺之子女後其父母皆獲得之則未嘗掠殺矣戮十三人非寬縱也余謂公論得其平惜欲詢以瞻對事而公已卒矣公子罔以神道碑文屬用光曷敢以不文辭公所著有寫十四經堂詩集十二卷樂府詞各一卷又奏疏二十卷皆藏於家公家世子姓詳墓志茲不具銘曰懿鑠李公以文起家究是儒術義穗仁芽壯歲乘軺中年露冕施吾鈴鍵俾民宴衍新雨之堂榮志

天喪良二千石式此詞曹委畀既隆外攘內靖不茹不吐施于有政愔愔宴寢矻矻寫經匪曰澤古曷駿惠聲素絲之節緇衣之好廉己厚人施不望報臚厥歟行儒者慕思儀型有位視此銘詞

故大臣昭文吳公墓碑

包世臣

吳氏至德之裔以國爲氏南並浙北抵淮皆吳地而蘇州爲都其族當望蘇然今吳氏在蘇者皆源徽徽又自別爲歙爲休甯始居休爲唐左

臺御史文惠公其後析休之環珠村又析大斐至公考贈資政公遷昭文昭文蘇支縣蘇之吳氏多以科目起其家或源歙或源休近世冠蓋尤盛而其盛實自公始公諱熊光字望崑別字槐江考諱敬貢生祖諱宏祖歲貢生曾祖諱國啟貢生皆以公貴累

贈資政大夫曾祖妣金祖妣查妣金皆累

贈夫人贈公以上皆隸休贈公初至蘇僑郡南桃花隴實誕公既卜居昭文迎春橋以公應童子試請入籍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出故吏部尚書秦承恩門秦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公造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真總督耶時秦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九聞者殊不謂然後秦公以尚書署直督而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乙未挑直軍機處己亥擢侍讀庚子記名御史辛丑擢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己酉擢給事中奉贈公諱去官壬子服闋補原階嘉慶丙辰遷鴻臚寺少卿丁巳遷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廁大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當軸特保得留直

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例具題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臣得挑小四品京堂以下至閣部屬之能者爲章京每日寅刻奏事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卽發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衙門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皆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尚書事同平章之職爲政府其大學士在內閣者則承明發票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挑章京卽爲阿文成公所器前後隨文成辦蘭州回匪者一獻浙閩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坤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於廷寄前行專署已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積不平是年閏六月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以

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次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伯相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傅公任侍郎久日昨

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傅公識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決機受政者有閒矣公在政府六閱月伯相深不便其所爲出授直隸布政使三未

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言和珅管理吏戶刑步軍統領各衙門日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愆雖除猾吏仍可因緣爲姦利亟宜逐條更正之

睿廟得公奏卽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川陝楚豫之督撫皆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勦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三級辛酉夏擢兩湖總督壬戌春會同各省領兵  
官奏報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既回省視事有以收受沔陽知州秦泰  
金及兩淮匣費二事劾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督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十一日公接

駕於夷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百文敏公已由粵撫蒞楚督任而是日都察院有據廣  
東已革知縣許控文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  
互訐之奏亦至次日

上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讞

上復入粵撫孫玉庭言當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餘人擅賞匪魁李

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以楚獄交託公公甫行而文敏亦被逮公在  
北久粵中尤潮溼性不習漸作寒熱洋氛劇力疾治事而

溫綸屢問疾狀給優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辰七月暎咭喇兵船十三  
隻泊香山雞頸洋其酋度路利以兵船三入黃埔并有三板船入省河

聲稱喏嚙欺陵大西洋欲奪澳門噤咭喇素與鄰好故派兵來澳幫同防護而意殊叵測故事外夷兵船或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匪氛雖獲稍戢而師殊老故務爲鎮靜唯飭令回帆歸國傳諭大班停開艙以絕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起旋奉嚴議奪職效力南河己巳春公行抵蘇城買宅城東之平橋居眷口乃赴工會文敏爲後督有

旨飭查夷船來去之由以公憊懦覆奏遂逮發伊犁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辛未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起上思公議起家爲楚藩時柄政者爲軍機舊屬恐公難爲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

恩賞四品卿銜又六年以癸巳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平橋私第年八十有四公之初赴戍也文端已在揆席嘗與予論中外大僚優劣曰吳公謫戍可惜吳公在外治事不具論其自楚調直初入謁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吳公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豈可備防哉又

皇上返自關東

駐蹕夷齊廟董師相老夫吳公同起

召見

上曰外人言不可聽此次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到彼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豈盡信哉吳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

上目吳公曰卿蘇州人朕少扈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吳公曰

皇上前所見翦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糞船擠幫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乎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吳公叩頭曰

皇上至孝冒天下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上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文端語至此擣舌良久迺曰老夫見聞所親略如此論語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吳公殆於近之矣戊寅己卯閒公家居余始得謁面質文端所稱述公笑曰誠有是言然墳堆糞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無足異也公又嘗語余刑賞者

聖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舛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有裨於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

益於世道有益於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卽不得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蓋非溺職而已也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趙士福等二百餘人以

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咨會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無理此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給與口糧既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卽日受詞而駢梟之移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菜市之信已至那公罪且不可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眾投誠當事者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爲功婉奏請仍遵

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遞原籍其駐鄧也訛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徧街巷而州民復告密有村莊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曰是賊黨肆煽惑以求便隙耳嗣得賊閒訊之皆閒所爲也乃大服其駐盧氏也當燈節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迫盧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嘗與余論兵興以來諸將賢否首推湖北遊擊李東宣曰不逐利能用眾老夫以訊馘知之專薦得

請而部賄不至經十五六年仍未一遷也後余遊大名李公適居其鎮得相識洵端厚君子能任重益以歎公之知人公娶金氏累封夫人前卒生一女其子二女六皆側室出長子華基太常寺博士次

沂基孫一兆詵昭文縣學生七女皆適名族公著伊江別錄春明補錄  
 封溪筆錄三書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者每  
 見余輒為述一二事皆得所未聞然索觀必不可曰俟老夫身後從畢  
 基取閱耳公未晬失恃弱冠宦遊違定省時切鮮民之憾故營生壙於  
 虞山北麓傍先人兆域以致哀慕可謂有懷無忝者也公既卒其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卜者曰宜葬公之客涇包世臣次行治為墓碑題曰故  
 大臣者從昌黎權文公碑例也復銘之曰  
 公之始出失職居藩幸用不躓豫楚持旄俯同羣碎以刈蓬蒿逾嶺邁  
 疾嗟哉毒淫威用不振予懷風議詩於公碑為大臣紀

顏檢傳 畿輔通志

顏檢字惺甫廣東連平州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嘉慶五年護直隸總  
 督東明縣民李車強姦七歲幼童趙六不從起意致死疊砍十五傷於  
 保辜限內治愈檢以李車淫惡逞兇未便拘引常例請絞立決得  
 旨所議甚是又永年縣民梁自新勒斃繼妻白氏及媳張氏一案訊由  
 白氏攜前夫女張氏再醮梁自新自新子有幅以愚駮為白氏所嫌時  
 加凌虐自新念係獨子媒聘張氏為有幅妻冀白氏因愛女並憐其子

詎白氏憎詈如故復縱張氏與族孫梁順先通姦爲自新父子窺破遽商同謀毒有幅經自新搜出毒食忿欲鳴官白氏母女轉毆逐有幅自新憤極先後將張氏白氏勒斃準律毆妻至死應絞監候惟白氏怙惡不悛與夫恩義已絕與尋常斃妻有閒請從輕改擬杖流

上謹其議

加恩減爲杖一百徒三年六月三月疏請復旗租原額以紓民力

詔加恩全行減免其餘額徵租銀年清年款毋許仍前延玩七年授直隸總督並加兵部尚書銜

賞穿黃馬褂八年八月奏請將大城等各州縣旗租全行豁免經部覆豁十分之五復以戶部繕寫錯誤仍咨請更正部臣以

聞

命傳旨申飭九月奏請緩徵文安大城雄縣安州新安河閒青縣靜海隆平新河等州縣新舊錢糧

允之九年二月京察下部議敘尋以事革職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道光二年正月復擢直隸總督先是直隸藩司屠之申奏直隸差務殷繁議請於每地畝攤徵銀一分以均徭役

上命俟顏檢到任後妥議具奏尋奏稱減差均役之說實不可行其略曰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立政貴持大體無事紛更守土重在得人自臻治理現惟有嚴飭該管道府各就地方情形並向來辦理舊制隨時斟酌妥為布置一有差務即嚴察該州縣等如有能體卹民艱公平允協之員據實保舉其有聽信書役任意浮派苛累者立即指名糾參不得稍從寬縱

上以所論極是七月奏請振濟霸州等二十一州縣被水災民

如所請行八月永定河南六工東西壩共走失十三丈未克如期合龍降一級留任九月大壩合龍十月奏緝獲在逃十年習教之逸犯宿景

連按律懲治

上嘉之三年二月請將大城縣續淹七十村莊

加賞一月口糧得

旨允行四月署工部左侍郎

楊護傳 江西通志

楊護字邁功金谿人十歲能文弱冠膺鄉舉乾隆進士授刑部主事總辦秋審執法持平運同某妻忤姑姑責之自經死妻家故權勢運同懼

伺夜以千金詣護求解護曰吾知準情酌理耳抱幼子示之曰吾年五十五長子夭次子甫四齡敢驚獄乎謝之去高太監者黨於大學士和珅遂訟其弟妻護按律擬杖贖守夫墓和珅方總刑部駁詰嚴厲護爭之珅叱曰司員何敢爾護厲聲曰司員主稿知爲刑獄得其平耳何叱也珅不能奪未幾珅敗擢員外郎

仁宗召見齋宮嘉其守

命督餉四十萬赴川濟軍川陝督撫交章薦授陝西分巡延榆綏兵備道時

上方以有司治三省叛產未善寄

諭陝甘總督當得公正大員如陝西之楊護者故凡履勘守禦諸事悉以命護護受任周歷田野覈復民業過半經略請遴員卹難民

詔曰愛民賢員如四川劉清陝西楊護可任遂復以撫卹事任之陝撫嘗惑參將言使府縣預選壯丁詣營備補行伍護爭之曰農工商賈各有業也若預選送營曠日失業與抽丁何殊遂止尋調甘肅平慶涇鹽法道擢安徽按察使斬六安州賊劉成巨軍民歡忭升江甯布政使淮揚大災奏發帑四百十萬振飢護自與弟諤乘舩謁周歷村莊訪問疾

苦周給無遺吏不欺隱縛筏渡高寶湖流急幾覆災黎為之泣下坐事

降同知歷遷知府至浙江巡撫以不俟代先期北上復降禮部主客司

郎中引疾歸道光五年重宴鹿鳴加四品卿銜年八十五卒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葉公神道碑 朱彬

公姓葉氏諱世倬字子雲系出宋觀文殿學士夢得後遷蘇居洞庭東

山五世祖士美始占籍上元曾祖永菁祖向皋候選州吏目父均邳州

州判並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公昆弟五人

於次為第二以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生於京師由副貢生中式

甲午科順天舉人六上春官不第時

朝廷開

四庫館舉為寫書官五十一年議敘知縣分發四川十月委署長甯縣

縣私設卡房犯者並證佐逮繫累月不得釋公至一日釋三百餘人民

情大悅氓俗重利輕生小忿輒殺子以自明公曰父子天性也是可縱

乎治以故殺子孫罪其風遂戢逾年拏獲越獄盜犯黃於禮送部引

見

特旨升浙江嘉興府同知守乍浦海疆三年俸滿例升知府未屆期卽以太夫人憂歸服除選湖北德安府同知委勘天門水災撫軍勘災至詢輿情安否知府某指岸上田曰此閒甚豐稔水災特一隅耳公遽曰守言誤被勞者兩縣一州有半何謂一隅北岸之豐何救於南岸之歉且道殣相望疫癘大行守安坐署中未之見也撫軍震怒守長跪謝罪乃免其強項如此逾月復以資政公憂去嘉慶四年赴部就銓得陝西西安府同知時教匪未平大府委赴軍需局公先事預籌估計料物事集而費省上游咸倚重焉十一年攝鳳翔府事時積案未清犴獄皆滿公至悉縱遣之約麥秋後詣縣訊非命案概不準理幕友持不可公曰大凶之後莫急於食若拘牽繩墨必致惰農失業烏乎可飢民以糧不至聚縣大譁公發常平倉三千石振之僚屬勸待上請公曰設倉以衛民糧運阻滯官之咎也因是而陷民大獄可乎擅發之咎吾自當之大府卒以公爲能持大體八月回任會漢中鎮兵變省中獲姦細詢知賊陳大芳等犯西安時撫軍率兵討賊公言於方伯曰城堅不可猝拔可無患唯城中食少人眾憂在內潰宜清查戶口俾姦宄無所容賊出平原必肆掠宜令四郊老弱婦女並錢穀牲畜移入城壯者居守官帶兵



據險要控制之萬一失利退保以俟援兵其可方伯從之賊偵知有備不果至九月攝同州府事通省賦入以同州爲最積欠甚多公至令里胥開報花戶各欠數將親摘訊令下無一牒蓋欠在吏役不在民也勒限追比積弊頓除逾年提補興安府興安鹽課向聽民負販十二年定爲河東引地籤商行鹽窮民失業者數萬人公莅任以引課仍歸地丁徵納闕郡便之十八年郡大荒以旱潦情形籌畫計需帑十餘萬上官難之公喟然曰某在此休養數年忍視斯民饑而死耶卽自劾求罷撫軍大驚手書慰留悉如所請公榜示通衢某戶振幾口某口振若干撫軍歎息曰是可爲散振法矣方饑時民有訟竹木被伐者公曉之曰竹木經年可長人死不可復生奈何重竹木而輕人命耶洵陽令以搶掠告公笑曰是好機會富者屯糧閉糴不出今搶者日多人人自危宜諭令出借鄉鄰待有秋加息以償過期官爲追給民情帖然一日與客飯平利遊擊某忽報賊眾二千餘已至田家壩舉坐失色公曰平利距府殆二百里田家壩財六十里耳焉有檄至而賊不至者卒無事二十二年遷福建延建邵道時匪類滋多公禽其魁徒黨俱散檄縣行保甲法自南平始千戶置一保保有正百戶置甲甲有長十戶置牌牌有頭牌

頭逐戶報上正冊存縣副冊存保所其單丁下戶越數里始有民居每處設廠頭給委牌木戳互相糾察有不法廠頭率民協力禽之力不足則報縣捕數月姦宄肅清二十五年調臺灣道兼提督學政公絕苞苴謝請託科試榜發眾咸稱頌上督撫治臺六議一官宜久任二嚴行保甲三招來生番四募兵本地五籌備積貯六分設船廠方欲大興政治而奉

旨升江西按察使道光元年遷山西布政使十二月護理山西巡撫時晉省辦理丁歸糧地完納除已定則者尚有二十一州縣地未定乃量高下肥磽攤賦如平定孟縣平地每畝徵銀二分五釐坡地徵銀八釐

得旨允行二年春拜福建巡撫之

命入

覲後四月抵任閩省案牘繁委重犯日積公辰刻見賓客午後治官書三鼓始就寢會制軍內召公兼署總督日昃不遑而心力交瘁矣三年上憫公年老

命以原官致仕四月行抵揚州寓精神稍復秋後苦臂痛就醫蘇州忽

中痰厥以九月二十七日終於旅舍享年七十有二公束髮受書弱冠  
卽有志聖賢之學服官後聞善若嗜飲食所在以興教化美風俗爲己  
任西安延岳舍人震川主關中書院興安行鄉飲酒禮以孝廉董詔爲  
大賓舉白水令王希伊祀名宦憫民間易犯之罪皆陷於不知刊山中  
律例須知興安蠶事不修作蠶桑須知令屬縣選高才生宣講

聖諭廣訓務使家喻戶曉聞者感動起家令長浮湛閒曹二十餘年六  
十後始守郡逮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超擢不次而公年已耄老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莫  
不歎遭遇之隆而猶惜其才之未盡施焉公娶王氏南河候補州同奎  
章女先公二年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子二長德豫永定  
河北岸同知德升候選州吏日出嗣伯兄古田公女三人長適霍山縣  
知縣朱士達次適新興場鹽大使畢以恆季適拔貢王植芳孫男一人  
克昌壬午科順天舉人曾孫男二人銘曰

賢哲挺生與世運俱行身屬志終始不渝方壯臨民風行草偃惠我嘉  
師循聲已遠分符攝郡政教聿宣利毗革弊如嗜欲然軍書旁午相機  
決策伏莽無虞力埽常迹叔子緩帶庾公南樓一觴一詠無言不酬迨

登大府年已篤老

天子倚毗謂公猶少兼攝制府廢寢忘餐勤宵視旦心力交殫既賦遂初平泉近止尋幽攬勝赤舄几几吳榜擊汰茂苑秋蘋溢爾升轂旅館飾巾薰道敦業善始令終士民載德遺勳何窮生葆休問歿垂榮名我最其迹奕世傳聲

申啟賢傳

畿輔通志

申啟賢河南延津人嘉慶七年進士二十五年授順天府府尹道光元年以武清縣知縣劉澐捕蝗遲延奏請摘去頂戴並酌增捕蝗章程四條一驅蝗官雇夫役恐有隨意踐蹋者惟先相度生蝻之處地段大小用夫若干每名使驅一隴每十名以一役督之官親觀之使皆執持笻帚或柳枝按隴齊驅並肩徐進不許參差一有蝻之處按隴從一頭逐之至隴畔復添人周圍徐驅令其攢湊一處卽用葦箔圍之邊壓以土不使露隙惟留一窄門其門口用水缸斜埋地中缸沿與地相平再使人入葦箔驅之蝻至門口溜入缸中不能復出一蝗蝻皆性向火詩所謂秉畀炎火實捕蝗古法應於隴畔挑濠濠邊燃火蝻皆奔赴使人從後驅之令跳入濠內或裝袋中以水煮之或在濠內以火焚之至成蝗

生翅卽於田畔燃柴蝗卽飛撲翅被焚燒須臾可得數十斤一雨際蝗翅淋溼捕捉甚易此時加價收買男婦老稚皆踴躍從事疏入如所議行五年京察交部議敘

湖北巡撫楊公傳

李元度

楊健字剛亭湖南清泉人父維辰母羅氏生健時戶外聞呵殿聲人咸異焉嘉慶丙辰進士籤分戶部主事補江西司辛酉典試四川得士陳伊言及卓秉恬等六十人累遷陝西司郎中改山東道監察御史轉掌京畿道署戶科給事中健久任農曹凡錢法銅務旗租皆能鉤考釐剔而於塘汛郵傳積弊及州縣濫押無辜之害尤所洞悉旣在言路先後陳奏多見之於行壬申授廉州知府調廣州舊有府署巡船若干派費擾民下車卽撤之善決疑獄順德縣民婦羅馬氏控妾杜謀毒其子其夫左袒妾前官皆藉口欲全夫婦誼讞三年莫能定健廉得其實竟論如律南海縣民一家四人被盜殺惟妻無恙官疑有私掠治慘酷則誣其表兄某論死健察其無兇狡狀緩之旋訪得羅浮山有新挾重貲爲僧者一鞠而服蓋殺人取財並及子女傭工以滅口特留婦者示人疑也會

欽差查辦富商盧文錦爲父夤緣請祀鄉賢一案文錦行賄有實迹上  
下幾徧獨健無所染督撫交章以廉謹薦丙子升雷瓊道甫三月以母  
喪歸服闋補濟東道署鹽運使道光元年授兩淮運使二年按察山東  
六月署布政使代文闡鄉試監臨九月實授布政使尋護理巡撫明年  
調甘肅布政使所在有勳績官濟東道時親駐臨清河干督護漕艘終  
健任糧艘無逗留騷擾者以東藩護撫篆籌修衛河隄互三百餘里在  
甘肅先後四年適有回疆張格爾之變總督楊遇春統兵西征每一兵  
借給銀數兩咄嗟立辦時靜甯州告饑捐廉貸振以靖內亂通省常平  
倉穀缺額至四百餘萬石撥款買補爲未雨綢繆計而司庫出納例有  
平餘則峻卻之六年補湖北巡撫入

覲七年到任敘甘肅籌餉功

賞戴花翎湖北諸隄惟江夏武昌咸甯嘉魚蒲圻五縣由官給值估修  
餘皆恃民力捐辦連歲災歉集費倍艱健旣偕總督嵩孚會疏請振並  
請於司庫借給工費分限徵還得

旨報可荊州城外大隄舊係同知承修時潰漫六百餘丈立劾同知某  
及稽延要工者數人褫其職嚴督各道府限日分修境內隄堰於是監

利縣朱家灣袁吳灣京山縣王家營隄皆次第竣工漢川地勢最窪上游沔陽應城天門潛江各州縣水皆匯一汜濫則漂沒數百里初議開消渦涇由橫湖以達襄江瀕湖居民沮其事健確勘形勢先開通草橋口使橫湖水出有路然後開消渦涇所毀之地僅數十畝按畝償值所涸復各州縣田地凡二萬頃鍾祥縣之柴壩工尤巨例於各官養廉銀內扣捐健首出千金爲眾倡鍾祥人名其隄曰楊公隄建生祠焉八年言官劾嵩孚保薦非人健坐依違不先發覺部議降調

特恩改革職留任繼又有媒孽者奉

旨以三品服休致居鄉杜門卻軌絕不與公事然地方利病所在言之必盡卒年七十有九以從子薰嗣道光甲午舉人候選員外郎

戴尚書神道碑

程思澤

道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署工部左侍郎前四川總督戴公薨於京邸旨加尚書銜照尚書例賜卹越七月二十三日禮部尚書湯公金釗奉旨賜奠於私第戶部工部各遵頒發祭葬銀如例其年秋公之喪至鎮江其嗣君郎中於義寓書於恩澤屬撰神道碑恩澤於公有世誼且辱公知好甚久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戴氏諱三錫字晉藩號羨門江

蘇丹徒人曾祖京鸞祖士鵬湖北嘉魚縣典史父紀入籍順天補府庠生考取三禮館校錄江蘇青浦金匱主簿三世皆以公貴累

贈榮祿大夫例晉光祿大夫母張氏凌氏累

贈一品夫人公讀書期大用不爲無益之學尤樂觀古名賢大君子出處施設中乾隆丙午科舉人癸丑科進士以知縣用署山西潞城縣補臨縣縣彫劫公撫字有方以治行聞時公父光祿公母凌夫人春秋高不能就官舍養公思慕不置一旦引疾歸而光祿公凌夫人俱馨膳不半載相繼歿人謂孝感若有先告云嘉慶五年服闋引

見奉

旨發往四川時蜀方治軍公至卽攝營山縣縣當四達之衝供帳絡繹公籌備無誤補南充縣攝絲州知州擢峩邊廳撫夷通判公在縣有惠政去之日父老遮道哭請建生祠公力卻之乃已歷攝資眉邛各直隸州知州成都府通判保甯順慶夔州成都各府知府嘉慶二十一年公再攝邛州時有姦民黃子賢等嘯聚亡命千人約以州試文童日乘間發公偵知聚謀之所屆期仍局試如恆密遣民壯數百突往捕悉禽之案具大吏欲以軍功奏公請戮首惡一餘以軍流處之得



旨獎飾時公已擢茂州知州二十三年擢甯遠府知府道光元年擢建昌兵備道時雲南永北廳夷匪啟釁與甯遠界一金沙江川民騷動公募鄉勇集數百人昕夕練習防衛永北難民沿江就食甯遠甯遠兵弁欲禁不使渡江公謂避難皆赤子悉嫗撫之全活不下數萬人兵既息難民感公德不願旋因著籍於川時制府蔣公素以人才爲己任見公略能禦彊材足撫眾牘薦甚力自是公膺特達之

知不三載卽以布政使署總督蓋

聖主知人之明大吏舉賢之誠我公忠實之政遂昭著於天下而天下百職事成奮勉守道益篤

朝廷遂收得人之效實自公始其年擢四川按察使二年擢江甯布政使引避原籍調四川布政使三年奉

旨以二品頂戴署四川總督後復署成都將軍五年奉

旨實授四川總督公久宦蜀知蜀民立懂好勇教不先也於是正書院規制增義學三千餘區拓考舍一千餘區使士表其民民化於士又以治兵定亂須摧其機讞獄科罪須平其衡蜀舊多事非時過乃發致患禍成卽好殺喜功不幸而激大變七年新都姦民楊守一等倡邪教造

妖書公弋獲之立正典刑越嚮生番恃險遠時出沒劫商旅掠婦女僉  
議欲加兵公但飭吏捕狙黠者數十人治之雲南鹽販拒捕守令以夥  
臬論公謂售由官肆則非私販止十人則非夥當以重辟過矣惟當治  
拒捕罪耳官吏稱允其他濬渠堰水利禁販鬻子女斷鐙嬉侈靡掩埋  
軍興死綏之骨表彰國殤不屈之魂凡有關於世道人心者靡不修舉  
傳云公家之事知不無爲惟公有焉七年七月公七十壽前期卽蒙  
恩賚並

賜御書數猷篤慶額時公哲嗣於義任吏部員外恭齋赴蜀時人榮之  
九年內詔署工部侍郎奉

命恭詣

東陵

西陵查估歲修事十年奉  
旨以原品休致公具疏謝

恩蒙

召對

上諭以居官甚好全始全終公免冠謝公以久宦思省邱墓入秋擬過

歸卽以是年六月得氣壅疾薨於京邸春秋七十有三公長身火色目  
爍爍有紫光性清峻不受饋獻事上唯謹不阿從處同列以和不以己  
長掩人短精力適厚每當繁劇益見縝密極嗜翰墨工行楷尤工漢隸  
手錄書及讐校書盈篋喜讀薛文清呂新吾兩先生書記道光元年恩  
澤典四川試見蜀士民述公爲州縣時視民若子姓其班春也過一村  
墟則父老咸邀停車奉茶果爲壽嫗攜幼稚纍纍環車前公類能指其  
姓氏與父老話農事課雨晴偶及家人瑣屑皆歡然應雜然諾閒有以  
事角口者求辨於公公爲譬況卽散去歲斷獄甚簡於戲庶幾古循良  
之風復見於今矣公配張氏累

封一品夫人子一於義甲戌科進士官吏部郎中女一適山西試用知  
縣呂兆熊孫一朗女孫一以某年月葬於某山之某原銘曰

大善之積自微成著下位廿年曾不數載

天子有命統東西川

天子壽公公七十齡不懈益虔文師文黨武師武鄉謀略炳然人震貴  
速民知

主聖公宜累遷所居父在所去母失咸戴二天封圻遠民惠罕下逮獨

公如前鄙赫赫名曲突火始拔毛斧先歷少壯老束身清勤植志貞堅  
恩禮始終進退綽綽曷歸乎田不及省墓公心不怡奪公何遄墮淚之  
碑遺愛之碣過者式焉

又尚書公家傳

戴梅

公諱三錫字晉藩號羨門始遷祖萬十四公於宋咸淳閒徙居丹徒黃  
甸村歷十四世爲公之曾祖遠卿公諱京鸞始居於城祖圖南公諱士  
鵬父理堂公諱紀三世皆以公貴累

贈榮祿大夫公少有經世志於古名臣大儒德業事功慨然景慕思欲  
效其爲人而不專爲世俗舉業之學故境益困而學益成乾隆丙午領  
順天鄉薦癸丑成進士以知縣用籤掣雲南親老告近改掣山西署潞  
城縣旋補臨縣稱難治公悉心撫字以治行稱甲寅乙卯充鄉試同  
考官所得皆知名士嘉慶丁巳公引疾歸養是年九月丁父憂十一月  
丁母凌太夫人憂服闋引

見奉

特旨發往四川公自此在四川由縣令至總督皆有政績初至川署營  
山縣時蜀有寇警縣當四達之衝公守禦有方一夕得偵報賊將薄城

公督率兵士登城固守賊尋遁去癸亥三月補南充縣期年署緜州知州州甫離兵火民多失業公至首勸農桑凡井堰陂塘藝植畜牧利民之事經畫固遺嘗微服行鄉野閒訪問民間疾苦有獄訟立剖斷案無留牘姦匪溷跡者訪緝立置之法民被籤役需索準其告發於是吏胥奉法姦宄潛跡州人有青天之號除夕有過境兵數百人聚博州役驟拘繫之眾闕至衙署勢將亂公剴切開導薄懲差役眾悅而散乙丑升馬邊廳通判改戕邊廳撫夷通判戕邊事簡人稀大吏知公長於聽斷乃檄公至省垣清釐積案後公歷署資眉邛等州知州成都通判每逢瓜代皆留省治獄丙子八月公再署邛州姦民黃子賢嘯聚亡命千人約州試日起事公偵知屆期扃試如故密禽獲案具大吏欲以軍功保奏公不肯祇請戮首惡餘省釋甚眾是年公升補茂州知州公自知山西臨縣至此沈淪下僚者二十年人或以為軼軻難堪而公惟是勤於職事而已其他弗卹也戊寅四月公升甯遠府知府歷署保甯順慶夔州成都等府事道光元年辛巳五月升建昌兵備道當是時雲南永北廳夷滋事與甯遠僅隔金沙一江川民騷動公招募兵勇親自訓練所夕防禦逮省垣檄鎮將領兵至永北難民沿江岸來就食甯遠武弁欲

禁之渡江公獨察其非賊設法收留其後難民不願回滇公區畫善後事宜需費不貲獨力措辦計所全活蓋不下數萬人於是四川總督蔣攸銛據實奏聞

宣宗皇帝知公可大用旋擢授四川按察使壬午二月

陸見

召對七次

賜克食四次七月授江甯布政使迴避原籍調補四川癸未十二月署理四川總督甲申八月署成都將軍明年乙酉正月實授四川總督公總督四川於地方利弊官吏臧否整頓規畫不遺餘力川俗民多販子女鬻他省公嚴禁之有捕獲還送其家其女子無家者官爲擇配俗尚燈戲最淫靡公攝首郡日嘗峻止之至是其風遂息川省書院共百七十有奇多有幕友兼攝甚至乾沒束脩者公釐正規條悉除其弊又飭所屬增置義學三千餘所擇士人有文行者爲師由是窮鄉僻壤皆得嚮學而寒畯得館者計歲多數千人又敬繹

聖諭衍成詩句六十章刊布各書院義學俾士民誦習使之家喻戶曉得

旨褒美丁亥新都姦民楊守一等倡立邪教編造妄書形蹤詭祕公派員禽獲正法越躄生夷恃其險遠時出沒劫奪商旅掠漢民售賣僉議欲加兵公但飭鎮道往指授機宜捕馭黠者數十人治罪出被掠男婦給賞送歸卒以無事先是公厯辦雷波瞻對果洛克夷務皆約束將弁不得喜事邀功致開邊釁惟申警斥堠鍵固卡隘講求操防之法使無後患是年七月公七十壽辰

上賜敷猷篤慶御書福壽字及壽佛等件

命公子於義恭齋往十二月公

陛見

召見五次

賜克食二次明年戊子六月奏獲粵西會匪劉子耀等

硃批云似此不分畛域急公緝匪深屬可嘉八月鄉試監臨棘闈號舍舊祇六千有餘公奏增築千二百間以廣登進十月奏秋操省標官兵硃批云平日操練已有成效朕甚嘉悅是月署成都將軍明年己丑三月復署成都將軍四月奉

上諭來京簡用八月署工部左侍郎明年庚寅四月

上因公年力就衰

命以原品休致公具摺謝

恩

召見

上獎諭有居官甚好全始全終之語六月二十六日公疾又二日薨於京邸公子遞遺摺奉

上諭著賞加尙書銜照尙書例賜卹禮部尙書湯金釗奉

旨賜奠戶部工部各頒發祭葬銀如例公起家寒素自奉儉約通顯後不問家人生業事屏絕餽送苞苴竿牘不敢到門生平無他嗜好惟與翰墨爲緣少工書精漢隸退食之暇手一編有書盈篋皆少時所手鈔丹黃讐校展卷爛然篤好明儒薛文清公讀書錄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二書終身不厭身體而力行之故能通塞一致始終不渝自筮仕之初迄於開府外秉節鉞內攝卿貳聞譽翕然蓋其得力於聖賢之學者深矣子於義嘉慶甲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掌驗封司印記名繁缺知府孫朗候選鹽知事曾孫熙艾浙江候補巡檢族孫楫曰公爲予太高祖嫡孫子未及見公嘗聞母殷太恭人云公未



第時曾至予家隆冬盛寒猶服單衿之衣其貧如此然公家雖貧而至孝配張夫人亦然理堂公晚得消疾公奉養二老人必日具甘旨張夫人妝奩亦質賣不顧也其後雖貴顯而公益自刻苦於人世閒聲色貨利澹然無所好清操自守四十年如一日故身沒之後民懷其惠吏服其廉合辭請

旨祀公於四川名宦以報公公行義政事卓越如此予累欲敘次公事而未果會公會孫熙芟書來請予予乃據公行述刪其繁蕪並舉其所不載者詳之爲公傳使吾族人知公行事子孫可世世則倣而予研究薛文清書獲見公點定之本公孫朗又贈予讀書全錄予於公學問有私淑之誼亦紀述一二以示後之學者云

貴州巡撫鶴樵程公墓志銘

陳用光

道光乙酉冬十一月鮑覺生詹事語用光曰余己未同歲生多高才碩學爲顯官而與余相知深則鶴樵中丞爲之最今鶴樵卒矣其孤以狀乞銘於予予適疾不能食且寐每握筆屬文則心忤痛念無以慰亡友於地下乞君代爲之以塞其孤之請語之再曰君卽自爲之以明余所託之得人也用光於中丞固嘗以後進禮謁見辱相知者而詹事於用

光期待尤厚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程氏諱國仁字濟棠號鶴樵先世歙人也自公之祖占籍河南商城遂世爲商城人曾祖焯祖塢父字

瑣皆以公貴

誥贈如其官皆

誥贈夫人

晉贈一品夫人公王太夫人出也庶弟五人公爲嫡長少而力學食貧益勵登庠食餼試輒冠曹甲寅領鄉薦己未成進士以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散館授職與纂

實錄使於蜀秦得人稱選旋以福建道監察御史巡漕江淮糧艘之運速於去來有所陳奏輒蒙

報可舟抵通潞吏畏丁懷及役竣而奉督學廣東之命蓋不由考差得之而御史俸滿例可出守公屆其時

睿皇帝特命部更其例使凡任學政者歲滿注選其端亦發於公皆異數也在廣東破除舊習士風文體羣頌丕變歲滿還

朝越次擢補光祿寺少卿甫三月擢山東按察使時搜緝亂民林清餘

黨多株連公別白而貰釋之令有不察其誣而杖斃數人者公劾治之並劾其上官之不舉劾者及虧空案發州縣吏多罹法公列款件系言於撫軍人得寬其死又立分年追繳之限窮

沮國帑亦無虧焉在山左年餘讞定積贖凡六十餘而越訴之風因是稍

睿皇帝嘗褒嘉之而予以加級也擢甘肅布政使意無偏倚吏泯傾軋公正廉明

上亟稱之甘肅兵糧歲資采買公於豐年預買其贏八十萬石

上請既得軍糧不之擢浙江巡撫甫三月調山東巡撫時

恩詔豁免天下民欠而山東所奏不實公在浙所辦實惠及民故

特詔調治公於是再至山東矣處勢既便意得展布窒竇蹈瑕威忱惠

陶官民戒惕思變厥習會考城河決淫及曹單濮范公親往履勘兼施

撫卹往返河次凡八閱月以風疾乞去官得

旨俞允還

朝未至擢刑部右侍郎仍

予假養疾緣事左遷

今上登極補刑部山西司郎中旋擢廣東布政使公於是再至廣東矣理財軌以法人軌以誠市舶無擾民夷稱便擢陝西巡撫既至京改授刑部右侍郎充武會試正考官轉左侍郎旋出爲貴州巡撫生苗紅苗相讐殺有欲爲復讐計者或謂宜以兵懲之公曰綏靖邊陲但使各相安耳無事草薶禽獮也既嚴示以義不可私報復復緝其爲亂之渠魁罪人既得苗眾悅服公旋患病又少腹病疽縣愒日甚陳請開缺得旨俞允治裝回籍出黔二百里公薨時道光甲申十二月初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公始娶鄧夫人癸未

覃恩贈一品夫人繼娶洪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家督鄧夫人出嘉慶乙丑進士改翰林院編修擢贊善出爲廣西右江道次家相早卒次家頌嘉慶癸酉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家叡家穎早卒皆洪夫人出公自祖父好行其德始以業羸中落其產及公既貴推其孝友以惠族人商城與歛義田祀田捐俸以營嫁娶有資喪葬有助條理秩秩而自奉特儉嘗痛其親之不逮養通籍後屏酒肉者十餘年其內行又如是是於法宜銘銘曰以儒起家究吏業擇義而趨仁與挾受

兩朝知興頌浹康侯蕃

錫輝寶笈公貌恂恂夙嘗接承公友命詞許攝銘列懿行示來牒

誥授通奉大夫護理陝西巡撫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唐公神道碑銘

英和

今天子卽位不次用人元年湖南長沙府善化縣陶山唐公以候補道擢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護理陝西巡撫疏累上皆

報可余喜公得大用有自陝來者言公老且病余驚愕三年正月致仕寓金陵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五金陵之人走相弔今年春余承

命勘南河公長子鑑余己巳主試禮部所得士也將卜葬公於山東肥城之陶山捧墓志乞余銘公之碑余曰嗟乎公余舊學也當乾隆己酉公會館余家甫一月聞訃歸癸丑二月重來榜發同成進士余與公益友而兼師今公卒屈指弱年師友零落幾無存者何忍不銘公公諱仲冕字六枳父令山東平陰母太夫人卒於官舍相地得陶山故公號陶山公與余以學問相長初以卽用令分發江蘇余以公宿儒或憚於作

吏而公循聲大起所知縣曰荆溪曰吳江曰吳縣所知州曰海曰通所  
署府曰松江曰蘇州嘉慶癸酉推升福州府督撫謂公不可去江南奏  
請以道員留一署河庫道兩署按察使司按察使終陝西布政使司布  
政使公之卒海州之民尤哀悼具事狀請祀於名宦祠余按其狀曰州  
疲邑也鄰山東鄰近境曳刀手倚羽山爲巢公殲其魁餘驚潰惟公能  
除暴再曰州濱海隩區高公島鷹游門姦宄多出沒公巡洋遇颶風無  
懼色惟公能靖氛再曰州之試附淮安府往來維艱公創石室書院親  
授讀言於學使歲按臨卽石室爲試院士競奮惟公能振文風再曰州  
之城不通舟楫米薪無市公鑿渠自新浦口達東門長千餘丈民呼爲  
唐公河惟公能盡水利敢具狀以請松江之士大夫亦有謂余者曰往  
者張公百齡檄公濬吳淞江公議曰江之淤由海潮挾沙疏來源除內  
壅修廂壩不大舉者不永逸時以費絀不能盡用自前年冬今中丞陶  
公重濬費巨萬使當時盡用公議今雖無濬可也公自進士起家至大  
吏中閒遇升擢送部引

見必至余家言民之戚若疾痛之在身惜居陝僅一年三護巡撫未竟  
公之志然江南之思公深矣公生平不廢書著作宏富海內學者未謀

面必尊曰陶山先生蘇之人士至繪公像刻石滄浪亭以繼歐蘇余與公詩札往來如山余曾爲公撰岱覽序遺編猶在手迴憶三十年閒忽忽若往日事蓋不勝羊曇華屋之痛余旣重鑑請書公之碑公三代誥贈諱氏取某氏子幾人孫幾人凡志於墓者鑑之外不復著重知公寫余思也鑑翰林院檢討浙江道監察御史廣西平樂府知府有學行嗚呼公未竟之志將有待於鑑銘曰

巍巍衡嶽實產唐公自南徂北惟余之從公宦吳邦雨膏風仁歷有多年父母我民

天子曰吁聞汝材美承宣秦雍公則老矣連珠綴玉惠我以詩人之云亡悠悠我思卜吉於陶以從厥母勒詞貞珉永示公後

盧敏肅公事略

李元度

公諱坤字靜之號厚山直隸涿州人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遷郎中隨圍木蘭校步射

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調廣東惠潮嘉山東兗沂曹濟道皆

仁宗朝

成皇帝御極由湖北按察使遷甘肅布政使擢授廣西巡撫調陝西時

教匪戡定後議者謂南山老林易藪姦不宜墾公謂此地漢唐皆開闢  
金元始荒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舉漢李翕郿閣頌爲據  
遂加墾治至今賴焉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回疆有軍務

特旨以行衣陞見馳驛往甘肅會總督辦理轉餉事宜時逆回張格爾  
據四城精銳屯喀什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奇會於阿克蘇轉烏  
魯木齊糧濟之公上議曰烏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  
餘人計日需糧五百石有奇每站須置駝五百有奇共需駝萬有六千  
關內外臺站又需駝一萬有奇烏魯木齊僱駝七千尚缺二萬餘請刻  
期購撥出關其內地之銀餉軍火器械卽以此駝運又請以伊犁糧由  
冰嶺運阿克蘇又議兵馬過沙漠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羊茶諸事  
凡十一條皆

報可大兵自進剿至凱旋共用帑金千一百餘萬轉輸不竭無虛糜公  
之功也服闋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加太子少保

賞頭品頂戴調山西廣東江蘇巡撫遷湖廣總督道光十二年湖南逆  
猺趙金龍作亂公親往督師密陳湖北提督羅公思舉能辦賊時湖南  
提督海陵阿已在甯遠之下壠被猺誘戕副將游擊等皆戰歿新田縣



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甯諸土徭應賊起眾號數萬官兵未設糧臺而所調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公至始奏罷之而改調鎮守苗疆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甯屏蔽衡郡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餉後路皆派兵勇防禦餘令堅壁清野檄將弁分路防堵迨湖南湖北兵大集貴州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曾勝皆率兵來助剿距賊巢十餘里會大雷雨我兵乘勢進剿賊悉眾抗拒於洋泉街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楫長數里民去賊守公以賊偪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密檄各路兵進偪合圍於是羅公思舉等晝夜督將弁立泥淖中仰擲火彈火弩延燒民舍數十戶斃賊數千賊黨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禽其子女及頭目數百人金龍易服乘閒遁爲我兵所殺獲其尸及劍印木偶餘賊先後就殲

上嘉獎

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在事文武晉秩有差方捷書之未上也

上命戶部尚書禱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先三日奏捷會廣東逆徭趙仔青糾眾數千入楚界聲言爲趙金龍復仇公卽與

欽使率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移師剿辦敗賊於濠江又敗之於銀江  
禽仔青至衡州磔於市時廣西逆搖盤均華亦起事官兵殲之芳林渡  
均華爲楚界防兵所執寘之法而廣東連山黃瓜寨排搖復煽亂官兵  
初失利

欽使奉

命率曾勝往剿平之

上逮治粵督李鴻賓而調公總督兩廣

命辦善後事宜時搖匪新定公編查戶口設搖長搖日漢民村寨設練  
總改緩搖同知爲邊要缺教職佐雜改邊俸皆

報可未幾越南姦民陳加海與內地游民馮生丁等在夷洋狗頭山嘯  
聚偷入內洋公遣官兵擊沈其八船餘寇悉平西洋暎咭喇來粵貿易  
夷目擘嘍啤違法度公照例封艙停其市易擘嘍啤遣護貨兵船自外  
洋闌入虎口我兵礮擊之輒以礮拒駛至黃浦奉

嚴旨督辦公檄鎮將用大船載石橫沈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多設  
警備斷其入省之路其後路在老洲岡復遣將弁用大石船遏其歸復  
備草船火攻具脅之沿海部署皆精整禁商民無許接濟夷船於是擘

嘯嗥諸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恭澳門夷商伽睥怡等助之請命公固持之良久乃令出虎門奏入

宣宗手敕曰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尙合機宜不失國體也公之經濟表見者如此公器識凝重早歲留心經世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圻所蒞皆有名績治案牘析及纖微而宅心忠厚曲盡人情不流爲深刻至典軍御將剷除凶孽皆有實效其餘察吏安毗弭盜救災備荒辟地設險諸善政不可殫述而其尤關國體者在堅持定力讐服外夷驅霆躡風落其牙距固宜上契宸衷繫國安危輕重而令中外想望風采也十五年八月以疾薨於位年六十有四

帝深軫惜

詔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

予諡敏肅

諭賜祭葬如例長子端黼襲世職

伍長華傳

江甯府志

伍長華字實生號雲卿上元人嘉慶十八年進士

廷試一甲第三名授編修四校京闈一主浙江鄉試一督廣東學政出  
爲廣西右江道歷長蘆廣東鹽運使承鹽務積弊之後杜絕苞苴一裁  
以法內外肅然遷甘肅按察使值陝兵譟圍督轅楊忠武欲盡殺以示  
懲長華力爭之廬戮十三人餘以次釋之師眾大和轉雲南布政使滇  
藩以銅法爲重務長華體察各礦衰旺及歷任弊端著雲南銅法志旋  
擢湖北巡撫清訟察吏率屬以廉勤屬部晴雨糧價等報皆目覓心記  
語人曰此民生休戚之本也嗣以總督周文忠公被訐督審不力被議  
歸杜門不與外事無纖毫怨尤見辭色買田來安以爲祭祀睦族之備  
又買青龍山一壘以爲族葬之地未幾卒

曾撫部別傳

包世臣

公諱燠字庶蕃一字賓谷姓曾氏世居江西之南豐明嘉靖間遷南城  
爲南城人曾祖世麟祖邵雍正己酉舉人父廷樞乾隆乙未進士改庶  
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總辦秋審出守山東曹州府調濟  
南護理濟東武臨道俱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曾祖妣丁祖妣丁俱  
贈夫人妣羅

封恭人晉太夫人濟南君舉二子公爲其季生而穎異甫成童從宦都下耆宿見其詩文多折行輩與論交乾隆庚子舉人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派習

國書甲辰散館授戶部主事丙午丁濟南君艱戊申服闋補湖廣司入值軍機處擢貴州司員外郎壬子京察一等奉

特簡授兩淮鹽運使卽充

欽差大學士慶文恪公隨帶司員至江南讞獄勘辦事竣次年始莅任視事嘉慶丁卯擢湖南按察使戊辰調湖北庚午擢廣東布政使乙亥擢貴州巡撫丙子以太夫人年高乞養道光壬午養親事畢

上以兩淮疲憊日甚

特命公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丙戌

召還以五品京堂候補庚寅卒於京寓年七十有二配同邑元氏累

封夫人子二長在埏捐職同知次協均國子監生並年少績學能不失世業孫五公性尤嗜詩至老不輟自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近世聞人專集彙集皆悉研究辨哲其得失公以世家子弱冠卽涉詞苑值樞廷存登封圻居華廡清要者數十年未嘗歷拂逆失意之境而其爲詩

顧深悉民間疾苦微言激射頓挫沈鬱絕無珠翠羅綺之氣染其筆端詠山燒有曰層巒從此瘦春草幾時生望岱有曰須知天下雨還望一山雲寄意遙深有寒峻專家所不及溯公宦轍留揚州者至久其地居水陸之衝四方名流所集聚自趙宋時韓歐劉蘇相繼守土賓讌之盛輝映古今閱數百年至

國初周櫟園侍郎監督鈔關遠紹逸響而王阮亭尚書繼以司理揚州誠心求士士歸之如流水之赴壑二公皆履卿貳立治績而世人之豔稱者乃在鈔關司理時誠哉其難之也後百年盧雅雨朱子奢為都轉稍續前緒至公而大盛是以揚州人士以公丰采為上接阮亭者信矣公著有賞雨茅屋詩二十二卷駢體文二卷續金山志十二卷又選刻蘇文忠公奏議二卷虞文靖公詩集八卷呂子易說二卷江右八家詩八卷朋舊遺詩十八卷江右詩徵一百二十卷

國朝駢體正宗十二卷皆行於世唯選批

國朝詩為清真集者未竣事

包世臣曰公二子皆晚生從弟斌官水部未嘗從公宦遊故具狀不能詳行治按

國史館例官二品皆據軀本及軍機檔以立傳則公之政事自在良史  
非私家所能增損公任都轉時余嘗朝夕讀公詩詞聞公談議殊不以  
巋官爲樂其意蓋欲大有爲者陳臬以後相去遼遠信問阻越然余客  
百文敏公兩江節署語次及粵東平海事文敏謂委署支調公常拘牽  
成案以掣其肘頗銜公文敏氣馘逼人舉事多任意同城官之將軍巡  
撫莫敢立異同而公爲其屬獨能舉方伯之職是亦一節之可見者矣





續碑傳集卷二十二

江陰繆荃孫纂錄

道光朝督撫

雲貴總督趙公慎畛傳

楊彝珍

趙慎畛字遂樓生有異稟風度端凝甫冠補郡庠生督學錢澧一見奇之取充拔貢生嘉慶丙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兩為順天鄉試同考官改山東道監察御史適川楚教匪

初平慎畛奏屯田保甲事宜累數千言轉掌福建道已命巡視通州漕

廉得楊村通判科索起剝費奏褫其職轉刑科給事中副典江南鄉試

既事丁母憂歸服除補禮科給事中湖南督學某以矜愷失士心欲附

慎畛自固按試常列慎畛諸子優等慎畛不願奏劾之遣戍伊犁襄平

蔣相國薦慎畛才可大用

特授廣東惠潮嘉道至則因俗為治嚴治主謀械鬪者又禽豪暴為民

慝者三十餘人誅之復檄南澳澄海潮陽雇商船時巡海口於內河亦

增設舫船獲盜尤眾三郡以甯踰年擢廣東按察使其地山曠多土著

民不知樹藝四方流庸多租墾其閒其不逞者造為添弟會結黨斂錢

以圖緣閒階亂並脅有貲者入名其中慎畛惟嚴罪戎首凡被脅者皆  
不坐會洋盜蔓入其境尤注意緝捕保薦梧州藤岑捕盜最力者其馬  
平忻城諸令不力者則黜之初重囚招解至省慮其逸繫一役眠食與  
俱名曰連手往往痠斃慎畛裁革之又念泗城太平南甯鎮安慶遠思  
安距省遠犯往返費煩巨吏因諱盜不舉改令審錄後卽留監省中緝  
捕乃力尋授廣東布政使時州縣多積欠展轉相承慎畛悉心句稽之  
款目一清皆措解無稽時越年司庫所貯銀倍於舊額三之一南海高  
要均濱河多循川植防歲久數傾民苦水禍慎畛請撥款發商以其息  
資歲修遂爲永利又慮此邦華夷雜處相互市久必生釁請於大嶼澳  
門虎門鎮遠要綰地增建礮臺控扼之旋  
命巡撫廣西習知粵西地勢如建瓴旬日不雨卽旱竭亟導民修陂塘  
造龍骨車開蔭井設井筒架悉頒式使仿行之又以慶遠地介滇黔爲  
羣盜出沒藪親馳至其地捕劇盜寘於法並編甲丁使無所隱宿境內  
咸宴眠粵西撫例用權關羨餘慎畛云身爲大臣受  
國俸賜厚復取盈焉其謂之何遂以其羨餘完城浚河建廟垣增學舍  
廣置栖流所不以殖其私道光改元授浙閩總督嚴飭水師緝海盜盜

多就禽又遣兵赴永定山谷中搜獲盜魁殲之上游以靖所用將吏悉能別識勇怯材鄙逆民楊良斌作亂鳳山巡道孔昭虔不一月賊未遣一卒渡海噶瑪蘭入籍後部議更賦則視淡水廳有加慎畛曰彈丸之區民力竭矣請仍原則便蘭地之初闢也軍氓歲供軍工采料役匠首科斂無已山匠林泳春遂煽眾爲變慎畛飛調水師捕誅之又改臺灣戍兵更替制使免配渡之苦特旌慈谿義士鄭珪門奏請有明漳浦黃忠端公從祀東廡並祠侯官謝金鑾德化鄭兼才於鄉賢以風教尋擢雲貴總督滇夙多疫俗忌傳染雖所親多去側死則暴其尸穢氣傳蒸疫行轉甚慎畛飭吏殮之滇例運京銅後鑛產日微鹽課亦多絀皆變通成法行之漸有效又謂防邊莫善屯田方考地圖訪形勢經營之未成疾作亟拜疏劾貪黷不職者數十人越一日遂薨

上聞震悼

賜卹一如故事

加贈太子少保

子諡文恪慎畛性純孝其母好施與當迎養都中時值雨雪嚴寒輒攜錢出散給凍餒者以爲其母歡往歲郡常饑其母謂慎畛曰吾家粗自

給視此轉溝壑者竟無術拯之心滋疚矣汝後有力當圖之後慎畛撫  
粵西遂建義倉於桂林市穀萬餘石以備糶振於里中亦市穀三千石  
建社倉貯之復設敬節堂置三千金爲舉本歲以子錢贍嫠婦之賢且  
饗者嘗名其室曰省譽及服官每舉陳文恭公以自律重刊從政訓俗  
兩遺規以身率先之保薦賢能常不使人知飭戒屬吏如師之訓弟子  
或陳事不許而復言當則卒從其請是非喜怒不藏於心曰吾於人無  
私愛憎何必使妄相揣度哉所著有奏疏八卷載筆錄四卷榆巢雜識  
二卷省譽室續筆一卷讀書日記四卷惜日筆記二十卷雜文三卷

又趙文恪公行狀

姚瑩

武陵趙氏系出宋宗室朝散郎不佞居歙之巖鎮元末東山先生沆爲  
詩古文尤精春秋明崇禎時有光道者以理學高節著稱其孫元裕康  
熙中遷湖南始爲武陵人子允芝早卒遺孤宗海善治生贅於王氏族  
黨依以食者常百數收葬亡匱甚眾中歲卒有二子其伯公也少敦敏  
好學長益端謹淵宏乾隆己酉選拔學使昆明錢公澧異之曰千人英  
也嘉慶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庚申辛酉兩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七年

上親考御史取第一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奏川楚善後事宜

上偉之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巡北城掌福建道轉京畿道巡通州漕裁革陋規十一年五月奏糧船起剝事發諸積弊漕竣轉刑科給事中稽內倉丁卯鄉試爲江南副考官榜發聞母訃卽日奔歸十五年起補禮科給事中充

會典館纂修辛未會試監試內簾湖南學使父干試事公奏論之十七年授惠潮嘉道宣布教化優禮諸生清理獄訟海陽普甯民械鬪擄掠聚眾久官不能治公自馳往捕誅之沿海島嶼民多寮居藏匪消賊公悉編入保甲毀其棚寮水陸獲盜無數十九年遷廣西按察使莠民假天地會結眾斂錢每破一案邑里騷然公飭府縣實圖不軌或搶劫及首斂錢者按如律入會保家者杖而釋之自首免罪復爲條約諭民間廣種植浚塘堰嚴守望堵巖峒摘律例中易犯者五十餘事刊示之廣東洋匪投誠後漸入廣西爲盜公行守令以捕盜多寡定其舉廢水路設巡船商民停泊有定所衛之以兵舊例州縣送囚至省役與犯並繫名曰連手讞定多瘼斃公稽司府首縣三監重囚皆常數百人額設禁卒四十八名不足鈴束增八十名役食之費有案州縣捐之連手遂革

又送囚遠者距省幾二千里近亦五六百里每一囚往返費六七十金州縣苦之多匿案不舉公議不通舟六府囚免發回五名以下者失事官具費五名以上計程遠近給公費三分之一緝捕乃力

上諭查廣西狼兵之制公覆曰狼兵初制無考惟明史兵志有廣西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狼兵宣力最久之語其來已久檢司案自乾隆八年清查二十一年諸府州報兵田自狼兵外又有土兵土勇隘卒堡卒耕兵撫兵諸名其承耕田畝多寡不同而分防調遣與狼兵無異當時議有田諸兵食地另立田戶名惟本地狼徭得充不許外售至州縣土兵歷來以田賦兵無缺凡食田兵其目訓練府州縣官會營歲一閱之不給田之狼堡免差操三十二年宋前撫奏給田兵九千五百人半習鳥鎗四十三年停之時計狼堡兵五千四百八十五名均有田足資歲食惟守隘防汛走遞文書設狼總堡長農隙時官一閱之柳城雒容天河上林諸縣仍習鳥鎗相安已久請循其舊明年實覈諸土司有田土兵三千六百五十五名無田土兵四千四百九十四名督撫據以覆奏二十年三月遷廣東布政使州縣解司及領司銀舊皆有費或未領解則交後人代之展轉虛抵積數十萬交代每數年案不能結公設局

句稽未領解者各爲一冊行覈無訛卽由司劃抵免其費公之初至也  
司庫貯四百萬再逾年五百三十萬款清而庫以實廣西雲貴湖南諸  
水由西北二江匯注大水分流廣州入海濱河民築圍隄自衛南海桑  
園圍九千五百餘丈險要石工一百五十七丈里民歲修數決石亦剝  
落嘉慶末西水漲決借帑修築而水患無時公上言民力已困請以藩  
庫沙坦花息及糧道庫息銀八萬發商年得息銀九千六百兩以五千  
還帑四千六百存縣歲修責成紳士以爲永利東省屯田五千三百餘  
頃自雍正三年裁衛所歸州縣上則畝征米五斗中則二斗七八升加  
一六耗羨另科丁銀十倍民田歉歲多鬻子女棄家室者嘉慶五年前  
司常明奏丁有逋荒官多賠墊部議令別覓曠土墾之卒無報墾者二  
十年督撫奏令瘠地量減科則荒蕪題豁以現勘之沙坦花息撥補公  
議曰通省屯米九萬二千九百餘石可征輸者十裁五六餘均當減則  
沙坦花息僅足補沖崩無著之數而減則無可撥補查有乾隆中舊墾  
沙坦六千餘頃科則極輕畝征銀四釐六毫四絲不徵色米較上則民  
田尤饒沙民稅輕而利厚頃南海番禺諸縣補請升科照番禺上則田  
畝征銀三分五釐八毫今請沙坦田準此升科原征額賦外盡抵屯糧

減則之數督撫如議奏行先是海寇未平夷商詭譎濱海控制事宜數  
 改蔣公以新安之大嶼山香山之澳門東莞之虎門鎮遠南山諸礮臺  
 今昔情形不同行司議公曰大嶼山孤懸海外夷船所經山中東浦大  
 澳二口居民尤密舊於雞翼礮臺設千總防兵去二口遠請二口各築  
 堞牆四十丈增設兵數澳門舊築六礮臺已為得勢惟在稽察之嚴請  
 責成同知副將隨時監察演礮以重聲威虎門為中路門戶水師提督  
 駐札控馭各島原建南山橫當二礮臺近復建鎮遠一臺惟虎門寨距  
 校椅灣海口尚二十餘里鎮遠南山聲勢未能聯絡請於曠闊處建土  
 城督提二標兵輪替駐防遊擊或都司一人率之他如番禺之獵德汛  
 當黃浦夷船運貨入省之衝請設一礮臺扼之舊制東莞新安香山三  
 縣海洋香山副將大鵬遊擊各巡半年今澳門大嶼山皆緊要二將未  
 可遠離請歸提督總巡議上蔣公采行之公以廣東風俗奢靡官民不  
 知務本重刻陳文恭從政訓俗二種遺規通頒之躬先率以勤儉惟公  
 事無吝連山縣新裁改入理徭同知修城工銀未及入奏公以己養廉  
 為之或曰子產之與可勝濟乎公曰濟所可濟何能盡亦安能恕也二  
 十三年擢廣西巡撫十二月至桂林習知地勢建瓴旬月不雨即旱竭



至則以農功水利爲亟宣諭守令平疇修陂塘設龍骨車以挽水山田  
開蔭井設井筒架以汲水作式使民仿之公爲臬司時嘗以會匪被脅  
準自首其後州縣多勸使首公曰如此則姦人倖免轉以自首爲計失  
吾意矣令辨其願從被脅分別治之於是破獲數十案論如律者四百  
餘人桂林梧州鬱林南甯諸府州界湖南廣東柳州慶遠思恩泗城諸  
府界雲貴羣盜倚之出沒公咨會四省搜捕不分疆域腹內州縣查保  
甲置望樓練民壯互相守望保甲不能編者建卡房縣或十座二十座  
府各以官會營巡緝柳州至省千里河道紛歧舊設水汛有相去數十  
里者增腰卡四十三所守以提標五營兵每卡一小哨船有盜則卡兵  
登船舉礮攻捕各村望樓團練咸出堵禽公率司道以下捐其費前後  
獲盜一千七百餘人公以外盜十居七八欲清其源使挾貲貿易挈眷  
耕種者爲客民立客長籍之單身流蕩者爲游民查籍遞回山僻草寮  
盡毀曠廠窯榨傭丁皆立冊有保者留否則逐刊爲省例西省營汛工  
程例無支款乾隆中奏令州縣歲捐養廉扣存備修久之州縣捐款日  
多工程延廢公稽司庫有文職空缺養廉貯銀二十四萬奏請動支以  
爲例停止扣廉又有酌提籌補之款巡撫以下年捐養廉一成補州縣

無著虧空公以州縣疲乏酌減其額惟院司道府如故西撫歲支養廉銀一萬梧潯二關準巡撫得用羨餘公歎曰吾家賴慈母悌弟經營先人餘業子孫衣食掬足矣身為大臣復取盈焉將安用之吾不能裨益百姓第視所能者爲

聖主宣布仁澤耳西省額設倉穀未買補者數十萬趨買之吏多病民公創預備倉捐銀一萬二千令桂林府買穀積貯以千金發典生息爲倉歲費曰後有君子擴此意爲之及諸郡邑今特其權輿也康熙中陳文簡公撫粵西設愛日書院久廢公修之復建培風書院課民間童子柳州思恩慶遠三府縣向無書院是歲鄉試三屬生員少應者公憫之發銀二千給右江道勸捐興建於是象州羅城天河武緣雒容興業皆請創建道光二年入覲

今上於乾清宮諭曰以卿誠實不欺故

皇考簡用貽朕勉之公泣謝至

昌陵行禮而還四月回桂林八月授閩浙總督十二月入京召見嘉以公正忠誠三年二月至閩時將懦兵驕公治軍嚴重明申條約徧給諸鎮營汛身自攷校備弁無虛日參將某驕蹇浙提玩洋務皆

奏劾之兩省肅然手札司道諸鎮令所屬文武密陳優劣驗之以事信賞必罰故所用得人上游四府地僻山深多漳泉江廣人租山立廠爲業十餘萬眾游民混迹句結土民擄劫於是會匪擔匪丐匪羣聚爲害公令諸村廠就地勢所便自相聯絡造冊報官以時抽查有盜鳴鑼逐捕復舉誠實曉事者爲廠首約束之閩省舊於海洋緝匪費內歲撥銀六千爲陸路捕盜用而州縣畏報銷累莫敢請領公奏別於曬帑餘息內年以一萬爲率由督撫視捕盜多寡輕重核給之毋報銷乃遣文武督兵赴諸山谷搜捕著名匪首黨羽皆獲上游遂靖浙洋商艘報劫大率捕鯨魚戶失利者爲之公旣嚴責水師復與兩撫議立海口漁船出入章程水陸合捕商舟漸謐福州閩安鎮外有琅琦島民居二千餘戶多爲姦利濟匪公訪聞禽治移駐水師建礮臺望樓省城門戶益重泉漳二府械鬪之風未已刊故教諭謝金鑾治法論頒守令行之大要以重士親民爲本漳州府周鎬賢守也以老乞去公手書勉留使署汀漳龍道尤以臺灣爲慮盡選賢能以往未幾鳳山逆民楊良斌作亂巡道孔昭虔知府方傳穉不一月平定鳳山縣城毀於蔡牽之亂遷治埤頭屢議建城未果傳穉東渡公以十事屬之鳳山城工噶瑪蘭積案尤其

巨者傳穉勘埤頭無險可憑請還舊治勸捐築城復與淡水同知李慎  
彝建築廳城山前諸城乃備噶瑪蘭積案者嘉慶十五年蘭地入籍創  
始善後事十年未竣以賦則不定諸案皆積原奏民田一甲當內地十  
一畝有奇請徵穀六石園一甲徵穀四石戶部議令如臺灣叛產上等  
田徵穀三十二石中等穀二十六石下等穀二十石上等園如中田中  
等園如下田下等園徵穀十八石往反數駁又原奏限墾田園七千餘  
甲及墾成實止五千餘甲戶部執原奏公歎曰彈丸之區民力竭矣奏  
請賦則仍如原奏甲數以墾成爲準其制乃定蘭民入山伐木歲供道  
廠軍工船料四載行十年矣軍工匠首科斂無已道光三年山匠林泳  
春遂爲變水師提督巡臺公飛檄捕誅之旣平博采輿論更定采料章  
程蘭人乃服公按蘭廳在臺灣極北山後去郡城千里舊設守備千總  
各一把總三兵二百人頗形單弱其南境蘇澳外接生番與北境之三  
貂嶺澳皆東面大洋時有匪船藏泊艍舥遊擊駐淡水道遠權輕不足  
控馭奏改爲水師參將兼轄蘭境水陸事更於臺灣城守嘉義艍舥三  
營撥兵三百入蘭營增設都司千總各一駐防始密臺灣十三營戍兵  
一萬四千皆自內地五十三營更替例由廈門提督點驗分汛其歸也

亦如之而臺北至郡千餘里廈門至延津汀邵諸營又千餘里班滿出營候商船配渡每需旬月兵弁苦之公檄臺鎮知府更議上游諸府兵配臺北諸營者自八里坌登舟入五虎門福州城守協點驗泉漳二府兵配臺灣中路諸營者自鹿仔港登舟入蚶江陸路提督點驗臺灣府城南路諸營均自鹿耳門登舟入廈門水師提督點驗其往臺亦如之戍兵之困以蘇臺灣歲運穀十萬給福州漳泉三府兵食以商船配載嘉慶後商船壞者民不能復製運穀日艱而鹿仔港口門漸淤商舟益不便公奏開五條港通商濟運港在嘉義彰化二邑閒固偷渡私口也臺本產穀之區福泉漳三府民食仰之商民販運歲常百萬江浙天津亦至焉臺人不知蓋藏生齒日繁米價增貴稍歉卽思爲亂公飭道府議令民間常留有餘勿任空虛傳稷請稽出口米船月報實數酌年豐歉以定限制三年五月浙江二十四州縣水災公與帥公奏發帑撫卹復捐廉倡勸紳商得穀六千米一萬七百萬銀七十萬五千正振畢續放災區安定流民就食者公令所至州縣詢男婦名數給滾單撫卹是秋浙中米貴帥公欲碾閩省倉穀運濟公曰閩倉買補未足不可且碾運折耗委員運費異時買補皆費周章惟臺灣歲豐乃與閩撫奏弛海禁

招商販臺米濟浙浙人之私墾南田也帥公持封禁之議公初赴閩浙時

上命察之公以民生日繁南田山內浙臬司朱桂楨勘墾田萬畝聚丁六千正可爲海畔窮民裕生計未至杭州帥公奏禁人盡驅回田亦犁毀恐民復墾引海水灌浸之公不得已據情覆奏居嘗惜之彰化縣有生番地名埔裏社頗膏腴民數覬覦社番懼引熟番自衛孫公巡臺有請開墾者孫公納之以語公公曰此界外番地有主與南田曠土不同儻番人慕化如噶瑪蘭故事則可否則爲開邊者口實矣臺府議至亦以勿開便孫公乃復申越界之禁閩鹽不銷官商久困公以南靖長泰二縣最累而額銷引鹽四萬二千臺灣一府年止銷鹽十三萬奏減二縣引鹽一萬二千入臺額以蘇官困諸商帶完積年欠課亦停徵兩年以紓商力前明之季鼓山劉忠介公漳浦黃忠端公理學大節最著忠介公已從祀聖廟西廡道光四年奏請忠端從祀於東廡列羅文莊之次侯官已故安溪訓導謝金鑾德化已故泉州教授鄭兼才學行爲士所服所至敦崇名節公敬異之合本縣學舉報鄉賢五年九月調雲貴總督六年正月至滇貴州土瘠民貧惟黎平府產杉木松桃廳產茶桐

獲利資生餘則彌望皆童山也近歲大吏勸民種樟樹放蠶收繭織綢甚有效而守令或以爲迂公過諸府州縣多未行者復手教勸之且捐給工本滇省荒遠以靖撫邊夷督運銅鹽爲大政公奏陳銅鑛情形其略曰滇省應運京銅六百五十餘萬帶補歷年沈失三十餘萬本省局鑄六十餘萬各省采買二百七十餘萬凡用銅一千數十萬斤昔時銅旺有盈存貯瀘店謂之底銅諸廠或一時未措輒借兌運京嗣鑛生漸微歷請封閉減額銅二百餘萬近歲愈縮年常不敷一二百萬嘉慶二十二年底銅已盡適四川烏坡銅廠驟旺由滇委員買補至道光五年瀘店收銅八百一萬道光三年甯臺廠應運京銅改撥各省采買以瀘店撥補京運今存底銅二百七十餘萬而已本年諸廠報獲及已發在途已買未運之烏坡銅四百數十萬尙可濟乙酉年京運至本省局鑄與各省采買皆未能裕由諸廠攻采年久硿深鑛薄產銅日絀而炭山漸遠運腳加增窰戶砂丁工本價外餘潤無幾故采銅日少欲覓子廠須預費工本民皆乏資廠官借發恐無成效遂至虧賠此滇銅疲滯之情形也惟有慎選幹員經理調劑攻采飭令各屬廣覓子廠嚴緝私鑄設法整頓期有起色又奏鹽務曰滇中舊制昭通東川二府食川鹽廣

南行粵鹽開化府沿邊井遠民夷私食交鹽餘皆食本省井鹽嘉慶八年改定民運民銷亦無分地聽商販赴井納課領引配鹽運銷井官收課報解年徵課銀三十七萬二千餘兩其後奏銷漸絀年欠課至十數萬詳察其故由八年改定時諸小井雖出滷淡薄而黑白安甯石膏諸大井產鹽尚旺且有溢銷可撥補迨後大井滷亦漸縮薪艱費鉅溢銷不足補缺黑鹽諸井水數淹虧課不得已開子井滷稍厚因新例不分地界濫價爭售侵佔他井銷路是以課額日絀目前要策先擇誠實諳習井務之員堵緝私販就井稽滷防範於竈戶未煎之先然後按諸井出鹽多寡分地行銷以杜濫價越佔之弊損益變通惟在行之有效公以古人防邊之計無逾屯田日與撫軍考地圖訪形勢經營屯田安撫土司建設碉堡練丁防守諸制未成疾作五月一日薨

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賜祭一壇葬於郡城北陽山之西麓公少從舅氏王春埜遊教以勵行克己後益博覽儒先格言史傳雜記凡有切身心可致用者無不潛心體驗交遊儕會中聞嘉言善行則惕然若有所動通籍後用力尤勤每日言行及讀書接物時自省察甲子後日記之易簣乃已生平於人財



物無所愛而未嘗責人所難深知州縣之困體卹甚至而不可干以私  
接見屬吏自道府以下懇切訓誡如師弟是非賢劣喜怒不藏曰吾於  
人無私愛憎何必使之妄相揣度耶有所詰責其人能以理自申者必  
賞異之卒從所請曰理識足而後氣壯此非庸人所能也嘗顏其室曰  
省譽佩一玉章曰養心戒性年位愈進用功益密嗚呼昆明錢公所謂  
人英者公豈有愧哉公諱慎畛字遵路號篋樓晚號蓼生乾隆二十七  
年十月七日生薨年六十五三代考皆

贈榮祿大夫如公官階妣皆一品夫人娶同邑處士吳天雲女

封一品夫人子二敦詩郡廩膳生戶部山東司主事轉貴州司員外郎  
敦貽郡廩膳生道光乙酉科選拔貢生候選訓導側室龍氏一子敦訓  
道光辛巳舉人景山官學教習公詩文雅則薨後諸子與門人輯之凡  
奏疏八卷從政錄八卷載筆錄四卷榆巢雜識二卷省譽室續筆一卷  
讀書日記四卷惜日筆記二十卷雜文三卷詩三卷

雲南巡撫何公墓志銘

劉鴻翱

道光十八年夏余由陝西按察使升雲南布政使秋七月抵任始得知  
原任雲南巡撫何公諱焯卒於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距生於乾隆三

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四鹽法道王霞九狀公之行公之子增傑致書乞余銘公之幽惜余至滇晚未得與公一相見也蓋公之捐館舍已踰年矣初嘉慶己巳公與余同成進士余官中書公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兵部主事非歲時公會不相往來然聞公在職方司有聲如江督奏參漕弁夾帶私鹽部議褫職百餘員公行查船丁食鹽區爲分別大半得邀開復其一事也道光改元遷員外郎再遷車駕司郎中充壬午

恩科禮闈同考官京察一等授福建汀州府知府汀據閩之上游西南與江西粵東接壤深山僻徑匪徒出沒其間有奉

旨嚴拏巨盜歷數任不能得公下車禽獲置之法一郡肅然長汀縣令某因事赴鄉爲鄉民所困闔邑洶洶公不爲動親書曉諭眾立解散遂捕治其魁自是汀民不敢與官抗大吏奇公之能調福州福爲省會治績尤著兼署鹽法道適已奉

命擢貴州貴西道閩督以閩鹺疲滯非公不能整頓奏請調補得旨俞允鹺務爲之一清余於十三年赴臺灣道任至福省福汀兩郡之人士猶頌公之德不衰越一歲擢廣西按察使丁太夫人憂服闋授雲

南按察使越二載升山西布政使未至調陝西護理巡撫陝屬倉庫充實惟發典生息銀兩移用久漸成虧公提取發領狀存案備稽其弊頓除余曾署陝藩嘗謂屬吏臣子爲

天子守財幸遇一完全之區斷不容稍開漏卮蓋師公之遺意也公精明渾厚陳臬滇時疑獄多所平反癸巳地震復捐廉撫卹民忘其災上以公熟於滇省情形特授公雲南巡撫公感激圖報滇地夷人素稱安分因漢姦重利盤剝激成事端公飭地方官驅懲邊防以靖滇水下流瀦爲海口環繞昆明昆陽呈貢等數州縣境匯納灌輸關於農田水利源長數百里沙石推徙易淤向例十年一修必先築壩公特於川字河建立石閘啟閉以資蓄洩今節相伊公莘農中丞顏公魯輿議濬六河使余與糧道司其事所以免築壩之費者則得於公建石閘之力嗟乎以公之心存

君國孜孜圖治使再加公數年其大有造於滇者當不止是天何遽奪公之速也悲夫余之同譜二百四十人前後三十年間病廢死亡者十有七八矣幸而存者多屈抑下僚能致位通顯者十無一二矣其列官京師者無論外惟麟見亭督南河而公開府今公又歿悵科運之否塞

殆不勝故交零落之感焉按狀公原名炳字允彪號寅士先世由浦江遷蕭山曾祖諱錫宗祖諱滂考諱楷皆以公貴累

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氏盛祖妣氏黃妣氏陳均累

贈夫人公少孤事太夫人以孝聞與兄弟友睦嘗館於山村小庵四顧

荒寂眾數相驚公坦然一夕聞剝啄聲則一青衣麗婦入曰夫久出今

忽得書不識字來請先生教公唾之曰村中豈無識字人何必乘夜求

我宜速去婦慚而出蓋公之不欺暗室器量固已偉然矣夫人陸氏丈

夫子二長增傑太學生候選鹽運司提舉次殤女子二長適同邑太學

生湯文次字湖北沙市通判陸君恩紱子側室李氏出孫男一福銘孫

女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阡乃系之銘曰

蕭山之峰嶂壁巍巍鍾公之靈蕭山之野原田晦晦作公之宅念古來

之將相同百年之過客惟勳業之在天壤奕世猶過邱隴而感歎其遺

跡嗚呼公平俄頃倏忽判成今昔公之懿行視此篆石

又雲南巡撫蕭山何公行狀 王贈芳

公諱煊原名炳字允彪號寅士其先仕於宋由浦江遷居蕭山遂世為

蕭山何氏代有聞人康熙時有諱垣者登進士第官山東縣令權知登

州府事載名宦公之高祖也曾祖諱錫宗太學生考授主簿祖諱潁以捐振議敘州吏目父諱楷字晉書邑庠生三世均以公貴累

贈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母氏盛祖母氏黃母氏陳並

累贈夫人晉書府君事親孝嘗侍疾刲股和藥好施與乾隆三十六年邑

大水阻飢府君結扉爲筏親齎粟以周之子三公其仲也穎悟過人七

歲能審音律年十七以詩賦受知學使竇東皋先生與伯兄譜琴駕部

薰同補諸生是冬遭父喪陳太夫人旣哭而哀公泣曰兒誓奮發讀先

人書以慰父於九泉願節哀毋以爲慮由是安貧力學遊王進士宗炎

之門稱其文如陳臥子劉黃岡年三十五舉嘉慶戊辰

恩科本省鄉試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假歸省母陳太夫人願

而喜曰我非喜汝得官我見爾舉動不異當日而兄弟閒亦無彼此得

失心我是以慰也十六年散館授主事籤分兵部職方司充馬館監督

二十五年補主事道光元年晉員外郎車駕司郎中公外厚而內剛與

前漕督朱公爲弼今長蘆都轉文公綸同領司事爲道義交無疑忌亦

無阿好會纂修則例於公私罪名出入輕重之閒必爲分晰注明以杜

吏胥高下其手之弊嘉慶二十五年漕船回空江督孫公參奏運官夾帶私鹽褫職者百餘員公謂吏議雖嚴然

國家政體不可概無區別因核明糧運每幫計船若干旗丁水手人若干每日每人食鹽若干據實除算夾私若干分別聲敘於是九十餘員同時開復分修外火器營兵房堂上官首以屬公以不諳工作辭文公強挽之而後受事量功命日具有成算工竣以堅繕稱部吏多紹興人與公同里開公待之以禮而私宅不許一人入謁蓋公恂恂和霽而中有定見人不得干以私如此在兵部十二年勤於所事事無鉅細未嘗纖毫舛誤堂上官倚爲左右手舉京察一等二年十月記名以道府用十一月授福建汀州府知府汀爲閩之上游西南與江西粵東接壤深山僻徑盜賊出沒其閒公下車考度情狀得其蹤跡歸化縣有巨盜關春喬者案積如山奉

嚴旨禽治歷數任迄不能得公乃申明賞格密授所屬方略掩捕之旬日就獲置之法一郡肅然長汀縣某令因事赴鄉爲鄉所困闔邑洶洶公不爲動親書札諭令經歷某持往曉示應時解散而捕其魁嚴懲之自是汀民不敢與官抗治獄尤詳慎嘗有吏當予杖公諦視數四卒免

之不數日吏病斃人皆服公先見暇日進士子口講指畫如塾師之待

弟子在汀半載循能大著制軍武陵趙文清公

蓋孫謹案趙制府慎珍謚文恪此云文清誤

建之調福州府福州居省會濱大海多盜案州縣恐干吏議率嚴責捕

役而捕役參賊爲生往往羅織孤獨或教唆誣陷藉以免責公皆詳鞠

而矜釋之任事二載行以敬密不激不隨積贖一清四年秋閩中米價

騰湧適撫軍金匱孫文靖公渡臺閱伍公請運臺米以裕民食擘畫水

程及糴糶多寡甚悉全活無算會有

諭旨督撫各保所屬賢員趙孫二公首以公薦五年兼署鹽法道適奉

命擢貴州貴西道時孫公爲閩督以公理鹺有緒未便遽易生手請以

公調補得

旨俞允時鹺務敗壞已久商人虧缺鉅萬公禡其尤者八人別舉殷實

老成者驗充一切陋規悉予革除又爲酌盈劑虛通籌彌補於是課款

有贏無絀全綱一振六年閩督入覲

上有鹽道何某朕知其官聲頗好之諭擢廣西按察使有串搶積案久

不決親訊定讞而劾其不實者訟案嚴之期限速結分別黜陟以免株

累七年九月以母喪歸十一年服闋授雲南按察使待屬吏以誠獄有

疑難皆許縷晰面陳雖觸之不爲忤其罹於議者尤務持平不爲煩苛以明慎仁恕稱麗江縣有行竊拒斃事主一案公疑盜首鄧小楊貌不惡駁訊乃鄧小楊拒姦殺圖姦之人平彝縣有姦婦同謀殺死親夫夏元保一案公核姦婦夏劉氏供不確駁訊乃本夫捉姦被殺姦婦曾經喊阻首告永善縣有劉洪發故殺出妻朱氏一案公察劉洪發情有可矜駁訊乃朱氏罵詈致劉洪發忿鬪殺死諸所平反多類此十三年九月授山西布政使未至調陝西護理巡撫初涖秦卽有筆記冊凡屬吏之臧否民俗之淳澆地方之苦樂皆瞭如指掌而人莫測其所自來陝屬倉庫完全惟發典生息一項率爲州縣挪用久漸成虧公移行本管道府提取發領狀存案稽核其弊頓除護撫時鞫囚加慎寶雞縣民范某謀命訛索從犯羅某亦擬縲首公諦審案情覆鞫之羅某祇被迫脅移屍而謀殺時實未在场也十五年二月授雲南巡撫入覲

上有誠直爽快之獎感激思報七月抵滇與協揆制軍長白伊公披豁誠愨同心共濟檄飭各屬繪呈輿圖地志道里關隘以備考核又以州縣遇命盜案首犯逃逸不肯懸賞購捕率報緝兇而接任官尤推諉不問以致緝案繁多良善側目特立賞罰以獲案多寡爲黜陟又因山僻



民夷獲賊不報聚眾擅殺甚至挾讐誣陷俗謂之牛叢其始由地方官捕盜不力閭閻不勝擾害激而爲此乃檄行捕盜法以清其源察牛叢蹤跡重懲之又夷人素安分自漢人雜處盤剝結交胥役無賴恐嚇取財以致成讐生事飭有司密訪漢姦分別驅懲以靖邊防又因滇省十三年地震時公陳臬事捐廉撫卹至是次第修復檄飭所司察核而尤以疏濬海口爲亟滇水下流瀦爲海口環繞昆明昆陽呈貢等數州縣境匯納灌輸有關於農田水利甚鉅源長數百里沙石推徙易淤公甫視事飭牧令率同紳民詳勘凡上下各河一律疏濬無壅無滯其經費取給樂輸不糜公帑不竭民財募夫給值由紳耆董理牧令唯司稽察以故諸弊埽除而葢事也速公以身許

國孜孜圖治日不暇給未幾而疾作矣公初有喘疾積勞輒發十六年十月十五日謁廟左足稍蹇喘微作猶力疾視事十二月漸不支請假醫治得

旨子假一月以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位僚屬入視含斂見其寢處服物皆樸質如書生成歎息泣下公事母至孝陳太夫人性仁慈戒暴殄公祇承母命力敦儉素位至開府食不濫殺雖宴賓猶守五簋之

約官廨供父母遺像晨起必瞻謁叩頭嬰足疾時猶不爲止伯兄卒於家凶問至闔哭啟於陳太夫人悲痛失措遂致病莫能興而月乃痊從兄春纏太史丙咸早卒經紀其家撫教其孤增筠成進士性沈毅端重不苟取與不輕喜怒而氣度恢宏應事明決爲諸生時嘗應武林友人聘假館於山村小庵中四顧荒寂眾數相驚以走公居之坦然忽夜聞叩門聲則一青衣麗婦冉冉入公咄之對曰夫久出今忽得書不識字請先生爲我誦之公擲不閱曰村中豈無識字人何必乘夜求我爾可來則可去毋稍延婦慚而出公有從祖兄疾革無子欲以公之子爲嗣倩族戚言之公曰尚有親支當繼弟雖二子皆幼涎產而閒親義弗敢爲名弗可受也公弟燧嘗以金貸同邑某貧無以償數年不復問迨公官部郎其人入都所業頗裕而公弟適來省視訶知之曰長安居不易是可徵也檢舊券以付公毅然曰前旣讓之今又索之不信非我輩所爲遂焚其券有鄰人售硯索價一緡公如數予之旣友人言值十金乃召鄰補給之通籍後訪友田閒有鄉人與其田主構隙公貌微相似鄉人遽侵侮之公徐與辨始知其誤惶懼無措公微哂而罷捷古宮時寓前工部尚書同邑陸文恭公邸舍報至舉杯自酌不爲巨喜文公歎

曰襟度高遠如此所詣其可量乎少時遊同邑盛君應龍門師沒無子公爲營殯葬祔祭於家又別構數楹設主以祠之其篤於師友類如此公生於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四夫人陸氏同邑諸生諱森楷女側室李氏子二長增傑太學生候選鹽課司提舉次殤女二長適同邑太學生湯文皆夫人出次字湖北沙市通判陸君恩紱子卽文恭公孫也李出孫男一人福銘孫女三人皆未字方公之疾也增傑奉母里居得信卽行中道聞訃星奔哀痛不勝僚屬以大義規之強起視喪事扶靈輻就道行有日矣纒然喪服稽顙泣而請於贈芳曰先人官階事蹟當載國史不可不爲之狀也將藉是以乞碑銘增傑未及隨侍無由道其詳先人知交中惟先生最厚敢以是爲請願有以憐之而教之也贈芳與公同舉於鄉己巳應禮部試又同出樂陵張秋圃先生之門洎入翰林於公爲後進公來撫滇幸爲屬吏親見公宅心之正涖事之勤愛民之切求才之篤方爲全滇稱慶天不憖遺士民罔不盡傷而贈芳尤爲賢才致惜而不獨哭其私也旣不獲辭遂詮次其所述復參以咨訪件繫如右以備采擇謹狀

誥授光祿大夫晉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予告陝甘總督一等昭勇侯

忠武楊公神道碑 李愷

國之元老曰楊公諱遇春字時齋道光十七年二月丙子薨於成都以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葬於崇慶州西山之原楊氏世家崇慶康熙年間公之高祖由甯番衛避亂歸荒榛宿莽白骨如麻日以一畚一鍤盡力掩之乾隆初年用兵金川里人以兵米繫獄者若干人公之祖請於官代償之以是人謂楊氏世有陰德其後必大高祖諱星祚曾祖諱宗顯祖諱梅考諱廷棟俱用公貴

贈光祿大夫公在

高宗時以己亥科武舉入伍從戎屢建奇功乾隆六十年浔升廣東羅定營副將

賞戴花翎加勁勇巴圖魯初貴州苗叛嗅腦松桃二城圍甚急公奉大將軍福文襄公令援嗅腦轉戰而進距城二十里日已薄暮公見火光偪天慮城陷徑以單騎薄城下大軍繼之守者應之內外夾擊嗅腦之圍遂解嗅腦至松桃其徑甚捷公率三十騎別由閒道紆而往既越樟桂溪三十人以後隊未至請勿前公曰苗無深謀彼防我乘勝直入必

不虞我從此路至我攻其不備一路潰則四路潰計無便於此者因令三十人縱轡急馳噪而呼曰大兵至矣賊從砦上聚觀噤不容聲其在砦外者咸辟易僵立公厲聲曰降者免死且曰真降者跪跪者肩相摩也頃刻踰數十砦松桃之圍亦解

仁宗時教匪迭起大者糾眾至數萬次亦不下數千在湖北則張漢潮覃家耀林之華爲尤甚嘉慶二年公破之於黃金嶂走據帽子山山陡絕無隙可乘一日賊偶驅眾出意有所嚮公姑縱之遣兵徐躡其後亟以百數人扼其隘口賊之已出者不得入未出者不能出林之華殲焉餘賊走中堡砦砦之險與帽子山等公令健者夜縋而登旣登便大呼賊驚竄而張漢潮覃家耀遂就禽三年賊張正潮以三萬人窺荊門州我兵不及萬人旣與賊接公獨以身先一晝夜斬五千餘人其迫而自沈者漳水爲之不流是年十二月於箕山禽羅其清奏入擢西甯鎮總兵羅其清擾川北者累年冷天祿其羽翼也天祿在諸賊中最驍悍四年三月公射而殪之嗣復於巴州禽王登廷五年擢甘州提督

予雲騎尉世職六年正月

仁宗以高二高三馬五王廷詔徐添德五賊積久未獲切責經略

卽以委公公於龍池場禽王廷詔料餘賊必由老林出沔縣急率兵渡斜谷伏龍洞溪伺之夜半賊果至禽一千餘人則高三馬五在馬加騎都尉世職七年調固原提督加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公勇於戰士卒亦樂爲公用大帥以公所部皆精兵輒易以疲兵然疲兵一經驅策膽力卽壯且進退有法而精兵之改隸他人者不化強爲弱卽化馴爲暴八年九月公因病請假四十日賊苟文潤衝突漢江一帶幾不可制及公出遂人人思奮一戰於紅山寺再戰於青龍澗愈戰愈力諸將尾之而進莫不動色當時以公甚得士心遂有以此譖公者其計不售其事亦寢蓋

仁宗之知公深矣十八年八月奉

旨勦滑縣賊賊踞滑城並分屯道口鎮以爲犄角公由固原馳抵衛輝不復卸鞍卽率所部八十人徑趨道口規度形勢適賊於近村抄掠公令五十人逐之三十人遮之殺賊一百三十餘人餘從浮橋遁去隨令八十人斫其橋踰月賊不敢出公令以火攻死於刃者四千餘人死於火者倍焉道口旣破以地雷轟滑城城亦破捷聞

晉公二等男爵公將復

命會南山饑民以變聞

特旨命公亟馳赴陝兩月事定

晉封一等男爵

今上卽位加公太子少保銜

賞戴雙眼花翎道光五年

命署陝甘總督六年逆回張格爾陷回疆四城公以參贊大臣督師往

討三戰三捷

加太子太保銜四城旣復奉

召入關八年正月

陛見適張格爾爲吾兵所獲先三日報至

特賞紫韁寶授公陝甘總督前拜署總督之

命公卽具摺言武人不習吏事請

簡員接署

上知公老成威望坐鎮之而有餘固未

允也在任十年整飭吏治籌畫民生一以培養元氣爲主其見於

天語之褒嘉者無歲無之十五年二月因病求罷陳請甚力

上念公年近八旬不忍違所請

特召入覲

晉封一等侯爵

敕在籍食俸公先繪像

紫光閣至是以

御製像贊並

親書詩扇賜公

諭以善爲調攝公旣歸里時

賜藥存問迨公不起

披覽遺疏悼歎垂涕

晉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入祀賢良祠

子諡忠武加公長子國佐副將銜

命以前任河南巡撫次子國楨襲侯爵公生而沈毅言笑不苟髯長尺

餘臨陣則結爲一瓣英氣百倍人多以髯呼公軍次數十年戰功不可

勝紀有欲分功者輒推與之有忌之者久之其人自媿服士有一技之

長必儲以備



國家之用今湖南提督果勇侯楊芳貴州提督余步雲諸人皆拔之卒  
伍中者也宣力

三朝朝廷鑒其忠悃下至田夫野老外至窮荒絕徼亦莫不知其姓字  
而樂道其生平行事今公雖沒而公之勳名德望固有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者惺既爲志銘納諸幽宮矣茲復碣而銘之系曰

天彭井絡金精所鍾江原一角篤生我公乃軀乃幹如岷斯崇乃智乃  
勇迅於霆風乾嘉之際四海阜盛或棘而延或蠹而孕惟閩有鯨惟黔  
有獍惟楚蜀秦復驅於拜力勤徵勸氣肅見威一誠所結靡堅不摧河  
南河北公並治之責專事集曾不踰時

先帝謂公獨當一面

帝曰惟公身經百戰西有苞蘖乃敢稱亂汝在天方平其蹂踐赫赫制  
府惟公之營隆隆保傅惟公之承

獎公之忠以風羣吏孰如我公終始罔僞

獎公之武以勵將帥孰如我公遠近攸賴

九重洩涕四國咨傷英靈曷駐毅魄是藏金臺玉壘鬱鬱蒼蒼千齡萬  
禩爾瞻爾望

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陝甘總督一等昭勇侯楊忠武公墓志銘何日愈

公姓楊氏諱遇春其先世由麻城徙四川之崇慶州五世祖明當明季

之亂避世甯番衛娶穆氏生星祚字君愛君愛生宗顯宗顯生梅字占

魁占魁生廷棟字良臣良臣生公及弟逢春君愛於

國朝康熙間復返崇慶時天下初定殘骸滿野君愛日荷畚揭盡瘞之

高原占魁性慷慨好施與里人負兵糈繫累者數百石占魁惻然為之

傾囊代償免數百人於獄良臣亦豪爽尚氣節調急濟困無少吝緣是

家中落公誕之夕太夫人夢得金色鯉且而生公幼沈默寡言笑大父

鍾愛之嘗口授之讀年十七去而學劍善騎射乾隆己亥

恩科以武勇舉於鄉為蜀帥材官膽力過人甲辰甘肅回民煽亂公隨

福文襄公往討以功補青雲把總丁未復隨文襄征林爽文於福建遷

千總辛亥從征廓爾喀升守備乙卯二月貴州苗民逆命文襄疏請公

偕往公至即解嗅腦之圍嗣以三千人由間道進出其不意賊皆狼顧

公諭以

朝廷威德兵不血刃降數千人事聞進都司

賞勁勇巴圖魯號秋九月禽首逆吳半生擢遊擊嘉慶元年丙辰額侯

勒登保被圍於補頂寨公率壯士潰圍入圍遂解十一月苗疆平授副將而教匪已蔓延三省矣覃家耀林之華張漢潮齊王氏等叛楚北王三槐徐天德冷天祿冉天元等叛四川張正倫高均德等叛秦中額侯奉

命移苗疆之師徑征湖北丁巳春兵次黃金嶂公單騎往探得賊虛實遂與侍衛豐紳率兵三千擣賊巢斬獲三千餘級追北數十里復隨都統倫布春敗賊於帽子山林之華敗死餘賊走中堡寨四面壁立惟一徑可通相持數月不能下戊午正月公潛募死士夜半猱援而登寨遂破賊墜崖死者不可勝計覃家耀張漢潮皆就縛齊王氏遁入陝西公隨額侯追之與賊張正倫戰於興安斬二千餘級賊走謀入川與王三槐合公沿江轉殺復屢敗之賊遂星散而楚北張漢潮之黨張正潮復嘯聚數萬人欲窺荆門額侯與公趨荆門時兵不滿萬及與賊接公奮戈直進賊皆披靡軍士亦殊死戰無不一當百一晝夜斬首數千賊入漳水死者無算餘賊走犯陝西公隨額侯躡其後賊聞風四散公適丁父艱欲徒跣奔喪額侯奏請奪情墨經從軍公感上知遇益奮不顧身是年冬羅其清及張漢潮之子張正隆次第被俘

奏公功第一遷西甯鎮總兵己未春正月公追徐天德至廣安伺賊半渡擊之殲賊千餘獲其黨嚴大林等七十餘人天德率殘寇與王光祖合賊黨蕭占國張長庚白閩中來援公邀之於黃土牆克之再戰於譚家山蕭占國張長庚王光祖悉就縛餘黨奔附冷天祿天祿於諸賊中驍悍稱最聞大軍至悉眾來迎部署甚整公率健銳衝之賊大亂冷天祿中箭死授固原提督是時賊延蔓三省蹂躪數千里自辛亥迄乙丑凡十五稔始奏凱班師論功以公為最雖曰智勇絕倫亦其忠義素積所以能然也丙寅甯陝鎮兵變公領兵至子午谷川陝各鎮兵亦至共攻賊於平牟敗之追北二十里遇伏各鎮兵俱潰公獨收集數百人退保柴關賊復至中有蒲大芳等數人乃公帳下舊將望見公輒下馬羅拜公諭以利害設計降之部議以公處置失宜左遷甯陝鎮公即攜家屬往甯陝反側初安人心未定咸為公危而公推誠馭下措置有方軍中帖然戊辰入覲

睿廟霽顏遇之

溫語嘉褒賜予甚厚仍提督固原兼權漢南鎮事己巳始赴固原任先是營務廢弛公至為之申明禁約賞功罰惰選士得千二百人日訓以

技藝將士頗以爲苦公徐諭之曰我馳驅數十年豈不欲暫就逸豫但久歷戰陣見技藝嫻熟者便殺賊立功致身通顯生疏者徒殞軀命今日勤勞乃汝等富貴之資也於是一軍皆悅固原一軍稱爲天下勁旅後以戰功顯者甚眾癸丑秋河南盜牛亮臣反殺滑縣官吏據其城詔公與溫撫軍承惠討之公聞命卽率部下健兒八十餘人馳往滑縣適遇賊百餘抄掠近村公盡俘斬之是時溫公統眾不進

上乃改

命直隸總督那彥成掛經略印代其任公手揮阜旗破賊於道口斃者萬眾賊遂堅守滑城其黨李文成自長垣來援桃源賊復遙爲之聲勢公分兵禦之絕其外援賊遂窮蹙冬十二月用地雷破之公率眾冒煙入經略亦率壯士登南城殺賊萬餘俘獲二千有奇禽僞帥牛亮臣徐安國檻送京師三月而蒞事奏上以功高

封二等男

紫禁城騎馬方擬進京復

命遽聞陝西南山民變公復奉

命與總督長齡會剿卽由滑率勁旅六百倍道疾馳九日而抵盩厔與  
長帥議破寇之策適固原兵亦至公率大軍趨隴州距賊二十里而陣  
潛召心腹佯投賊爲內應漏初下又令健將數十人假賊裝束徑往賊  
營舉火其先投者從內應之賊大亂自相疑貳故兩月餘殲捕無遺  
晉爵一等男

陛見之日

天顏溫霽慰勞備至庚辰秋八月

今上登極

溫旨嘉公忠誠貫日勲勞懋著

加太子少保銜

賞戴雙眼花翎

恩遇益隆乙酉卽有陝甘總督之

命公自以武人不習吏事疏辭

詔不許公感

上恩愈加淬礪於民生吏治加意整飭一以培養元氣爲先丙戌夏六  
月回疆張格爾叛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副都統先後被害

上命伊犁將軍長公齡爲揚威將軍總理軍務公與山東巡撫武隆阿爲參贊大臣

命下公卽馳抵阿克蘇而喀什噶爾和闐英吉沙爾葉爾羌四城先後淪陷丁亥春正月大兵雲集三帥會議分三路進發揚威將軍由中路進公由葉爾羌進武參贊由烏什進仍會於中路師至洋阿巴爾特適與賊遇三軍合擣殺賊數萬人逐北三十里奪獲幟械堆積如阜復戰於渾水河先出奇兵繞其後斬獲過半餘寇尙數萬據阿瓦巴特官軍銜枚疾馳乘夜潛進甫曙三面環攻出賊不意復大破之斬首二萬級凡三戰三克遂復喀什噶爾城

晉太子太保銜寇退守噶爾河公率死士數百人直前渡河擊之賊驚潰遂復英吉沙爾葉爾羌亦降楊軍門芳亦恢復和闐矣前後收復四城纔四十餘日耳惟首逆張格爾領殘寇遁卡外時值大雪因屯兵固守

詔以首逆未獲鑄公太子太保銜並

召公回途次復之公甫抵京而揚威將軍已生禽張格爾獻俘

闕下回疆遂平

上嘉在事文武勳升擢有差並

命繪功臣像於

紫光閣公與焉

御筆親爲之贊仍督陝甘如故乙未春公以年力就衰上疏乞骸骨

上亦念公驅馳數十載年近八旬思得歸休勉

允其請然猶

優詔慰勞且

御製詩以寵榮之前後

賜子無算

恩眷莫二時論榮之自結髮從軍大小百戰未嘗不在行間公偉軀修髯每戰輒結鬚揮刀大呼陷陣身先士卒故所向有功性嚴毅治家有法然交友馭下則謙退温和不以爵驕人不以功自伐故朝野無閒言撫循士卒以恩甘苦與其酬功任能一秉至公故人樂爲之死真近世名將也道光十七年以疾薨於里第時年七十有八

九重震悼卹典特優

恩賜世襲一等侯諡忠武夫人田氏端莊賢淑事舅姑御臧獲皆有法



足爲閩範公得以致力疆場無內顧之憂者夫人之力也

誥封一品夫人晉封一品太夫人子二國佐仕至參將加副將銜次國

楨甲子舉人歷任河南山西巡撫升浙閩總督

子告歸里世襲侯爵孫五煦熙皆州附生熙例蔭刑部主事杰援例得

游擊炳烜幼曾孫五瑤環瑜珥皆國器也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

原銘曰  
維古蜀州篤生偉人仗策從戎肝膽輪囷疆場百戰爲

國忘身巍巍駿烈赫赫虎臣宣力

兩朝持節三秦民頌申伯來宣來旬屹然柱石默契

楓宸荷  
國殊眷恩寵莫倫爵以列侯彤繪麒麟蜀岡業業妥公之神貞珉峩峩

銘公之勳吁嗟公乎孰繼清塵  
漕運總督朱公墓表 楊峴  
公諱爲弼字右甫茱堂其號也姓朱氏上世籍安徽婺源縣遷休甯縣  
曾祖明儀歲貢生候選內閣中書肇遷浙江桐鄉縣祖英詳邑志孝友  
傳又遷平湖縣考鴻猷邑庠生舉乾隆庚子

南巡召試三世皆以公貴

贈榮祿大夫妣皆

贈夫人公舉嘉慶五年庚申科鄉試十年乙丑科成進士以主事用籤

分兵部充

會典館協修官二十二年授職方司主事二十四年擢員外郎是秋充  
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建元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協理京畿道轉掌道  
三年擢禮科給事中公屢上書言時事皆落落大者最後某相枋政賅  
賄萌通諸奴徒威罔忌諱公首劾之舉朝大驚當其時

宣宗飭萬幾病言路泄沓見公諸疏歎賞輒

召對受知自此始四年擢順天府府丞又擢府尹有蝗孽單騎馳視屬  
官供張備公曰吾爲蝗來若乃蝗我耶是年充文武鄉試監臨官六年  
御門左轉府丞派稽察右翼宗學十一年授通政司副使轉太常寺卿  
十二年授宗人府府丞逾月

御門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武會試鄉試副考官十三年轉兵部左  
侍郎派庶吉士散館會試覆試閱卷大臣

殿試讀卷大臣權倉場侍郎尋真授十四年轉漕運總督卻供張如尹

順天府時林文忠方撫蘇貽公書比之于清端于清端者康熙朝直隸總督天下推清官者也當其時漕政積壞交射利縣官射於民運丁射於縣官水陸執事官又射於運丁百慮己之贏不一關公家之絀煩役留日枯脣不應公爲剔弊速漕議奏行之稱便抵京當路缺冀公公曰吾無長物焉致是會疾作一再請開缺邀

優允寓京養疾二十年二月初六日卒年七十歲二十三年邑人請祀鄉賢祠配張夫人先公卒合葬邑之三官渡子二善旂舉人國子監助教擢主事善驥舉人福建福州府同知孫六之穀福建南靖縣知縣之桂江蘇候補通判之松候選府經歷之榮福建鹽庫大使之榮之楷公遊朱文正阮文達之門著書早已梓者蕉聲館詩文集若干卷未梓者積古圖釋若干卷歸安楊峴表於墓曰烏虜公服官三十餘年選物而不憚類負氣者顧恂恂雅雅無矜異之色徒以中外官習積苟不反前人狂走後人亦狂走其或不走是開門而揖讎也均之讎毋甯辟耳何必授以兵哉然而公文章德業播於江南北子孫至今戴其榮若火之炎上遠而益耀詩有之俾昌而熾公可以無憾矣

續碑傳集卷二十一

道光朝督撫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銘

魏源

維道光十有九年夏六月二日太子少保兩江總督陶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

詔以公任事勇敢不避嫌怨堪式百辟

加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予諡文毅並

允淮北士民之請建專祠海州明年又

特允入江蘇名宦祠不交部議嗚呼

朝廷所以勸臣工風中外者博矣哉

國家承明制擣明弊以內政歸六部外政歸十七省總督巡撫而

天子親覽萬幾一切取裁於上百執事拱手受成上無權臣方鎮之擅

命下無刺史守令之專制雖鬼瑣中材皆得容身養拙於其閒漸摩既

久以推諉爲明哲以因襲爲老成以奉行虛文故事爲得體惡肩荷惡

更張惡綜覈名實若靳文襄之創中河鄂文端之改土歸流皆力戰羣  
議屢躓屢奮而後勝之以怡賢親王之畿輔水利猶不旋踵而泯蕩故  
便文畏事窳陋之臣遇大利大害則動色相戒卻步徐視不肯身預自  
仁廟末年屢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優游成習卒莫之反也東南大計  
無如漕鹽二百載來文法委曲煩重致利不歸下不歸上而盡歸中飽  
官民交困閒有講求刷剔芟蕪更革者則中飽蠹蝕之人轟起而交持  
之道光五年夏漕河大梗萬檣林束

詔江南大吏籌海運維時上海關僉撓於南通倉胥吏撓於北屯船丁  
役撓於中不曰風濤則曰盜賊不曰霉變則曰繁費

天子移公自安徽撫江蘇公憫然一疏任之明年春海艘數千米百六  
十萬石倏抵天津不損一人一舟每百石費僅數十金視河運省費固  
倍視前撫臣章煦所奏海運每百石價三百兩之數且省數倍明年公  
遂擬改蘇松太倉三屬之漕永歸海運以大蘇官民之困先後陳章程  
六條八條雖事格未竟行而人知海漕利

國利民利官爲東南拯敝第一策者自此始道光十年冬公督兩江兼  
管鹽政承蠹壞之後如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槓兩湖之岸費皆浮糜

數百萬仰食其閒者千億計當事熟視其弊不敢動公謂非減價不能  
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冗費不能輕本遂奏裁淮南窩價百餘萬  
江西湖廣揚州各官費百餘萬又三疏奏駁糧艘夾帶歲少蘆私十數  
萬引而淮北則創改道不改捆歸局不歸商之制每歲暢行倍額溢課  
數十萬盡償淮北之積逋且劑淮南之懸引末年並欲推淮北之法於  
淮南條舉規畫甫定而公已病然天下皆知劉晏舊法爲澄源上計不  
爲綱法所縛持者自此始方公初議海運則南漕北倉撓之議裁鹺費  
則窩商蠹吏撓之議截糧私則長蘆總漕撓之議改票鹽則壩夫岸吏  
撓之羣議沸騰奏牘盈尺使公之仔肩稍不力  
天子之倚任稍不堅必不能善其後故敬揭公之力犯羣忌而事未嘗  
不舉

恩禮未嘗不卒者於碑以爲封疆大吏勸又以謂今日東南民計

國計莫困如漕鹽公所排決疏導可垂久者大者亦莫如海運與票鹽

後有來者欲大蘇東南之困爲

國家籌百世利非賡其緒而恢之不可也公諱澍字子霖雲汀其自號  
也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御史歷戶科吏科給

事  
中  
巡  
中  
城  
巡  
南  
漕  
出  
爲  
川  
東  
兵  
備  
道  
道  
光  
元  
年  
擢  
山  
西  
按  
察  
使  
安  
徽  
布  
政  
使  
三  
年  
巡  
撫  
安  
徽  
五  
年  
移  
撫  
江  
蘇  
十  
年

加  
太  
子  
少  
保  
總  
督  
兩  
江  
兼  
管  
鹽  
政  
卒  
年  
六  
十  
有  
二  
生  
平  
所  
至  
興  
革  
務  
摯  
大  
綱  
導  
大  
窾  
若  
治  
安  
徽  
之  
荒  
政  
之  
水  
利  
之  
清  
釐  
庫  
帑  
治  
江  
蘇  
之  
松  
江  
婁  
江  
白  
茆  
河  
孟  
瀆  
河  
他  
人  
得  
其  
一  
皆  
足  
名  
世  
而  
於  
公  
則  
爲  
緒  
餘  
故  
不  
悉  
書  
系  
出  
晉  
大  
司  
馬  
侃  
曾  
祖  
崇  
雅  
祖  
孝  
信  
皆

贈  
如  
公  
官  
考  
必  
銓  
邑  
諸  
生  
祀  
鄉  
賢  
祠  
曾  
祖  
妣  
彭  
祖  
妣  
李  
妣  
黃  
皆  
一  
品  
太  
夫  
人  
妻  
黃  
夫  
人  
側  
室  
賀  
張  
劉  
盧  
楊  
張  
子  
栢  
方  
八  
歲

恩  
賞  
主  
事  
女  
七  
所  
著  
奏  
議  
詩  
文  
集  
蜀  
輶  
日  
記  
陶  
靖  
節  
集  
注  
各  
如  
干  
卷  
以  
二  
十  
年  
某  
月  
日  
葬  
安  
化  
某  
原  
源  
自  
弱  
冠  
識  
公  
京  
師  
中  
歲  
棲  
遲  
江  
左  
受  
知  
至  
懇  
以  
篤  
曾  
預  
託  
以  
身  
後  
樂  
石  
文  
用  
敢  
刪  
舉  
其  
大  
者  
揭  
諸  
麗  
牲  
以  
餉  
來  
世  
銘  
曰

萬  
生  
芸  
芸  
以  
利  
相  
羣  
如  
蝨  
萃  
身  
有  
奮  
其  
除  
必  
爬  
與  
梳  
萬  
眾  
噩  
呼  
鄭  
有  
國  
僑  
唐  
有  
文  
饒  
始  
謗  
終  
謠  
我  
洞  
其  
原  
必  
擣  
其  
偏  
以  
對  
乎  
天  
我  
導  
其  
始  
人  
竟  
其  
委  
以  
俟  
君  
子  
萬  
夫  
之  
特  
兼  
人  
之  
力  
孰  
幹

王  
國  
勛  
在  
三  
江  
魂  
返  
九  
江  
孰  
幹



王邦如暘如月如霜如雪維臣心是泐如雪如霜如月如暘維  
帝心是傍

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兩江總督陶文毅公行狀

陳盤

公諱澍字子霖號雲汀湖南長沙府安化縣人系出晉大司馬桓公侃  
侃就封長沙子孫散處吳楚後唐同光元年有諱昇者由吉州遷安化  
支族蕃衍十五傳至公之考鄉賢公生子二公其長也少從鄉賢公讀  
書資江濱之水月庵庵俯石門潭兩巖壁立有方石峙出江心公所署  
印心石屋也公少穎異浩歌山水間下筆驚人鄉賢公以此忘其貧乾  
隆五十五年丁黃太夫人憂六十年補邑諸生嘉慶五年中鄉試七年  
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散館授編修尋聞鄉賢公訃歸里服闋  
入都十五年充四川鄉試副考官十九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充會試  
同考官巡視中城二十年轉掌陝西道擢戶科給事中巡視淮安漕務  
二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內監試官授吏科掌印給事中二十二年充會  
試內監試官二十三年巡視東城二十四年授四川川東兵備道公少  
負經世志尤邃史志輿地之學所至山川必登覽形勢訪察利病典試  
四川著蜀輶日記西南要害如指諸掌及爲言官劾部員戀棧忘親及

吏部重籤河工冒濫外省吏治積弊又條陳三急五宜以靖匪徒屢稱旨巡視中城半載斷八百餘案及巡淮安漕務盡革陋規奏籌京口運河其冬漕艘阻冰高郵禱於露筋祠一夕凍解奏膺

封祀人尤神之兵備川東相傳道署不利於官前後無人署者公獨居之無恙譎傳遂息兵備駐劄重慶扼大江之衝估舶鱗集私梟出沒獷悍繁劇號稱難治公日坐堂皇視事有訴立訊剖決如流數月滯訟一空又禁胥役之擾累飭行旅之宵柝巴達各縣振飢眾聚難散公令先給半月糧散遣立盡私鹽橫行沿江千百成羣當事議令營汛開銃擊遏公謂是必激變請減價敵私計減四分之一居民盡食官鹽私販遂絕數郡安堵而商銷亦倍額未期年政聲大著二十五年

今上登極四川總督蔣公攸銛奉

召入京奏公治行爲四川第一堪稱大任是冬卽擢山西按察使闔郡士民攀轅祖餞夾江兩岸十餘里不絕至京

召見三次

欽定三案令赴任審辦是爲公受

上知大用之始道光元年三月至任兼署布政使每有京控多直交臬

司不由巡撫前此未有也九月調福建按察使至京擢安徽布政使安  
徽錢糧虧空轆轤凡歷五次清查皆不實不盡前任巡撫李公鴻賓復  
奏明設局清查公治絲理棼鈎稽一載甫有端緒而三年正月奉擢巡  
撫之

命督飭益力分別應參應補應豁於是三十年庫款之糾結豁然一清  
以爲吏治縣廢由於賠累牽掣不克自拔故清查後奏定章程十條嚴  
交代禁流攤裁捐款俾官得自立專力治民而吏治日起太平甯國旌  
德三縣不通水道漕米例由民折官辦乃奏倣江蘇嘉定等縣例由司  
庫領銀采辦立限徵還以杜借墊之弊是年江水大漲瀕江三十餘州  
縣隄圩皆破田廬蕩沒公乘舟徧勘而以蕪湖爲總匯羽檄交馳飲食  
俱廢委員分赴上游買米十萬石勸捐數十萬金區處條畫纖悉周至  
流移老疾孩稚者皆有所養殍殮者有所瘞民不知災蕪湖紳上建旬  
宣保康之坊明年宿州懷遠大蝗公率屬虔禱於省城劉猛將軍廟未  
幾宿州報青鼃無數懷遠報烏鵲無數一日食蝗殆盡奏

聞特頒

御書神參秉畀額安慶早禱於大龍山之孚澤亭雨隨車沛又禱雪至

深尺許冬疫亦息公以水災旣退水利宜興親登塗山八公山絕頂以覽全淮形勢兼勘壽州之芍陂城西湖懷遠縣之郭塘陂荆山口鳳陽縣之花源湖鳳臺縣之蕉岡湖以及瀕江各圩垸隄壩次第籌濬又以備荒宜豫而社倉春借秋還積弊已久惟有每鄉每村設倉於秋收後量力各捐不經吏役不減糴不出易不借貸歉歲卽全散之樂歲再捐以數歲救一歲之荒名曰豐備倉奏定章程十條行之購繳鳳潁刀械以靖鬪殺之源裁汰亳州里書以杜催科之弊旌表忠烈上及元明以敦風俗勸修省志以備文獻掌故盡心教養者如此其後復於江蘇做捐豐備倉穀各數萬石嚴懲邳徐海屬帶刀之風搜查糧艘水手槍械之禁又陽湖武進上元等縣以一次而題旌節孝三千餘人或五百餘人勸建總坊皆治皖之政所推廣也五年夏江蘇河淮交病漕運中阻協辦大學士英公奏籌海運及折漕之策遷延半載終無成議詔移公撫江蘇與兩江總督琦公善會議公奏言海運雖屬勸行海船實所熟習目前籌運急策無踰於此惟折漕變價數百萬勢必銀涌貴而穀陡賤恐官民交困來年當以河海並運爲宜以蘇松常鎮太倉之漕百六十萬石歸海運其江廣之漕仍由河運遂親赴海上籌商船訪

道路定價值六年春海舶雲集復親往彈壓重申約束號令嚴明各州縣之米銜尾魚貫以次驗兌並檄崇明狼山與山東登萊諸鎮總兵會哨海口以壯聲威初運百餘萬石次運六十餘萬石由吳淞口出崇明十激轉成山入直沽口水程四千餘里皆旬月直抵天津不損一船上命重臣尚書穆公彰阿赴驗米色率瑩潔過河運數倍海商運漕而北載豆而南兩次得價且由部發帑收買海船耗米十餘萬石其出力之商優給頂帶皆踴躍過望先後共用銀百餘萬兩不請一帑而漕項銀米自解津應用及調劑旗丁外尚節省銀米各十餘萬其海關免稅不過萬餘視河運又省費過倍奉

旨以公親駐督辦深協機宜

賞孔雀翎蓋

國家承平二百載自康熙開海禁以來商舶往還關東天津習以爲常凡駕駛之技趨向之方靡不漸推漸準愈久愈精而春夏東南風順於漕運北上尤利且無聞河穴費倉胥勒索故費半而功倍明年公復與總督蔣公陳海運章程八條又議復尚書穆公海運事宜五條欲以甦三吳之漕困會議中止而未竟也自道光三年以來吳中連歲告潦由

太湖入海之路不暢吳淞黃浦瀏河卽禹貢三江遺跡自黃浦奪溜而  
吳淞中幹日微瀏河則幾全於是以水無所泄當事屢議修濬不果其  
言治吳淞者又專以建閘禦潮爲首務公奏言治水宜扼其要欲舉全  
省之濶浦港汊一一排之濬之不但無此工力且太湖來源有限一泄  
無餘亦非所以兼蓄泄防旱澇之計其弊一由民田爭占致隘江流一  
由多開旁汊致分正溜至於吳淞建閘啟閉欲以抵禦潮汐不知長江  
大河天所以吞吐陰陽之氣非如無源港汊可扼其吭而節制之也海  
潮旣能挾沙而來卽能刷沙而去黃浦從來無閘而海潮鼓盪江面闊  
深今日治水以吳淞爲最要治吳淞以通海口爲最要請以海運節省  
漕項二十餘萬兩興工得

旨允行於是相度地勢徑其紆曲八年三月竣工海潮直過崑山而西  
水深二丈以外其攔潮大壩內外刮刷淤泥立盡公賦放水長歌吳中  
紳士和者數百公復請借帶徵緩漕十餘萬石變價爲濬瀏河之用部  
議未允及遷總督復與巡撫林公則徐奏言瀏河與吳淞分流東達太  
倉爲元時海運出口之路其分支爲白茆受常州諸水由常熟昭文入  
海近皆淤塞不通關數州縣田賦之命惟二河尾閘皆有攔沙高仰內

水低平與吳淞地勢懸殊若開通海口則潮沙必倒灌

本朝大濬幾次皆旋卽淤塞莫若挑成清水長河工省而利久其海口各建石壩多置涵洞平時築閉以禦渾潮潦時放水歸海共估瀏河工十六萬餘兩借帑攤徵白茆工十一萬兩官民捐辦十四年五月工竣公與林公分路驗收父老夾岸歡迎咸言百餘年來所未有論者謂吳中近年水潦頻苦幸免沈災者皆吳淞宣泄之力及是年太湖蛟水陡漲急檄太倉鎮洋盡啟瀏河白茆海口各壩不三日水消數尺歲仍豐收蓋自前明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暨

本朝莊滋圃協揆後修舉水利之效未有如公者吳中運道莫要於徒陽運河而練湖爲其上游孟瀆則其旁支公自巡漕時節已條奏利害及撫江蘇益事講求於六年大挑時首將豬婆灘之古淺展寬濬深以除漕艘咽喉之梗惟運河全藉江湖灌注而地勢陡溜水去沙留冬月潮枯運艘尤滯練湖上起丹徒下抵丹陽周圍百餘里古稱放湖水一寸卽爲運河一尺近年上練湖已改田升科僅存下練湖四十里淺涸不復濟運公勘知練湖居高臨下止須堰蓄無煩疏濬遇冬月需水時堅閉運河下游呂城各閘使水無所泄則但決湖水亦足以助潮灌運

惟兩湖地勢相平下湖蓄至七八尺則上湖田亦淹至二三尺故上湖  
居民遇春夏水漲輒決閘放水不待秋冬而已涸於是籌款二萬金先  
復黃金一閘爲練湖關鍵並改建丹陽運河之黃泥閘以蓄全湖之水  
而運河之上游治矣其常州孟瀆河旱則引江潮以灌田潦則宣洩入  
江每遇運河冬月築壩挑濬時尤爲商船出入要路與附近之德勝凼  
港二河均久淤廢公前請緩漕餘米十餘萬石截留變價爲濶河孟瀆  
工程至是先挑孟瀆而雨雪不時淤沙屢積迨十三年冬始竣而運河  
之下游亦治明代漕艘由孟瀆河逆江而上以至瓜洲原不專出京口  
而丹徒之橫閘越閘皆可出江較孟河近十之八議者止以焦山下石  
礁爲疑不知兩岸皆有緯道惟象山巖腳里許風順一帆可過八年冬  
糧艘回空京口潮枯難濟公先令江船引導飭松江幫數十艘沿京口  
南岸入閘復飭浙江幫千餘艘由北岸對渡入閘連檣安渡埽數歸次  
遂開運河之捷徑十年秋捕獲戶部假照要犯任開宇劉東昇解京  
詔加太子少保銜尋署理兩江總督是年十月實授公之受總督事也  
值私梟黃玉林伏法前督臣大學士蔣公及鹽政運司皆獲譴  
天子塵念淮甍



欽差戶部尚書王公鼎侍郎寶公興赴兩淮會籌改法爲課歸場竈之計公奏言兩淮歲徵正雜課及帑利銀共四百餘萬兩繁重甲天下近年以來侵虧那墊積欠如山勢已窮而無所復之今議者言改法有三一竈丁起科一垣商納課一場官收稅皆有散而難稽之勢且試行之初清竈招商改官變法非一二年規模不能粗定額課民食豈能懸待國家鹽法本來美備止因事久弊生有名無實非法病人人自廢法今惟有申明舊章大加釐剔則除弊卽所以興利因奏章程十有五條而欽差復密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以一事權公於是專心壹力釐除積弊其大端著有成效者四一曰裁浮費以輕成本兩淮鹽務自正課外有揚商之公費岸商之匣費公費舊定七十萬兩外總商復浮用數十萬兩匣費則湖廣漢岸每引徵至一兩二錢亦百餘萬兩二項已與正額相埒又有根窩每引價銀一兩按全引亦須百餘萬兩其利皆不歸於納課行鹽之商故成本日重公奏請裁定公費匣費每引止徵四錢揚州每年開支三十萬湖廣江西亦委員查汰革去總埠共裁公費岸費百有十餘萬兩而窩價每引給一錢二分亦省費百四十餘萬兩嗣因湖廣支用浮濫奏請提質而公復裁鹽政衙門陋規十六萬餘兩並

繳還鹽政養廉銀五千兩端本澄源浮冒胥絕二曰慎出納以重庫款  
鹽課入庫從前不分正雜遇有緊解百計那應始則以帑本抵額課迨  
帑本罄則令商豫納減納而以豫給印本抵課迨商墊復窮則又令其  
以印本帖息質貸而以減帖額數攤於後數綱輾轉葛籐莫可究詰又  
有總商管庫不行鹽而專領費甚至報效皆出庫墊冒支從不報銷公  
奏分二庫以正項貯內庫專候部撥以雜項貯外庫不許以正項那墊  
革去總商管庫以杜侵漁永禁印本減帖以截虛抵俾勿貽後患三曰  
嚴糧私船私以清綱銷向日糧艘回空夾帶蘆私每占正綱三月額銷  
公分派弁兵力行稽查自入境渡黃渡淮過關層層搜查令行禁止十  
三年漕督奏請漕舟許帶蘆鹽仍完淮課以劑窮丁御史亦以為言公  
三奏駁之謂不但病漕亦且滯漕堅持定議蘆私遂絕至儀徵江船裝  
載鹽兩重斤夾帶虛報淹消借官行私尤為腹心之患公令計船裝鹽  
不留空艙實發水腳毋許剋扣嚴查水程銷數有準而江船之私亦絕  
又力主散輪隨到隨售而久滯報淹之弊亦少四曰革五壩十槓以省  
淮北北鹽十載無課徧地皆私店閉商逃岸懸引紕皆由運道迂而成  
本重公始則試行官運繼則決計改票遂勅改道不改捆之計定歸局

不歸場之制減稅裁費招商請票不數月商販輻輳場鹽一空數載以  
來奏銷數百萬兩皆一年行兩綱之鹽盡完從前之帶殘且劑淮南之  
懸引易簡嚴密化私爲官皆從來所未有也公未受任以前淮南以十  
載而行六綱淮北以十載而行三綱其每年奏銷報解之銀一則全虧  
帑本七百餘萬而以帑利貽患後來納課之商一則設立豫納減納帖  
息名色寅支卯糧以數十年後之課豫虧之於數十年之前以致舊商  
累倒新商裹足及至道光八年十年間則已無可那墊無可借貸遇報  
解則庫如懸罄遇開綱則止收空本公承極弊之後自道光十一年辛  
卯開綱至戊戌卸任兩淮八載完正雜銀二千六百四十餘萬兩而在  
岸緩納之課尚不在其內從無統綱借帑之事庫貯常實存三百餘萬  
兩幾於年清年款惟帶銷辛卯以前滯鹽殘引一百三十餘萬兩又帶  
徵還未銷印本積欠淺價統引殘課三百數十萬皆以今日代償前人  
之欠幾占一綱引課之正額加以引地寥闊鄰私四侵事權非盡兩江  
所轄而銀價日昂售課勢難再賤價不減則不能敵私而緩納之課與  
積壓之引不能暢速提行故商力不無前卻幸近年兩湖總督林公則  
徐周公天爵相繼整飭漢岸銷數漸有起色而公則已病矣公自

簡任督撫以來如漕務之勘海運淮南之裁浮費截糧私淮北之裁壩  
積改票稅皆恆情所動色相戒公奮不顧身力排羣議卒能勘始善終  
可久可大建漕鹺百世之利俾後人有所取法皆由

聖天子明目達聰任賢無貳每述職人覲

召見十餘次造膝密陳言無不盡十二年捕獲梟匪巨案奉

殊諭卿爲幹國良臣卽朕亦獲知人善任之名十四年京察則有辦事

實心鹺務亦有起色之

諭十七年京察則有任事勇敢之

諭及本年二月告病奉

上諭兩江總督陶澍勇於任事不避嫌怨上年染患手足痿弛之證疊

經賞假俾得安心調理冀可速痊本日復奏辦公竭蹶籲請開缺察其

情詞懇切朕亦祇得勉從所請準其開缺調理一俟全愈卽行來京以

慰廬念六月病革遺摺奏上復奉

旨賞加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子諡文毅子栻

賞給主事俟年及歲時入京引

見並

敕靈樞回籍時沿途地方官照料以示優卹蓋臣至意嗚呼  
上之所以任公一德一心始終無二天下後世三復於蹇蹇匪躬之際  
益以思

明良遇合之難其將有灑然而流涕者矣公所轄三省河漕兵農吏治  
水利海塘繁劇甲天下又兼管鹽政案牘如山數載以來心血耗罄曾  
於十五年入覲面奏以鹽務已有起色總督事務殷繁懇請復設鹽政  
以專責成奉

上諭連日召對陶澍見其精神才具結實周到正當乘此鹽務日有起  
色之時實力整頓悉心經理無負委任不愧爲國宣力之大臣毋庸復  
設鹽政公自是不敢瀆陳鞅掌盡瘁日不暇給氣血日匱積勞成病每  
遇夏秋足疾輒發十七年十一月公六旬生日

御書綏疆錫祜之額

御書福壽字並壽品十六種以

賜十八年四月左手右足忽中風痺神明未衰而起居不便請  
旨賞假兩月其日行事件交藩司代拆代行期滿復赴清江防汛力疾

視事至冬復請假兩月終未愈本年二月遂請

旨開缺調理奉

殊諭卿之體質本非不足緣費心太甚氣血保無消耗然淺苓可用熱燥之藥必不相宜宜慎之惟望卿不日全愈來京面晤以副眷注委任之衷情也卿其善體之公感激

天恩日思病起入覲而咯血閒作多汗不昧精神益頓至六月初二日遂不起矣痛哉訃音所至寮吏軍民莫不隕涕兩淮商感公德惠醵金賻奠德配黃夫人述公生平之言毅然卻之嗚呼公之清節孚於家人見於身後非苟然也公虬髯山立尊嚴若神飲酒數斗不亂洪音環辯上下古今往復曲折無不達之意接見寮屬自辰至午指麾區處不遺鉅細遇事奮發義形於色而胸懷洞無城府待人表裏如一初督兩江時值水災奏請河南藩司林公調江甯辦振及林公由東河帥移江蘇與公益志同道合相得無閒而河事則與先後河帥張公并麟公慶和衷共濟皆前此所罕有道光十二年寶應朱尚書士彥奏安東改河之策

詔公會同河帥張公勘議前此張公亦力主改河及是公謂不可行虛

衷商議二公亦釋然無忤用人必盡其所長凡所拔舉至方面節鉞者皆有名於時服官數十年起居如寒素公餘手不釋卷奏議下筆千言無能代具草者詩宗杜韓尤工長句書法李北海嘗書余忠宣公墓碑勒石大觀亭於洪澤湖老子山海州雲臺山搜幽窮勝磨崖題名殆徧愛才好士講論文藝無倦建惜陰書舍於江甯專以經史古文課士建震川書院於嘉定並求歸太僕後人爲奉祀生建敦善書院於海州以造士訪求湘潭陳恪勤公後裔爲置祭田其他如巡城時則倡建悅生堂以贍京師窮民回籍時則捐漁稅議禁罟罾以利資江之行旅無時不以濟人利物爲志孝友純篤自鄉賢公棄養每念先澤輒哽咽涕零特建鄉賢專祠復推先志倡修宗祠捐義學田考試田書院膏火田又建藏書閣以津逮窮鄉之士乙未冬入覲請假修墓

上垂詢里居山水

御書印心石屋四大字俾歸磨崖以寵其行尤爲未有

曠典弟潛諸生早世撫從子親賢如己出公生於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黃夫人側室賀張劉盧楊張子八春福曼珠普陀葆賢賀孺人出育麟劉孺人出恩壽佑元盧孺人出均殤桃張

孺人出

賜主事孫文熊葆賢嗣子曾孫應曉女七湘潭周詒樸安化王育耀長沙彭申甫善化賀穀益陽胡林翼衡山聶有湖善化陳庚澤其壻也公所著有印心石屋詩文集五十六卷奏議七十六卷蜀輶日記四卷陶桓公年譜四卷陶淵明集輯注十卷靖節年譜考異二卷陶氏世譜若干卷又校刊資江耆舊集六十卷公事業恢闔鉅細萬端遺孤幼穉未克撰次鑿自道光五年守松江卽從公襄海運迨大濬淞瀏泖瀆諸工皆先後從事及公乞病復蒙

恩命權總督寶嗣河漕重任辱公知最深知公生平勛業亦最悉爰撰述行事以備史館采擇焉謹狀

故廣東巡撫權兩廣總督朱莊恪公墓志銘

潘詒

公諱桂楨字幹臣號樸菴江蘇上元人也忠介剛實毅然以古人自助於外物無所動虛己愛物聞人一善或用心民事者雖所嫌怨輒翻然師事之爲童子時金陵遇饑歲公啟其祖安齋公請毀產贍鄉里安齋公喜亦以古人期之乾隆戊申舉順天鄉試卽度舉業究古名臣言行及宋明人治心諸書曰吾他日用而求之不莽莽乎己未成進士由吏



部稽勳司主事累轉至文選司郎中遷監察御史爲貴州鎮遠府知府所至之處獨立無所踟躕同儕見之格格若不可親然無不心折者旣治郡專志民務儕身上下悉不從常吏宿習郡屢饑民將流莩思惟盡出庫藏爲可濟時公父芝園公迎養在署公叩頭父前求自今無更念己色甚戚父愕然詰其所謂竟許之乃集士民託他日代奉甘旨事士民愕然不解所謂姑應之公乃行其願欲攜印謁大府就臬司獄士民惘然曰吾輩噉太守膚求活乎誓共理振約無得受府庫物郡境千里無一人僵仆者黃平州盜發告變公曰數人鼓眾非真亂動兵則眾駭事起單騎入卽呼其眾縛首者出不戮一人興義苗鬪告變大府已勒兵公曰苗爲民欺忿耳願以身保萬眾使開諭之果服其銳身爲民謀者類如此山箐俗惑怪魅公擇一二事釋眾懼今其地所傳誅木妖焚其血致甘雨事是也民以是明本務居業少鬪訟大府甚重之故所至能無屈其氣

天子尤深鑒之庚辰擢陝西潼商道壬午擢浙江按察使又遷甘肅布政使旋調山東明年巡撫山西丁芝園公艱服闋赴京署禮部右侍郎丁亥授倉場侍郎己丑總督漕運每厯一官必有數事卓卓皆古名臣

所深籌而必爲者士人慕效多志之漕運爲

國家倉儲首務歷二百載吏丁積弊尤遂公曲計諸習所由始自收徵兌運夫役河壩開壩倉胥諸竇皆潛正之而人轉說蓋層遞交接無所侮故廉入而用裕至今愉頌際數千里時公已有疾或喘息不食數日形骨立扶掖奔走人憂致劇而竟無恙人問所藥曰我不知疾惟見官事當了人問官事何能必了曰我先治我亦不知爲治官事也庚寅巡撫廣東旋兼署總督地接外洋俗玩禁令乃申法制釐海舶抑外班攘斥夷館凡治一弊不動聲色率官弁曰往某處莫知其事至則談笑去其姦故公在粵而西洋諸國皆畏法民習喜鬪屢興重獄飭吏事自冤濫始有馮某者逆搖趙金隴殲其家族而囚其父子未殺亂定在囚俘中公一見曰此冤民也得實釋之凡治獄類如此癸巳夏病屢告得諭旨疾可速來百姓送者空一城每任一官所餘俸去時必留備荒歎故贍身之事有甞人所不堪者居家六年自號覺修日與鄉里學者考論行詣孝弟嫻睦補助皆身先之而平日在官或民事不得終治者如浙江海田廣東械鬪之類時耿耿常懸諸口

天子垂詢冀其疾愈士民望復起如占歲己亥十一月病革某日卒年

七十有三

天子哀惜照總督例贈卹

賜祭葬

子諡莊恪

賞六歲子鎮舉人及歲會試皆異數也天下思之公祖諱某某官父諱某某官兄弟三人公長次某某公取某夫人生子某先公歿以公姪壬之子嗣次子鎮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陽銘曰

公志恢恢以道自矜用之弗違謀

國則肥使養民不飢公生有涯百生所悲而後世以思我岡晨陽奠斯宅斯子子孫孫惟前哲是儀

又書朱莊恪公守鎮遠事 張星鑑

朱莊恪公名桂楨上元人嘉慶四年進士官至廣東巡撫其居官行政國史有專傳茲書其軼事二則聞公之出守鎮遠也俗强悍與苗民雜處素不知績公招募他郡織婦教以紡績鎮遠之有苗布自此始郡有鎮江寺供奉木龍愚民信以為神每端陽競渡童子數十泗水出沒輒至溺死苗俗以為龍取為侍者轉相謹呼僧人遂以為利公聞之大怒

命健卒縮銀鑄鎖木龍至堂下觀者千餘人拜而祈曰此吾郡福主犯之禍不測公曰禍在太守汝等無與焉斷其首而焚之血滴涔涔數日後有狂人突入府署曰吾龍也將大疫公朝服坐大堂叱之曰爾龍殺人多矣太守奉

天子命來守此土去民害不畏疫也命杖之狂人叩頭乞命如夢初醒時久旱望雨亟忽甘霖霈注民相慶曰是太守斬龍雨也黃平州夷阿豹誘脅其眾爲盜土司以變告公單騎往捕總兵哈豐阿欲令武弁率兵擁衛公卻之令一役持牌書阿豹等五人名號於眾曰官捕此五人餘不問苗相顧曰吾輩受阿豹等虐豈可抗官耶遂領役圍其家五人皆就縛令土司先行押犯至重安城駐焉公縱覽山川形勢次日緩轡回哈公迎問之公曰吾乘其無備也若調兵四集彼必煽眾拒捕竟成巨案矣是獄也不殺一人五人僅譴戍而苗疆賴以獲安公後以廣東巡撫署兩廣總督辦理海洋事務外夷畏憚之自公去官後一無顧忌其勢不可爲矣公歿於道光十九年遺疏入照總督例

賜卹

諭賜祭葬

賜諡莊恪子鎮

賞給舉人今官監察御史

贈太子少保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陳公神道碑銘

代方宗誠

道光十九年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江夏陳公薨於位遺疏上開

宣宗成皇帝震悼

賞加太子少保銜飭部照總督例

賜卹逾十餘年江蘇官紳以公遺愛在民合詞籲請入祀江甯府學名

宦祠既奉

俞允而湖北官紳復以公孝友睦婣文學政事足爲士林模範請祀鄉賢時公薨旣久葬十餘年矣墓碑未立公子慶滋以知府需次直隸述公行請銘諸碑義不可以不文辭公少有大志爲諸生時嗜讀先正格言以爲法協辦大學士文敏公百齡總督兩江聞公賢延居幕府公於三省吏治河防漕務鹽政營制海防莫不悉心講求蓋已裕經世之略矣中嘉慶戊辰

恩科本省鄉試第五名舉人庚辰會試以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道光壬午散館充

武英殿纂修浙江鄉試副考官記名御史京察一等

特旨簡放江蘇知府補松江署江甯調蘇州權蘇松太兵備道擢江安糧道改蘇松糧道洊升廣東鹽運使浙江按察使署布政使旋擢江西布政使復調江蘇布政使升江西巡撫復調江蘇巡撫權督兩江敷歷中外近二十年公爲政以教養爲心務持大體規久遠之利守松江時高堰未築運道阻塞吳中議行海運以勸始人多難之公奉檄駐上海規畫井然事遂以濟海運之可行自是始署江甯值下河諸邑水災流民攘奪村市囂然公禁止入城捐俸勸分設葦廠城外分男女以振又以流民眾聚則難區處散則可全其生檄大縣留養二千人小縣留養千人續至者按人資送白大府檄行各州縣如法分振存活無算而居民無譁江浙農田最重水利署上海道時以吳淞江口紆曲易淤議用逢灣取直法濬之俾水勢迅駛任蘇藩議開太倉瀏河昭文白茅河濬各屬支河旱澇得備在浙江江西亦然凡沿湖沿江隄岸督吏稽察修廢補敗增高繼長寶山有海塘壞五十餘丈華亭海塘亦傾五千九百餘丈公籌捐興築用覈工實民以永安蓋凡有利於民生者公知無不爲爲之必使可以經久官上海察知黃浦江風波險惡因仿揚子江之

制荆造救生船分置各岸行旅賴之撫江西興復省城隆冬振濟粥廠  
撫蘇州荆建義倉以備凶荒誠心所孚神人交應挑吳淞江時先築攔  
潮大壩將成輒圯公虔祀周太僕祠潮退而壩成周太僕者乾隆間濬  
吳淞江以身殉事者也江西旱蝗公作文禱神即日霖雨蝗盡死其在  
江甯亦然有烏鴉啄蝗之異又屢降驟雨驅蝗沒泥中歲以無禳  
上爲御書福祐康年四字以答神庥所至尤以敦名節崇教化爲本整  
理各省書院文風丕振在蘇松修前明忠臣瞿式耜墓道在江西修先  
賢澹臺子墓漢忠臣陳蕃祠署總督時以鄉曲愚民惑邪教實由正教  
不明之故奏請

敕儒臣推闡

聖諭廣訓中黜異端一條撰爲四言韻文頒各省鄉塾俾民間得讀之  
以收涵育薰陶潛移默化之效奉

特旨允行是時天下方承平海波不驚

上知公忠勤實深倚重屢奉

殊批有厚望於汝之旨公益思致身報

國察吏鋤姦閱河巡海整理水陸營務冒暑往還積勞成疾未竟其用

朝野悲之蓋自公薨之後不及十年而時事日亟矣公諱鑾字芝榴湖北江夏人祖籍蘄州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

誥封光祿大夫妣皆

封一品夫人公持身儉素有餘則以篤宗親敦任卹於蘄州建陳氏家廟買田四百餘畝爲祀祖贍族之用於江夏仿宋范文正公法置義田成皇帝御書義莊匾額以

賜道光辛卯湖北大水公捐金數千振卹於族媼鄉里守節婦月送米薪有子者助資以教育之配某氏

誥封夫人公生於某年月日薨於道光十九年某月日年五十有四所著耕心書屋詩文集若干卷輯先正格言十卷三楚歷朝名賢墨蹟撫楚帖十卷子幾人某某官孫幾人曾孫幾人咸豐十年葬公武昌城東喻家橋夾山口夫人附焉銘曰

民爲邦本官爲民依吏瘵其職實禍之幾小臣不廉大臣不法厝火積薪竅穴萌甲陳公遭時海晏河清人狃治安公念在氓農田水利所至摒營反經修慝識深慮宏仁心仁聞

先帝嘉之奄有南服任公設施剔弊剷姦文經武緯惠養士民培



國元氣天不憖遺喪此元臣繼公者何馴至振袂撥亂反治羣推能者保邦未危吾思公也魄反其宅神遊鄉祠仰公治行視此豐碑

裕莊毅公家傳

宗稷辰

公姓他塔喇氏諱裕泰字東巖號餘山先世由長白山札庫穆臣附隸鑲紅旗滿洲第十三佐領五傳至五達色者爲驍騎校公曾祖考也祖全保不仕考薩郎阿繙譯舉人吏部文選司主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公爲文選少子生有異稟文選覺其不凡四齡時侍父對客客問何以爲天應聲曰天乃氣也客大奇之五歲通國語六歲庭授九經髫年補官學生考取繙譯中書在閣行走未冠能簪筆扈從嘉慶壬申癸酉連遭父母憂時林清亂後人多驚懼公獨經營葬親多服其鎮定屢充繙譯同考官察最升侍讀充

國史館提調察又最

簡四川松茂兵備襄平相國重公才爲請拓轄境改分巡成龍縣茂等處駐省倚以治水利襄庶政極相契道光二年襄平內召三年春授湖南按察使未赴調四川任滿調安徽兼攝布政司旋升湖南布政使三護撫印調陝西未至移安徽甫三月拜盛京刑部侍郎兼管移居

宗室事務十二年調盛京工部兼府尹署將軍派往邊外勘辦開荒事宜考試宗室覺羅學漢教習監

永陵啟運殿工明年內調刑部右侍郎是冬

命爲貴州巡撫莅黔二年調撫湖南者二年又撫江西者二年復任湖南比年遷湖廣總督俄攝巡撫以勦崇陽逆民鍾人杰

賞花翎禽逆復城

加太子太保換雙眼花翎奉

命接閱湖南北營伍二十四年入

朝

召對十次二十七年巡察苗疆是冬以年六十有

御書績懋兼圻之

賜三十年勦新甯逆民李沅發至武岡聞

先帝賓

天請入謁

今上命俟軍蕞以禽逆功

晉太子太傅未幾調總督閩浙攝福建巡撫事成豐元年調陝甘

召來京陸見抵京疾作

賞假十日

手詔期早愈速往以整理邊圉遽以十月二十日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四遺疏奏入

上震悼賜卹視尚書四子皆授官

賜諡莊毅公識見洞達處事明決遇大疑難批卻導窾絕無滯機當初任提刑卽能鞫殺死九命數年不定之獄後入佐兩京刑部治獄務平迨歷大圻六七行省鋤強去虺匪醜必禽鍾李兩巨案外所捕邪徒梟販姦究重囚歲以數百計而大憝旣誅餘黨多令解散不過苛削人畏其法尤感其仁其在兩湖數有水災發倉蠲稅之請無虛日災重卽請帑振之於荆襄隄防尤慘淡經營不遺餘力旣大修築復倣兩河之法定三汛課書得報安瀾者數年柁棹洲臺石基周文忠欲取以塞隄公謂行舟賴此守泊不可去其動關民隱多類此至無事則講求保甲甚詳有事則董率訓練甚備而於番估弄兵反復向背之際嘗頓兵江上設箴製艦集堅利以禦不虞再三上言以攘夷爲正撫議久定閩中烏石山有酋欲占葬公尚力拒之議奏漏卮一疏海禁煙禁皆於治吏弁

加嚴獲煙遂眾然不輕戮人在陪京定邊荒地懲抗佔蒙古租爲首一  
二人移民別給空地不使失所在閩定噶瑪蘭荒埔地二千甲畝民稱  
便其釐定苗疆屯務使苗民無屈抑而練卒無競爭於荊州定旗民交  
涉章程一無偏袒臺灣大風爲災亟卹之如內地吳楚大祲流民常奔  
楚郊爲收養無算蓋其知周量溥曾無畛畦遠人窶子莫不受福宜荷  
先皇帝之知承

今上之眷生子哀崇沒隆優卹

恩澤久而未已也昔見公眉宇軒舉對人議論侃直無所避不知者以  
爲傲

先帝微廉之故戒其滿導其謙更以行之維艱始終如一者爲加勉成  
令德者

聖訓孔多公每一言及輒流涕不能止云公孝友敦篤仕優益學手不  
釋經史好與文士講藝譙詠令人忘其尊貴遇人無城府卽小觸忤怡  
然若不知李星沅病憊而稷辰拙直皆令爲子師使子長啟事之洒埽  
趨侍必嚴歷十餘年不衰稷辰猶記公來  
朝時與論天下人才至於體用本末無不契合其所涵納者大矣元配

瓜爾佳氏夫人最賢先卒是生長子長啟由舉人爲吏部郎直隸候補知府現權廣平守側室游氏生三子二女長善由部郎改二等侍衛出爲雲南參將長敬官工部員外郎長敘候選員外郎廖氏生二女皆殤孫五人長啟出者三志潤一品廕生次志燮三志覲長敬出志銳志鈞宗稷辰曰夙聞公少日趨內閣多徒步李太夫人日與錢買小食每歸多不用其清儉如此故其貴顯於民生之困苦皆若身親蹈之而心知之雖榮寵日加而澹然如老書生非其學有本原而能若是乎自公沒海內羣盜日橫莫得重臣以靖疆圉令人益思之不置矣

又金峰嶺紀功碑

鄧顯鶴

國家承平日久地大物博芽孽易滋楚於天下幅幘尤廣西南際黔粵諸郡峒窟歧錯苗獠雜處民氣最囂非得知勇深沈威信素著者坐鎮而久任之不易哉於是

朝廷以今太子太傅兵部尚書長白裕泰公名德宿望爲楚民憚服由初涖湖南至總督湖廣蓋二十五年於茲矣其時湖內外數數有兵事無不應機立辦而蕞爾一邑十五年閒四動大兵屢起屢撲靡而底定則莫如寶慶新甯之甚尤莫如新甯金峰嶺之著金峰嶺卽金城山道

書所稱五十九福地也近爲賊巢穴公旣誘之歸聚而畢殲復生致其首於

闕下而正值

今天子登阼新政郊

天諡

廟禮成之際薄海內外震動恪恭奔走恐後受成視學以訊馘告

天子益用嘉賴酬庸紀績是不可無述已當雷再浩之起事也當事議  
修新甯城事平城竣而李沆發之變繼起沆發水頭村細民也素蓄異  
謀乘道光二十九年夏歲飢人心易動輒以劫富濟貧爲名嘯聚村落  
間謀旣定遂率其黨謝友興羅登爵陳爾坤等數百人昏夜入城爲亂  
旣劫獄戕署知縣萬鼎恩城隨陷時十月丁丑也賊據城益號召遠近  
迫脅二十八村八峒鄉民從逆僞令蓄髮易服人給紅巾爲號有眾二  
千餘人潛遣其魁分赴楚粵黔三省句結醜類僞設五營頭目分造五  
色旗幟勢張甚公聞變奏請親行旣抵長沙會北撫以憂赴時荆湖大  
稔驟易主帥慮有他變乃奏請回鎮辦振而以兵事專屬南撫南撫旣  
受事駐節寶慶分任提鎮道員督募壯勇旬日獲萬餘人合各營兵攻

城城小而固相持四十五日始破賊乘閒潰圍宵遁而南撫遽以復城報賊四竄焚劫戕守隘官如故事聞

先帝震怒命公以重兵繼往兼問諸臣失事狀公聞

命卽行明年正月乙卯抵寶慶以武岡爲行營易將增兵練勇籌餉分布未竟賊已竄入粵之古宜旋有傳素之失傳素龍勝副將瑪忠阿戰歿地也傳素失利賊氛益熾是時

朝廷方有

大喪公在行閒疊聞

兩宮哀詔驚怛不勝灑涕視事而賊中警報日至公度賊蹤遠颺不西走黎鎮必東窺辰沅密遣健足兩晝夜抵黎平陰結黎人爲助且飭古州嚴備飛檄靖州裘牧琨鳴嚴守洪江遏賊北渡而以常德協孫副將應照護提督永州協谷副將韞燦署總兵以靖州副將博春鎮筭遊擊李英爲統領各將兵分勦復以靖州空虛慮賊竄越命護鹽道永順府夏守廷樾永桂陳通守炳馳會裘牧暨通道縣余令鳳鳴協力防堵賊由牙屯堡至茅坪距州城十五里爲靖人擊退復竄三眼橋防兵寡猝與之戰死綏者六人我兵奮勇鼓而前殺數十人生擒七人賊知靖有

備始不復窺洪江矣賊既不得渡折而西南躡黔之四鄉所平茶所黑  
洞特峒裏脅日眾劫取財帛日益多規合九華山股圖進取九華山黔  
西一淵藪也適古州防兵先至賊驚爲神復走南江水口粵西界也粵  
中有備不得逞退走地平時續調兵未集公所遣遊擊李英兵甫至乘  
勢追剿殺數百人奪獲器械無算時二月壬午也捷聞

天子嘉獎有旨飭令三省官兵會剿且命廣督撥餉二十萬飛致行營  
聽公調度公感激

上知督戰益力賊往來黔楚粵郊東西衝突出沒無常兵勇蹙之動與  
相左

聖心焦慮盼捷音甚急公憤甚將移營東安逼賊壘賊跳而走沙宜以  
三月壬寅渡永福之理定河粵兵不及防公飛調副將博春鎮筰遊擊  
傅振邦綏靖遊擊韓世禧及李英將兵三千人窮追而以夏護道督兵  
承綏翟同知誥主餉候補縣劉廷玉偵探賊蹤懸軍深入戒之曰不得  
賊勿歸也賊渡河後竄臨桂歷懷遠踰融縣越永甯走陽朔額容修仁  
荔浦所至輒敗我軍益奮而沅發恃其黨翻山走險之能無復畏忌有  
趨西延規五排之意公詫曰五排爲猺窟賊得之以窺東粵殆矣不如



虛一面以誘之歸吾計決矣乃盡撤西路防兵以示無備而陰令署新甯縣戚令天保前署縣吳令逢泰城步委員前桂陽州俞牧昌會候補縣徐令國斌城步縣蔣令成密爲之防且以其策入告

聖心頷之公益喜

廟謨之合乃令諸將博春應照韞燦預爲羶伏先是

上以賊久未平令四川提督向榮調湖南助公向公宿將也至是抵武岡公密授機宜星夜赴粵賊畏向公謀東下甚急由梅溪口水陸并下公已先遣湖北候補府劉守若珪前漢陽經歷孫守信會同新甯知縣教官各募壯勇練習儲侍以待四月戊寅賊回新甯盡焚水頭村聲言渡江攻城我伏兵四起斃賊甚眾賊蹙窮擁沅發登金峰嶺嶺高而險上有大叢林饒蓄積賊據以爲負嵎計無敢仰攻庚辰向公至親督兵嶺腹會天大霧連日不克甲申公虔禱前漢將軍關侯廟越日天霽黎明公下令滅賊朝食向公身先士卒距踊登山親冒矢石斬軍士反顧者以徇眾奮躍陳爾坤者賊中驍將也抵死抗拒我軍連發四巨礮斃之賊遂潰大軍乘之縱火焚廟生擒劇賊五十八人餘眾盡數殲斃無得脫羅登爵擁沅發由嶺後遁鄉勇截獲縛獻軍前其日爲乙酉也而

賊所稱巨猾善戰無敵之謝友興亦就縛於東安知縣邵綬名賊遂平  
公下榜安民檻送李沅發京師伏誅有

旨命臣泰留辦善後事宜公奏定章程以其事責成臣廷樾署寶慶府  
知府臣魁聯督率官耆等按村按戶嚴密句稽議設新平營守備弁兵  
以資鎮壓原設千總兵卒移駐楚粵黔界地爲分防營汛以備守禦事  
皆施行如章邊境肅清士民悅服是役也護巡撫布政使司臣萬貢珍  
經理兵餉署布政使按察使司臣春熙署按察使辰沅靖永道臣呂恩  
湛衡永郴桂道臣張其仁總理局務司行營軍餉者長沙府同知臣陸  
咸升道州知州臣俞舜卿暨臣廷樾臣若珪臣誥臣聯最先赴軍前募  
義勇防禦團練與守土投效文武官紳通若干人以勞卒於軍者爲沔  
陽州知州吳瓌遇賊不屈死者爲新甯舉人陳珪保督領鄉勇遇賊被  
害者爲新甯生員訓導銜鄧樹堃靖州生員沈開甲守隘被戕者有經  
歷劉炳南守備熊釗對仗戰死者有守備哈心靖千總世職黃廷英千  
總胡國祥諸人事聞

天子以臣泰功最晉太子太傅臣榮交部從優議敘臣貢珍臣熙臣恩  
湛臣其仁交部議敘以道員升用仍從優議敘者臣廷樾以知府升用

者臣咸升臣誥以同知直隸州升用者臣國斌臣廷玉

加知州銜者臣天保從優議敘者臣琨鳴臣鳳鳴臣成等五人

賞戴花翎者臣若珪臣炳臣聯臣舜欽臣綬名五人將弁臣韞燦臣博

春臣振邦臣世禧等六人

賞換花翎

賞給巴圖魯名號者各三人

賞戴藍翎及以州縣佐貳參遊都守升用又若干凡從戎投效諸人皆

晉秩授職死事諸人皆照律蔭卹有差凱旋在事諸公率邊郡士民以

我公英謀偉伐奠此巖疆不可無述屬新化鄧顯鶴爲文以紀顯鶴州

民也無從爲役而新甯縣戚令使人礮石於金峰嶺之巔邵陽縣劉令

馨朝亦將州將命議立石東山精舍之右曰願有述也俾天保等亦得

挂名不朽遂勉爲文刻石宣布

聖化昭示來茲俾我公功德與茲山並峙永永無極其詞曰

天佑

聖清際海環瀛偕我太平蠡茲南服峒窟林麓實生異族前藍後雷爲

蛇爲虺旋熾旋灰雷逆方懲李逆復興無歲不徵徵兵四出山鳴谷溢

坐使賊逸城小而固卒驕而怖

帝聞震怒曰惟爾泰論功稱最以爾平蔡公拜稽首奔走恐後靖此羣醜諏吉南行禡於所征遂抵行營易將添防措置未遑

天地悽惶

攀髯莫及公憊以泣三軍悚立

嗣皇親政河嶽稟命罔有不令憫爾一隅盱盱喏喏晝嘯宵呼始竄城靖終踰粵嶺莫知所騁公曰噫嘻窮寇勿追吾計誘之鼠兩斃三狐北烏南舊穴賊貪乃開一面驅豚歸圈若操左券金峰之巔高可鑿天聚而殲旃凡此謀猷神乎龜繇速於置郵公曰主臣

天子聖神諸將矍矍將猛賊隕遂安我邊

天子轉軫邊圉旣奠爾宅爾佃市井不變

帝曰元戎余嘉乃功錫爵酬庸公拜稽首

天子萬壽敢不拜受惟

帝之哲惟公之烈日月並揭作此詩篇刻之山顛於萬斯年

記汶上劉公撫浙事

邵懿辰

汶上劉公之撫浙也自庚子迄癸卯先是公爲四川布政使劾成都守

謝興曉風采焯著尋有風痺之疾將引退而英吉利破定海浙撫烏爾恭額譴去以公代時軍興疆事方殷意且調他撫之練于戎略者而公顧擢自藩司自公在任朝使先後至浙者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代之者兩江總督裕謙既而有揚威將軍奕經參贊文蔚等從官吏百數徵求宣索之使狎至公視法所當與者外是則深擯固拒於小人含愠莫能殄也而頗以是得於民公所主民事及支度供億其勦撫異議元黃反復洎軍行謀計一切未嘗使公聞而卒亦不被其咎甯波失守夷艘越姚江而西會城大震十室九徙箱篋塞衢路藩司常恆昌至鑿官舍後垣出親屬北遁公日夜泣諭僚屬徧謁里居士大夫出資力治守禦具數日稍定令坊置柵人無貴賤皆行夜巡邏徹旦自策馬風雪中督稽之乃疊捕誅賊聞十餘人姦人不得逞竊盜屏跡十麻子者沙棍之渠其徒散布江岸一呼千人立集公計倉卒將爲肘腋患莫若因而用之召之來命坐推誠與語十麻子感泣願盡死力立付千金市旗械練技於江山聲容甚壯人曰英吉利而果至十麻子一軍效命當倍鄉兵十倍於官兵夷酋語人曰吾非不能入自錢江克會城聞劉公能用其眾兵鋒合其眾將致死縱拔之重損費士卒故不爲其言絕恣誕而

公仁恩之愾於物卽敵虜且覘知之矣長溪嶺之敗奕經文蔚盡氣西  
奔將士隨風靡公以一令箭俾錢唐令劉秩遏之西興曰敗兵敢過江  
來者斬文蔚爲奪氣不得已而駐越中焉時浙西大雪深丈許壞廬舍  
無算甬東民流轉以數萬計公悉意振卹入奏語悃款曲摯讀者爲流  
涕壬寅夏捍海塘圯公馳視召耆老汛兵雜詢曰今完塘費錢幾何對  
曰須百萬公曰塘圯不甚廣而費若是多何也曰公所發者銀也自公  
而藩司而兵備道而海防同知乃以銀易錢鳩夫購木石計旬以外爲  
速潮日齧圯處深廣倍是則幸矣公曰然則奈何曰官事有程不可如  
何也公噉然而哭曰國用方耗安所得百萬金爲今計無用監司郡丞  
吾立出十萬緡付若若輩爲我盡力經始今日可也民先時固已信公  
聞公言歡趨之塘上有祠昔有縣令范公以擅發庫金治塘獲罪民祠  
之所治塘上卽所圯范公塘是也公昇塋像共曝烈日中曰潮水至吾  
與若俱漂矣十日而畢省巨萬金而功固愈官築者然公由是得疾乞  
假調治旣得

請養疴西湖之濱民數十百人味爽守錢塘門候啟鍵出擁館門前問  
今日安否會城醮壇以十數兒婦人皆鏐錢爲誦經求福私禁屠宰市

肆絕羶腥焉未幾公去爲浙閩總督夾道焚香跪拜數十里不絕父老  
曰所見賢撫軍獨黃梅帥公威惠覃一方然羣吏承政民熹如日用而  
不知若公之鼓舞羣動意康熙中趙恭毅朱文端有此百年來無其比  
也始辛丑壬寅閒鄉曲每剽富人財告官公悉寢不問富人多蓄怨然  
是時強寇壓境客兵鄉兵合數萬剽者不辨兵與盜或任撓致內訌公  
非畏事養患者也久之富人亦心慶曰微公吾屬且無身無家於資聚  
何有噫公可謂明於大略矣

程林采傳

安徽通志

程林采字憩棠江西新建人嘉慶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道光中洵擢山  
東按察使十六年授安徽布政使句稽官書設總冊及簡明冊以杜借  
款輻輳書吏影射之弊設三印冊以杜交代糾纏州縣挪掩之弊三四  
年中清釐節省至百有餘萬十九年授安徽巡撫二十一年江潮甚漲  
倡捐振濟安廬池太等屬修宿松縣舊隄民德之刻石曰程公隄時海  
疆警壽春鎮兵調赴浙江請募廬鳳穎六安等府州壯丁練防  
宣宗嘉之二十二年洋船駛至江甯林采帶兵防蕪湖並募鄉勇千四  
百仍勸辦團練又條陳設防四事先後得

旨嘉獎

諭隨時體察酌量辦理二十三年調浙江巡撫未赴卒於安慶咸豐元年奉

旨入祀鄉賢祠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兼提督托公墓表

宗稷辰

嘗觀史冊所載治州邑有名迹者往往階地遷易所施爲多不稱甚或不勝重遠浸以墮落獨與吾友托公愛山交而十餘年歷觀其由知縣至巡撫所至能運其才智易地稱治心以爲過人遠甚然當其爲令時謂余曰旗人爲牧令者少率不習吏事嘗病之故勉爲焉及其屢遷則又曰夙昔歷州縣深知民情與有司所苦其敢少忘其言若無大過人者要其練才定志不爲境移恢如抑如莫測涯涘嗚呼天下有事正賴斯人以濟時艱奈何勤事積勞遽至永逝盡焉傷之逾兩歲矣長嗣金鎧以知公莫如余屬爲文表墓誼何容辭公姓博爾濟吉特氏諱托渾布字安敦號愛山蒙古世族隸正藍旗始祖武略公昂罕爲鎮邊將軍高曾皆官旗營至公祖考諱舒明阿官理藩院郎中公考諱觀福以嘉慶九年甲子舉人官至甘肅甯夏兵備道後皆



贈如公官公幼時家貧日徒步六七里從師問學風雨不輟志行之篤實基於此甫冠以戊寅己卯連舉成進士卽授湖南知縣補龍山令未赴而甯夏公卒於任奔喪慰母處困境竭力服勞人以爲難服除赴湖南署安化湘潭等縣補永州之東安任事有勇勞身又民清滯牘歲以千計已特薦將遷秩稱疾歸遇生祖母憂終喪捐餉敘升知府

命往福建署興化府尋權福州漳州皆有聲曾雪冤獄於紹興臺灣張丙之亂委理郡籌戰守寢食海艘月餘亂定論功

賜孔雀翎以浙閩兩省道員升用解送張丙等至京伏法

召對嘉獎予加一級未數月擢廣西左江兵備道以留辦軍需改補福建督糧道繕倉聚穀務盡其職道光十七年升直隸按察使多所平反明年遷布政使又明年

命巡撫山東時海上事起登州一隅濱海喚咭喇番舶北駛所必由經營防禦迭上籌策聞警卽往駐其地三年中防海居半心力爲瘁舊在臺洋所得溼疾復作漸至大瘧已請假

特命侍郎麟魁代其任仍與會商防務先後假三月復強起視事歲莫疾劇再請

上始允歸猶深望其再起至二十三年十月竟卒春秋才四十有五公  
生平長於幹濟禽猾獲醜警捷若神入閩尤熟於籌海及防登州卽鑄  
火器簡選鋒周攬成山之罟之間擇險設伏得其要最每畫圖陳狀重  
洋列島如指掌番舶自天津還遵時議布德示威整旅頒犒番估爲羅  
拜去無何撫局變卽大修戰備訓水師斷并泉築沙壘迨廈門定海相  
繼陷益務團練習火攻之術彼時番舶有北駛而迴帆者蓋知東北有  
備又感公威德誓不犯境故披猖止於江介云夷旣靖而公歸歸而遂  
沒其繫於封疆安危之故不可以不詳乃略敘其大要如是俾史有徵  
焉公母索齊勒太夫人勤儉慈惠教子以忠賢母也於公之亡謂以勤  
死可不恨元配克依特夫人前卒繼配鈕祜祿夫人後公一年卒男子  
三金鎧直隸州牧金鏞殤金鑑候選通判孫女一人若公之內行與仁  
其戚媼篤於故舊愛及士類行狀已詳不備書道光二十五年春二月  
金鎧等葬公與夫人於京師廣渠門外郊亭原夏五月會稽宗稷辰表  
陝西巡撫鄧公墓志銘 梅曾亮  
公諱廷楨字嶰筠先世居洞庭山明徙壽春六世祖名旭官檢討始居  
江甯曾祖重祖鑽考巨源皆諸生及曾祖妣陳氏徐氏祖妣彭氏妣陳

氏皆得一品封贈公嘉慶六年進士官編修乙丑會試戊辰會試鄉試同考官十五年出爲甯波府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歷守榆林西安府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反其獄及全同州發母子事陝民歌訟由是譽流京師道光元年超擢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銀在民者十餘萬兩遷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守西安失察屬吏事罷歸里旋

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直隸通永道陝西布政使權陝西巡撫六年遂授安徽巡撫自嘉慶時安徽多大獄信臣覆案官吏多得罪而獄歷久愈疑其鳳嶺俗尤悍驕常以兵定變而公至比大水親乘舟振災又精察吏才鄙強怯付民地所宜悍民畏威精民亦息意不敢幻訟在安徽十年俗以大安所舉任後多至大吏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方議鴉片煙禁公奏議以爲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土則夷貨自

緹未幾而林公則徐以

欽差大臣至廣東映夷遂輸煙入官甚悔罪已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嘴進至穿鼻公飭將士迎擊六接戰夷皆傷退訖公任不得入虎門林公既改兩廣總督而兩廣外夷易犯者莫如閩故改公兩江及雲貴

總督皆未行而遂卒授公閩浙二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嶺廈門擊之皆走援定海至清風嶺得

旨卻回蓋夷方銳欲入閩而閩之海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廈門暑行星征籌應捷出畫吏夜牘且詢且披無一夕得安寢而以前兩廣兵吏捕煙不力戍伊犁二十三年、

召回復起爲甘肅布政使二十五年再授爲陝西巡撫而番賊於是時屢擾蒙古游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卽邀擊於硫磺溝得前所失馬牛羊以萬計八月至陝時公已積勞久時時欲乞休以前後受

恩重未敢也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薨於位年七十二其年十月三日歸葬上元縣靈山下配張夫人繼配何夫人側室吳恭人附子爾恆編修官辰州府知府爾頤雲南趙州知州爾咸國學生爾晉府學生爾巽尙幼二女十二孫而爾頤爲弟廷梁後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制行內嚴遇事不求奇功而深慮宿禍自侍從歷封疆四十年雖屢起蹟上亦諒其素而終任之亦自無得失意見於顏狀有及見公年少者皆曰如諸生時遇學人文士薦寵講論不倦於詩及古音韻學所得尤深至世俗好尙一不綴意嘗閱兵過當塗或問令曰廚傳費幾何曰二十

千聞者以爲難銘曰

公以文達乃握政經活囚西安民歡吏驚越等之晉惟

天子聖放稅蘇枯江漢思詠及撫安徽爲民擇吏鉏荒息瘥十載無事  
開府七州神旗雕戈超然一翁常度委蛇夷事之殷馳驅孔亟南海天  
山萬里一息

帝念勞臣舊

恩載新光榮始終彼此後人于志余墓公昔命我我詞無慚元宅攸安

書鄧中丞決獄事

梅曾亮

道光元年曾亮在京師聞人言鄧公守西安時決獄事未得悉及公巡  
撫安徽曾亮在署從容問昔時事公抑抑不自言久之得一二事記如  
左公在西安時外府疑獄皆移訊於公同州發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  
至省公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石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  
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儻  
然繫廷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汝  
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至矣願信族人言  
我有好兒子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而願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

而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之卽汝何利必欲出子者官明日爲汝決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蓋化訟而使其獄不成公聽訟往往如是漢中府鄭魁營卒也坐置砒饜中殺人當死賣砒者賣饜者死者之鄰婦見擣砒者皆具獄成而上之按察使魁反供刑之不服公曰是獄未可具當緩之乃密呼賣饜者前曰汝賣饜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耶曰然百餘人形狀名姓日月汝皆識之耶曰不能曰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饜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我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饜者汝自言賣賣饜鄭魁可也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真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脣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云